

武俠世界
第34年
24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麥高峯先生撰著的「鐵劍離恨天」。何嘯天乃名滿河北的武林白道高手，與雲南吳霸天合稱「武林二天」。吳霸天想稱霸武林，何嘯天便決定將「摧心掌概要」與他交換「八段錦」，並派其一雙子女千里迢迢護送往雲南滇池。其子何谷雁不遵嚴父命，偸看了秘笈，而吳霸天自學了摧心掌後，變得暴戾嗜殺……本來善良的何谷雁亦心性驟變，並冒吳霸天之名殺盡天下各派高手……何嘯天種下了恨事，害人反害己，爲了甚麼因由？一讀便知。

* * *

「亡命天涯」、「鳳馭龍」本期刊完。

本期刊登的「花開花落花也空」頗値欣賞，故事短小精粹，喜歡短篇讀者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的「壯士悲歌」，屆時請留意。「花鼓歌」續稿仍未到，下期繼續刊登。

尚有辛棄疾先生的新故事「愛情煞手」，麥耕雲先生的「追魂刀客奪命鏢」將陸續刊上。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煇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1992.10.28

武侠世界

第34年
第24期
（總號17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劍離恨天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故事

麥高峯・文
可飛・圖



遠渡滇池

雲南的天氣，四季如春。

久居雲南的人，習慣了溫和的天氣，脾氣也比較溫柔，夏天嘛，決沒有揮汗如雨這回事，冬天嘛，於西北地區，所謂「朝穿裘午穿紗，圍着火爐吃西瓜」的暴冷暴熱天氣，在雲南更是完全沒有的事。

在我國西北地區，如青海新疆等地，晝夜之間，溫度相差，仿如酷暑和嚴寒。

在家中，皮裘與輕紗每每並放着，在火爐旁邊，每每發現了西瓜。

這一天，在雲南昆明小西門，有兩騎人馬並駕緩馳，在一條寬大的官道上，緩緩的慢跑。

馬上人一面觀看四周的景物，一面相顧而笑，他們的模樣極其相似，是一對年輕的同胞兄妹，他們遠從河北張家口到雲南來，走了兩

交換秘笈

個月，路程二萬里，他們要到昆明滇池，幹一件大事。

天氣本來是炎熱的，六月時分，大江南北正處於酷熱火炙般的氣候之中，他們一路來，無時無刻不在抹汗，在馬背上頻頻揮扇，夜裡熱得睡不着覺，祇好在門外乘涼，甚至坐到天明，哥哥妹妹的脾氣，都變得壞了，給熱浪衝昏了頭腦，常常因一點鷄毛蒜皮的小事，互相指責。

「熱呀！今天眞熱，哥哥，最好找一個地方避避暑，我們到廬山去躲三天，怎麼樣？」

「避暑？妳倒快活，妳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懶骨頭，妳忘記了我們身負着千斤重擔啦！」

「不避就不避，幹嗎要罵人？」

「妳說妳該不該罵呀，我不罵妳，那麼我罵誰？」

「都是爹爹不好，誰也不派，偏偏派了我陪你這瘟神，我不是倒了霉嗎？」

「誰倒霉？是妳還是我？爹爹也眞沒分寸，誰也不派，偏偏派妳這個又刁又蠻又淘氣的小丫頭來陪我，哼！我不是倒足了大霉頭嗎？」

「哥哥，你再罵人，看我不一劍把你殺了？」

「動手吧！哼！妳會殺人，難道我不會嗎？」

像上面這種互罵，一路上也不知發生了多少次，互相指責，互相的埋怨，祇差沒有眞的拔劍出來。

他們一到了雲南昆明，陡然之間進入氣候溫和的仙境，兄妹倆的脾氣登時由壞變好，精神爽朗，有說有笑，他們欣賞着四週的景物，沿着官道兩旁的樹蔭，不由的相顧而笑。

哥哥噓了一口氣，道：「妹妹，到了，到了，我們終於到了。」

妹妹笑道：「不錯，我眞捨不得就此離開這林蔭官道，哥哥，我們下馬慢慢的步行，如何？」

哥哥笑道：「好的，下馬吧。」

兄妹倆下了馬，牽着馬匹緩緩的步行，都一齊的呼吸着昆明的清新的空氣，精神不由得為之一振。

出了小西門，就經過一座巍峨宏偉的寺廟，祇見廟門緊閉，門外沒有人，哥哥低聲的道：「白馬寺乃是昆明一個大門派，主持大師與爹爹一向相識，我們何不入內拜見一番？」

妹妹道：「我看不好。」

哥哥道：「為什麼不好？」

妹妹笑道：「不是不好，我們先到大觀樓塡飽肚子再說。」

哥哥道：「妳說得也是。」

大觀樓聳立在滇池的旁邊，和太華山隔水相望，是一座五層高的大樓，也是昆明最富麗堂皇的大酒家。

妹妹嘆道：「滇池是雲南一省最大的湖泊，山光水色，風景優美，我們不可不細細欣賞一番，那白馬寺大門緊閉，見鬼一般，有什麼好？」

哥哥笑道：「正是，我們在大觀樓洗塵，正是最佳的地方。」

妹妹道：「洗塵？」

哥哥笑道：「是呀，沒有人給我們洗塵，我們不會自己洗嗎？」

妹妹一聽，不由得笑了起來，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模樣倒也可愛。

他們登上第五層，這大觀樓飛簷複宇，結構宏偉，樓內佈置得金碧輝煌，雕樑畫棟，美侖美奐。

舉目四望，西臨滇池，左右是蘋天葦地，汪洋千頃，海天一色。

兄妹倆點過菜，居高臨下，欣賞滇池的風光，看五百里滇池的水流滾滾奔走眼底，無數的點點輕帆出現在碧色水面的輕煙裡。

兄妹倆不禁心曠神怡。哥哥道：「妹妹，我以為西湖的風景天下第一，那裡知道滇池的風景也不錯呀。」

妹妹道：「古詩有云：風日晴和人意好。這裡是風日晴和了，但不知人意如何？」

哥哥道：「妳在擔心摧心掌吳霸天！」

妹妹道：「難道你不擔心了。」

哥哥笑道：「妹妹，我們盡情的玩一天，痛痛快快的玩它一天，明天再作道理，現時擔心乃是多餘的。」

妹妹道：「好，一切都依你，哥哥，你以前來過雲南嗎？」

哥哥笑道：「妹妹，我有沒有來過雲南，難道連妳也不知？」

妹妹道：「對於滇池，咱們陌生得很，如果有人引路，那便好

極了，哥哥，不如咱們轉到白馬寺去，叩見白馬禪師，請他派一位師兄引引路如何？」

哥哥答道：「這也好，我們吃飽了才去吧！」

大觀樓十分宏偉，一座大花廳，可容百多人，這時是中午時分，滇池遊人如鯽，大觀樓上座無虛席。

只聽一人朗朗吟道：五百里滇池，奔走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洞無邊，看來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裡龍風鬢霜環，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竹丹霞，莫辜負四週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這九十個字吟完，那人呵呵一笑，道：「老弟，這是普天之下最長的一首對聯的上聯，你有本領把下聯續下去嗎？」聲音有若龍吟，送到少年男女席上。

兄妹倆相顧愕然，看發音所在，但見一名中年人，文士打扮，三綹清鬚，相貌十分文雅，然而聲音有若龍吟，神情內蘊，必是武林中人，而且還是內家高手，那哥哥微微一點頭道：「前輩，您是問我嗎？」

哥哥也不甘示弱，使出了「傳音入密」的內家功夫，他雖然壓低了嗓子說話，但遠隔五六丈之外的文士，却是聽見。

那文士笑道：「老弟，你這一手內功，不太壞呀，可是我並不是攷究你的武功，我是攷究你的記性，你有本領把下聯背出來嗎？」

哥哥道：「前輩，您貴姓？」

那文士笑道：「你先請說！」

哥哥道：「晚輩叫何谷雁，世居河北張家口。」

那文士道：「嗯，張家口，那是塞外荒涼之地呀。」

何谷雁道：「荒涼之地，也有人材。」

那文士笑道：「不錯，這位小妹妹呢？」

何谷雁道：「她叫何可人，是我的妹妹，今年不過十八歲，還是未見過世面，無禮之處，前輩休怪。」

那文士把酒盞一舉，遙遙的跟何家兄妹倆對飲了一盞，道：「在下張雲飛，崆峒派門下，家師鐵冠道長，你兩位大概也聽過吧？」

「張雲飛」這三個字，何家兄妹不曾聽見過，但崆峒派掌門鐵冠道長乃是武林中一等高手，何家兄妹自然聽見過，不禁凜然。

何谷雁站起來道：「妹妹，既是崆峒派的張師兄，我們過去見見面吧。」

於是，兄妹倆過去，張雲飛客客氣氣的站起來讓坐，張雲飛笑道：「難得兩位移樽就教，多謝多謝，令尊鐵劍何嘯天身體可好？」

原來何谷雁、何可人兄妹，乃是張家口鐵劍何嘯天的一雙寶貝兒女，鐵劍何嘯天乃是武林名宿，一口鐵劍，縱橫江湖，聲名不在崆峒派鐵冠道長之下。

張雲飛笑道：「何小哥，你怎樣？還記得刻在石坊上長聯的下半首嗎？」

何谷雁笑道：「區區九十個字，何足道哉。」

當下朗朗吟道：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稱鐵柱，宋輝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責盡投山心力，儘珠簾畫棟，朧吟將看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祇贏得幾杵疏鍾，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張雲飛拍桌而起，呵呵大笑，道：「何小哥，你過目不忘，佩服佩服！」

原來這首上下兩聯共有一百八十個字，刻在大觀樓外石坊，乃是孫髯翁所作，何谷雁祇看了一次，便牢牢的記在心頭。

何家兄妹見張雲飛談吐不俗，心中甚喜，張雲飛笑道：「在下生平喜歡遊山玩水，大半生消磨於名勝山川之中，滇池我來過兩次，今次是第三次啦，不知兩位不遠萬里，由塞外到此，爲了何事？」

何可人道：「我們要到西山找……」何谷雁怕她在陌生人面前洩了底，忙把她的話一截，道：「前輩，實不相瞞，我們也是遊山玩水，這滇池風景好得很呀！」

說話間，但聽一名食客把桌子敲得震天價響，叫道：「小二，你有眼無珠，你可認得老爺是誰？」

小二諾諾連聲道：「老爺是西山的賬房周先生，西山吳家莊獨霸昆明，小人自然認得。」

那個漢子道：「既然認得，那麼我點的翡翠柳魚羹呢，等了半天，還未端上來，是怕我沒錢結賬嗎？」

與那漢子同桌的還有四五個人，都是粗眉大眼的角色，一齊叱喝連聲，一座大花廳登時沸騰起來。

在大花廳中，高朋滿座，數十張桌子全坐滿了人。

小二打恭作揖，道：「柳魚未到盛產季節，產量稀少，今早祇打得了十尾，已給熟客們搶光了，周爺請稍候，小人到厨房去看看還有沒有？」

那大漢一指張雲飛的桌子，大聲道：「眼見這裡便有一碗翡翠柳魚羹，還未動，你給我端了過來。」

小二惶恐的道：「這樣不大好吧。」

「啪」的一聲，小二早吃了一記耳光，那漢子出手甚重，打得小二摔出三丈以外，吐了一口鮮血，打落了三隻門牙，半天爬不起來。

那漢子霍地站起來，逕走到張雲飛桌前，叱道：「這碗柳魚羹給我。」伸手便來搶。

張雲飛笑道：「你是西山吳家莊賬房周先生，是不是？」

那那漢子答道：「不錯，你既然知道了，快快滾開。」

張雲飛笑道：「好吧，柳魚羹給你便是。」雙手捧起磁碗，猛然兜頭向那「周爺」淋下。

這一下，突然而來，「周爺」壓根兒料不到有此一着，立刻有如醍醐貫頂，淋了一個落湯鷄一般。

這倒也罷，不幸的是「周爺」穿着的是一件新縫的蘇綢長衫，蘇杭絲綢，乃是天下最名貴的衣料，一件綢衣全給淋濕了，「周爺」虎吼一聲：「你找死來了。」一掌朝着張雲飛的「天靈蓋」拍去。

張雲飛左手一格，右脚飛出，一招「直搗黃龍」點中了那大漢的小腹，這一招，輕描淡寫，不費吹灰之力，周爺跌了一個四脚朝天。

「周爺」的黨羽大驚來救，把他扶了起來，大叫道：「反了！反了！」一湧而來，拳打脚踢，向張雲飛身上招呼。

張雲飛端坐不動，也不見他如何出手，亦不見他如何挪動閃避，雨點般打下來的拳脚，全數落空。

「周爺」一發狠，不可收拾，他橫腿亂踢，踢翻了五六張桌子，「噹」的一聲，把大刀抽了出來，大罵道：「那裡鑽出來的雜種，膽敢在老虎頭上動土，是活得不耐煩了。」吼叫連聲，大刀狠命的劈了過來。

大花廳之中，立時天翻地覆，客人們但見這幾條大漢如狠似虎，喊打喊殺，嚇得鷄飛狗走，怕事的連忙拔腿飛逃，奪門而奔，祇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

膽大的一點，還在看熱鬧，但都躲得遠遠的，有的躲在門外偷看，有的躲在櫃枱後面而探出半個頭袋偷窺，祇怕刀劍無情，給砸中一下，立時就得見閻王。

何家兄妹見「周爺」如此橫蠻，實在看不過眼，大聲道：「張前輩不必動手，待我來。」

何可人生平最愛熱鬧，有架可打，那肯放過，搶先動手，身形一閃，突地殺進大漢人羣之中，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祇憑一對玉掌，但聽得「砰砰」之聲四起，那幾條大漢，無一是對手，祇在幾個起落照面之間，全數便被打倒在地上。

「周爺」見狀罵道：「那裡鑽出來的臭丫頭，他奶奶的，直娘賊！」大刀一揮，橫腰劈到。

何可人叱道：「你是元兇禍首，給我到湖裡喝水去。」左手一架，倏的一抓，抓着刀柄，一運勁，奪刀在手。

呼的一聲，那口大刀首先給她扔進湖裡，繼而雙掌齊出，結結實實的打在「周爺」胸口，那一個二百來斤重的身軀，竟然給她雙掌擊進湖裡去。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

何可人身段窈窕，嬌小玲瓏，看似沒十斤氣力，但這雙掌，力道不凡，張雲飛看出了，她是使了借力使力的功夫，太極拳有所謂「四兩撥千斤勁」，何可人是借了「周爺」的力，把他擊進湖水之中。

張雲飛笑道：「小妹妹，好功夫，我們走吧！」

一場打鬥，大花廳之中，桌翻椅倒，殘羹菜汁，濺滿一地，好好的一座美奐美侖的大花廳，已被弄得一塌糊塗，留下來已沒有什麼趣味，何谷雁搶着會了鈔，相偕出門。

到了此時，店主人才敢出來，皺着眉頭，收拾殘局，心中暗暗替張雲飛他們三人發愁。

西山吳家莊乃是昆明一霸，開罪了他們，後患無窮。

三人走到湖邊，滇池又名昆明湖，大觀樓的一場打鬥，並沒有使湖光遜色，風景依然壯麗。

張雲飛道：「兩位那裡去？如果有空，咱們不妨放舟湖心，兩位不知，滇池的湖心，還有奇景。」

何可人道：「什麼奇景？」

張雲飛道：「放舟湖心，可以看到太陽的光芒，閃成萬道金蛇也似的光芒，照耀着整個湖心的奇景，如果在黃昏，夕陽將下之時，可以看到煙霞的晚景，有煙有霧，好像江南水鄉一樣。」

何可人拍手道：「是嗎？我們快去快去。」

何谷雁道：「張前輩，實不相瞞，我們此來，並不是爲了遊山玩水，乃是奉了嚴命，面謁西山吳家莊莊主吳霸天，晚輩路途不熟，正苦於無人引領呢！」

張雲飛臉色一變，道：「你眞的是到吳家莊去？」

何谷雁道：「不錯，我們剛才把他的賬房先生打了，將來見到吳霸天之後，還得有一番解釋呢！」

張雲飛道：「是我首先動手，把那『周爺』變成落湯雞，兩位看不過眼，這才動手，哼！萬事佔不過一個『理』字，那賬房先生無理在先，你們又怕什麼？」

何谷雁道：「由這裡到西山，有什麼捷徑沒有？」

張雲飛道：「西山在滇池西岸，這裡是滇池東岸，要到西山必須橫渡滇池，滇池方圓五百里，僱船

必須兩、三日才到，兩位請吧，在下還要到龍門去遊覽一番，不能奉陪了。」

何谷雁認爲張雲飛不想到吳家莊去，他們不過是萍水相逢，怎能勉强，當下僱了一船，橫渡滇池，到西山去。在船艙中，何可人道：「哥哥，單看吳霸天的手下，如此兇狠橫蠻，動輒殺傷人命，手下如此，他的爲人，也可想而知了。」

何谷雁道：「我就不明白，爹爹何以把生平心血所得，傳授給他？」

何可人道：「哥哥，爹爹的拳譜，你收藏得好嗎？」

何谷雁道：「這當然收放好了，爹爹的東西，怎敢不小心保存。」

當下他解了行囊，在行囊之中，取出一個黃布包裹，包裹之中還有小包裹，包了幾重，最後用油布包着一本小冊子，拿了出來，左右四望，低聲道：「妹妹，這舟子可靠嗎？」

何可人道：「誰知道，我們由河北張家口到此，走了一萬多里路，沒有出過什麼岔子，還怕什麼？這本拳譜，給我看一看。」

何谷雁遞給她，祇見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封皮上大書「摧心掌法概要」六個大篆字，正是她爹爹鐵劍何嘯天的親筆。

這本冊子不厚，僅得五十頁，揭開一看，但見裡面圖文並茂，是一套三十六路「摧心掌法」的概要，每一招一式，都有文字說明，文字說明不足的地方，便附以圖解。

「摧心掌」乃是鐵劍何嘯天近年來的鉅創，掌法凌厲，招數狠毒，何嘯天秘密研究，已有十年，十年之中，他苦心鑽研，直到最近，方才大成。

這路拳法乃是武林史中空前的鉅創，何嘯天之前，武林之中，從來沒有人使過這種掌法，甚至類似的也沒有。

何可人翻了幾頁，眉心緊皺，何谷雁道：「妹妹，妳看出什麼來了？」

何可人道：「這種掌法太過深奧，我看不懂，哥哥，你以前有看過嗎？」

何谷雁臉上一紅，訕訕的道：「妹妹，我不該瞞妳，一路來，我偷偷看過了幾次，爹爹的武功，博大深奧，我也不大懂，不過，我還是可以看出一丁點來。」

何可人道：「那是什麼？」

何谷雁道：「這種掌法凌厲狠辣，一掌拍下，把敵人的心臟都震得支離破碎，重傷而死，妳試想想，一掌拍中敵人心臟部位，敵人的心臟便給摧毀了，心臟摧毀了，任妳是神仙，也是無法挽救，妳說厲害不厲害？」

何可人道：「顧名思義，摧心掌當然是以反擊敵人之心臟爲主，當然十分狠毒，否則爲什麼要用『摧』字？你就祇看出這一些！」

何谷雁祇是點點頭。

何可人道：「這個我早就知道了，不用你說，哥哥，我們何不偷學一些？」

何谷雁道：「現在？」

何可人道：「不錯，現在，再過三兩天，這本拳譜便送給別人。我們要學，也無從學起，不如現在偷偷的學他三兩天。」

何谷雁心念一動，想了一想，道：「妹妹，如果可以學，爹爹早就教我們了，他爲什麼不教，必有用意，我們偷偷的學習，爹爹知道了，怎麼辦？」

何可人笑了一聲，道：「哥哥，沒有人叫你去學，你眞是傻子。」

何谷雁楞然道：「妳說什麼，妳爲什麼又說偷偷的學他三兩天？」

何可人微笑不語，這個小妮子一向古靈精怪，詭計多端，做哥哥的自然知道，何谷雁把「摧心掌概要」小心翼翼的包好，然後小心翼翼的放進懷中，貼身藏好，道：「妹妹，我不是不想學，而是不敢學，爹爹沒教我們，我們又怎敢去學，妹妹，妳這個鬼主意，再也休提了。」

何可人哈哈的大笑起來，半晌不停。

何谷雁怒道：「妹妹，妳笑什麼？」

何可人道：「哥哥，剛才在大觀樓的石碑坊之上，刻有一對聯，是不是呀！」

何谷雁道：「是呀！妳爲什麼要問？」

何可人道：「你看過了幾次，才能把長聯背了出來？」

何谷雁答道：「一次。」

何可人哈哈大笑道：「一路來，這本拳譜你偷看過幾次了？」

何谷雁臉紅紅的道：「三次。」

何可人哈哈大笑，不再說話，轉過頭來，憑着船欄，觀看滇池的風景。

何谷雁道：「妹妹，妳爲什麼不說話？」

何可人道：「你偷讀拳譜，已有三次，後果如何，難道你自己還不知道嗎？」

何谷雁低頭想了一想，不禁嚇得臉色大變，面如土色。

何可人哈哈笑道：「哥哥，恭喜你呀，恭喜你學得了一門新功夫摧心掌。」

何谷雁苦笑一聲，無話可說。

原來何谷雁武功不太高，在江湖上祇算是二三流脚色，但他天賦聰明，過目不忘，年幼之時，爹爹教他四書五經，祇需讀一兩次，便可以背出來。

何嘯天的「摧心掌法概要」全文不過幾百字，何谷雁讀了三遍，自然滾瓜爛熟，背誦如流，即使要他從尾到頭，顛倒來背，祇怕也可以。

何谷雁想通了這一節，心中的驚震，眞是非同小可，喃喃的道：「我不是偷學，我從來沒有存心偷學，我不過好奇心起，偷看一下罷了，我……」

何可人笑道：「哥哥，你不必多說了，你已經完整無缺的學了摧心掌，一字不漏的背熟了那本拳譜，如果說爹爹已經把他的畢生心血傳給人，你便是第一個，哈哈，你背熟了拳譜，雖然不錯，你是無意的，但是呀……哈哈……」

何谷雁大聲道：「怎樣？」

何可人道：「也沒有什麼，不過從今以後，你要甩去它也甩不掉了，你要忘記它也忘不了，正如俗語所謂：附骨之蛆，揮不去，甩不掉。」說着哈哈大笑。

何谷雁臉如土色，他偷窺爹爹秘密的武功，這罪名無論如何也卸不去，爹爹一知道了，那還得了，祇好求道：「妹妹，妳千萬不可以在爹爹面前提起，我求求妳呀！」

何可人道：「你要我不說也無妨，祇須你教我兩三招。」

何谷雁自然一百個願意，連忙點頭。

何可人道：「你現在還未能教我，你必須細心參詳，依着拳譜所載，勤加練習，等到練好了，可以傷人之時，你才教我，你放心吧！我決不會對爹爹說的，但，你如不肯教我，又當別論！」

何谷雁在他妹妹的威脅之下，無話可說，何可人說一句，他答應了一聲，說兩句，他點頭兩次。

這艘小舟在滇池中走了兩天，由東岸走到西岸，但見西岸山峯起伏，著名的西山就在其中，西山也稱「睡夫山」，因爲，從遠處看來，它很似一個人仰臥着，耳、目、口、鼻、兩足和頭髮，都維肖維妙。

何家兄妹伸伸懶腰，從艙裡鑽了出來，西山終於到了。

在西山之中，有一個人比他們起程慢，但比他們早到半天，此人正是崆峒派弟子張雲飛，他獨坐在一塊大岩石上，心想：「張家口鐵劍何嘯天、昆明吳霸天，一個在天南，一個在地北，我幾次聽人說過，何嘯天、吳霸天兩人有深厚交情，何嘯天派了兒女南來，不遠萬里，爲了什麼？」他邊沉思邊在等他的同門五位師兄弟。

他張雲飛正是有所求而來，他要找吳霸天，商量借一件東西。

何家兄妹站在船欄邊欣賞西山景色，陡然間祇聞得香氣陣陣，原來船伕們眼見西山在望，埋鍋做飯，煎着一尾鮮魚。

何谷雁正感肚餓，鼻子一掀一掀的，道：「船家，你煎什麼魚？」

那船伕應了一聲道：「滇池的名產，五柳魚！」

何家兄妹吃了一驚，道：「五柳魚，你怎麼會有五柳魚？」

船伕笑道：「爲什麼沒有？」

小船之中，共有三名船伕，人人粗眉大眼，孔武有力，正是江湖行家，這一點，何家兄妹早已看了出來。

而五柳魚呢，便連大觀樓這樣大的酒樓，也說沒有，但這三名船伕却在煎五柳魚，本來在酒家中有一碗翡翠柳魚羹，但却給張雲飛淋在「周爺」身上。何家兄妹原想品嚐一下的滇池特產，還未實現過。

何可人垂涎欲滴，在囊中摸出五兩銀子來，笑道：「船家，你們還有五柳魚嗎？我想買一條，五兩銀子夠不夠？」

船伕道：「五柳魚僅得一條，我們三個漢子享用還不夠，怎能讓給妳？」

何可人道：「我再添五兩，如何？十兩銀子已經可以買兩擔白米了，做人決不能太過貪心呀！」

船伕笑道：「妳眞的想要我們這一條鮮魚？」

何可人道：「是呀！十兩銀子如果不夠，還可以商量。」

船伕道：「姑娘，我這條鮮魚送給妳也無妨，祇需有一個條件。」

何可人喜道：「什麼條件？」

船伕尖聲道：「就用你們的『摧心掌法概要』交換如何？」

這話一出，何家兄妹跳了起來，原來他們的談話，全給船伕們聽見了，一名船伕把舵一轉，快船突然轉頭，反向湖心中駛去。

兩名船伕身形閃處，從尾梢躍到船頭，嗆啷一聲，兩口大刀在手。

何谷雁道：「你們要打劫，也該認清對象，你們劫錯了人啦。」

船伕道：「我們本來不想動手，但知道有一本天下奇書，咱們哥兒們如果天掉下來的寶貝放在眼前不要，那是有傷陰德，沒奈何，祇好動手了。」

何谷雁道：「你們既然也是江湖人物，先報個名來。」

船伕們大聲說了，原來五百里滇池非但是著名的風景區，而且，也是「湖盜」的出沒之地，在吳霸天這個賊亞爸之下，共分六路强人，在湖裡打劫爲生，打劫不夠，還把滇池的特產五柳魚運到別處發售，

賺到厚利，六路強人均拜吳霸天為賊亞爸，一有所獲，必須把收成雙手奉上。

這三名船伕合成一夥，老大姓麥、老二姓陳、老三姓丁。

麥老大單刀一揮，突地把帆索砍斷，一面飛快的降了下來。

何谷雁叫一聲：「動手！」飛身凌空而起，躍到後船梢，一拳打下，掌舵的丁老三伸手一架，一口大刀趁空抽了出來，兜頭砍下來。

何谷雁笑道：「想不到你還有一兩手。」空手上前，跟丁老三鬥了十來招，出招無風，右手中指彈出，閃電般的把丁老三點了穴道，倒在艙面上，不能動彈。

船兒無人掌舵，在湖心打着旋，幸而風帆早已降下，快船沒順風飄了出去。

在船頭上，何可人以一對二，鬥了起來，麥老大、陳老二武功不弱，兩口大刀跟何可人打得激烈。

何谷雁嘆道：「憑仗一身功夫作賊，眞是太過可惜。」

何可人的武功，還在她哥哥之上，鬥了二三十招，首先一掌把陳老二打倒，繼而左手一探，奪下了麥老大的大刀，擲到水裡去，然後雙掌齊出，結結實實的打在他胸口上，也把麥老大送進水中去。

何谷雁忙叫道：「妹妹住手，不要把這廝打進水裡。」但是已經太遲了。

祇聽得麥老大哈哈一笑，道：「姑娘，多謝妳成全。」噗通一聲，躍進水中。

何谷雁道：「妹妹，妳這一招糟透了，妳用來對付吳霸天的賬房先生則可，對付湖盜，萬萬不能。」

何可人道：「爲什麼？」

何谷雁道：「我不怕他們在船上打劫，我祇怕他們在水底下作怪。」

何可人猛然醒悟，道：「不錯，我們快走，駛到岸去。」

兄妹兩人立刻動手，哥哥去把舵，妹妹找到一隻木槳便去划船，風帆已落，祇好划船。

正如俗語所云：南人乘船，北人乘馬，何家兄妹在張家口這塞外地方長大，習慣的是鞍馬生涯，騎術頂呱呱，但是從未划過船。

今次如果不是何嘯天派他們南下，經過了黃河長江等不少河流，船隻的樣子如何，祇怕也從未見過，更不必說划船了。

祇見快船在湖中打旋，兄妹倆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不能使快船乖乖的聽話。

離開岸邊還有兩三里之遙，憑仗輕功，決不能躍上去，何可人叫道：「哥哥，你會泅水嗎？」

何谷雁嘆道：「我會不會泅水，難道妳不知嗎？妳這一問，簡直是多餘的。」

何可人急道：「那麼我們怎麼辦？」

何谷雁道：「我怎麼知道？」

兄妹倆手忙脚亂，用盡了種種方法，務求把船弄得直行，猛聽「喀喇」一聲響，船底洞穿了一個洞，湖水汩汩的湧了進來，一條黑影在湖底下隱隱可見。

何可人提起木槳，對準那黑影砸下去，那黑影突然不見了，船底的小洞在擴大了，由小洞變成大洞，湖水湧入越來越多。

何谷雁也不掌舵，搶過一枝長竹篙，向水裡亂刺，麥老大水性精通，却那裡刺得着呢？

麥老大給何可人打進水中，正合心意，他潛進船底，實行洞穿船底，洞穿船底是湖盜的慣技。

刹那間，快船已沉了一半，兄妹倆完全不知水性爲何物，束手無策，附近本來也有船隻，但一見麥老大在快船做買賣，都遠遠離開，方圓數里之內，沒有一條船。

何谷雁練武十數年，怎能就此束手就擒，也不理自己會不會泅水，大叫一聲：「麥老大，我跟你拚了。」

「噗通」一聲，跳進水中。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何谷雁悠悠醒轉，但覺自己睡在一張床上，蓋了一張薄薄的被，胸口隱隱作痛，他睜開眼睛，模模糊糊之中，似見幾條人影，他叫道：「我怎樣啦，我在哪裡？」

他掙起半個身子，那知「咚」的一聲，他又跌在床上，一點氣力也沒有，耳邊聽得一個溫柔的聲音：「哥哥，你受了重傷，你不要動。」

伸手在胸部一摸，結結實實縛了很多繃帶，繃帶染滿了紅色，他胸部中了三刀，傷口又深又長，雖然敷上了金創藥，還未止血。

何谷雁叫道：「我怎會受了傷，是誰下的毒手？」

耳邊的聲音道：「哥哥，是麥老大，你在水中鬥不過他，你受了重傷。」

何谷雁道：「我的拳譜呢？難道在吳家莊門口給人劫去？張家口鐵劍門之後怎麼如此濃包？麥老大……你逃到天邊，我也要追你回來……」他叫了這一聲，用力過度，又昏了過去，等到他第二次醒來之時，祇見紅日滿窗，時分正是清晨。

這房子不大，佈置倒也幽雅乾淨，房中並無一人，他妹妹正在客廳之中跟吳霸天談話。何谷雁要掙扎起來，却因受傷過重，那裡還能移動。

大客廳之中，一條大漢，年約四旬，國字口臉，相貌却十分威武，他正是獨霸昆明的吳霸天了。

吳霸天的武功高强，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與鐵劍門何嘯天齊名，一在極南，一在極北，在武林中有「南北二天」之稱，是他及時救了何谷雁的性命，是他把麥老大等三人廢了武功，驅逐出昆明。

「連我的東西，他們居然也敢膽動手劫掠，大有違滇池黑道的規矩，我不得不把他們的武功廢了，今後他們手無縛雞之力，再不能在黑道上混了。」吳霸天這樣說。

何可人擔心她的哥哥，問道：「吳叔叔，我哥哥的傷勢如何，可以醫治嗎？」

吳霸天道：「他是受了外傷，雖然很重，性命却是無碍，麥老大三刀直刺，入肉三寸幾乎取了他的性命。」

何可人道：「吳叔叔救命之恩，必有所報，待小姪女回家稟過家父，當有圖報。」

吳霸天哈哈一笑，拍拍這本小册子，道：「令尊以拳譜見賜，足見友情，我報答他還來不及呢。」

這本小册子，正是「摧心掌法概要」，幸而有油布包着，不怕水，否則，這本天下奇書，便算完蛋了。

何可人也捧着一本小册子，封皮寫着「八段錦」三個字，上並附有十四個字「若問此功何所益，長壽延年不愁春」，下款赫然是「吳霸天自題」五個字，字跡潦草不堪，像劃符一樣，吳霸天「文功」平平，跟何嘯天比就差得遠了。

何可人笑道：「吳叔叔贈家父這本拳譜，互相抵消了，但我家還欠您一條人命情債呢。」

吳霸天道：「妳哥哥因我而受傷，我心中實在過意不去，姪女，客氣話不必多說了，妳哥哥受傷很重，必須在舍下養傷，一個月之後，才能返家，妳放心吧，一個月之後，吳叔叔就還妳一個完整健康的哥哥就是。」

何可人謝了。

原來何嘯天和吳霸天兩人，交情甚厚，彼此還未成家立室之前，聯手威鎭江湖，有「武林二天」之稱。

後來年紀大了，各自成家，創立基業，何嘯天喜歡塞外民風淳樸，就選了張家口，吳霸天却喜歡雲南的溫和天氣，就選擇了昆明。

「武林二天」就變成了「南北二天」。

多年來，他們兩人各自發揮，分別創設一套驚人的新武學，說也奇怪，何嘯天爲人忠厚老實，却偏偏創出一套兇猛絕倫毒辣的武功來，便是「摧心掌」。

吳霸天爲人兇悍暴烈，却偏偏創出一套健體養命的武功來，便是「八段錦」。

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却偏偏創出了跟他們性格不同而相反的武功來，武功創好了，何嘯天覺得「摧心掌」對他全無用處，他性格慈祥，決不忍心再殺人，他想的便是如何延年益壽，長命百歲。

吳霸天也覺得「八段錦」對他完全無用處，他野心勃勃，想獨霸江湖，威震武林，延年益壽自然好，但如獲得一套蓋世武功，則短命幾年，亦無所謂。

在查得對方各自躲在「天南」、「地北」秘密創出了一套武功，而這武功又對自己全無好處之後，何嘯天就提議不如互相交換，對彼此都有好處，吳霸天自然一口答應下來。

於是何嘯天便派兒女兩人，携帶拳譜到雲南來，面交吳霸天，交換他的「八段錦」。

何嘯天諄諄告誡，「摧心掌」是武林史上罕見的稀世武功，祇需把武功練到第六層，便可以縱橫江湖無敵手，告誡兒女小心謹慎，千萬不可給歹人在半途劫奪了，此功最高第九層。

何谷雁兄妹於是南下，秘密得很，走了萬多里路，安然無恙，那料得到西山在望，却幾乎給麥老大劫了。

何家兄妹就在吳家莊住了下來，吳霸天待以後輩之禮，一晃眼就是住了半個多月，何谷雁的傷勢，已漸漸的恢復，可以起床走動了，武功嘛，還未復元。

這一天，吳霸天把何可人喚到後花園練武，吳霸天無妻無妾，還未成家，當然膝下無兒女，手下雖衆多，却沒有一個徒弟，他便有一個怪脾氣，永不收徒。

吳霸天道：「姪女，妳爹爹的一路七十二手鐵劍縱橫江湖，稱霸武林二十年，妳得了他的眞傳，妳演幾招給我看看，成嗎？」

何可人道：「單獨練劍，不大好玩，不如由您派一、兩名手下陪我要幾招。」

吳霸天道：「也好，我手下莊丁僕役，無一不會武功，由妳選吧。」

何可人一指那賬房先生，笑道：「周爺，請！」

那賬房先生哼了一聲，揮舞大刀，跳將起來，大聲道：「小人叫周錦榮，妳叫我周爺，可不敢當呀，想我輩低三下四之流，怎敢跟何姑娘過招，但何姑娘既然賞面，如果不從，則非但不恭，而且也不敬了……」

吳霸天喝道：「你有什麼屁，放便是，嚕嚕囌囌一大堆。」

那賬房先生一躬身道：「小人想要六個人跟何姑娘過招。」

吳霸天道：「姪女，妳意思怎麼樣？」

何可人道：「我是後輩，那敢拿主意，吳叔叔，由您作主就是。」

吳霸天道：「好，我就讓這些井底之蛙見識鐵劍門的功夫也好，何嘯天憑着一口鐵劍，當年也不知打翻了多少英雄好漢，虎父無犬女，你們好好的上前領教吧。」

吳霸天當下派出賬房、馬伕、廚子、轎夫、茶僮、書僮六個人，向何可人討教。

祇聽刀響之聲，六口大刀把何可人四面圍定，銀光閃閃，嚴陣以待，這六個人，個個咬牙切齒，向何可人怒視。

何可人哼了一聲，心想他們那裡像比試過招，他們要報一辱之仇才眞，當日在大觀樓，何可人出手，把賬房先生嚴懲，連人帶刀一起擲進湖裡去，此事傳遍了整個昆明，無人不知，何可人緩緩抽出鐵劍，烏油油的閃着光，這便是武林中著名的鐵劍。

何可人心想，我若不施展本門最凌厲的功夫，你們也不知道我的厲害，於是一口鐵劍，舞起烏光百道，守着門戶。

馬伕要給賬房先生報仇，搶先動手，大刀貼地捲起來，何可人鐵劍一架，突使「甩」字訣，一股內力往外奔，馬伕的大刀也往外奔，刀柄離手，登時給甩了出去。

馬伕一出手便吃虧，賬房先生、轎夫等人，一湧而上，五口大刀砍將過來。

何可人試了這一招，便知道馬伕的武功，跟賬房先生全無分別，餘人看來也不會高到那裡去，她要把那六個人狠狠的殺敗，並無困難，但如果出手重了，吳霸天的面子不好看，當下打定主意，要輕描淡寫的把這六個人一一打倒，不着痕跡。

轎夫大喝一聲，仿如晴天霹靂，一招「橫渡銀河」撥風也似的向何可人橫腰便削。

何可人輕笑一聲，並不退避，鐵劍「刷」的一聲反點轎夫手腕，在六人之中，以轎夫的武功最高，書僮居次，這轎夫見何可人這一招，又快又準，他剛使了半招，人家的劍尖却已遞到了。

轎夫趕快一沉手腕，堪堪避過，那料到何可人劍法滑溜之極，一擊不中，手腕微沉，烏光一閃，祇聽「刷」的一聲，轎夫右腕還是中了一劍。

比試過招，點到爲止，轎夫中了一劍，依例該當退下，但他嗔目大叫：「咱們若然連一名小姑娘也奈何不得，不是把吳家莊的面子丟光了嗎？大夥兒一齊上呀！」

一聽見「吳家莊」三個字，六個人精神大振，六口大刀一齊砍了過來。

何可人斜眼看看那吳霸天，但見他雙手負背，皺着眉頭，對轎夫的呼喝鏖鬥，非但不加喝止，而且大有怪責他們作戰不力之意。

看來，這些賬房先生、轎夫之流，是被主人縱壞了，何可人自忖：好吧，你既然如此，也怪不得我了，就算把他們殺了，也是自作自受！

當下不慌不忙，突地使了個「組劍如山」的上乘劍法，把六把大刀擋在五尺之外，六個人無人能突破「組劍如山」，殺不到她身邊。

鬥了半晌，六個人毫無寸進，站在旁邊觀戰的還有二三十人，包括了莊丁僕役在內，他們看了吳霸天一眼，但見主人微微點頭，便發一聲喊，一湧而上，居然來一個以多勝少。

何可人叫一聲：「好！」招數忽變，鐵劍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似虛却實，一輪師門的鐵劍進手招數反攻。

半晌，祇聽得叮叮噹噹的一陣斷金削鐵之聲，二三十口大刀，少說也有一半以上給削斷了。

何可人此時大叫：「你們還想再鬥嗎？」

書僮一聲不響，大刀貼地掃橫過來，使了「地堂刀法」，轎夫一刀「泰山壓頂」，呼呼劈了下來，配合了書僮上下進攻。

何可人心中怒惱了，自忖：罷了，我祇好把一半絕技使出來。祇見她左掌一揚，呼的一聲，把轎夫震得歪歪斜斜，「泰山壓頂」完全使不出來。

她右手劍一擺，突然使了個「黏」字訣，把下盤掃來的刀黏着，那書僮用力一拔，却不能動得分毫。

何可人笑道：「用力點兒呀，你手無縛雞之力，怎配居於西山吳家莊？」

轎夫乘她說話分心之際，飛刀又砍，這次把他主人所傳絕技使出來，力大手沉，勁風霍霍，倒也厲害。

何可人正眼也不向他看一看，突然反手抓着他刀背，運勁一揮，轎夫既劈不下，抽亦不能，給她這一揮，刀背反向自己腦袋劈來，大叫一聲：「不好！」祇聽「卜」的一聲，刀背砸了一個正着，鮮血直流。

這一着祇因轎夫用力太猛，反擊之力亦相應猛烈，那轎夫身形一搖晃，倒地昏迷了。

衆莊丁僕役見轎夫倒了，大呼來援，何可人嬌喝了一聲，身形起處，有如蝴蝶穿花，一掌一劍，插進人叢中，身形飄忽，來去自如，

她右手鐵劍，還黏着書僮的大刀，書僮連人帶刀，在空中盪着。

那書僮祇覺得耳邊風聲呼嘯，身子飄飄然的十分難受，心中大駭，那敢把大刀放手。

「黏」字訣武功，使到如此田地，何可人的功力，可以想見。

何可人在張家口武林中，除了她爹爹何嘯天之外，算她武功最高了，連她哥哥何谷雁也遜她一籌。

那些莊丁見一條黑影飛來飛去，要打她時，她却一閃失了踪，不打她時，她却出現眼前，別說跟她交手，連她的衣服也沾不到。

祇一剎那間，莊丁們忽覺手上空空的似乎無物，原來他們的大刀不知怎的已給人打出去，呼呼的飛上半空，有完整的，也有半截的，亦有崩了一個缺口的，在半空中飛舞，落下來時，恰像落下一陣「大刀雨」。

蔚爲奇觀！

莊丁們手中空空如也，怎能再鬥，何可人歸劍還鞘，拱手道：「吳叔叔，失禮了，休怪！休怪！」

吳霸天呵呵而笑，道：「何嘯天有女如此，足堪告慰，怪不得他連一手空前的絕學，也不屑一顧了。」一聲未畢，突然間人影閃處，他竄了上來，右手在何可人的劍鞘上重重的揑了一揑，呵呵大笑，退回原地。

何可人吃了一驚，本能地抽劍。

可是，無論她如何用力，鐵劍仍是抽不出來，仿如給鐵鑄了一般，何可人更吃了一驚，細心一看時，祇見劍鞘給吳霸天一揑，竟然揑扁了，一口鐵劍，便牢牢的給嵌在鞘中，再也不能拔出來。

何可人心中微微慍惱，朗聲道：「吳叔叔好功夫，有事教訓小姪女便是，何必找我這口鐵劍來出氣呢？」

吳霸天露了這一手，莊丁們紛紛拍手歡呼，給吳家莊爭回一個面子，吳霸天哈哈一笑，突然反竄上前來，摘下鐵劍，手執劍柄，順手一抖，祇聽「卜察」之聲大響，一隻精鋼打成的劍鞘，已給震作十七八塊，一口烏油油的鐵劍就現在眼前。

吳霸天微微一笑，道：「姪女，鐵劍還是有用的，壞的祇是劍鞘，他日我賠你一口新的劍鞘便是。」把鐵劍還給何可人，手一揮，把家丁們叱退。

吳霸天就是這種人，除了兇狠毒辣之外，便是心胸狹窄，不能容物，他的賬房先生給何可人打了，要報一辱之仇，便唆使莊丁圍攻於她，若然未得主人的默許，誰敢胡亂跟客人動手。

莊丁們狼狽地敗了，他便親自動手。

他露了這兩手，祇看得何可人呆了，這位昆明西山吳霸天的武功，實在遠遠超出她的想像之外。

吳霸天忽道：「姪女，今天晚上，妳千萬不要出房門，祇給我守護着谷雁，外面無論打得怎樣的天翻地覆，妳也不可出來，明白嗎？」

何可人的一個心愛劍鞘給他弄壞了，心中慍惱，但吳霸天份屬父執，也不好說什麼，當下淡淡的點了一點頭。

回到房中，小心侍候她的哥哥何谷雁，對剛才之一場打鬥，一言不提，恐怕刺激了哥哥的傷勢。

到半夜裡，祇聽颼颼的聲響，瓦面上有人活動，何家兄妹都是大行家，自然一聽便聽出來了。

何谷雁道：「妹妹，是誰來了，而且不止一個人！」

何可人道：「幾個人，你聽得出來嗎？」

何谷雁側耳，細心聽了一陣，道：「一共是六個人，武功都不差，這宅子除了吳叔叔之外，誰也沒有這等功力。」

何可人笑道：「哥哥，恭喜你啦，你的傷勢已好了一半啦，居然聽得出來。」

何谷雁道：「可是吳叔叔的武功，又在這六個人手之上，這六個人，必然是外人無疑。」

何可人道：「不錯，就有好戲看了。」

祇聽外面有微微的呼嘯聲，三長兩短，似是夜行人的聯絡暗號，又聽見同樣的呼嘯之聲，此起彼落，由嘯聲發音所在去分辨，正是大花園。

何谷雁爬起床來，輕輕的舒展一下手脚，笑道：「妹子，我的傷勢好了幾成？」

何可人道：「五六成。」

何谷雁道：「武功呢？」

何可人道：「未及一半。」

何谷雁道：「未及一半，已經足夠了，妹子，我們到外面去看看熱鬧。」

何可人想了一想道：「哥哥，我何常不想，好吧，我們悄悄的去，千萬不要給吳叔叔知道。」

兄妹倆靜悄悄的溜到大花園去，祇怕給吳霸天或者他的手下看見，兩人蛇行鼠伏，憑着超卓的功夫，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後花園。

但見明月中天，時分正是午夜，大花園之中，坐坐立立的出現了六個人。

他們的相貌如何暫時看不見，但他們的身材高高大大，手中都有武器，全是男人，由他們坐立的姿勢看，武功一定不差，其中一人，突然轉過身來，兄妹兩人幾乎叫出

聲來。

此人並非別人，正是那天在大觀樓與何家兄妹對飲過三杯的崆峒派高手張雲飛。

何谷雁低聲道：「妹妹，這六個人原來都是崆峒派的，他們突然出現，祇怕內有乾坤，妹妹，我們在這裡作客，不可窺探人家的秘密，我們回房去吧！」

剛才是哥哥要看熱鬧，現在是妹妹不依，低聲道：「哥哥，吳霸天爲人十分古怪，喜怒無常，善惡不分，他與崆峒派又不知有什麼深仇，我們既來之則安之，還是看下去吧，別怕，我們好好的躲起來便是了。」

何谷雁其實也鬥不過他自己的好奇心，祇好依言，偕何可人揀了一個花蔭之處，悄悄的隱藏着，在花蔭之中，祇露出四隻眼睛。

摧心魔掌　學者瘋狂

半晌，祇聽得脚步聲，吳霸天大踏步的走來了。

崆峒派六個人立刻緊張起來，一字橫排，各按兵刃，吳霸天的嘴上掛着一絲冷笑，一對眼睛，放出冷電也似的光芒，在六個人的臉上掃射一下。

大花園之中，敵對的七個人，都不說話，靜寂無聲，僅有一些蟬聲，昆明的夏夜，特別多蟬，樹木又多，一到夜裡，蟬聲不斷，響遍了整個昆明，並不單止吳霸天的大花園才有。

半晌，祇見張雲飛六個人散開了，騰出一大片空地來，吳霸天把長衫除下，便在明月之下，練起一套掌法來，但見招式十分古怪，有時慢有時快，左揮右劈，身形穩定，掌法極重。

何可人低聲道：「哥哥，我從來不曾見過這種古怪的掌法，這是什麼掌？」

何谷雁眼睛突然放出了異彩，戰聲道：「這便是摧心掌，爹爹創下的並不傳授給我們的摧心掌，也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由第二個人去練的摧心掌。」

何可人見何谷雁雙眼放光，聲音戰抖，心想哥哥還未復元，實在不該到這裡來偷窺，她那裡料得到何谷雁一見了摧心掌，心情立刻起了特別的變化。

吳霸天把一套摧心掌練完，旁觀者六個人，偷窺者何可人都覺得摧心掌不過如是，並無什麼特別之處，祇有另一個偷窺者何谷雁知道吳霸天已經掌握了摧心掌的精髓，他對這路掌的奧妙，大有心得，他已把這本掌譜背得滾瓜爛熟，吳霸天每練一掌，他便在心中背了出來，加以印證，看出吳霸天對這掌法，已有了七八成火候。

吳霸天獲得「摧心掌法概要」不過是二十天，這路掌法奧妙精深，他如果不是聰明過人，決不能在二十天之中，獲得如此成績。

祇聽得張雲飛道：「吳莊主，沒有了嗎？」

吳霸天道：「沒有了，一路掌法已經練完，此掌法奧妙非常，你們想要還是不要？」

張雲飛道：「晚輩奉師命遠來，志在必得，不過，依晚輩猜想，何嘯天創設這類掌法，名堂是十分驚人的叫摧心掌，但是掌法却是平平無奇，並不見得怎樣的驚天動地呀！」

吳霸天冷冷一笑，道：「是嗎？你眞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張雲飛道：「如果前輩有興趣，咱們不妨試一試！」接着呼嘯一聲，他的五名同伴，各按兵刃，嚴陣以待，吳霸天雙眼滑溜溜一轉，冷冷笑道：「你師父派你們來，他究竟怎麼樣對你們說？」

張雲飛道：「咱們六個人，乃是家師座下六大弟子，下山已多年，平素分散各地，行俠仗義……」

吳霸天笑道：「崆峒派六大弟子是不錯，但行俠仗義嘛，祇怕未必。」

張雲飛道：「那一天，家師鐵冠道長叫我把分散各地的師兄弟召集了，一齊到雲南來，要辦一件事，祇因五位師兄分散各地，所以齊集昆明，也分了一個先後，晚輩是第一個到達昆明之人。」

吳霸天道：「這個我早就知道，你還把我的賬房先生打了。」

張雲飛道：「我聽家師說過，摧心掌乃是武林中近年來最驚人的掌法，他老人家有心觀摩研究一下，所以派我們六個人來，斗膽請求吳莊主請借那掌譜一用。」

吳霸天道：「此外，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張雲飛道：「他老人家說過，摧心掌乃是新創的掌法，武林中從來未有人練過，不知道是否眞材實料，或者浪得虛名，所以他老人家精明，請前輩當面練一練，讓我們觀摩。」

吳霸天道：「我不是已經練過了嗎？」

張雲飛道：「是呀！可是晚輩覺得這路掌法不過如是，看來還是浪得虛名居多。」

吳霸天道：「你師父爲什麼自己不來？偏偏派你們來？」

張雲飛道：「崆峒派六大弟子齊集……嘿嘿，不是晚輩誇口，這個陣容已是武林史中僅有，難道還不夠，一定要我恩師親自駕臨嗎？」

吳霸天哈哈大笑，道：「鐵冠道長眞是太過看得起我了。」

聽他哈哈大笑，但躲在花叢中的何家兄妹聽得出來，笑聲含有怒恨、怨毒和憤激，雖然哈哈而笑，但笑聲冷峻，絲毫沒有暖意。

何可人低聲道：「張雲飛好不要臉，自吹自擂。」

何谷雁道：「鐵冠道長座下六大弟子，確是人人懷有一身絕技，單身獨闖江湖，已是一流高手，現竟六人聯手，眞個是天下莫敵，妹妹，難道妳看不出，他們六人，壓根兒不把吳霸天放在眼中？」

何可人道：「或許是吧。」

何谷雁道：「原來張雲飛也是爲了摧心掌而來的，爹爹贈給吳霸天之事，十分秘密，他怎麼會知道？」

何可人道：「他非但知道，而且還糾集同黨，要挾吳霸天呢！」

何谷雁道：「還有，這張雲飛對摧心掌頗不以爲然，哼！這斷眞個是井底之蛙，不知道摧心掌的厲害。」

何可人道：「等會他們必然動手，哥哥，我好不好出去幫幫吳叔叔？」

何谷雁道：「妳怎知道他們一定動手？」

何可人道：「是吳叔叔告訴我的。」

何谷雁嘆道：「崆峒派也太過豈有此理，他們自己不練摧心掌，偏偏要劫摧心掌掌譜，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吳叔叔一定動手，他那肯甘心把掌譜奉上。」

何可人道：「劫？你是說劫？」

何谷雁道：「他們糾衆而來，以多欺少，威脅吳叔叔借譜，這不是等於打劫嗎？妹妹，他們一動手，吳叔叔必敗無疑，張雲飛的武功在我之上，我是知道的，何況，張雲飛也不過是鐵冠道長座下第四弟子而已，在他之上，還有三人，吳叔叔單拳難敵十二手，必敗無疑。」

何可人道：「崆峒派如此可惡，等會兒我就幫幫吳叔叔，祇可惜你的武功失了一半，有心無力。」

何谷雁神情忽然有異，神秘地詭異一笑，道：「是嗎？或許我是有心亦有力亦未可知，嘿嘿！」

他的笑聲十分古怪，居然亦有怨毒與憤激，跟吳霸天的笑聲十分相似，何可人聽在耳中，不禁心中發毛。

場子之中，吳霸天突然又發出一陣古怪的笑聲！

＊　＊　＊

事情講得明明白白，何嘯天以摧心掌交換吳霸天的八段錦，此事不知如何給崆峒派鐵冠道長知道了，他亦覬覦這本天下奇書，故派座下六大弟子聯手找吳霸天，雙方約好在今夜子時在吳家莊後花園會面。

吳霸天狂笑了一陣，大聲道：「如果摧心掌不堪一提，你們是否拍拍屁股就走？如果摧心掌果然厲害，我這本掌譜一定要雙手奉上，是不是？」

張雲飛道：「正是，家師就是這個意思，如果狗屁不通，要了也沒有用，如果確是厲害，吳家莊就算不借也不行。」這簡直是威脅。

吳霸天忽然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的呼了出來，如是者三十次。

何谷雁知道，這是使用摧心掌之前的準備工夫。

如聽見有輕微爆炸之聲，仿如炒豆，吳霸天一吸氣，胸口突然下陷幾寸，骨骼運勁，發出爆裂之聲，他一呼氣，便恢復了原狀。

吳霸天桀桀的怪笑，雙眼紅如火，突然間大響一聲，雙掌並舉，朝一棵老年大樹劈去，但聽「喀喇」一聲，那棵老年大樹應聲而斷，上半截「蓬蓬」的倒了下來，地面上揚起了一大陣煙塵，良久才散。

一名大漢冷笑道：「吳莊主，這便是摧心掌嗎？」這個大漢，便是崆峒派大弟子，姓霍名彪。

吳霸天點點頭道：「正是。」

霍彪哈哈大笑，雙掌並舉，大喝一聲，也朝身邊一棵大樹拍去，「喀喇」一聲響，那棵大樹也一樣的折斷而倒，聲勢也是驚人，也揚起了一大陣灰塵。

霍彪笑道：「如此摧心掌，看來也不過如是，哈哈，一掌斷樹，江湖上也不知多少人有此功力。」

吳霸天道：「還有下文，請看了！」祇見他微微低喝了一聲，雙掌暴起，並舉的向一棵大樹拍去，但聽「砰」的一聲響，那棵大樹搖了幾搖，樹枝樹葉散滿一地，但大樹却沒有打斷。

這一招使出，另一大漢哈哈大笑，道：「吳莊主，小孩子一般的玩藝兒，也叫摧心掌，豈不是笑死人嗎？何嘯天那老頭兒，胡亂寫一本小册子，定下一個驚人的名目，拿來跟人家開玩笑，我們上當了，不如走吧。」

霍彪笑道：「卓老二，你也使一招看看，記着了，千萬不可使摧心掌。」

那卓老二名叫不同，崆峒派第二大弟子，哈哈笑道：「大師哥，那末我該練甚麼？」

霍彪笑道：「普普通通的一招便成啦，甚麼都可以。」

卓不同學着吳天霸的姿勢，雙掌並排，拍向身邊另一棵大樹，他使了一個巧勁，雙掌拍向大樹之時，本來使了強烈的內功，但雙掌一觸樹，立時把內功硬生生的扣着，

大樹受的看似大力，其實是一股小勁。

所以，大樹只是搖晃，並沒有打斷。

同樣的以掌拍樹，第二次比第一次，功力的表現均弱了一籌。

卓不同就會留力，勁力收發自如，武功實是到了第一流的境界，可是，這還不是武林中常見的武功，並沒有甚麼驚人之處。

凡是練過二十年內功的人，也會使用。

在花叢中，何可人道：「哥哥，吳叔叔使的是甚麼掌，難道眞的是摧心掌。」

何谷雁答道：「正是，使的兩招都是摧心掌。」

何可人一聽，不禁十分失望。

「摧心掌」跟「崆峒掌」難道還有分別麼？

不止是她，崆峒派六大高手也是十分失望，可是，因鐵冠道人的吩咐，不敢有違。張雲飛踏上幾步，伸出手來，道：「吳莊主，請你交出摧心掌法概要，是否眞材實料，由家師定奪好了，晚輩不敢再打攪啦！」

吳霸天怪眼一翻，冷冷的道：「聽你的口氣，我是必須把掌譜雙手奉上了，是不是？」

張雲飛道：「借與不借，由得你呀！你如果自恃可以跟我們六人週旋，不借也可以，否則，我看你還是交出來的好，而且……」他笑了一聲，又道：「看來家師九成不會據爲己有，一定會還給你，怕甚麼呢？」

吳霸天猛然吸了一口氣，只聽得微微的有骨骼爆裂之聲，他突然雙掌並舉朝一棵大樹拍去，這一次嘛，大大的出乎衆人意料之外。

他雙掌拍下，便連一聲微响也沒有，大樹嘛，連搖晃一下也沒有，自然也決沒有枝葉落地或者樹幹折斷這回事。

雙掌拍下，便好像輕輕的在樹幹上撫摩了一下一般。

花叢中何可人失聲道：「哥哥，吳叔叔的退化，怎的這樣快？」

何谷雁嘆道：「吳叔叔已經得了摧心掌的精髓了，我眞想不到，他怎的如此聰明，在二十天之中，便獲得如此深厚的功夫了。」

何可人愕然道：「甚麼深厚功夫？他一掌比一掌衰弱，第一掌斷樹，第二掌散葉，第三掌紋然不動。一掌比一掌差，你還說他功夫深厚？」

崆峒派六大高手面面相覷，張雲飛道：「前輩，不必再玩了，快快拿書出來，我們也該走啦！」

「玩？」吳霸天仰天長嘯，突然大袖一拂，一股袖風送出，襲向那棵大樹，他的袖風也不怎麼凌厲，隨隨便便的拂出，但聽「隆」的一聲震天價响，那棵大樹應聲倒下，揚起了漫天烟塵。

這一下，無論崆峒六大高手或者何可人都一齊大驚。

何谷雁喃喃的道：「他成功了，他成功了。」

吳霸天面露笑容，可是這種笑，乃是邪徒奸險的笑，桀桀的笑仿如厲鬼，十分刺耳，道：「崆峒派六大高手，請過來看看斷口。」

六大高手一齊圍過來，探頭一看，在月色之下，看得分明，不禁驚呼一聲，面色大變。

原來這棵大樹的斷口，刀切一般齊，斷口平滑，全無參差，好似首先給人用利鋸鋸斷了，上下兩截平擺着，並不弄斷它，然後，由吳霸天使「撲袖法」，輕而易舉把它一袖拂動。

這倒也罷了，這棵大樹的所有脈胳，也給吳霸天雙掌，擊得完全斷碎了，或作「肝腸寸寸斷」，或是扭曲盤旋，絞扭一團。

這一棵數千年的大樹，已給吳霸天雙掌震碎了脈胳，一掌震斷大樹內部的脈胳，外表嘛，毫無損傷，便連樹皮也沒有脫落一塊。

崆峒派六大高手人人呆了，他們的武功不差，見聞甚廣，單看粉碎了脈胳，便知道吳霸天的一掌之力如何了，如果中掌的不是一棵樹，而是一個人……嘿，這眞是匪夷所思，不可想像，此人的內臟，就像這棵樹的脈胳一樣，支離破碎、五臟六腑完全碎破，這個人，縱然是齊天大聖下凡，也定登時暴斃。

外表嘛，沒有一絲痕跡，內部嘛，已經破碎了。

這便是「摧心掌」了！

摧心掌便是如此。

一掌拍下，無聲無息，內臟便給摧毀了，心臟摧毀了，還能活嗎？

張雲飛大叫道：「摧心掌果然厲害，吳莊主，快快把那本掌譜拿來。」

吳霸天縱聲大笑，道：「你們以爲我吳霸天眞的會雙手奉上嗎？會呀，會的，除非我是個死人。」

張雲飛心中一驚，那裡敢接，雙掌一拍，突然向張雲飛飛拍去。身形一弓，後掠一步。

霍彪大聲道：「吳霸天，你要怎麼樣？」

吳霸天哈哈一笑道：「如果我未練成摧心掌，我或許會把掌譜交出來，跟你們師父鐵冠道人共同研究，嘿嘿，我的神功已經練成了，哈哈，我吳霸天將會無敵天下，哈哈，無敵天下，無人是我的對手！哈哈……」

他縱聲大笑，狀如狂人。

他狂笑了一陣，又道：「霍彪

、卓不同，你們的身軀，硬得過這棵大樹？你們的心臟，硬得過這棵的脈胳嗎？哈哈，呵呵！」

吳霸天仰天長嘯，在地面上連翻了三個觔斗。

霍彪大叫道：「師弟們，亮兵刃！」

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六件兵刃亮了出來，崆峒派的武器甚雜，六大高手使的是不同武器。

霍彪使一柄三環大刀，卓不同一對判官筆，張雲飛使一口長劍，餘下的有的使刀，有的使木棒，有的使一根短戟。

吳霸天大喝一聲道：「你們居然敢覬覦我的寶貝，聲勢洶洶，把我吳霸天踏在泥底，今晚就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誰也不能活着出此大門。」

只聽得炒豆一般爆裂之聲，吳霸天運氣十轉，突然一掌劈向卓不同。

卓不同判官筆一舉，左掌推出，硬生生跟吳霸天對了一掌。

霍彪大叫道：「二弟，留心。」

他知道卓不同決然抵擋不住吳霸天的掌力，要待搶上硬接，已經遲了，只好一咬牙，使盡了全身之力，一掌拍回吳霸天的後心。

這是他無法可施之中唯一的解救辦法，要救卓不同之危，只好來一個「圍魏救趙」之計，如果吳霸天要取勝對卓不同的一招，他勢非也中霍彪的一掌不可了。

「圍魏救趙」果然收了效，吳霸天的一掌與卓不同的一掌剛剛接觸，還未發勁，猛覺背後風生，霍彪乃是崆峒派大弟子，功力不凡，吳霸天不能不接，反手一掌，「砰」的一聲大响，霍彪向後退三四步。

卓不同却有大無畏的不怕死的精神，他也不理會對方的功力如何，亦不理會大哥的警告，猛吸一口氣，左掌揮出，攻拍吳霸天的「天靈蓋」。

他的左手一提起，自左肩以下，左胸、左腰便完全暴露無遺，吳霸天反手一掌，一把霍彪震退，借力回臂，猛然一掌平推，「啪」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擊中在卓不同的左邊胸部。

卓不同大叫一聲，身形朝後倒飛過去，無巧不巧，恰恰對正張雲飛撞了過來。

張雲飛見卓不同一出手便吃虧，凜然心驚，霍彪大叫：「四弟，快出手，快用卸勁解勢功夫。」

張雲飛知道單掌之力不足，右手劍一擲，雙手圈一個半圈，拍在卓不同背上，「卸勁解勢」，把卓不同一股極大的勁勢化解。

卓不同一跤摔倒地上，一動不能再動了。

原來他中了吳霸天一記摧心掌，內腑已經震得支離破碎了，人在空中倒飛之時，已死了八成，一跤摔倒，便登時氣絕，只掙扎了一下，便僵伏不動了。

張雲飛大吃一驚，俯下身來，把把他的大脈，已經完全靜止了。張雲飛嚇得心膽俱裂，失聲道：「死了，卓不同二哥死啦！」

這話一出，大花園之中，所有人都一齊呆了，包括在花叢中偷窺的何家兄妹在內，還有吳霸天他自己。

何可人低聲道：「不錯，這是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掌。武林史上第一次使用的摧心掌。」

大花園中，敵對三方面的人，都在想着「摧心掌」三個字。

崆峒派六大高手，也算是武林中一流人物了，卓不同佔了第二席位，功力在大師兄之下，却是四位師弟之上，他對內功，素有研究，剛才一掌拍樹，使了內功，大樹只搖晃不斷，就露了一手。

誰料得到他只中了一掌，便告氣絕身亡，如果不是張雲飛厲聲慘叫，衆人那裡肯相信。

不錯，吳霸天這一掌，乃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掌，也是他的摧心掌練成之後第一次使用，也是鐵劍何嘯天創設了摧心掌之後第一次在武林中亮相，在吳霸天心目中，他不過是找一個人來餵餵招，找一個人來試一試，却萬萬料不到他這一掌「試掌」，居然如此凌厲，如此狠辣，只一招，一名高手便斃了命。

便連他吳霸天自己也登時呆了。

這一下突而其來，大大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大花園的敵對各人，都不敢動手，也不說話。

月正中天，投下萬道銀光，偌大的一座大花園，給月色照得明亮，風吹草動，萬籟夜靜無聲。

崆峒派五大高手人人瞪視着吳霸天，個個咬牙切齒，恨不得一人一刀把這大惡魔頭殺了，替卓不同報仇。吳霸天呢？他試了這一掌，心中正在狂喜，他在回味着剛才那一招的姿勢如何，掌功如何。

狂喜之中，他野心勃勃，他剛才口出大言：「我的神功已經練成，我吳霸天將會天下無敵。」幸而言中，他一掌斃死了一名高手，輕而易舉，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以此類推，縱然崆峒派掌門鐵冠道士在場，也不過三五十招，必告解決。

將來就算面對摧心掌的始創人何嘯天……嘿嘿，頂多是一百招……將來總有一天，他雄霸天下，把整個神州所有大門大派打服，首先是昆明西門外白馬寺的白馬禪師，然後是鐵冠道士、何嘯天，再後是少林、武當、華山、五嶺、五

嶽等等大門派……

最後是稱孤道寡，成爲神州第一人！

吳霸天正自陷入了興奮狂想之中，猛聽一聲大喝，仿如平地起了個焦雷，兵刃嘩啦嘩啦響，五件武器向他砸來，吳霸天身形一拔，「一鶴冲天」在半空中扭腰，向東首撲了下來朗笑聲：「好哇，你們找死，怪我吳霸天不得！」

霍彪要報仇，雙眼仿如噴火，三環大刀的三個銅環，抖得噹噹響，一招「獨劈華山」沒頭沒腦的劈了過去。

張雲飛繞到他身後，長劍直刺。第三、第五、第六弟子，也各舉兵刃，兩旁來攻。

五大高手一齊動手，形成了一個圍攻的陣勢，招數暴下如雨，按理，吳霸天武功再好，也不能以一敵五，獨鬥崆峒五大高手，但他練成了摧心掌，有恃無恐，他身邊本來掛着一口單刀，也不拔出來，只憑雙掌應敵。

六大高手自從聯手以來，從未一敗，他們不聯手則已，一聯上手，對手無論是甚麼人，均不能將之擊敗，此刻他們雖然少了一個人，實力未免削弱，但他們人人狂呼狠鬥，勇往直前，個個視死如歸，這種有進無退的精神，就塡補了損失。

一時之間，吳霸天給五般兵刃夾攻，束手縛脚，摧心掌未能展開，就立即落於下風。

何可人道：「哥哥，你看見了，我們出手不出手？」

何谷雁道：「出手？幫誰？」

這一個反問，只把何可人問得啞口無言，眞的，他們如果出手，那麼幫誰？

崆峒六大高手聲勢洶洶，硬要搶奪吳霸天的掌譜，大有違武林的道義，而且，這六個人在江湖上的聲名，也不見得如何超卓，從來未曾聽過他們幹過甚麼好事，這種人不幫也就罷了。

吳霸天呢？他是何家兄妹的父執長輩，本應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吳霸天心狠手辣，見面一招，便下了毒手，這種人幫他也是多餘的，助紂爲虐，智者不取。

何可人道：「哥哥，我們誰也不幫，來個坐山觀虎鬥，你說如何？」

何谷雁這時，目不轉睛的盯住吳霸天，不放過他的任何一招一式，甚至每一個細微的姿勢，喃喃的把他熟悉的招式背了出來，加以印證，喃喃的道：「妹妹，你說甚麼？」

何可人嗔道：「我說我兩下都不幫，難道你聽不見？」

何谷雁茫然道：「是，是，你出手乃是多餘，吳叔叔不要你幫手，摧心掌的殺着，他還未使出來啦！」

何可人低聲道：「哥哥，如果不舒服，還是回房去吧！」說着伸手在他腋下一扶。

猛然間，何谷雁手肘一縮，右手中指在何可人的手背上一彈，叱道：「你不要打攪我！」

這一彈，彈得何可人痛徹心脾，「哎唷」一聲輕呼，嗔道：「哥哥，你幹嗎？幹嗎打人？」

何谷雁雙頰，火燒一般紅，噓口氣，道：「妹妹，是我不好，打痛了你啦！」

何可人睜眼道：「哥哥，你這一彈指，勁力十足，難道你的傷勢，突然間好了嗎？不會呀！剛才你還是有氣無力的，怎麼會突然之間十足的恢復了，這眞是奇怪，我看你亦變了，忽然之間變了，爲甚麼呢？」

何谷雁叱道：「妹子，你不要嚕囌，你看，吳叔叔下殺手了！」

只聽得「砰」的一聲響，崆峒派那個使短戟的第六弟子冒險挺進，殺進吳霸天身邊，吳霸天覷準一個正着，突然間右掌飛出，拍在他的小腹之上。

內勁吐出，吳霸天此時是使了「摧心掌」。

那第六弟子大叫一聲，身形向後倒飛，重重的摔倒地上，哇的一聲吐下一口鮮血，雙足一挺，登時死了。

誰也可以看得出來，吳霸天是伺機而動，在五大高手圍攻之下，出掌自保，一有可乘之機，便作雷霆萬鈞的一擊，使出摧心掌法，斃敵於掌下。

誰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一掌，除非不拍中心臟部位，一經拍中，輕則重傷，重則斃命，摧心掌勁，眞個是武林罕見的歹毒功夫，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這第六弟子倒斃大花園，崆峒派的陣脚，登時大亂，霍彪倒抽了一口涼氣，三環大刀使得凌厲無比，三個銅環響噹噹，貼着地捲將進來了。

張雲飛一咬牙，一口長劍拚命展開，把畢生功力放在這一口長劍上，配合師兄弟的狠命進攻。

死了兩個，還有四個，個個仿如怒目金剛，高呼酣戰。

吳霸天登時又落於下風，大聲道：「霍彪，你們還待怎的？難道連性命眞的都不要了嗎？」

霍彪悶聲不響，左掌猛然一推，待得吳霸天抽出左掌，他的一掌電光火石似的收了回來。

只見銀光閃處，他的三環大刀斜掠而出，「吱」的一聲，砍中了吳霸天的右臂。

吳霸天只顧全神貫注左掌，猛吸一口氣，骨骼轉運，微微發出爆裂之聲，這便是使用摧心掌前的先兆。霍彪這一招，是實還虛，吳霸天竟然不覺，待他實招使出，吳霸天要待抵擋，業已遲了，終於中了一刀。

吳霸天中了一刀，崆峒派四大高手精神爲之一振，張雲飛不知那裡來的一股勇氣，大喝一聲，身隨劍去，踏洪門、進中宮，一劍和身直進，突然搶進了吳霸天掌力範圍之內，一劍不夠，再加左掌跟吳霸天貼身肉搏。

使木棒的五弟子輕功最好，不時的縱飛起，木棒沒頭沒腦的砸下來，他的殺手或不足，但是一棒一棒的亂砸，起了騷擾的作用，成事雖然不足，擾亂對方却是有餘。

吳霸天的傷勢雖然不重，但一道五寸長的傷口，倒也叫他的功力打了折扣，一時之間，他第三次落了下風，勉力支持，且戰且走，一直退到圍牆之下，背牆頑抗。

使大刀的第三弟子丁玉魁，刀法功力，均在四弟張雲飛之上，他一直不大出手，一個時辰之內，他偶然攻了三五招，便又後退，只在旁邊吶喊助威。

旁人看來，他如果不是膽小的懦夫，便是功力低微不足言勇之輩，那裡知道此君十分狡猾，懂得了「以戰養戰」的兵家大法，留力以待，以待時機。

現在時機到了，丁玉魁一聲不響，猛然展開了師門刀法，側轉猛進，一口氣攻了二三十招，招招都是凌厲無比的近身手法。

霍彪在左，張雲飛在右，幾乎給丁玉魁的勁力震開了，這是一支實力雄厚的生力軍，到了此時，他才把畢生功力使出來。

吳霸天受到壓力越來越重，他的摧心掌法只有二十天火候，其實還未十足的到家，在强敵環攻之下，甚至連摧心掌也施展不開了。

局勢對他，絕對大大不利。

花叢，何家兄妹已看了一個時辰，何谷雁道：「吳叔叔的摧心掌火候未老，招數還嫩，妹子，你是否看出來麼？」

何可人道：「他剛才一掌把那使短戟的崆峒弟子斃了，只一掌，我可以發誓，我看得很清楚，只用了一掌，這樣還未算十足，怎樣才算十足？」

何谷雁道：「吳叔叔使摧心掌之前例必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骨骼運勁發出爆裂之聲，這便是功力不足之像，摧心掌如果運用得純熟，無論在甚麼時候都可以發出來的，決不用做事前準備功夫，你明白嗎？」

何可人道：「嗯！原來如此，吳叔叔的掌法，本門的與摧心掌交替使用，凡是有輕微爆裂之聲的便是摧心掌，沒聲響的，便是吳家掌了。」

就由於吳霸天的摧心掌未夠火候，幾次給霍彪、張雲飛等人輕輕巧巧的避過了，他們一聽輕微爆裂之聲，便避之則吉，使吳霸天徒呼奈何。

吳霸天鬥得大汗淋漓，躍上圍牆上，叫道：「大家住手，我有話說。」

霍彪手一舉，制止了師弟們，冷笑道：「吳霸天，你已是網中之魚，還有何話說？」

張雲飛道：「你如果要吩咐後事，趕快喚家人進來吧！」

吳霸天跑了下來，緩緩的走到一棵大樹之前，嘆道：「摧心掌是天下奇功，是或是不是？」

霍彪凜然道：「不錯，我的兩位師弟喪在摧心掌之下，此仇不能不報，你有種的再決一死戰。」

吳霸天道：「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我已認栽了，你們還待怎地？」

霍彪手一舉，四般兵刃對正吳霸天，厲聲道：「殺人塡命，欠債還錢，你既認栽，自行了斷就是。」

吳霸天道：「我如把掌譜雙手送上？」

霍彪大聲道：「掌譜我要，你的性命我也要，我奉師命南來，志在必得，我們六師兄弟，少了兩個怎能回去向師父交代？」

吳霸天懷中一摸，摸出一顆丸子來，慘然道：「既然如此，我吳霸天認命就是，我無妻無兒，亦無徒弟，沒有甚麼後事吩咐啦！」說着，他把那丸子吞下，慘然道：「這是一顆毒丸，用鶴頂紅劇毒製成，我在兩個時辰之後必死，我死後你們把我的掌譜取去便是。」

只見他額角冷汗直流，痛苦不堪。

花叢之中，何可人大是不忍，要躍出來搶救。

何谷雁低聲道：「妹子，妳不要傻，吳叔叔暗藏機關，我早已經知道。」

一聲方畢，忽聽吳霸天哈哈大笑，身形一閃，躍進樹後，一按機關，只聽「登」的一聲，大樹突然露出一個小洞，騰騰的噴出烟霧來，這烟霧作粉紅之色，一陣腥臭，撲鼻而來，顯然是毒烟霧。

崆峒四大高手只吸一口，便覺頭昏腦脹，滿天星斗。

霍彪大吃一驚道：「我們着了道兒啦，快掩住鼻子，屏着呼吸，千萬不要吸進一口。」身形一躍而起，一掌向吳霸天拍去。

吳霸天雙掌推出，「砰」的一聲

，把霍彪打出三丈之外，他以一對六，以一對四，決然不敵，但一對一，霍彪又怎是他的對手，吳霸天繞步疾步，這棵大樹按一下，那棵大樹又按一下，毒霧亂噴，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濃，偌大一個大花園，已籠罩於毒霧之中。

張雲飛叫道：「大家不用怕，我有辟毒丸，每人服三顆，百毒不侵。」他首先吞下三粒，要待分給師兄弟時，大花園中毒霧迷漫，五尺之外，不能見人，就好像暮春時節，江南的霧景一般。

大霧迷濛，伸手不見五指，河中岸上，儘是白茫茫的一片，使人分不出那是岸那是河，暮春江南，便常常有這樣的景色。

張雲飛叫道：「三師兄、五師弟，你在那裡？」

只聽「砰」的一聲響，跟着便是慘叫之聲，叫聲在毒霧中透出來，張雲飛認得是師弟的聲音。

原來吳霸天躲在樹後，暗暗的做着摧心掌的準備功夫，吸了幾口氣，骨骼發出了輕微的爆裂之聲，自覺這一掌可以殺人了，只見那人手揮木棒，亂揮亂舞，搶到面前。

吳霸天笑道：「你自行送上來，好得很啊！」一掌拍出，正中他的小腹。

「五師弟」的慘叫聲，把丁玉魁引來，他內功高强，强自屏氣，吸進毒霧不多，在白茫茫中，跟吳霸天碰了一個滿懷，兩人就刀來掌往，激烈的鬥在一起。

吳霸天見前面人影晃動，似有人趕過來，便邊鬥邊退，退出三尺，丁玉魁大叫道：「大哥、四弟，吳霸天在這裡，你們快來！」一聲甫畢，但聽卡察一聲，他的左腿中了一刀，吳霸天佔得機先，那肯留情，大刀再揮起，把丁玉魁的一條右臂硬生生的卸了下來。

以一對一，崆峒派六大高手無一人是他的對手。

他未及施用摧心掌，便把大刀亮了出來，使了殺着。

吳家刀法，在雲南一省，原來高據第一把交椅，在中土武林之中，也算是第一流的，他未得摧心掌，已然厲害，練成摧心掌，更是如虎添翼。

張雲飛到了這時，才透過毒霧趕到，等他站在吳霸天面前之時，吳霸天已然把丁玉魁傷了。

張雲飛見又倒了三師兄丁玉魁，又驚又怒，厲聲道：「吳霸天，我跟你拚了！」手起一劍，寒光四射，直撲吳霸天，吳霸天以刀來迎，刀劍相交，火花四濺。

張雲飛服了辟毒丸，百毒不侵，功力全不受影响，他的劍法頗佳，但跟吳霸天的刀法相比，還是有一大段距離，交手十來招，便落了下風，他一方面要抵擋吳霸天的凌厲刀法，一方面又要留心他的摧心掌，一時之間大落下風，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　＊　＊

這時候的毒霧瀰漫，已漸漸的擴散到花叢之中，何可人以手掩鼻，低聲道：「吳叔叔果然有一手，我們走吧，不要吃這無妄之災！」

何谷雁在懷中取出兩顆丸子，自己吞服一顆，把另一顆塞在他妹妹口中，一聲不响。

鐵劍何嘯天乃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他不屑配製毒葯，但他調製的解毒丸，却靈驗非凡，百毒不侵，莫說吳霸天的區區毒霧，便是身在毒蛇潭、蠍子窟、蜈蚣洞也決然不怕的。

何可人道：「哥哥，你早已看出吳叔叔的大花園內有機關，這是怎麼回事？怎的我不知道！」

何谷雁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得很，我是在無意之中看出來的。」

原來吳霸天在約定了崆峒六高手，今夜在大花園見面，他志在把崆峒派一網打盡，就在事前悉心佈置，勤練摧心掌，準備把來敵一鼓盡殲，他在大樹上裝上了機關，有些裝有毒霧，有些裝有毒弩，分別刻上記號。

他挖空了樹幹，內藏毒藥，配了强力彈簧，一按機括，毒霧便噴出來，毒物嘛，他確然是配了劇毒鶴頂紅，此毒見血封喉，是天下間最厲害的一種毒物。

他當衆宣佈，說要服下鶴頂紅毒丸自盡，其實他服下去的，却是一顆解丸，他佈置巧妙，絲毫不露痕跡，就連霍彪等久走江湖，經驗豐富的高手，也懵然地着了他的道兒。

他花了很多心血時間，才佈置妥當，却給那個在病榻上爬起來到大花園散步的何谷雁，在無意之中看見了。

他初時不知道吳霸天幹甚麼，要來何用，到了吳霸天惺惺作態，這才恍然而悟。

大樹內有乾坤，來敵輕易上當了。

且說張雲飛越鬥越心寒，高聲招呼兄弟來援，只聽脚步响，霍彪循聲而至，但見他右臂已斷，面色慘白，噓聲咻咻，說道：「大師哥，你怎樣啦！」

他心中一驚，劍法稍緩，吳霸天一聲暴喝，左掌一揚，啪的按在他小腹之上。

張雲飛慘叫一聲，只見他騰騰亂跳，肚痛無比，肝腸似要寸寸而斷，叫道：「大師哥、三師弟我不行了啦，我中了……中了摧心掌！」一跤摔倒地上，手一甩，長

劍甩手而出，刺進了吳霸天的左肩。

張雲飛的甩手劍，乃是武林一絕，他作垂死前的一擊，迴光返照，勁力非同小可。吳霸天避無可避，終於中了一劍，但凡一個垂死的人，最後的一擲，必然聚集了畢生的功力，一擲之後，便是油盡燈枯，力竭而亡。

張雲飛雙足一挺，暴斃當場。

霍彪大吼一聲，趁吳霸天中劍，連三環大刀也不用，撲將過來，雙手緊緊的摟着吳霸天，在地面上打滾，他們徒手搏鬥，摟抱廝打，好像市井無賴一般，那裡還是武林高手的搏鬥呢？

原來霍彪以一掌對吳霸天雙掌，硬碰了一掌，他的功力本來便不及吳霸天，吃了大虧摔在三丈之外，摔斷了一條右臂，這時摟抱互毆，他的右臂越來越痛，勁力越來越弱，加上他未服解毒丸，一頓飯時間之後，再也支持不來，昏迷過去了。

吳霸天跳了起來，渾身血污，他受的傷，也自不輕，他不敢再用摧心掌消耗體力，唯恐霍彪丁玉魁兩人尚未死，大刀一揮，先後點中了他們兩人心兪穴，這是人體三十六個死穴之一。

這一役吳霸天大獲全勝，把崆峒派六大高手全數擊斃了，他就憑了毒霧和摧心掌爲主要武器，取勝了這一場。

而他自己呢？因爲體力消耗過度，而且受了兩次傷，要躺在床上三天，才能夠起來。

等到他傷好起來，何家兄妹已是不辭而別，他們上路已有兩天了。

他們兄妹倆目睹這一場驚天動地的龍爭虎鬥，目睹吳霸天的兇殘暴戾，陰險毒辣，覺得再留下去，已無趣味，何谷雁也不理傷勢如何，連夜起程，取道向北而行，在路上何谷雁沉默寡言，滿懷心事。

何可人道：「哥哥，你看吳霸天爲人如何？哼！他把崆峒派六大高手一一殺盡，該是不該？」

何谷雁道：「該又如何？不該又如何？」

何可人憤然道：「崆峒派硬要索取掌譜，六高手恃强欺人，當然於理不合，但是不給他們掌譜也就是了，何必陰謀佈置，以毒霧殲殺他們，六大高手雖然不對，但是他們是奉師命而爲，罪不致死！」

何谷雁道：「是的，那又如何？」

何可人大聲喝道：「哥哥，你有氣沒力的，你怎麼啦？我說呀！吳霸天殺了六個人，並非堂堂正正的一決高下，而是陰謀暗殺害死，武林中死死傷傷的，原來是算不得甚麼，但是預謀害人，就是大大的不該。」

何谷雁仍然是那句話：「是的，那又如何呢？」

何可人道：「爹爹把摧心掌跟吳霸天的八段錦交換，是大錯特錯了，我們快些回家，告訴爹爹，請爹爹出頭制止，否則，吳霸天作惡起來，又不知江湖上多少無辜者，要喪生在這摧心掌之下。」

何谷雁忽然道：「妹子，你看我是否有些變了？」

何可人道：「不錯，你是變了，我覺得你自從踏入滇池以來，整個人好像變了，陰陰沉沉的仿如死人，往日的豪氣爽朗，不知道那裡去了，哥哥，那是甚麼原因？」

何可人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何谷雁心道：「是因爲我背熟了摧心掌！」這句話他怎敢說出來，面色陰沉，是在竭力忍耐。

何可人道：「哥哥，前晚你用手指彈我一下，叫我痛了半天，這是你新近自創的武功嗎？好厲害，是甚麼功夫？」

何谷雁心道：「這便是摧心掌！」但這句話怎敢說出來，面色陰沉的在竭力克制住。

何谷雁背熟了摧心掌法概要，而且目睹吳霸天使用過摧心掌，已多多少少知道這摧心掌的性質。

在劍法上，有所謂「劍形」和「劍意」。「劍形」是有形的劍法，一招一式，總有一個固定的形狀，如太極劍，達摩劍等等，這一招如何，那一招如何，形式一樣，雖然頗多變化，仍然是有形的變化。

「劍意」呢？乃是無形的劍法，並沒有固定的形式，而存在於練劍者的意念之中。

古時有所謂「君子之劍」與「小人之劍」，這便是「劍意」。「劍意」也有變化，兩種變化，乃是在無形之中的蛻變，無形之中的演變，蛻變是突然起了急劇變化之變，演變是慢慢地朝着一定方向逐漸的變化出來。

無論怎麼樣的變，都是無形的。

「劍形」與「劍意」在於摧心掌上，便是「掌形」與「掌意」，摧心掌的「掌形」，不必說它，三十六招掌法就是，每一招都是有形的。

而「掌意」呢？却是完全落在「摧心」兩個字之上，「摧心」兩個字，是多麼的毒辣，多麼的兇狠，人如果沒有毒辣兇狠的本性，最好不要練「摧心掌」，即使勉强練了，他原來的純良本性與兇狠的「掌意」互相衝突，內心交戰，練了摧心掌，反而不美。

武功强了，人却變了。

本性兇狠惡毒之人，練了摧心掌之後，更加兇狠惡毒，「掌與意」

在他心坎之中，催起了激烈的變化，使他變本加厲，更加兇殘。

摧心掌便是有如此不可思議的性質。

何谷雁明白了這種的性質，心中大爲後悔，後悔他曾經偷偷的閱讀「摧心掌」的概要，一想起摧心掌，他的心中便發毛，恐怕自己會變了心態。

然而正像何可人所說，摧心掌已如附骨之蛆，深深的附在他的骨髓，揮之不去，甩之不掉，痛入膏肓，他已至不可自拔的地步了。

他忘記了所有的武功，只記着摧心掌。

他的純良本性與兇狠的「掌意」互相衝突，內心交戰，已有數天了，雖然短短的幾天，已使他變了一個人。

一晃眼已過了十天，這一天，他們正踏入貴州境內。

何谷雁的傷勢已然復元，但他內心的傷痛、後悔、恐懼也漸漸的加深，脾氣變得暴躁，喜怒無常。

何可人那裡知道他忽然起了如此不可思議的變化，吵架更是常常發生，有幾次兄妹倆因一點小事，幾乎拔劍相向。

這一天，他們在一個小市鎮投宿，吃過晚飯，何谷雁到村子裡買來十多頭狗，養在後院裡。

何可人奇怪的問道：「哥哥，你買了這麼多的狗去幹甚麼？你如愛吃狗肉，一頭已經足夠了。」

何谷雁大聲說：「我自然有用，你不必理我，你快快的去睡吧，不要跟我吵架。」

何可人哼了一聲，飛步回房，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坐在床沿中發呆，她幾乎要哭了，但終於忍住沒有哭，她哥哥近日確是變了，變得不可思議，從前她的哥哥，溫柔又斯文，並不是這個樣子。

爲甚麼呢？她不知道。

半夜裡，她突然聽見有輕微的擊打之聲，一躍而起，走到後院一看，只見地上躺着多頭死了的狗，何谷雁捋起衣袖，提起一頭狗來，對住他的心臟，輕輕的拍出一掌，這頭狗一聲不响，也不動彈，原來何谷雁還算有點良心，他首先將狗隻通通閉了穴道，然後拿來做練摧心掌的靶子。

只見他手中一把尖刀，只一揮割開了狗肚，掏出內臟，血淋淋的提起來，對着月色，細細的察看，搖搖頭，又抓着第二頭，輕輕的拍一掌，又割開狗肚，掏出內臟，檢查一番，又是搖搖頭，仍然不滿意。

何可人看得心中發毛，毛骨悚然，幾乎不敢相信她自己的眼睛，然而擺在眼前的，却是血淋淋的事實。

何谷雁雙手染滿了血污，也不揩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聽微微有骨骼爆裂之聲，恍然大悟，就跟吳霸天使用摧心掌之前一樣，他吸氣呼氣，如是者二三十次，然後抓起了一隻狗，使了一記摧心掌。

他再掏出狗的內臟，檢查一番，桀桀地怪笑，似乎滿意了。此後，他一口氣殺了五六頭黃狗，都是用摧心掌，他的怪笑，越來越响，他越來越滿意，仰天大笑，聲音仿如巫峽猿啼，又似厲鬼夜哭，聽了使人毛骨悚然。

他偶一轉頭，只見他的臉上、手上，全身血污，一雙眼睛，佈滿了血絲，形狀十分可怖，他不像人，像一頭野獸，像一頭剛剛噬食了小動物的兇猛野獸，他實在不像人，更加不像往日溫文爾雅的何谷雁。

何可人一顆心突突的跳，幾乎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大叫一聲：「哥哥，你瘋了，你瘋了？」

何谷雁的聲音，仿如鬼嘯：「妹子，你怎麼敢偷窺我練武功，你找死啊，我要殺你，我要殺你！」手起掌落，一隻血淋淋的手掌，對準何可人的小腹拍來，何可人雙眼一黑，滿天星斗，一陣暈眩，再也支持不了，「咚」的一聲，往後摔倒了。

就在何谷雁一掌剛剛觸及何可人的小腹之際，他天良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平日愛護備至的同胞妹妹，十八歲的小妹子。

她像鮮花一般的盛放，十八歲的小姑娘這樣一朵小花，難道在他手上毀了。

何谷雁凄厲的高呼道：「何谷雁，你不是人，你不是人！」把一招凌厲的摧心掌，硬生生的扣着，大叫一聲，口噴鮮血，往後便倒。

何可人的昏迷摔倒，是因爲她恐慌過度。

何谷雁的昏迷摔倒，是因爲他天良的衝突，他下意識要殺人，不管受害者是誰，但他還有良知，知道是他妹子決不能殺，天良戰勝了兇殘，心力交瘁，硬生生的收了掌之後，便再也不能支持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何可人悠悠的醒轉，就見她哥哥仍然昏迷在血泊之中，何可人慘叫了一聲：「哥哥！」探探他的鼻息，却喜還未死去。

何谷雁從此生病了，大病一場，兄妹倆不得不留在小客棧，何谷雁養病，何可人侍候他。

何可人知道何谷雁的病，天下間所有名醫，均不能醫治，便沒有去請大夫，在養病期中，何谷雁的心智，漸漸的回復正常，有說有笑，似乎渾忘了以狗作靶的可怖之事。



柳如詩走過去問何谷雁：「你究竟是誰？」

何可人擔着老大的心事，也非常恐懼害怕，害怕她哥哥忽然間又發起瘋來。

到了此時，她才漸漸的明白，她哥哥之所以瘋，就是由於練習摧心掌的結果。

* * *

何嘯天是著名的「笑面佛」，慈祥和藹，怎的會練成這種兇殘毒辣的掌法招數？

何可人是百思不得其解，她料想她爹爹練摧心掌，必然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秘密嘛，只怕永遠不能知道，因爲何嘯天是她的爹爹，她能夠去追問她爹爹的秘密嗎？不能，這是決不能的。

何谷雁一病便是一個月，每天跟妹妹談談說說，或者下下棋，或者跟何可人聊聊天，或到山後野嶺之中，遊他一兩天，雲貴高原，崇山峻嶺有的是，也不愁沒有地方去，他的病勢在漸漸的好轉之中。

兄妹倆絕對不談練武，這是他們自從習武以來所從未有的事，在家中，何嘯天督促甚嚴，每天十二個時辰，起碼要練功五個時辰，家傳劍法——鐵劍他們兩人已練得純熟，但沒有傳授他們摧心掌。

何谷雁不敢練武，只怕一練便是摧心掌。

摧心掌好像是一副痲醉藥，服食全無益處，然而只須服食過幾次，便輕易的上癮了。癮發之時，明知有害處而無益處，也非服食不可，明知對自己大有傷殘，但仍非服食不可。

何谷雁又怕一練下去，終於苦海沉淪，所以他不敢練武，甚麼武功也不練。

何可人見哥哥不練，正是求之不得，她自然也不敢練武，只怕會引起哥哥的「癮」來，白天不練，夜晚不練，靜靜的悄悄的也不練。

這一天，他們兩人在這山中遊玩，何可人見她哥哥容光煥發，心中暗喜，笑道：「哥哥，你已沒事了，明天我們起程北道，回老家去，如何？」

何谷雁答道：「好的，我們多時不練武，只怕荒廢了武功，我們何不對拆幾招鐵劍看看如何？」

何可人搖頭道：「不好，我怕你……你明白了嗎？」

何谷雁道：「我們不練武功，又怕荒廢了，練武功，又怕我走火入魔，誤入歧途，這如何是好？」

何可人嘆了一口氣道：「哥哥，你聽我說，我曾多次勸告你，不要練，你也多次點頭，我想天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你，便是爹爹，我們甚麼也不練，趕快回家，向爹爹請示，由爹爹救你好了。」

何谷雁道：「爹爹的武功，博大精深，他自然可以救我，我是知

道的。」

何可人笑道：「你知道就好啦，解鈴還須繫鈴人，爹爹創摧心掌害了你，他法力無邊，自然也可以救你，你放心好啦！」

何谷雁嘆道：「摧心掌眞如一劑毒藥，彷如附骨之蛆，人練了就非沉淪不可，我眞是後悔，後悔爲甚麼偸偸看掌譜，如果我未看過，那有多好？」

何可人道：「怪不得爹爹不肯傳授給我們，怪不得爹爹諄諄告誡，不許我們偸偸閱看呢！」

何谷雁忽然雙眼發光，道：「所謂沉淪，那得看對方是甚麼人而言，練成摧心掌，是害是益，也得看甚麼人而言，我練了無益，但吳霸天練了就大大的有益啦，記得吳霸天練成了摧心掌之後的狂喜麼？他是不是大聲疾呼，他已經是武林第一人，將可獨霸天下了，獨霸天下，揚威四海，怎能說是無益？」

何可人眼睛一睜，道：「哥哥，你又來了？我們不要談論甚麼摧心掌，我們上山峯去玩玩吧！」

何谷雁喃喃的道：「我們學武的，究竟爲了甚麼？是慈悲爲懷不忍殺生呢？還是爲了揚威立萬，威震武林？唉！我眞是想不通了，想不透了，妹子，你敎我吧！」

他一想起這個問題，頓時又陷入了迷幻之中。

如果慈悲爲懷，不忍殺生，又何必學武？索性出家做和尙好了。

如果要揚威立萬，獨霸武林，便只好去練摧心掌。

何可人見她哥哥雙眼失了神，喃喃自語，心中害怕，柔聲道：「哥哥，你這個老問題嘛，天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給你解釋，他便是爹爹，哥哥，你不要胡思亂想了，一見了爹爹之後，你便可得救啦！哥哥，我們不玩北上吧，快返老家去吧，不上山峯玩了！」

一聲甫畢，只聽一人桀桀怪笑，聲震長空，聲音洪亮，只震得兄妹兩人耳朵嗡嗡發响。

何谷雁吃了一驚，喝道：「是誰？」

何可人一指山峯，道：「那邊有人來啦！」

＊　＊　＊

只見山峯之上，有一條黑影，飛一般溜下峯來，初時還在峯頂，一晃眼便到了山腰，再一眨眼，便已到了峯下。

此人輕身功夫，上上之選，獨創一格，比時下流行的「踏雪無痕」、「登峯溜水」、「八步趕蟬」等三種功夫，更勝一籌。

此人一現身形，哈哈的大笑道：「何谷雁、何可人，你們的問題，何必問你爹爹何嘯天，問問我吳霸天便成啦！」

在這檔口跟吳霸天狹路相逢，何家兄妹兩人，不由得心頭大震。

何可人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吳叔叔，那天因爲哥哥要趕着回家養傷，所以未向你老人家辭行，吳叔叔休怪呀！」

吳霸天的三角眼，射出兩道冷芒，冷冷的道：「小丫頭，你說得好大的謊話，你們見我手刃崆峒六大高手，心狠手辣，是怕了我，難道我不知道？」

何可人只好乾笑一聲，不說話。

吳霸天道：「那一夜，你們躲在花叢中偸窺，難道我不知道，嘿嘿，你們也看見了，摧心掌厲害不厲害？我眞是多謝何嘯天的厚賜，使我完成了一種絕世的武功，哈哈……」他縱聲大笑，十分得意。

突然間，他笑忽收斂，沉聲道：「何谷雁，你爹爹創設了這本掌法，他因何自己不練？」

何谷雁道：「這套武功對他並不適宜，他老人家武功甚博，區區一套摧心掌，何足道哉！」

何可人道：「君子之劍，小人之劍，我爹爹選的是君子之劍。」

吳霸天桀桀的怪笑，道：「那麼我吳霸天是小人了，哈哈，不錯，我吳霸天確然是小人，但小人都有一個特大的胃口，他想稱霸武林呀，何谷雁，我告訴你，一個人如果不想出人頭地，不想稱孤道寡，不想在江湖上稱霸，那麼練武來做甚麼？你爹爹現時不想再練得更强，因爲他的武功已到了巔峯，所以他要練的，便是益壽延年的八段錦，我嘛，哈哈，我跟他的目標根本不同。」

吳霸天一口氣說了這一大頓，雙眼放出了異樣的光芒，這光芒是含了兇殘與暴戾，咧開的大嘴巴，好像一頭擇人而噬的惡獸。

何可人凜然一驚，道：「吳叔叔，你來這裡幹甚麼？」

吳霸天道：「殺人！」

「殺誰？」

「殺你兩個人。」

「噹」的一聲，何家兄妹一齊拔出了鐵劍，後退三步，注視着吳霸天的動靜，吳霸天決不是向兩名後輩開玩笑的，這一點，何家兄妹是知道的。

吳霸天抬頭望天，半晌，冷冷的道：「我一練成摧心掌，就時時刻刻都想殺人，我不妨告訴你，我在西山吳家莊一口氣殺了崆峒六個高手之後，兇性一發，把我家裡的男男女女老幼一概殺光，賬房、馬伕、書僮六十三口，一個不留，哈哈，眞是痛快，痛快極了。」

何家兄妹凜然心驚，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吳霸天道：「我先前殺六大高手之時，摧心掌法還未到家，我只藉着毒烟爲助，這才得手，哈哈，你們看見了。」

何可人道：「你眞是不知羞耻！」

吳霸天道：「於是我再練下去，你爹爹的掌譜，確是天下奇書，價值連城，不可估計，少林寺的禿驢們練一套少林拳，動不動要花上十年時間，崆峒六大高手，人人苦練了二十年，所得不過是兩三套功夫，摧心掌嘛，容易得多，我苦練一兩個月，便已大成，現在出掌之時，也不須要事前的準備功夫，隨便一掌，便是摧心掌，現在如果再鬥崆峒六大高手，我決不需要毒烟爲助，哈哈！」

笑聲桀桀，震人心弦。

吳霸天道：「我大功告成，該找些人練練靶子，呀，在一個雨夜，我找全家男女老幼餵招，一人一掌，掌掌摧心，哈哈，砰的一聲，就完了，哈哈，這便是摧心掌。」

何可人聽他說把活人當靶子，聯想起她哥哥以狗當靶子之事，不禁毛骨悚然，道：「練成摧心掌，當眞是如此兇殘麼？」

吳霸天道：「是呀，我一早就知道這摧心掌的性質，我是欣然接受，你爹爹照贈無誤，哈哈，何嘯天對我，也可謂知心了。」

何可人見他雙眼發出青光，知道兇多吉少，一牽何谷雁的手，笑道：「吳叔叔，恭喜你呀，恭喜你練成了蓋世神功，再見啦！」一轉身，便要奪路下山。

他們才走得幾步，突然間頭頂上一團黑黝黝的東西躍了過來，吳霸天冷然地攔着去路，大聲道：「何谷雁，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爹爹有沒有練過摧心掌？」

何谷雁道：「沒有！」

吳霸天哈哈一笑道：「這好極了，天下之間，只有兩個人練過崆峒，沒有第三個人，哈哈，如果你爹爹也練過了，武林就麻煩得多了。」

何谷雁道：「我爹爹既然贈你掌譜，他自然不練啦，他如果練了，又何必贈你呢？」

吳霸天道：「不錯，我吳霸天要獨佔摧心掌，決不容許天下間還有第三個人會用，何谷雁，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何可人聽得膽戰心驚，戰聲道：「吳叔叔，你說甚麼？那第二個人是誰？我不明白！」

吳霸天仰天怪笑，道：「何谷雁便是第二個人，難道我不知？何谷雁你快快把自己的人頭割下來，省却我許多功夫。」

何谷雁早已知道，跟這大魔頭狹路相逢，少不免一番龍爭虎鬥，他自己沒有甚麼，但他妹子的性命堪虞，當下朗聲道：「好，既然非拚不可，拚便是，我如死了，對我妹子你怎麼樣？」

「我把你殺了，何可人是目擊證人，親眼見我行兇，我怎能留下活口，等候何嘯天來找我報仇，這小妮子雖然可愛，但也不能留了。」

這便是他的回答，聲音是陰惻惻的，絲毫沒有暖意，使人聽了，毛髮倒豎。

何可人情知不是對手，忙道：「你受了我爹爹的大恩，怎的恩將仇報？我哥哥只是看過掌譜，但還未正式練過，你如殺了我們，不怕爹爹找你報仇麼？」

吳霸天冷然的道：「你要我饒了何谷雁，也無不可，只須把他的摧心掌廢了，忘記了，發誓以後不再用它，何谷雁，你能夠麼？」

凡是練過摧心掌，便如附骨之蛆，揮之不去。

何谷雁把手中之鐵劍交給何可人，猛吸一口氣，骨骼微微發出爆裂之聲，道：「吳霸天，摧心掌功夫共分九層，你只練到第六層，還有最高三層最深的未練。」

吳霸天心中一驚，道：「這小子倒有眼光，非殺不可！」

當下厲聲道：「何谷雁，你還是要等我發第一招麼？」

他以前輩的資格，在上首站定，垂手而立，氣定神閑。

不錯他已練到了第六層，已然不需要事前呼吸運氣，骨骼作响的那一套了。

在這檔口，還理會甚麼上下尊卑，何可人搶先發難，一雙鐵劍，左右揮舞，攻將過來，吳霸天雙臂一揮，把一對鐵劍震得歪歪斜斜，喝道：「小丫頭，妳要找死，等會不遲！」

只聽得「呼」的一聲，一掌猛擊過來，勁風凌厲，出手不凡，聲音未到而掌先到，正是何谷雁出招。

吳霸天心中一凜道：「這正是摧心掌，不知道這小子練到第幾層？」左掌一推，砰的一聲，把何谷雁逼退五步。

何谷雁嗬嗬狂叫，雙眼佈滿了紅絲，摧心掌法展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向吳霸天猛撲，吳霸天有心想看看何谷雁的功力如何，雙掌圈了一個又一個的圈，先取守勢。

何可人如果要保住性命，就非拚不可。

她把爹爹所傳授的一套鐵劍，儘量展開，所有最凌厲的殺着，完全施展了出來。

何嘯天的鐵劍，乃是武林一絕，何可人雖然僅得五成，已然縱橫塞外，成爲高手。

她情急拚命，左劍虛晃，右劍

使實，身隨劍走，欺身撲上，直撲到吳霸天的身邊，吳霸天右手一抓，倏的抓着劍柄，一運勁，把何可人右劍抓着，雙眼怒睜，大喝一聲，左手直擊，對正何可人的小腹之上。

這一掌正是摧心掌的殺手招數。

何谷雁急喝：「摧心掌，當心！」

何可人的右劍給抓着，掙脫不得，左劍又已撇出了門戶外，無法出劍抵擋，只好一運氣，身子一側，硬受這一掌。

「砰」的一聲，這吳霸天一掌打中她的右腰，三根背骨給擊斷了，摧心掌固然可以一掌摧心，對於人體各部位，亦是凌厲非常。

何可人還未摔倒，何谷雁身如飛鳳，一擠面前，雙掌並發，拍向吳霸天的背心，對準了心臟部位，吳霸天反手一掌，三掌相交，「蓬」的一聲，仿如兩根巨木相撞，何谷雁全身一戰，向後翻了幾個觔斗，不能自制。

吳霸天大喝一聲，一掌按在搖搖欲倒的何可人心臟部位，他終於使出摧心掌，殺了一名少女。

何可人口中噴血，然後摔倒，可憐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就此香消玉殞，慘死荒山。

何谷雁大喝一聲：「吳霸天，我跟你拚了！」他眼見妹子慘死，心膽俱裂，雙掌直上直下的向吳霸天猛撲，他要報仇，替妹子報仇。

他已無暇哀傷妹子之死，奮起了生平之力，猛攻敵人，雙掌亂打亂劈，勢如猛虎，吳霸天桀桀怪笑道：「自開天闢地以來，我的賢侄女是第一個一流高手死於摧心掌下的女子，眞是可喜可賀呀！」

兩人交手，鬥了四五十招，吳霸天道：「何谷雁，你難道不怕我？」

何谷雁悶聲不响，把三十六招摧心掌展開，跟吳霸天拚命。

按理，吳霸天的功力，遠遠在何谷雁之上，他要取勝，決無困難，可是，吳霸天這趟，打錯了算盤，他如果使用本身的吳家掌，早已取勝了，無奈他自始至終，都是使用摧心掌，他如果使用吳家掌，何谷雁對這種掌法，並不熟悉，不易拆解。

他偏偏使用摧心掌，何谷雁對於摧心掌嘛，背得滾瓜爛熟，三十六招，瞭然於胸，這一招怎樣拆怎樣使，那一招怎樣使怎樣拆，已經印在他的腦海中，所以何谷雁見招拆招，見式拆式，吳霸天無論用甚麼招式招數，均給他輕易的拆解去。

兩人交手，又鬥了百多招。

由巳時起，一直鬥到中午，鬥了一個時辰有餘，兩人翻來覆去，鬥得十分激烈，仍然是一個平手，你勝不了我，我也贏不了你。

何谷雁長嘯一聲，突然間，改取進手招數來，一掌一掌的向吳霸天猛劈，吳霸天哼了一聲，大叫道：「我如果不在一頓飯時間之內把你殺死，我枉稱摧心掌吳霸天。」

雙手一操，也是完全採取進手招數，兩人互相毆鬥，砰砰蓬蓬的鬥得更加猛烈。

一晃眼，又鬥了一百來招，本來，何谷雁功力在吳霸天之下，鬥了百來招，無論如何早被擊敗了。

吳霸天和他爹爹何嘯天齊名，合稱「武林二天」，功力高了四五籌，無奈他偏生使用摧心掌，並無改變，所以兩人仍然鬥得如火如荼，兩無勝負。

「好！好一場狠鬥！」是一個清脆之極的女子聲音，在大岩石之後，走了出來一個女人，大聲叫好。

荒山之中，突然多了一個這種一位嬌媚的不速之客，場中狠拚並未因此終止。

吳霸天何谷雁二人，都聚精會神，心無旁騖，都想把對方置於死地。

這位嬌媚的不速之客，年紀三旬，是一名其貌如花的美貌中年婦人，體態苗條，笑面如春，她腰間掛着一口劍，十分特別，一隻劍鞘，鑲着一條猛龍，在鞘上盤旋，劍柄的把手，也是雕着一條龍，張牙舞爪，雕工十分精細。

如果打鬥的二人住了手，留意一下這一位中年美婦人，他們也不需要查根問底，單看她的長劍，便知道她是蟠龍劍柳如詩。

柳如詩是一位黑道的女盜，武功高強，聲名响亮，在華北黃土高原開山立寨，門下八大弟子，雄據黃土高原，稱孤道寡，柳如詩縱橫武林，憑的是一口蟠龍劍與一本蟠龍劍法。

柳如詩目不轉睛，注視兩人的打鬥，喃喃的道：「這是甚麼掌法？爲甚麼狠命相鬥的兩個人，使出同樣的招數來？奇了，難道是師叔侄或是師父弟子在拚命嗎？奇了，這眞是奇聞了。」

柳如詩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吳霸天的功力遠遠在何谷雁之上，這小子能夠抵擋住數百招而不敗的，是憑了招數的熟悉而已，她一瞥眼，但見地上臥着一名少女，一掠向前，把何可人抱了起來，只見她雙眼緊閉，面無血色，探探她鼻息，只剩下一絲。

柳如詩不知他們因何決鬥，幾次想上前，但他們的掌法古古怪怪，前所未見，憑了她柳如詩也看不出是何家何派的招數，故不敢貿然動手。

酣鬥中，吳霸天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乘之機，但見何谷雁擬姿作勢，雙手高舉過頂，自胸腹以下，暴露無遺，這是個千載一時之良機，良機稍縱即逝，如何肯放過，大叫一聲，雙掌並擊，對正何谷雁心臟部位拍去。

他滿以爲這一掌就可以取了何谷雁的性命，使他心臟破碎而死，那知道何谷雁的腹部突然之間陷下三寸，吳霸天雙掌直拍，就差了這麼的距離，未能結結實實的拍個正着。吳霸天吃了一驚，暗叫不妙。

說時遲，那時快，何谷雁誘敵成功，右手掌飛快的一抄，兜了個小半圈，沉了下來，猛然直擊，但聽「砰」的一聲响，何谷雁一掌擊中了吳霸天的心臟。

何谷雁自然使的是摧心掌。

凡是使摧心掌而擊中了敵人的心臟，那也不必多說，對方是非心臟破碎暴斃當場不可。

吳霸天慘叫一聲，跟跟蹌蹌急退三步，哇一聲，吐了一口鮮血。憑了這一口鮮血，何谷雁知道他這一掌，已經告捷了。

吳霸天雙手捧着肚子，面如白紙，額角上的汗珠一顆一顆的滴了下來，嘶聲道：「我在摧心掌上犧牲的，何谷雁，恭喜你呀，恭喜你把摧心掌的開山祖師殺了，恭喜你已練成了摧心掌了。」

聲音嘶啞，顯然受傷極重，他之所以還未立刻暴斃，是憑了二十多年的功力支持而已。

何谷雁用摧心掌殺人，還是第一次，看看自己的手掌，看看吳霸天，心情激動，說不出話來。

吳霸天嘶聲叫道：「你的摧心掌練到第幾層？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何谷雁道：「第七層。」

吳霸天仰天長嘯，道：「第七層？哈哈，我只練到第六層，你高了一層，我該死！我該死！」砰的一聲，他俯跌在地上，雙足一挺，業已氣絕身亡。

何可人中了一記摧心掌，死了九成，她勉強支持，要看看她哥哥能否替她報仇，在昏昏沉沉之中，聽見了吳霸天臨終時的一番話，微微一笑，看看柳如詩一眼，看看她哥哥一眼，閉目而死，她是心安理得的去了。

嗜殺成性　天下無敵

場中是靜靜的，烈日當空，雲貴山區的一座無名荒山之上，躺着兩具屍體，坐着兩個人！

何谷雁坐在一塊大石上喘氣，他眼見親妹子死去，又眼見一名父執被自己一掌打死，心中思潮起伏，呆呆的不知在想甚麼。

柳如詩站了起來，問道：「你！你是誰？」

何谷雁頭也不抬，淡淡的道：「我嘛，我是摧心掌。」

柳如詩道：「甚麼摧心掌？也該有個姓名呀！」

何谷雁大叫道：「摧心掌就是摧心掌，還有甚麼姓名？你滾不滾開，惹怒起我來，連你也殺了。」

柳如詩道：「摧心掌這名堂，我柳如詩是第一次聽見，你到底是誰？」

一瞥眼見他背上有兩口鐵劍，點頭道：「嗯，原來你是鐵劍何嘯天門下。」

何谷雁生平未殺過人，雖然他給妹子報仇，吳霸天也是死有餘辜，但他是用摧心掌下殺手的，摧心掌嘛，也正是他深惡痛絕的一種武功，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悲傷呢還是興奮。

「我……哈哈，天下間只有我一個人會用摧心掌，本來還有一個，他已死了。另外還有一個，他却壓根兒不練，我呀，我何谷雁是獨一無二的摧心掌，哈哈，摧心掌何谷雁這名堂，多麼好聽呀！」

何谷雁縱聲狂笑，在石塊上跳了起來，狂笑不止，狀如瘋子。

這荒山十分空曠，笑聲遠遠傳了出去，四面泛起了迴聲：「……摧心掌何谷雁這名堂，多麼好聽呀……好聽呀……哈哈……」

柳如詩恍然道：「嗯，原來你是何谷雁，你是何嘯天的兒子，這位小姑娘……唉！她一定是何可人！」

柳如詩見何谷雁雙眼放光，狀如瘋狂，知道他是傷心過度，或是興奮過度，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心靈上失了平衡，便踏步上前，合手在何谷雁肩上輕輕一拍，柔聲道：「何谷雁，我認識你爹爹……」

砰的一聲，何谷雁一掌向她心臟拍來，厲聲道：「妳不要打擾我，你快滾開。」

柳如詩知道如果被這一掌打中，非喪命不可，連忙一扭纖腰，一閃避過，惱道：「何谷雁，你因何不分青紅皂白，亂下殺手？」

何谷雁跳了起來，縱聲大笑，抓起吳霸天的體軀，直摔下山谷，大笑道：「自今以後，天下間懂得摧心掌的人，只有我一個，哈哈，我何谷雁將會是無敵天下，我練到第七層，自然可以練到第八第九層，那是最高無上，天下無敵，哈哈！」

柳如詩跟何嘯天有深厚的感情，見何谷雁發了瘋，大是不忍，勸道：「何谷雁，你先把妹子埋葬了，然後回家去，我陪你到張家口走一趟！」

何谷雁叫道：「對呀！」抓好鐵

劍，在荒山挖了一個大穴，抱了何可人的屍身，埋葬了，爬在地上叩頭，咚咚的不知叩了多少次，他一次一次的頭撞在地上，頭破血流，鮮血披面，放聲大哭：「妹子，都是做哥哥的不好，哥哥害了你，哥哥害了你！」

他話是不錯，如果他不是偷偷學了摧心掌，吳霸天或許不會逼他動手，只要不動手，何可人的性命是保存了，他呼天搶地痛哭流涕。

淚水與血水混和，臉上、衣襟上、手上全是血水，全身血污，形狀猙獰可怖。

哭了一陣，他猛然的站起，雙眼如噴火，對柳如詩道：「你看見了一切，我的秘密給你看見了，我怎能讓你走，我非殺你不可，你知道嗎？」

柳如詩柔聲道：「何谷雁，你回去吧！唉！可憐的人！」

何谷雁道：「回家？我還有家？」

柳如詩道：「當然有，在張家口！」

何谷雁嘆了一口氣道：「我偷看了爹爹的掌譜，我害死了妹子，我還能回家？我一回家，爹爹還能容我麼？哼！你這女人說謊話，你騙我回家，讓我給爹爹活生生的打死，哼！你是個惡毒的婦人。」

何谷雁在嘆息之後，便又怒火中燒，戟指大罵。

但，他這話也是不錯，他如回去，將無法向何嘯天交代，他曾在他爹爹面前發誓，永不偷看「摧心掌法概要」，可是，他非但偷看了，而且還把摧心掌練到了第七層。

單單是偷練摧心掌這一點上，他爹爹就決不會饒恕他了。

就因為他已練到了第七層，所以能夠以弱勝强，把吳霸天一掌打死了，練到第七層，才能使腹部在未中掌之前，一刹那間陷下去五寸，才化解敵招於無形，同時一掌暴下，尅敵制勝，這是拆解摧心掌的一記高明的招數。

吳霸天未練到第七層，未練得腹部下陷這一招，而且記憶又遠遠不及何谷雁，一下疏忽，以致橫禍飛來，斃於一名後輩掌下。

吳霸天作惡多端，他把自己滿門六十三口殺了，一把火將自己的莊園燒成平地，並且跑到西門外白馬寺下毒手，二十四名和尚，包括主持白馬禪師在內，全成為他試招練靶的犧牲品，一一死在他的摧心掌下。

六十三加二十四，即是八十七個人了，此外還加上崆峒六大高手，還有一個何可人，自從他練成摧心掌之後，共是有九十四條人命死在他的手中。

他也是惡貫滿盈，才慘死在一

名後輩手上，這是天意，天理所不能容。

柳如詩並不知道何谷雁如許秘密，眼見他喜怒無常，失心瘋了，當下好言相慰，那知何谷雁雙掌飛舞，沒頭沒腦的亂劈。

柳如詩就算是菩薩心腸，也不由惱了起來，雙掌一架，跟他交上手來。

柳如詩知道何谷雁的厲害，完全在於一掌摧心，其他不足為患，當下處處謹慎，步步為營，胸腹之間，重重保護，決不讓對方得逞。

柳如詩的武功，高出何谷雁四五籌，一發狠，絕招源源而出，也不知把何谷雁打中了多少次，次次手下留情，只打得他痛而不傷，何谷雁住手不鬥，睜眼道：「你，難道你的武功勝過吳霸天？」

柳如詩道：「這個當然，你要勝我，還得苦練三年，把摧心掌練到第八層，就差不多了。」

何谷雁不再睬她，突然抓起鐵劍，權當鐵鋤，叮叮的掘下一塊石板來，大喝一聲，一掌打在石板上，清清楚楚是一隻手掌印，五指叉開，清晰可見。

柳如詩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紀念他死去的妹子，紀念她死在摧心掌之下。

柳如詩心中凜然，他這一記掌印，功力深厚，簡直可媲美他爹爹何嘯天，當下說道：「何谷雁，你幹甚麼？」

何谷雁一聲不響，把石板插在何可人的墳上，權當石碑。

何谷雁那記掌印，使的是摧心掌的功夫。

柳如詩道：「何谷雁，我是蟠龍劍柳如詩，你在爹爹口中，聽過這名字吧！你相信我嗎？」

「從今以後，我不相信任何人！」

「好，從今以後，你怎辦？難道獨個兒流浪天涯，永不回家？」

「不錯，我是決定了，從今以後，我獨個兒去闖天涯、打天下，憑着一掌摧心掌，我將打遍天下無敵手，我把武功練到第八層第九層，哈哈，還有誰是我的敵手？」

「即使這樣，你沒有父親、沒有妹妹，即使天下第一，那又如何，做人還有甚麼意義呢？」

何谷雁哈哈大笑，指着柳如詩道：「我將要殺盡天下英雄好漢，凡是一流高手，一個也不放過，甚麼少林、武當、峨嵋、崆峒，甚麼蟠龍劍，甚麼八卦，你是蟠龍劍，你等着看吧，幾年之後，武林中將會出現一個大魔頭，出手狠辣，殺人如蟻……」

他狂笑了一陣，又道：「我將會使武林聞風喪膽，將會使江湖高手心驚膽戰，我將會把中土武林搞得天翻地覆，哈哈，無毒不丈夫，我要把武林高手一個一個地殺了，把他們的屍骨堆起來，給我做踏脚櫈，爬上武林最高峯的地位。」

柳如詩打了一個寒戰，厲聲道：「好，不如現在我打死你，趁你現在還不是我的對手。」

何谷雁笑道：「好極，請你動手吧！」

柳如詩把蟠龍劍拔了出來，銀光一閃，在何谷雁臂上劃了一道長長的傷口，何谷雁只顧縱聲狂笑，彷如不見。

柳如詩嘆了一口氣，「噹」的一聲，還劍入鞘，頭也不回，疾馳下山。

只聽何谷雁的聲音道：「你為甚麼不動手，哈哈，好極了，從今以後，武林中出現了一個大魔頭，便是摧心掌吳霸天，摧心掌吳霸天將會無敵於天下。」

柳如詩呆了一呆，為甚麼不是摧心掌何谷雁，而是摧心掌吳霸天？想了一想，終於明白，原來何谷雁發了狂性，狂中有細，他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一個人，便是他爹爹何嘯天，如果用了眞姓名，他爹爹決不肯放過他，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

用了吳霸天這名堂，假如吳霸天作惡，這又有甚麼關係呢？「摧心掌何谷雁」可以殺人，「摧心掌吳霸天」也一樣可以殺人，可以作惡，有甚麼關係呢？

何嘯天決不會海角天涯找一個「摧心掌吳霸天」，殺了他給武林除害，如果這樣，何嘯天決不會把「摧心掌法概要」贈給吳霸天。

何嘯天之所以把這套狠毒的武功授給吳霸天，自然有他的用意，用意如何？則非何谷雁所知了。

從此以後，何谷雁便冒充了吳霸天的名字，在江湖闖下了斗大的一個萬兒。

柳如詩在山腰裡，只聽得何谷雁引吭高歌，歌聲洪亮，而且十分美妙悅耳，何谷雁本來便有天生的一副好歌喉。

我將會使武林聞風喪膽，

我將會使江湖高手心驚膽戰。

我將會把中土武林搞得天翻地覆。

哈哈，哈哈！

無毒不丈夫！

我要把武林高手一個一個的殺了。

我把他們的屍骨堆起來，當作踏脚櫈，爬上武林最高峯的位置上。

哈哈哈，摧心掌吳霸天將會是無敵於天下了。

這一夜，何谷雁在山頭露宿，第二天，他便旋風也似的下山，奔回昆明，跑到白馬寺，「砰」的一聲

，他在粉牆上重重地蓋了一個大掌印。

標誌着，把白馬寺全寺和尚殺得一個不剩的人非別人，正是摧心掌吳霸天。

昆明武林，除了西山吳霸天之外，還有三個門派，何谷雁上門去，一掌一個，把三個門派高手，一一的殺死，在粉牆上蓋了一個又一個的血色掌印。

這些高手武功本來不俗，但鬥不過摧心掌，一掌按在胸部，神仙也難救了。

何谷雁蓄了鬍子，他額角上用炭條劃了幾道皺紋，皮膚晒黑了一些，把自己的年紀扮老了，他在深夜中摸上門來，一聲不響，便下了殺手！

這些高手死了也不知死在誰之手，何谷雁決不容許任何人看出他的眞正面目，凡是他去動手殺人而有被人看見的話，決殺無赦，一個不留。昆明三大門派對吳霸天很相熟，而何谷雁可不像吳霸天。

他行兇之後，離開了昆明，取路到四川去，雲南與廣西、貴州、西康爲鄰，跟四川有一條短短的邊界，不過二三百里長，是苗族人聚居之地。

這一天，他到了雲南四川邊境上的大鎮鹽津。

鹽津有十五萬人，其中絕大部份是苗人，滿人只佔一小半，此外泰人、回人、彝人、西番、瑤人等等，少數民族也有一些在鹽津安居，人數不多，一千多人。

何谷雁策馬緩緩入城，四週巡邏，溜進了這個容納了十多個民族人口衆多的大城。

在往日，一座人口十多萬的市鎮，已算是大城了，尤其是在西南荒僻的地區，在雲貴山區，無論怎麼大的市鎮，人口決不會超過五萬，住上一萬人，已算是大市鎮了。

鹽津是川鎮來往必經之路，雲南人由這裡入川，四川人由這裡入鎮，是兩省交通的孔道，但鹽津有名的，倒不在於交通，而在於產鹽。

這種鹽並不是用海水蒸發的結晶品物質，而是岩鹽，在四川，有名的是井鹽，在雲南，有名的是岩鹽，而岩鹽的生產，又以鹽津爲最多，所以鹽津兩字，就由此而來，鹽津的民居就靠販賣岩鹽爲生。

在雲南東北，方圓千里之內，所有老百姓吃的鹽，十之八九靠鹽津所產的岩鹽。

鹽稅本來是我國主要稅收，鹽商所出產的鹽，鹽販所販賣的鹽，均需要抽稅，在內陸地帶，食鹽缺乏，全靠沿海一帶產鹽，運往販賣，在內陸，鹽稅極重，老百姓對於鹽，眞比白米還寶貴。

即使在沿海一帶，鹽稅也是不輕。

可是在鹽津，鹽販却不知道鹽稅爲何物，因爲在這荒僻的三不管地帶，朝廷鞭長莫及，無法派一個稅站去抽稅，從前本來也有一兩個，但不及半個月，那些稅務官員，就給鹽商轟跑，從此以後，沒有了。

凡是納過稅的是官鹽。

凡是未納過稅的便是私鹽。

鹽津的鹽販子販賣的正是私鹽，他們把私鹽運往各地，跟官鹽競爭，由於是私鹽，成本已較輕，價錢賣得便宜一點，所以生意滔滔，鬥垮了官鹽。

十五萬老百姓之中，絕大部分靠販私鹽爲生，甚至老翁小孩，也見他們背負麻袋，內藏私鹽，運到幾百里外的城市去販賣，所得不菲，每獲厚利，所以，居住在鹽津的人，亦不知貧窮爲何物。

但見城中屋宇齊整，老百姓們衣著光鮮，小小的一個市鎮，居然有二三十間酒家茶店，而且佈置輝煌，決不讓昆明專美。

何谷雁心中大奇，找得一間最好的，嚐一嚐地方菜色的滋味。

他一坐下，小二殷勤招呼，打量一下笑道：「客官，看你風塵僕僕，必是過路人，客官那裡去呀？」

這個小二是一個苗人，他說得一口流利漢語。

「我要到四川峨嵋山。」

小二道：「客官由那裡來？」

「昆明。」

小二奇道：「客官由昆明來，爲甚麼不取道貴州那邊太平得很，連大賊也沒有一個。」

何谷雁笑道：「那邊沒有，難道這個繁盛的鹽津便有？」

小二低聲道：「從前沒有，但現在有了，呀！他們來了，小人去招呼他們，等會兒再來。」說着匆匆的去招呼三名客人。

這三人粗眉大眼，滿臉橫肉，腰間隆然有物，一坐下便叫了十斤白乾。

小二滿臉笑容，打躬作揖，逢迎備至，如奉上賓。

只聽其中一人道：「老二老四，近月昆明武林，鬧出了幾宗無頭公案，你們知道嗎？」

老二道：「此事轟傳了整個雲南，誰不知？西山吳霸天發了瘋，自稱甚麼摧心掌，殺了很多人，幾乎把昆明武林殺光了。」

老四道：「老大，吳霸天把崆峒六大高手殺光了，把自己的家人殺光了，倒也罷了，他又把白馬禪師也殺了，唸經的和尚也殺了，而且還把三個門派的掌門及很多高手也殺了，這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麼？」

老大道：「白馬寺與三個門派的血案，是否吳霸天幹的，或是另有其人，此事頗堪研究，武林中一口說定是吳霸天，我看未必是的。」

老二道：「那麼白馬寺的掌印怎麼樣解釋？吳霸天每殺了人，例必在牆上蓋上了一個血色掌印，老大，難道這點你不知道？」

何谷雁心中暗暗發笑。

這三個大漢吃喝一番，起身會了賬，離開食店去了。

何谷雁道：「小二，這三個人是誰？」

小二道：「客官，你有所不知，鹽津一帶有十大礦場，生產岩鹽，俗語有云：同行如敵國，這十位鹽場主人互相仇視，競爭生意，爭奪新礦場，就是前天吧，發現了一個新礦，居然有四名礦主自稱新礦地該屬他，打鬥了幾場，此刻還未解決呢！」

何谷雁道：「嗯！我明白了，礦場主人都請來保鏢護院，爭奪礦場，就憑武功解決。」

小二點頭道：「正是，誰的拳頭重，刀子利，誰就可以稱霸了，私鹽的賣買，自然也是憑了拳頭啦！」

何谷雁道：「原來如此，鹽津十個大礦場，那一個最大？」

小二道：「都差不多，就是保鏢護院吧，他們來自中土各大門派，武功自成一家，各不相讓，打了好幾場，也不知那一家的護院保鏢好一些，剛才兩位，據說是金陵鏢局的鏢頭，爲周七爺的礦場效力。」

鹽津的礦場，大規模的只有十個，都操縱在漢人手上，中型的小型的還有二三十個，礦場主人則各族的人都有，周大爺的礦場叫做「榮利礦場」，十大中的最大，龍門三鏢頭野心勃勃，周大爺招兵買馬，糾集好手，稱王稱霸，準備佔據了所有礦場，建立一個「岩鹽王國」。

何谷雁本想取道鹽津入川，先上峨嵋，後上崆峒，但見這麼一個荒僻的地帶，居然來了這麼多好手，便改變計劃，準備先在鹽津大幹一場。

他在這客棧住了下來，摸熟了周圍的形勢和環境。

三天之後，他出現在一個叫做「厚豐」的礦場裡，要找礦場主人丁三爺，這礦場乃是十大之一，僱有礦工數百人，一名管工仔細打量他，哈哈笑道：「小子，你滾吧，丁三爺那裡有功夫見你這個乞兒一般的人，你要做礦工嘛，沒三斤氣力，你要做保鏢嘛，又不會舞刀弄槍，你快滾，別惹人討厭。」

何谷雁伸手一抓，把那管工像小鷄一般捉了起來，喝道：「你敢罵我是乞兒？」說着，他只輕輕一擲，把他拋進礦坑之中，礦工們大呼小叫，十三四人手執鋤頭木棒，一掃而來。何谷雁來一個捉一個，來兩個捉一雙，把礦工像擲石頭一般，一一拋進礦坑。

礦工們大叫殺人，一人聞聲而至，二話不說，一掌輕飄飄的拍來。

何谷雁道：「在這荒僻的地方，居然有此好手。」

運掌硬接一招，那人的掌力，似有似無，猛然一引，何谷雁身子一傾，幾乎給他摔倒，驚道：「原來你是太極門下，你是誰？」

那人三十來歲，雙目烱烱有神，傲然道：「我是一掌斷三嶽，你是誰？你是榮利礦場的打手麼？」

何谷雁冷然道：「太極門名家大派，居然給人家看家護院，不是辱沒了太極師祖張三丰眞人麼？」

那人一怒，一掌拍來，正是太極拳一招「野馬分鬃」。

何谷雁笑道：「太極門下，居然沉不住氣，居然自號一掌斷三嶽，如此霸道，有違太極門風，你這人決非高手。」右掌一伸，突然把來掌黏着，左掌快如閃電，在他腹部一按。

一掌斷三嶽慘叫一聲，往後摔倒，口噴鮮血，慘死當場，何谷雁使的正是摧心掌，他輕而易學的殺了「一掌斷三嶽」，自覺武功更進了一步，比出戰吳霸天之時，大大不同了。

他哈哈的一笑，回到客棧去，此後，一連五天，他每天找一個礦場搗亂，向護院挑戰，往往在兩三個回合之中，尅敵制勝，他出手不留情，一得機會，便下殺手，使的是摧心掌。

每殺一人，他例必在牆上、柱上或岩石之上，拍上一個血色掌印，留下了殺人的標誌。

這一來，整個鹽津亂了起來，保鏢護院之流，大感恐慌，由那龍門鏢局三名鏢頭出面，邀請了鹽津所有的好手，在周大爺的榮利礦場開會，到會的人數不下三四十位之多，由老大作東，宰了兩頭豬，買了一罈白酒。

老大眞姓名叫胡振中，在龍門鏢局中，算是一等鏢頭，練的是八卦掌，正是八卦門下弟子，他殷勤勸酒，酒過三巡，開言道：「摧心掌吳霸天大鬧昆明不夠，現時鬧到鹽津來啦，各位對這有何高見？」

一名武當弟子道：「我雖然未跟吳霸天會過面，但我知道吳霸天年過四旬，聽說這發了瘋的人，却是個二三十歲的人，此事怎麼解釋呢？」

胡振中道：「有誰見過那瘋子的嗎？」

一名青年劍客道：「那天他在合益礦場行兇，我見過他，他雖然留了鬚，面皮黃黃黑黑的，但是不像是個三旬的中年人，看樣子頂多二十六七歲，他是否吳霸天，大有可疑。」

胡振中道：「他有自報姓名嗎？報的是甚麼？」

青年劍客道：「吳霸天！」

胡振中道：「這就是啦，他留下了血色掌印，難道是假的嗎？武林中人，武功練到絕頂，童顏鶴髮，七旬老翁，望之如四十許人，也是有的，各位，我們不必理他是否吳霸天，他既然威脅咱們的飯碗，咱們只好跟他拚了。」

這些人平素各自爲主，互相仇視，一見面便打架，但現時大敵當前，就團結起來。

青年劍客重重地把桌子一拍，大聲道：「他何止威脅咱們的飯碗，簡直威脅咱們的生命，老實說，以一對一，我們誰也鬥不過他，連太極拳老三在見面兩三招之間，便給他殺了，此人的武功，簡直不可思議，我們非憑以多勝少不可。」

武當弟子嘆道：「他簡直是一個殺人狂，心狠手辣，非認眞對付不可。」

龍門鏢局老二道：「老大，此人單身到此，到底爲了何事？你猜得出來嗎？」

胡振中勃然怒道：「他想一個一個的把我們殺了，獨霸鹽津，讓十大礦場聘他做總保鏢，此事昭然若揭，不必多猜，誰也知道。」

這話一出，羣雄轟然稱是，一名老者大聲道：「胡老大，眼見他是一名魔頭，眼見他要一一把我們殺了，老夫從他的手段看來，他每天一宗，鬧了一個礦場，殺了保鏢，明天輪到我或你，只怕也是不敵，以多勝少嗎？只怕也不理想，崔老三給他見面兩招殺了，崔老三的武功如何？大家心知肚明，嘿嘿……」

胡振中道：「是呀，你不必婆婆媽媽，你有甚麼妙法？」

那老者道：「鬥力不如鬥智，老夫有一妙計在此，不妨跟各位商量商量。」

胡振中喜道：「在下素聞張若愚號智多星，張若愚，計將安出，在下洗耳恭聽。」

智多星張若愚當下獻計，如此這般，羣雄鼓掌贊成，轟然稱是，大呼妙計，不愧稱爲智多星。

這一夜，何谷雁獨坐在花廳之中，自斟自酌，那苗人店小二眼見他是一名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心中害怕，遠遠的躲了起來，不敢出來招呼他。

大花廳之中，悄然無人，燈火明亮，照見一名老人閃閃縮縮的在門外張望。

何谷雁喝道：「是誰？鬼鬼崇崇的幹甚麼？」

那老者身穿長衫，老態龍鍾，戰戰巍巍的走進來，雙手一拱，道：「老夫是本店的賬房，客官，夜了，你還未休息麼？」

何谷雁正思索中摧心掌一個難題，久久不得答案，正陷入沉思之中，便道：「是麼？我在這裡住了六天，却不曾見過你。」

那老者道：「老夫只在房裡計算賬目，從來不出來招呼客人。」

何谷雁道：「小二躲到哪裡去了，我要茶不應，要酒不來，眞是他媽的！」

那老者道：「客官要甚麼酒，老夫給你端上也無妨。」

何谷雁應聲道：「白乾兩斤，有甚麼下酒的，也一併拿來好了。」

那老者心中大喜，暗忖：你這廝不是自尋死路麼！

他走到櫃前，端了兩斤白乾，一盤五香豆，拿到何谷雁桌上，道：「下酒的沒有甚麼了，只有五香豆。」

何谷雁道：「算了。」

只見他用手指點了酒在桌面上劃圖寫字，劃了很多人形，或舉手或投足，作撲擊之狀，那老者會武，一眼便看出他是繪畫武功的招式，劃的不是普通武功，而是摧心掌圖形，只見他沉緬於思潮之中，一面畫圖形，一面喃喃自語，苦苦思索，他已經想了三晚，思索摧心掌一個難題，到了今晚，似乎稍稍有些眉目，喃喃地道：「如果找到一個人試試，這麼的一掌，不該當先橫劈一掌，使了旋轉功，然後直劈，用摧心掌……嗯，成了，該是這樣，老頭，你給我找一個活人來！」

那老者吃了一驚，道：「客官，你說甚麼？」

何谷雁雙目放光，射出陣陣兇光，指着桌上的招式圖形，說道：「你給我找一個活人來，越快越好，不論男女老幼，總之是活人。」

那老者道：「客官，你要活人幹甚麼？不要開玩笑，酒已斟好了，喝吧！涼了不好喝。」

何谷雁道：「好！」斟了一盞酒，熱騰騰的冒出一些烟來，那老者目不轉睛的盯着他，盼他就此一飲而盡，毒藥加了熱，那是發作得更快。

這老者非別人，正是智多星張若愚，他化粧爲老賬房，混了進來，伺機下毒，他下了天下最烈的毒藥——孔雀膽，只須何谷雁吃上一口，饒他武功蓋世，也非立時昏迷不可。

何谷雁隨手斟了一盞毒酒，却並不吃，伸出手指，又點了酒，在桌面上畫圖形，喃喃的道：「老頭，如果沒有人肯來，你給我去買一個，這裡是五十兩銀子，也足夠了，就去買一個人，礦工們的子女也好，貧苦人家的子女也好，給我買一個回來！」

張若愚聽得毛骨悚然，心想：摧心掌吳霸天此人，眞是兇惡得無以復加，他要找一個活人來練靶，聽他語氣之中，將活人當練靶之事，視爲理所當然，絲毫不足爲異，如此兇狠之人，別說他來搶我們的飯碗，就是與我們無關，我張若愚碰上了，也是饒不了他。

口裡笑道：「客官，你不要開玩笑，喝酒吧，先喝一盞酒再作道理。」

何谷雁森然道：「你如找不到、買不到，我只好找了你，你的心臟健全不健全，患過心臟病沒有？」

張若愚嚇出一身冷汗，陪笑道：「好，好！我就去買一個給你，買一個胖胖白白的孩子給你好不好，只是五十两銀子，恐怕不夠，再加一些。」

何谷雁道：「好吧！」

一錠五十兩銀子，又丟到桌子上。

何谷雁端起酒盞，笑道：「我這關一過，武功就可以練到了第八層，功力增加一倍有多，跟那太極門弟子打架，也不必拆這許多招，只一招便送他上西天去，哈哈！」

笑得有如鬼哭神號，十分難聽。

何谷雁自從練了摧心掌之後，人已變了。

在往日，他的笑聲是爽朗的，清亮而自然的。

現在，他桀桀怪笑，笑中帶淚，使人聽來，也不知他是笑還是哭。

在這客棧外面，也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在窺望，他們是等候張若愚暗號，便一湧而進，他們要一齊把何谷雁亂刀分屍。

何谷雁笑了一陣，舉起盞子，便往嘴巴裡灌，這正是張若愚等候的時光，酒一進肚，饒你是天下第一惡魔，也得完蛋了，無藥可救。

就在何谷雁的嘴巴與酒盞接觸之時，忽然間「噹」的一聲，酒盞給一枚不知那裡打來的暗器打翻，這枚暗器電射而來，酒盞打翻在地，只聽「嗤」的一聲，地面上冒出濃烟來，地面上燒了一個小洞。

何谷雁大喝一聲：「好哇，原來你下毒來害我！」

這一下突如其來，外面羣雄固然大感意外，張若愚也目瞪口呆，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何谷雁道：「好極了，我就找你這老頭子練靶。」手起一掌，直向他的腹部拍去。

張若愚武功不差，雙手一圈，使了個黏字訣，把何谷雁的一掌，黏在門外。

在長衫底下，這老者抽出一口單刀，一招「橫空飛雁」橫砍了過去，勁道倒也不容忽視。

門外羣雄一聲吶喊，搶進門來，由龍門鏢師胡振中領頭，合三四十人之力，圍攻何谷雁。

何谷雁桀桀而笑，道：「好極了，何少爺正想去找活人練靶，你們不請自來，正合我心意。」

說完，一掌拍向一名中年大漢，喝道：「我是摧心掌吳霸天，摧心掌乃是天下間最毒辣的功夫，你怕不怕？」

那大漢道：「臭賊，誰怕你？」

「砰」的一聲，何谷雁一掌拍下，按在他的腹部，那大漢一聲不响，就此暴斃，內臟破碎而死。

那青年劍客罵道：「惡賊，你的雙手染滿血汚，惡貫滿盈，爲武林所不容，我與你拚了！」一口劍亂打亂劈，恨不得置何谷雁於死地而後快。

何谷雁一個轉身，大袖一拂，把胡振中的大刀讓開了，反手一掌，擊中那青年劍客的背脊心臟部位，那青年劍客慘叫一聲，俯伏在地。

何谷雁右手單臂，把所有攻來的招數，一一化解，左手叉開五指，「噗」的一聲，插進青年的腹部。

他的五指，有如五口尖刀，把青年劍客的腹部剖開了，插手入內，把他的五臟六腑血淋淋地抓了出來，對着燈火察看，一面頻頻點頭，喃喃的道：「這一個難關，終於給我突破了，我已把摧心掌練到第八層了，已給我練到第八層了。」

一名少年高手，眼見何谷雁如此殘忍，一轉身便掩面而去。

何谷雁哈哈笑道：「走麼？今晚少爺又要大開殺戒，進門的，一個也不許逃出去。」

手一揮，擊中那少年的後腦，那少年站立不穩，一交摔倒在地上。

何谷雁的摧心掌已練到第八層，知道羣雄當中沒有一人可抵擋得他三招，更沒有人可以在他雙掌之下逃出門去。

何谷雁殺得性起，跳起來，身形四處遊走，摧心掌法展開，一人一掌，就把羣雄當作螞蟻一般的殺掉，這不是羣毆，也不是戰鬥，簡直是屠殺。

瘋狂了的何谷雁，展開了大屠殺。

他身形一閃，追出門外，把四散在逃的羣雄，像捉小雞般的抓回來，一一處死，這簡直不是比武過

招，也不是拚命戰鬥，羣雄在他面前，便連抵抗力也沒有了，由得他隨意「處死」。

胡振中等龍門三鏢頭，還可以勉強跟他鬥幾招，在老二老四先後吃了何谷雁一記摧心掌之後，胡振中又驚又怒，心膽俱裂，大刀亂劈，刀法凌亂，已是不成章法了。

何谷雁右手一抓，突地抓中他的「天樞穴」，胡振中長嘯一聲，一刀往自己的脖子抹去。

一名行走江湖二三十年的老手，居然給人像雞鴨一般的宰了。羣雄的武功本來不弱，大多出身名門大派，但碰上了何谷雁，就如小鬼碰上了閻王，全無抵抗之力，任由宰殺。

那位智多星張若愚眼見形勢不對，要逃也不能，要鬥也打不過，早已自行閉氣，自戕而死了。

一羣三四十名衆高手，便在一夜之間，給何谷雁殺了個清光，從此之後，鹽津的十個大礦場，已無一名高手在內，何谷雁看着地面上躺滿了屍體，心中滿意，仰天長嘯。

突然之間，他想起了一件事，取起一盞油燈，在大花廳細細搜索，終於在一具屍體旁邊，他撿起一件暗器。

所謂「暗器」並不是鐵蓮子、鐵彈子，而是一枚女人配戴的耳環，這一對耳環用純金打造，鑲了一朵玉蓮花，鑲工精細，純金倒也罷了，是用上好的翡翠玉雕成，工藝精巧，價值不菲。

就由於這件「暗器」，把何谷雁就快灌進喉中的毒酒打翻，救了他一命。這件「暗器」既是女人之物，那末救他的人，就是一名女人了。

天下之間，有那一位女人有如此功力呢？

如果這位女人的功力在何谷雁之下，決不能輕易把他手中的東西打落，不在他之下，自然是在他之上了，這位救命恩人是誰？

何谷雁把耳環小心的放進懷中，猛然吸了一口氣，骨骼轉運，發出輕微的爆裂聲，他一掌向粉牆上拍去，「喀」的一聲，粉牆上清清楚楚的嵌上一隻血紅色的手掌，這一掌拍出，他心中大感滿意，知道自己的功力，確是進了一大步。

因爲一掌擊牆，入土三寸有餘，在此之前，他曾在昆明白馬寺拍過一掌，在昆明三大門派家中也印過一掌，入土僅得兩寸而已，至於他在何可人墳碑上拍上的掌印，僅僅是五分，未夠一寸，那時，他的摧心掌功力，還不過是在入門的階段而已。

血色掌印標誌着，殺人者，摧心掌吳天霸是也。

忽聽輕微的喘息之聲，何谷雁聽覺極靈，耳朵一豎，便聽得出這是人的輕微呼吸之聲，心中大奇，四下一找，果然看見一具屍首，微微喘動，居然還有一人在他的摧心掌之下未死。

何谷雁心中大奇，祇一抓，把那人抓了起來，但見他是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年，臉色蒼白，全無血色，其實已死了八成，但雙眼半睜，仍然未死。

摸摸他的心臟，却是砰砰的跳動。

何谷雁心中大奇，難道這個人會是假死，逃過他的毒手，又或者是自己一時疏忽，漏了這一個？

那少年雙眼睜開，戰聲道：「大少爺……你認得我嗎？」

何谷雁吃了一驚，喝道：「你是誰？」

那少年道：「我……我是琪官……做戲的……何大少爺……難道你不認識我嗎？」

在微弱的燈火之中，何谷雁細細地打量這少年，終於認了出來，這少年正是琪官。

原來在前年，他爹爹鐵劍何嘯天做六十大壽，他是武林中名宿，名堂響亮，被捧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武林中朋友，到賀的很多，何嘯天請了一台戲，招待武林中朋友，這琪官便是戲子之一，因爲他練過武功，而且又聽明伶俐，所以跟何谷雁兄妹合得來。

何谷雁在這荒僻的地方，突然發現了琪官，心中大奇，沉聲道：「你怎的在這裡？你怎的還認得我？」

琪官喘着氣道：「大少爺，你……你不殺我了嗎？」

何谷雁一見了他，頓時引起了故友之情，兇狠暴戾也收斂了一些，他大開殺戒，屠殺了三、四十人，戾氣已發洩了七七八八，當下點點頭。

琪官道：「大少爺，你得發一個誓，永不殺我！」

何谷雁哼了一聲，道：「我說過不殺你就不殺你，你膽敢叫我發誓嗎？」

琪官道：「唱戲的生涯，大少爺是知道的，我就是受不了班主的氣，自想我也學過一身武功，幹嗎受小人之氣，就逃了出來，在武林江湖中東闖西蕩，唉！憑着我這一手三脚貓功夫，又能闖得什麼名堂來。」

何谷雁道：「你聽人家說，在鹽津有一口飯吃，所以你就來了？」

琪官道：「大少爺，我親眼見你殺人如草芥，你……你眞的不殺我嗎？」

何谷雁喝道：「我說過不殺你就不殺，你嚕嗦什麼！」

琪官叩頭道：「大少爺，你眞是變了，你大大的變了。」

何谷雁道：「那你怎的還認得我？」

琪官道：「你雖然留了鬍子，臉色又黑又黃，滿臉兇殘，往日的英俊瀟洒不知那裡去了，但我還認得你，我初時不認得，後來漸漸的認得了。」

原來琪官到了鹽津之後，在益利鑛場做保鏢，祇因他武功不高，祇擔任了一個小角色，聽人使喚，今晚，他跟了大夥兒到這客棧來圍攻摧心掌吳霸天，他在窗縫裡已認出所謂的吳霸天，其實就是何谷雁。

琪官心頭大震，不知何谷雁因何到此，又不知他因何冒充吳霸天，更使他不解的，就是他因何不遠萬里，由張家口到雲南來殺人？

但見何谷雁出手毒辣，殺人不眨眼，手段之辣，出手之惡，簡直是一名殺人狂，琪官跟衆人闖進大花廳，他還未出手，已給何谷雁的兇狠嚇得昏了，他昏死在地，嚇得半死，過了一個時辰，才醒轉。

他一進大花廳，便倒地不能動彈了，何谷雁忙中有錯，以爲這無名小子已經給他一掌打死了，就漏了他。

琪官道：「大少爺，你……因何變了這個樣子，你因何下毒手殺人，我是……」

何谷雁喝道：「你不必多言，若再問這問那，我狠將起來，一掌送你歸終，我是念在故日友情，饒你一命，你不可不知。」

琪官道：「大少爺，你放了我吧，我這便去中土，從此不再憑一口刀子找生活，我還是回戲班去吧。」

何谷雁道：「這個由你，不夠，這事我不能不做，我不殺你，但我會把你變成啞巴，變成殘廢人。」

琪官嚇得臉孔發青，戰聲道：「大少爺，你又說不殺我……怎的……」

何谷雁桀桀的笑道：「爲了我的安全，我不得不如此，我祇怕你到處宣揚，說摧心掌吳霸天並無其人，摧心掌其實是何谷雁。」

琪官道：「大少爺，你已練成了摧心掌，橫行天下，已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還怕誰呢？」

何谷雁道：「天下之間，我祇怕三個人，第一個是我爹爹，第二個嘛，就是蟠龍劍柳如詩，她知道吳霸天已死，我是冒名頂替的。」

琪官道：「第三個呢？」

何谷雁桀桀的怪笑道：「就是你。」

琪官知道無可倖免，把心一橫，挺起胸膛大聲道：「大少爺，在往日你是英風颯颯，胸襟磊落，行俠仗義，英名四播的一代大俠，是何等讓人羨慕，給人尊崇，可是，你現在是奸險欺詐，兇狠毒辣，殘忍不仁的魔鬼，前後是兩個人，完全不同的兩個人，你將會被武林唾棄，爲正直人士所不恥，你是毒蛇，你更是惡獸……」

何谷雁喝道：「你罵夠了嗎？」

琪官昂首道：「我就是不明白，你怎的忽然間變得判若兩人？」

何谷雁低下頭來，心頭思潮起伏，琪官這一番責罵，理正詞嚴，一針見血，使他冷汗直流，良久良久，嘆了一口氣，道：「我確是變了，琪官，你快走吧，在我改變主意之前，快快走吧！」

琪官巴不得他有這一句話，那裡還敢停留，一轉身就要走，何谷雁大喝一聲：「那裡去？」

一指直戳，點了琪官的啞穴，他下了重手，使琪官從此變成了啞巴。

琪官睜大了恐怖的眼睛，盯着何谷雁的第二個動作，何谷雁冷然道：「我說過不殺你就不殺你，從今以後，你已變成了廢人，你也不能回到戲班裡，自然也不能在武林江湖立足，你到寺裡去做和尚吧！」

說着，他仰天長嘯三聲，邁開大步，走出了門外。

五天之後，何谷雁已進入了四川省境內，向川北峨嵋山奔去，峨嵋山便是他的下一個目標。

四川武林，已然沸沸騰騰的轟傳鹽津鑛場的血案，三四十名高手，給一名瘋子在一夜之間殺光了，殺人的兇手是誰？摧心掌吳霸天是也。

爲什麼是他？因爲在殺人的地方，有一個血色的掌印，這是摧心掌吳霸天的標誌。

再過幾天，他便到了峨嵋山。

峨嵋山是我國名山之一，也是我國的佛教勝地，風景奇佳，最著名的便是「九老洞」，「九老洞」即是仙峯寺，主持了安和尚在這裡研究經文練武，他精研佛學，是當代一名高僧，他承襲了一套「峨嵋派」武功，在中土武林，大有名望。

何谷雁觀望峨嵋風景，不禁心曠神怡，他站在「洗象池」畔，遠眺「九老洞」。

「象池夜月」是峨嵋山勝景之一，何谷雁這一夜，便在「洗象池」畔度過，他祇顧欣賞夜月，整晚沒有睡過。第二天早上，旭日東昇，另有奇景，原來在「洗象池」欣賞日出，也是件賞心樂事。

遠望「九老洞」在一山谷之中，地形險極，下了「洗象池」，還有三十里幽深曲折的山路，沿途是一帶峨嵋山特有的植物，最珍貴的植物

，如梧桐樹、獼猴桃、葉上珠、天師粟等等，祇能在峨嵋山種植，一移出峨嵋山，便枯黃了，決不能移植。

遠遠望去，仙峯寺門外有副對聯，曰：「寺號仙峯洞隣九老；門迎佛頂台接三皇。」

何谷雁一見這副對聯，殺機又起，心道：「了安和尚武功高强，德高望重，且看他能否接我摧心掌，我如能把他斃了，就證明我已練到了第八層。」

他大踏步走入叢林，要到仙峯寺去必須經過這叢林，猛然間香氣撲鼻，祇見一名少女，坐在地上吃東西，祇見她坐得十分舒服，地面上一堆不知是什麼果子，她吃完了一個又一個，津津有味。

何谷雁吃了一驚，道：「妳在這裡幹什麼？」

那少女頭也不抬，笑道：「你沒看見嗎？我在吃桃子。」

何谷雁道：「什麼桃？」

那少女道：「獼猴桃，好吃得很，你要不要吃一個？」

說罷把一個桃子擲過去。

何谷雁祇好接了，咬了一口，祇覺清香可口，入口生津，比諸天下所有桃子都好吃。

少女柳眉杏眼，美麗動人，兩頰之上有兩個深深的梨渦，嬌艷無比。

何谷雁道：「就妳一個人嗎？妳叫什麼名字？」

那少女的年紀，看來在十八、九之間，腰掛長劍，看來會武功，而且不差，這是毋須多說的了，凡是在峨嵋山深處出現的人，一定通曉武功，普通的遊客，決不能穿過三十里叢林，到「九老洞」去。

那少女把一個桃子吃了，又吃一個，笑道：「我叫楊綠花，你叫什麼？」

何谷雁說道：「妳是哪一個門派的弟子？仙峯寺和尚向例不接待女賓的，妳來這裡幹什麼？」

那少女吃完了桃子，站了起來又去摘，何谷雁猛然看見她腰掛的長劍，劍柄上雕着蟠龍之形，驚道：「原來妳是蟠龍劍柳如詩的門下弟子。」

那少女道：「不錯，我是二弟子楊綠花，我還有一位師姊張白蓮，一位師妹李芙蓉。」

何谷雁忙道：「她們呢？妳師父呢？」

楊綠花道：「她們在家中，我師父祇帶我一個人來，我便來了，師父此刻到仙峯寺去了，等會兒一定回來，我說和尚寺沒有什麼好玩，師父說決不會帶我去和尚寺，也不是到峨嵋賞風景。」

何谷雁忙道：「那末為什麼而來？」

楊綠花道：「師父說，要截住一個人，不許他到仙峯寺去騷擾和尚，又說這個人窮兇極惡，是一個小魔頭，叫我小心。」

何谷雁道：「小魔頭？哈，天下間祇有大魔頭，怎會有小魔頭？」

楊綠花道：「師父說那人年紀輕輕，居然兇殘暴戾，殺人不眨眼，是眞正的魔頭，小魔頭。」

何谷雁原來想到仙峯寺去向峨嵋派挑戰，由方丈了安和尚起，一個一個的殺下去，萬料不到柳如詩橫梗其中，攔着去路，心中一轉念，好，先鬥一鬥柳如詩，把她殺了，然後再找峨嵋派不遲。

楊綠花那裡知道站在她面前的人，就是她師父所說的「小魔頭」，笑道：「我想不到峨嵋山風景是如此美麗，果子是如此的好吃，師父如果是帶我來玩的，那便好極啦，偏偏要截什麼小魔頭，那不是一場打架嗎，有什麼好？」

何谷雁看她一片天眞瀾漫的樣子，不由一笑，道：「楊綠花，妳師父對那小魔頭怎樣的批評？她怕不怕他？」

楊綠花道：「蟠龍劍武功天下第一，又怕誰來？哼！那小魔頭如此可惡，居然去打攪德高望重的高僧，我碰上他也不依。」

何谷雁見她美麗得像一朵盛開的玫瑰花，不禁淫心大動，哈哈大笑道：「楊綠花，妳知道我是誰？如果我正是那個小魔頭，妳怎麼辦？妳依不依？」

楊綠花盯了何谷雁一眼，笑道：「你不要嚇我，你決不會是那個小魔頭，你相貌堂堂，一表斯文，樣子不差，雖然你臉色又焦又黃，但是掩蓋不了你的眞面目，你是病了，是不是？」

何谷雁見她如此天眞，不禁嘆氣道：「妳的眼光不錯，我確是病了，病了很久啦。」

楊綠花道：「你有請大夫看看病嗎？你患的是什麼病？」

何谷雁道：「我患的是心病，心病必須心藥醫，天下間最好的大夫，也不能醫治我的病，心藥嘛，天下間那裡去找？」

楊綠花道：「心病？嗯，我知道啦，嘻嘻，原來你是患了相思病，這的確難醫。」說着微微向他一笑，露出了兩排雪白的牙齒。

楊綠花笑臉如春，嫵媚動人，何谷雁雙眼射出兇光，露齒而笑，桀桀的獰笑，道：「不錯，我是患了相思病啦，我要殺死妳。」說着展身一撲，突然摟着楊綠花。

楊綠花吃了一驚，道：「你想幹什麼？」運勁一揮，却不能掙脫了。

何谷雁眼見如此美麗的一朵鮮

花，如給他摧殘了，未免可惜，手一鬆，喃喃道：「妳為什麼不拔劍出來，為什麼不逃？」

楊綠花柔聲道：「你的確是病了，看你滿頭大汗，雙手發抖，氣喘如牛，你坐下來吧，休息一下吧！」說着，把他扶着，坐在綠草之上。

何谷雁抹抹額角上的大汗，他雖然心狠手辣，殺人如麻，但見了楊綠花，不知怎的，心腸突然軟了下來，楊綠花天眞無邪，那裡知道剛才的危險，她已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走了一個圈。

何谷雁的一掌，如果拍在她的腹部，一朵鮮花便枯萎了，何谷雁如果不能尅制他的獸性，祇須把她點了穴道，一朵鮮花也是毀了。

楊綠花道：「你知不知道九老洞的來歷，裡面是怎麼樣的？」

何谷雁道：「楊綠花，妳難道連我是誰，來這裡幹什麼也不想知道嗎？」

楊綠花笑道：「這個有什麼關係？反正師父一回來，我便走了。」

何谷雁道：「妳難道不怕我？」

楊綠花笑道：「你剛才雖然無禮，也就算啦，你不知道我一直在武林之中走動，人們經常眼光光的望着我，我已習慣了。你是病了，舉止失了常態，那也是大可以饒恕的，你說是嗎？」

楊綠花笑得溫柔，嚦嚦之聲如黃鶯，使這個「小魔頭」忘記了他的摧心掌，也笑了一聲，道：「好，關於九老洞的傳說，我也知道一些，妳想聽嗎？」

楊綠花拍手笑道：「好極了，你說吧。」

何谷雁道：「據『名山記』所載：昔黃帝訪天皇眞人，遊此遇一叟，詢問有侶乎？答以九人，故曰『九老洞』，九老洞即是仙峯寺，傳說仙峯寺開山祖師泰安和尚曾遊峨嵋，遇此九老，所以用來作為寺名，泰安和尚乃是峨嵋開山祖師，傳了十代，傳到了現任的方丈了安和尚。」

楊綠花笑道：「原來你也知道。」

何谷雁道：「妳看那邊一副對聯：曰『此地天皇問道，好山仙洞長春』，就是描寫這些情景的。」

此聯掛於仙峯寺前，仙峯寺遠在五里之外，楊綠花武功再好，又怎麼能看得見。

楊綠花道：「嗯，原來你的武功如此高强，看來不在我恩師之下，遠隔五里，可以清晰見物，佩服呀。」

何谷雁道：「妳怎知道我會武功？」

楊綠花道：「我一早便看出來啦，不過你內功深厚，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罷了。」說着盈盈一笑，嫵媚動人，幾乎把何谷雁溶化了。

何谷雁道：「要到仙峯寺，必須經過九老洞，九老洞險峻難走，機關重重，洞內漆黑、陰森、潮濕、寒冷，蝙蝠成羣，十分可怖，九老洞有九個支洞，九個支洞再分為九個小洞，並有九條陰河，所謂『三十洞天、七十二福地』，人在小洞，必須匍匐而行，決不能站立，洞頂不斷滴水，陰濕霉臭，非常難走。」

楊綠花睜大眼睛，問道：「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何谷雁一聽這話，不禁有點悠然神往，喃喃道：「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爹爹帶我們遊峨嵋山，面謁方丈了安和尚，我們經過了九老洞，才到仙峯寺，我曾經來過了，十年的印象猶新，唉，我的妹妹……」

一想到他妹子何可人，何谷雁不禁哽咽起來，他雖然是「魔鬼」，但一碰上楊綠花，便立刻變為「人」。

楊綠花見他眼睛潮濕，似要流淚，柔聲道：「你眞的是病了，你還是下山去休息吧，你臉色蒼白，全無血色，你躺下來吧，這樣會舒服一點。」

說罷，她把斗篷脫了下來，鋪在草上，叫何谷雁躺了下來，笑道：「我身邊什麼都沒有，我師父却有很多藥物，等她來時，我向她討兩顆安心丸便成了。」

何谷雁軟軟的躺了下來，鼻子嗅到一陣幽香，那是斗篷中發出來的異香，半睜着眼睛，向楊綠花獸獸的注視，不禁飄飄然。

何谷雁也不過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少年人，血氣方剛，一股慾念又在他心上作怪，他恨不得把楊綠花一把抱住，寬衣解帶，飽嚐獸慾。

何谷雁嘶啞着聲音，道：「楊綠花，妳師父哪裡去？」

楊綠花道：「她到仙峯寺去，找主持了安和尚商量一件事，祇怕仙峯寺不肯招待女客，所以把我留下來。」

何谷雁問道：「她幾時回來？」

楊綠花道：「我不知道呀，她去了一個多時辰，祇怕就快回來了。」

在仙峯寺裡，在「洗墨池」畔，楊綠花的師父柳如詩坐在池邊，跟方丈了安和尚在談話。

了安和尚年逾六旬，相貌慈祥，他是武林中知名的有道高僧。

祇因柳如詩是女客，所以即使她名震江湖，是蟠龍劍掌門人，依例也不能進入方丈室，祇好在洗墨池畔款待，洗墨池就在仙峯寺旁邊，也是峨嵋山著名的勝地。

了安和尙嘆了一口氣，道：

「柳施主，妳是叫老衲走避？」

柳如詩道：「不錯，我化了很大的氣力，才查出他要上峨嵋山來，將對您有所不利。」

了安和尙雖然是有道的高僧，但聽見摧心掌吳霸天的所作所爲，也是勃然變色，道：「柳施主，妳所言差矣，他既然作惡多端，老衲正好出手，爲武林除一大害。」

柳如詩道：「可是，大師決不是他的對手呀！大師如有什麼不測，全寺衆僧，無一可保，仙峯寺數百年基業，就此毀於一旦，太過不值得了。」

了安和尙知道柳如詩乃是武林中第一女俠，天下五大高手之一，她說不是對手便不是對手，即使全寺僧人出擊，也是無濟於事。

了安和尙凜然道：「聽說昆明西山吳霸天的技藝，也是平常，他練了摧心掌，忽然變了，武功一日千里，眞有此事？」

柳如詩道：「鹽津三、四十名高手，無一抵擋得住他五招，這套武功，眞是不可思議，此人一發了瘋，狂性一發……唉……」

柳如詩不說下去，了安和尙自然也心知肚明。

到了此時，自始至終，柳如詩並未有把何谷雁的眞面目揭破，他殺了吳霸天，冒充了吳霸天之事，未有對了安和尙提及，柳如詩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爲了何嘯天，她與何嘯天有深厚的交情，決不想何嘯天知道「摧心掌吳霸天」居然是他的親生兒子何谷雁。

何嘯天若然知道了眞相，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呀。

柳如詩早已暗暗決定，除非到了最後關頭，非到了萬不得已，決不把何谷雁的眞面目公諸於世。

柳如詩道：「自古以來，天子尙且避醉漢，大師避他一避也不必引以爲恥，我若是不知道大師爲人豁達，胸襟廣闊，也不敢貿貿然而來，區區寸心，尙乞諒鑒。」

了安和尙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合什道：「善哉，柳施主之言，老衲多承相告，感激尙且不暇，何能怪責，柳施主，老衲尙有兩事不明，務請指點迷津。」

柳如詩連忙還禮，躬身道：「大師有何疑難，且看我能否解決？」

了安和尙道：「依妳看來，這摧心掌乃兇惡之徒，犯了十惡不赦大罪，我輩行走江湖的，理應合力剪除他才是，老衲聽妳所言，似乎處處維護他，敢問是何道理？」

柳如詩道：「我與他，淵源極深，非最後關頭，實在不想他死去。」

了安和尙道：「善哉，善哉，施主所言，不無道理，我佛慈悲，但望他早些悔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他本來想再問，柳如詩何以如此寬容，在他行兇之前，還及時救了他一命！他隨後一想，柳如詩既然與摧心掌「淵源極深」，這便是解答了。

第二個疑問．已無須再問了。

了安和尙從善如流，聽了柳如詩的話，率領全寺僧衆，下山走避，不跟摧心掌會面。

就在了安和尙率衆下山之時，何谷雁還懶洋洋的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陽，說不出來的舒暢，他把頭靠在楊綠花的斗篷裡，嗅到陣陣的幽香，他在陶醉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何谷雁一躍而起，在懷中一摸，摸出一隻女人的耳環，道：「楊綠花，妳認得這件東西嗎？」

楊綠花奇道：「這是我恩師的耳環，因何會在你手中？」

何谷雁把耳環放在楊綠花手中，悄然道：「請妳替我還給尊師柳如詩，妳替我問問她，她因何救了我一命，爲的是什麼？」

楊綠花大奇的問道：「你說什麼？你幾時見過我恩師了？」

何谷雁道：「這個妳不必知道，再見啦！」走了幾步，他又轉回來道：「我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小魔頭』，妳師父要攔阻的，正是我，我要去殺了安和尙，但此刻我不想殺了。」

楊綠花吃了一驚，睜大雙眼，還是不大相信。

何谷雁道：「天下之間，祇有兩個人我不殺，第一個是妳師父，第二個是妳楊綠花，妳記着了。」

說着，他突然反手一掌，拍在一棵大樹上，大袖一拂，大樹這才斷了跌倒下來，何谷雁哈哈大笑道：「楊綠花，妳自己看看。」在笑聲中，他疾馳下山去了。

楊綠花這時不過是十八歲，還未出道，武功與經驗，均屬平平，她那裡看得出何谷雁這手掌的功力如何？看他一掌斷樹，武功也還未到第一流呀。

祇聽得脚步聲響，柳如詩回來了，但見一棵斷了的大樹，樹內的脈胳已完全斷裂，扭曲變形，驚道：「這是誰幹的？妳遇見誰來？」

楊綠花把耳環遞給師父，道：「就是他，那個小魔頭，這個小魔頭不壞呀，斯斯文文的，還在這裡躭了半天呢。」

柳如詩一見耳環，自然知道何谷雁來過了，忙道：「綠花，妳沒事嗎？妳沒有給嚇了嗎？」

楊綠花笑道：「沒有呀！師父，他一點不像兇惡的魔頭，反而像一個老實的教館先生。」

柳如詩一聽這話，也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道：「他走到那裡去？」

楊綠花當下把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楊綠花低頭沉吟，在推測何谷雁的去向。

楊綠花笑道：「師父，原來妳還是他的救命恩人呢？他當然不是壞人，如果是壞人，妳怎麼會救他呢？」

柳如詩啞然失笑，道：「我們走吧，到甘肅省去。」

楊綠花奇怪的問道：「幹什麼？」

柳如詩道：「我們要到崆峒山去，追踪小魔頭。」

崆峒山便是在甘肅省東部平涼附近，跟六盤山遙遙相對，六盤山著名的便是成吉斯汗的陵墓，他死於六盤山，崆峒山著名的便是崆峒派的絕技，崆峒創派，已有五百年，跟峨嵋派不相上下。

柳如詩的猜想不錯，何谷雁放過了峨嵋山，直取道上甘肅，他放過了峨嵋山，使柳如詩的勸告峨嵋派變作是多餘了，這也是她始料不及的。

從此以後，何谷雁到處殺人，柳如詩到處去救人。

何谷雁要去殺誰，柳如詩便去救誰，如此一來，他們在無形之中，已處於對立地位了。

柳如詩看了那大樹的斷口，推測何谷雁的摧心掌，功力又深了一層，他即使還未至絕技第九層，但似乎已到了第八層。

憑着第七層功力，何谷雁把吳霸天殺了，這是柳如詩親眼所見，以第七層的功力而論，何谷雁還不及柳如詩，但一到第八層，那就很難說了，大概是半斤對八兩吧，可是，如果被他練到第九層，柳如詩即使多兩條臂膀，祇怕也不是其對手了。

柳如詩心中無時無不刻不在警惕之中，但她既然決心去阻止何谷雁行兇，自己的性命早已置諸度外了。

其時，柳如詩剛剛三十歲，她門下弟子中楊綠花不過十八歲，蟠龍劍在武林中，已有了一定地位，穩坐黑道的第一把交椅，以華北高原作據點，做着黑道沒本錢的買賣，柳如詩外出時，門派裡一切的事務，均由大弟子張白蓮負責主理。

救人如救火，柳如詩日夜兼程，偕楊綠花奔到崆峒山，守在山脚下，祇等何谷雁大駕光臨，那知她等了五天，便連何谷雁的影子也看不見。

她那裡知道何谷雁碰上一件意外的事，使他躲起來，閉門練功呢。

且說何谷雁飛奔下山，在峨嵋山下一個小鎭過夜。第二天，他提氣急奔，向北而走，那一天，他發覺有一名少年人，不遠不近的跟踪他。

那少年約莫二十二歲，跟他差不多，輕功奇佳，看來武功大是不弱。

何谷雁心中嘀咕一聲，你這小子居然在老虎頭上捉蚤子，一定是嫌命長了，他時快時慢，有時故意把脚步放慢了，等候那小子！豈知這小子很狡猾，他快他也快，他慢他亦慢，他停他也停，永遠保持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

兩人一先一後奔進甘肅，這一天，何谷雁找到一間上等的飯店，打尖吃飯，這地方是天水，甘肅東部一個大城，市況繁華，不必細表，那飯店也是全城最大的一家，何谷雁剛剛坐下，祇見人影一閃，那少年也進了店來。

何谷雁哼了一聲，殺機已露，且不發作，喚過小二，道：「小二，你們店子有什麼最精美的菜或酒餚？」

小二見這少年衣履不整，臉孔焦黃，似有病容，料想他闊極有限，當下冷道：「當然有，不是小人誇口，小店不獨是全甘肅第一家，而且是天下第一，祇要你老人家點得出來，小人便雙手奉上。」

何谷雁心想：「你這小二口出大言，我且栽你一個好看的。」當下微笑，道：「你這話當眞？」

店小二把菜牌放在他面前，大聲道：「客倌，你自己看吧！別說豬、牛兩肉，鷄鵝鴨三禽，便是黃河肥鯉，山西汾酒，無一或缺，你要什麼，有什麼，就祇怕你花不起。」

何谷雁在懷中摸出一塊金元寶，約莫五兩重，輕輕的放在桌子上，悄然道：「看來我大概花得起吧！五兩重黃金子夠不夠？」

店小二見這黃澄澄的東西，不由另眼相看，心想：「你雖然有錢，但土頭土腦，又怎會點菜？」

何谷雁道：「小二，我點菜啦，如果我點的，貴店却沒有，那怎麼辦？」

小二道：「一定有，祇要你點得出來，小店二十年老字號，金漆招牌，怎麼會連一條黃河肥鯉之類也沒有？」

何谷雁笑道：「這樣吧，黃河鯉魚帶着泥土味道，有什麼好吃，我不如要一盤清蒸松花江四鰓鯉魚吧！要四個鰓的，少一個也不行，東北松花江的鯉魚，比黃河土鯉好吃百倍。」

少年吃了一驚，此去松花江，千山萬水，那裡會有松花江出產的鯉魚運來，而且還是四個鰓的，四

鰓鯉他也就是殺了頭也未曾見過。

何谷雁見小二臉色一變，暗暗好笑，又道：「酒嘛，山西汾酒有什麼好，既不香又不醇，我不如要一瓶陳年女兒紅紹酒，紹興的女兒紅，普通不過，在江浙一帶，便是小毛頭也不屑一顧，你們大概有吧，端一瓶來，要十八年陳藏的，少一年都不行。」

小二又是臉色大變，紹興女兒紅酒，在江浙一帶，果然是十分普通，但這家飯店就從來不曾向紹興定過貨，酒窖之中，一瓶也沒有。

何谷雁笑道：「解酒的菓子嘛，我看廣東的荔枝最好，多汁多肉，又香又甜，飯後佳菓，無以過之，一騎紅塵妃子頭，這句詩你聽過了沒有？我就要一騎紅塵由廣東運到長安，唐明皇賜給楊貴妃，叫做妃子頭，就給我兩斤吧。」

小二一聽，臉如土色，口中喃喃吶吶的半晌不能說話，眞是不幸得很，何谷雁點了三種菜式佳餚，他便連一種也應付不來，須知廣東荔枝，乃是天下奇菓之一，便連在廣東，也不多見，何況遠離廣東萬多里的甘肅。

何谷雁揮揮手道：「我胃口極好，肚餓啦，勞煩你，端來吧。」

小二哭聲道：「客倌……嗚嗚，小店連一種也沒有……嗚嗚嗚……」

他急得哭了起來，客人點了的菜式，居然無法應付，丟臉之至，何況他剛才誇下過大海口。

何谷雁一拍桌子，大聲道：「甚麼？爲什麼你還不去給我端過來？」

小二哭聲道：「客倌點的三種，小店實在一種也沒有，請客倌改點別的菜式吧！」

何谷雁哈哈大笑道：「好一間二十年老字號金漆招牌，也罷，你跪下來給大爺叩五個響頭，我或許可以改變主意，快快叩頭。」

小二一陣猶豫，臉有愧色，何谷雁喝道：「你如果不叩頭認錯，我惱將起來，把你的金漆招牌拆了，看你還敢不敢口出大言！」

小二雖然是低三下四的人，但骨頭倒很硬，昂然道：「小二可殺不可辱，客倌，你這話未免霸道一些……」砰的一聲，何谷雁一掌，把桌子打碎了，霍地站起來，要待發作，祇聽一個聲音，冷冷的道：「一位武林高手，打遍天下無敵手，鹽津一個門派高手也鬥不過你一個指頭，居然欺侮一個店小二，你不害羞嗎？」

這聲音十分輕微，顯然用了「傳音入密」的內功，無須看他一眼，何谷雁已然知道他是誰了，就是跟踪他三日三夜的那個少年人。

何谷雁道：「好，你我這一架打定了，這裡還是外面？」他也是使用「傳音入密」的絕頂功夫。

那少年道：「要打架嘛，也不必心急，明天早上，我在西門外等你便是。」

何谷雁道：「好，你知道我是誰？」

那少年人道：「摧心掌吳霸天。」

何谷雁道：「不錯，你又是誰？」

那少年道：「華東飛龍紀天雄。」

何谷雁道：「紀天雄？這名字不曾聽見過。」

在當時，紀天雄還不過是一名二十一、二歲的少年，他雖然出身名門大派，但行走江湖不過兩、三年，聲名並不響亮。

後來他武功越來越高，聲名越來越響，與蟠龍劍柳如詩齊名，一個白道一個黑道。六年之後，他聲名更響，娶了楊綠花爲妻，入贅蟠龍劍門下爲婿。

那少年紀天雄道：「可是你的大名，我却聽過，你幹下的滔天罪行，名揚四海，可喜可賀了。」

何谷雁道：「且慢，你因何跟踪我，祇因要邀我出手打架？我你素未謀面，並沒有什麼血海深仇呀？」

紀天雄道：「你在鹽津，惹下了血海也似的深仇大恨，各大門派偵騎四出，掌門人、門下高手，到處四出找你，直欲拆你的骨剝你的皮，然後甘心，找你的人，何止是我！」

何谷雁道：「我明白啦，你是所謂武林大俠，以鋤奸殲惡爲名，以爲自己是正派人物了，是不是？」

紀天雄直言不諱，道：「正是，我與你無怨無仇，但你作惡多端，我紀天雄不能不管上一管。」

何谷雁勃然變色，霍地站了起來，道：「好，我現時就去，何必等到明天，你有種的便跟我來。」

他大踏步走出門，直往西而去。

他們的對話，完全用「傳音入密」功夫，祇有他們兩人聽見，第三人不知他們說什麼。

紀天雄跟他到了西門外，他把那一口鐵鋒純金大刀抽了出來，在陽光照耀之下，毫光萬道。

何谷雁冷冷的道：「我使的是摧心掌，一掌既出，便是有死無傷，我下手絕不容情，你不可不知。」

紀天雄道：「我早知道啦。」

何谷雁道：「你要把我殺了，以便揚名天下，是不是？」

紀天雄道：「絕不，我祇是想替武林除一大害而已。」

何谷雁道：「如果我殺了你，那又如何？」

紀天雄朗聲道：「我是爲了鋤奸除惡而死，死了也對得起我的恩師，對得起我所學的一身武功，死了也瞑目。」

何谷雁道：「好吧，那麼我就成全你。」

當即在長衫底下把鐵劍抽了出來，何谷雁雖然改用「摧心掌」，但他仍未忘本，鐵劍常常帶在身邊，藏在長衫裡面，不給人看見。

紀天雄奇道：「你爲什麼不使掌？」

何谷雁冷笑道：「我要殺你，何必一定用摧心掌，小心了！」他手扚劍鋒，錚的一聲，彈了起來，直向紀天雄胸口奔去。

來勢雖然輕微，但蓄勢倒也不小。

紀天雄金刀疾進，叮噹一聲微響，尖尖的鋒刃相對，勁力一觸，同時後退三步，他們使了這一招，都覺得對方功力非同小可，不容輕視。

當下各展所長，刀劍如流星，狠狠的對打，以當時而言，何谷雁的武功，自然到了第一流境界，但紀天雄的武功，跟柳如詩相若，勝過崆峒鐵冠道人、峨嵋山了安和尚等一籌，他實在不弱於何谷雁。

這一番金刀對鐵劍，鬥得十分激烈，一刀一劍，仿如出海蛟龍，呼風喚雨，舞到急處，便如一道金鍊一道烏光，互相糾纏在一起，隱隱有風雷之聲。

兩人一口氣拆了五、六十招，並無勝負，越鬥招數越急，也越來越奇，也越來越佩服對方的厲害。

何谷雁萬萬料不到紀天雄這小子的武功如此高强深厚，這是他出道以來練成摧心掌之後，碰見最厲害的對手，他歹念一起，暗想：「如此厲害的人物，留在世上，對自己全無益處。」

歹念一動，突然大叫一聲：「且慢！」虛晃一招，後退一丈，在長袍底下，摸出一隻葫蘆來，骨嘟的自己喝了一口，用袖子抹抹嘴巴，道：「你喝不喝？」也不理對方如何，用袖子抹抹葫蘆嘴，飛擲過去，在他用袖子抹揩之際，看似是給紀天雄抹乾淨，其實他已暗下毒手，手指一彈，一小撮毒藥粉已彈到了葫蘆裡的酒中。

祇需紀天雄吃一口，便會中劇毒。

紀天雄的眼光如何高明，一眼便看出何谷雁暗中作怪，要知何谷雁心狠手辣，惡毒無比，紀天雄自是步步爲營，小心提防，祇見那葫蘆掠空而過，用勁十分巧妙，當下金刀一擧，突然點着了葫蘆，把來勢遏止。

一來紀天雄不想觸及這個毒葫蘆，二來他若出手接了，顯不出眞功夫，長刀微微一抖，那隻葫蘆突地傾倒，毒酒便如一道小瀑布一般瀉了下來，「嗤嗤」的聲響，地面上冒出了一陣濃煙。

何谷雁喝一聲：「好功夫！」鐵劍一甩手，直向紀天雄擲去，紀天雄金刀一架，手勁一吐，把鐵劍擊出三丈之外，冷冷的道：「你居然用毒酒害我，你算是武林中響噹噹的人物嗎？」

何谷雁道：「我幾時說過我是正人君子？」猛吸一口氣，骨骼運勁，微微發出爆裂之聲，趁紀天雄擧刀格劍，腹部便無防禦之際，一竄而上，一掌對正他小腹拍去，用的正是摧心掌。

紀天雄知道這一掌的厲害，那肯給他觸及腹部的心臟部位，左掌飛快的一抵，兩掌相交，「蓬」的一聲，仿如天崩地裂。

這兩隻天下最强的手掌硬接，眞是非同小可，祇見兩人給掌力所震，各自向後倒飛，「喀」的一聲，紀天雄背脊觸及一樹，那粗大的樹，登時折斷爲二，樹枝樹葉散滿一地。

那邊何谷雁倒飛二丈餘，也是觸及一樹，但他輕輕巧巧的把勁力向樹身一卸，身形溜了下來，掌力波及甚廣，震起了漫天煙塵，良久才散。

他們兩人呆呆的隔開三、四丈站定，全身酸痲，隱隱作痛，何谷雁調養寧神，吸了一口氣，冷然道：「紀天雄，是你贏了還是我贏了，還要鬥嗎？」

紀天雄哈哈大笑道：「是你略勝半籌，你要殺我，可不容易，下毒、用掌、鬥兵刃，都不行。」

何谷雁道：「不錯，你如堅持要鬥，祇怕鬥一百招還是分不出勝負，可是，我知道有一個方法可以勝你，你看着吧！我終須有一天殺了你。」

紀天雄道：「是嗎？好，我等着你便是，此刻我略低半籌，他日形勢便會不同，我一個人鬥你不過，我會找助拳人，摧心掌決不會生存在世上的。」

原來他們兩人都以背觸樹，紀天雄人雖不倒而大樹却折斷了，他竟然來不及卸勁，內力上的感應，已較何谷雁略爲遲鈍，他到底內功還未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何谷雁則不然，他自己既然不倒，而大樹亦不折斷，卸勁的功夫，確是比紀天雄高明一些了。

表面看來，他們似乎沒有明顯的勝負，但他們已知道了結果，何谷雁是略勝半籌，但也是僅僅在卸勁方面而言，而其他方面呢，正如紀天雄所說，鬥掌、鬥兵刃、鬥輕

功，俱不在何谷雁之下。

紀天雄雙手一拱，道：「後會有期。」展開輕功，疾馳而去。

何谷雁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直至消失，喃喃的說道：「紀天雄是我練成摧心掌後，與我打成平手的第一個人，這小子如旭日之初昇前途無可限量。」心中又道：「我之所以不能殺他，是他的武功太强，決不是我的武功太差了。」

他知道不把摧心掌練到第九層最高峯，決不能殺紀天雄，他練到第七層，殺了吳霸天，練到第八層，跟紀天雄打成平手，他雖然未正式和柳如詩交過手，但看來也祇是打成平手了，要把這兩個一等一的高手打敗，必須將他的摧心掌練到第九層不可。

由第八層躍上第九層決不容易，由第六層練到第七層容易，由第七層練到第八層，也不困難，但由第八層練到第九層呢，要經過六七個難關，決非易事。

「哪裡突然之間鑽出這個無名小子來，而他居然跟我打成平手，當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武林之中，難保沒有另外一個華東飛龍，何谷雁呀何谷雁，你要打遍天下無敵手，你祇好把摧心掌練到第九層。」

何谷雁決定了，他要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練功，殺崆峒派鐵冠道人，祇好待諸來日，在甘肅省，最好練功的地方，莫如六盤山，當下他跑到六盤山，找到一個隱蔽的山洞，住了下來，勤練摧心掌。

六盤山是一座荒凉的大山，別說寺觀沒有一所，便連人煙也不見，祇有滿山野菓，以及一些獐兎子等小動物，如此僻靜，正合何谷雁心意。

他在六盤山一住便是大半年，在這大半年之中，武林中水靜河飛，沒有什麼大事發生。

柳如詩帶了楊綠花到了崆峒山去截何谷雁，那知等了五天又五天，未見他的影子，再等幾天，還未見面，祇好作罷。

紀天雄知道了現時的武功，還不能勝摧心掌吳霸天，便也回家苦練，他的刀法已足夠，練的便是掌法，更加苦練的便是「卸勁解勢」的功夫。

這種功夫，是對付摧心掌的不易法門，摧心掌之强，强在「摧心」兩個字，一掌摧心，如果能夠把摧心之力轉移或者卸解，對這摧心掌自是不怕了。

創下罪愆　自食其果

至於張家口的鐵劍何嘯天呢？他正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派兒女何谷雁、何可人兩兄妹到昆明西山找吳霸天，以摧心掌法交換八段錦，豈知吳霸天已練成了摧心掌，在江湖上創下斗大的萬字兒，而他的兒女呢，仍是不見回家。

他們那裡去了，莫非趁機會去遊山玩水？又莫非他們遭了什麼意外？何嘯天當下分派人手，四出找尋，他聽武林傳說，吳霸天已發了瘋，把自己門下莊丁六十三人殺得一個不留，在鹽津並且也取了三四十條人命，這消息對他來說，一點也沒有出乎意料之外。

反之，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他爲什麼創下了摧心掌而不練呢？偏偏傳給吳霸天，爲什麼呢？這是一個大秘密，藏在他心中十多年的一個大秘密，天下無人知道，包括了吳霸天在內。

如此高强的功夫，如此輕易的傳給別人，當然有一個非常充份的理由，何嘯天是自願把摧心掌法傳給他的。

這秘密就連何谷雁兄妹倆也不知道。

天下亦無一人知道，也包括了柳如詩在內，她所知道的，僅僅是眞的吳霸天死了，何谷雁冒充了吳霸天。

她還知道，而且還目擊，誰練成摧心掌，誰便會狂性大發，殘忍毒辣，變成了一名嗜殺的殺人狂。

她親眼看見何谷雁變了，她不敢把這消息告訴何嘯天，是她的好朋友，而且對她有恩，她不想傷害了何谷雁的老父之心，所以她沒有到張家口報告這噩耗，她祇是決定了，要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救何谷雁，使他回復正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天下之間，也祇有蟠龍劍柳如詩一個人，知道了何谷雁冒充吳霸天，除她以外，便只有個琪官，沒有第三個人了，便連她的弟子楊綠花也不知道。

武林中祇知道摧心掌便是吳霸天，有誰料得到摧心掌竟然是鐵劍門下的弟子大少爺何谷雁呢？

且說何谷雁在這大半年之中，已經把摧心掌練到了第九層。

心中狂喜，縱聲大笑大叫：「我，我已經是天下第一人了，再也沒有人是我的對手了。」

何谷雁心中狂喜，嘻嘻的傻笑，他好像一個窮苦的人，突然間找到一個大寶藏一樣。

不錯，在六盤山上，此刻便有五個去找大寶藏，他們可不是窮人，却是崆峒派的人，祇聽一陣叮噹的鋤頭掘地聲響，傳到何谷雁耳裡，何谷雁心中一跳。「是誰來了，到這無人的荒山來？」

循聲望去，遠遠的便看見五個道士打扮的人，正在擧起鐵鋤，掘着一個山洞，這五名道士都是五十

過外的老人，爲首一個，雙眼烱烱有神，顯然武功深湛。

一個道士大聲道：「鐵冠兄，你勘探得準？一定在這裡嗎？」

爲首那個道士道：「我們已掘了三年啦，幾乎把六盤山掘遍了，每年一座，東西北三座已試掘過，不妨掘掘南山，說不得很準，我看如果連南山也沒有，我們祇好放棄了。」

另一名道士道：「鐵冠兄，我們化了這麼大的心血，豈可如此放棄了，大夥兒也不必心急，亦不必頹喪，想成吉思汗雄才大略，他生前戰無不勝，兵法精通，死後也建造秘密陵墓，自然是不易找尋。」

爲首那道士點頭道：「玉昂兄說得不錯，成吉思汗的陵墓既然藏有珠寶玉石不勝其數，自然是十分隱蔽，等閒之人，容易找尋嗎？如果容易，成吉思汗寶藏早已給人掘去了。」

祇聽了這幾句話，何谷雁恍然大悟，原來崆峒五老到了，崆峒五老以鐵冠道人爲首，依次是玉昂、金杖、銀帶和銅履等道士。

他們五道士，都在崆峒山清虛觀修眞練武，各收弟子，五個人原是師兄弟，鐵冠道人是現任掌門，五道士合稱崆峒五老。

何谷雁心中暗喜。「我正想找你們，你們却自己送上門來，眞是無巧不成話，好極了，且把你們來試試我第九層摧心掌的功力。」

何谷雁躲在一塊大石後面，先行看看五老幹什麼。

原來成吉思汗西征凱旋，在六盤山病逝，建有陵墓，葬於六盤山，此事千眞萬確，載於史上。

可是近年來，武林中傳聞，成吉思汗陵墓中，藏有大批金銀珠寶，想這位叱咤風雲橫掃西域的大英雄，征服了異域，大軍所至，例必劫掠，他在異域之中，劫掠得奇珍異寶當然不少，放一些在他的陵墓之中陪陪葬，那也是情之常理。

於是，不少武林人物到六盤山尋寶，可是，不幸得很，他們都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雙手空空，全無所獲。

其中包括了崆峒五老在內。

崆峒山與六盤山，遙遙相對，距離極近，有云：「近水樓台先得月」，崆峒五老自然不肯放過，他們也想發財，便到六盤山開掘，那知一掘三年，竟無所得。

崆峒五老並不甘心，東西北三個山頭也掘過了，現在便發掘到南山，祇聽得鐵器與岩石相觸之聲，五老正自掘得高興，忽然人影一閃，何谷雁躍了過來。

五老吃了一驚，玉昂道人把鋤頭擧了起來，喝道：「你是誰？來這裡幹什麼？」

金杖道人道：「朋友，你也是爲了成吉思汗寶藏而來嗎？」

何谷雁冷笑一聲，道：「你們五位好嗎？在下摧心掌吳霸天有禮了。」

一聽「摧心掌吳霸天」六個字，崆峒五老齊齊吃了一驚，鐵冠道人踏上一步，細細的打量他，道：「你，你眞的是吳霸天？」

鐵冠道人一向與吳霸天互相慕名，只是不曾見過面，在他思想之中，吳霸天決不會如此年輕，心中起疑。

何谷雁道：「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你的六名弟子，霍彪、卓不同、張雲飛等一一死在我的手上，你如不相信，請看這件東西。」

把手一攤，是一隻玉墜，那是張雲飛佩戴在腰間的飾物，作爲師父的鐵冠道人，自然是認得出來。

原來在昆明滇池大觀樓上，張雲飛與何家兄妹結交，共同出手懲罰了吳霸天的賬房，臨別時，互贈禮物，張雲飛贈給何谷雁的便是這隻玉墜。

何谷雁哈哈大笑道：「五位，在下吳霸天不遠千里而來，特來向五位負荊請罪啦。」

鐵冠道人厲聲道：「好哇，你殺了我六個徒弟不算，居然找上六盤山，你……你是不把崆峒五老……眞是豈有此理。」

他氣極怒極，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玉昂道人也厲聲道：「你不把掌譜見賜也罷了，你因何下此毒手，把我六個師侄徒兒一齊殺死了？」

何谷雁笑道：「我如不殺他們，就顯不出摧心掌的厲害，動手吧，是你們五老一齊上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鐵冠道人不再打話，虎吼了一聲，擧起鋤頭便劈，勁風颯颯，功力眞是不弱，玉昂等人齊聲吶喊，一湧而上，五把鋤頭鐵鑿，沒頭沒腦的向何谷雁亂劈而來。

何谷雁「呀」一聲，身形團團亂轉，他在五老圍攻之下，且不下殺手，先行閃躲。

說來奇怪，崆峒五老已算是武林一等一的高手，輩份極高，是一代的宗師，合五人之力，更是天下莫敵，平日與人爭執動手，一老出頭便已足夠，五老聯手上陣的事是絕無僅有，可是這趟，不知如何，五柄鐵鋤鐵鑿亂砸，居然沒有一招可以打中對方。

非但打不中對方身軀，就連他的衣衫也不曾碰過一下，五老把何谷雁夾在當中，彷如一朵五瓣的花開了，五老是花瓣，何谷雁是花

蕊。

何谷雁有心試一試練到第九層摧心掌功力如何，故此暫不還手，僅是閃躲騰挪，腰身祇一扭，對方的武器便已落空，鬥了七、八十招，何谷雁哈哈大笑，雙足一點，一躍沖天，身形直上半空。

笑聲中，他在銀帶道人背後降了下來，左手輕輕一指點他背心，道：「我在這裡。」

銀帶道人手中鐵鑿反手猛劈，何谷雁業已轉到銅履道人面前，大喝一聲：「臭道士，你看鐵冠道士幹什麼？」

銅履道人道：「他幹什麼？」

他本能地轉了頭看看他的大師兄究竟在幹什麼。

「砰」的一聲響，銅履道人牛高馬大的身軀，給他一掌打得直飛上半空，直挺挺的跌了下來，直挺挺的俯伏在地，已經斃命。

何谷雁心中大喜，狂笑了一陣，叫道：「成功啦，成功啦，我已練成了第九層了，哈哈哈！」

原來他使出了一記摧心掌，擊中銅履道人腹部，對方立刻暴斃，便連一聲慘叫也來不及，這一掌的功力如何，不可想像，一掌摧心，登時斃命。

銀帶道人還未知他的五師弟已死，跑了過去相扶，猛然人影一閃，正是何谷雁，銀帶道人鋤頭攔腰砍掃而去，何谷雁身子一扭，已躍到他背後，一掌落下，快如閃電，打中銀帶道人的背脊心臟部位，銀帶道人悶哼一聲，立刻摔倒。

又一名崆峒長老，暴死在摧心掌下。

摧心掌練到第九層，在敵人背上，也可以把他的心藏震碎，何谷雁這兩招，得心應手，不由他大喜若狂，桀桀的怪笑，笑聲中，玉昂道人向他一掌擊來，何谷雁聽得掌風聲十分凌厲，左掌出迎，硬接了一掌。

何谷雁身子微微一震，心想：「原來玉昂道士居然有一兩手。」心念未畢，「砰」的一聲，他背上中了鐵冠道人偷襲的一掌，一聲響過，奇事立刻發生。

但見玉昂向後急退，先退三步，停了一停，再退三步，又停了一停，然後急飛丈餘，摔倒地上。

玉昂道人與何谷雁硬接了一掌，如果他立刻撤掌一點沒事，不料這道士十分好勝，有心攷究對方功力，貼掌不放，就在這時，鐵冠道人一掌擊在何谷雁的後心。

何谷雁猛然記起大半年前與「華東飛龍」紀天雄比試之事，紀天雄樣樣不在他之下，唯獨「卸力解勢」的功夫遜了一籌，他心念一動，便施展了巧勁。

玉昂道人如果撤掌就沒事啦，祇因他爭強好勝，就中了道兒，何谷雁使了「卸力解勢」功夫，把鐵冠道人一掌之力加上自己的力，完全向玉昂道人卸去，這是一股不可思議的大力，玉昂那裡抵受得來。

身子給大力往後推，身不由主後退三步，急使「千斤墜」功夫，定了一定身形，却不料餘力未衰，又把他推後三步，再使「千斤墜」又是一停，但那股大力餘勢猶在，把他推後丈餘，重重的摔了一跤。

金杖道人見玉昂道人又躍又停，又停又躍，不知他搞什麼鬼，大喝一聲，一掠而上，鋤頭劈下。

何谷雁冷然道：「金杖道士，你來得正好。」手一撤，一把沙子迎面飛來，金杖道人正急步奔來，那裡料得到何谷雁暗揑一把沙子，給撤進眼中，雙脚亂跳，不能觀物。

何谷雁見狀左掌暴下，對準他的腹部，一記摧心掌拍出，金杖慘叫了一聲，心臟破碎，慘死當場。

鐵冠道人見何谷雁頻頻下毒手，一口氣殺了他三個師弟，心膽俱裂，鋤頭揮舞，把畢生功力展開，對付何谷雁。

何谷雁蹲下來，心道：「我且看看第九層功力，究竟如何？」左手揮舞，儘是把鐵冠道人暴風雨一般的招數化解。

「卜」的一聲，左手五指張開，插進金杖道人腹部。

鐵冠道人目眥皆裂，揮鋤亂砸，崆峒五老本來都是使劍，他們到六盤山發掘成吉思汗寶藏，棄劍用鋤，這種不是武器的武器，使出來極是不順手，武功在無形中打了折扣。

鐵冠道人厲聲大叫：「你不是人，你不是武林高手，你是野獸，你是魔鬼……」

不錯，到了此時，何谷雁已經不是人，而是野獸，而是魔鬼，祇有野獸和魔鬼，才能使出如此殘忍的手段。

到了此時，玉昂道人這才痛止，一躍而起，輕舒手脚，却喜沒有內傷，挺起鐵鑿，夾攻何谷雁。

何谷雁哈哈大笑，喃喃自語：「我的確已練到第九層了，自今以後，我是天下無敵，打遍天下武林無敵手，我已經是天下第一人啦，我就快成爲武林領袖啦。」

玉昂道人憤然說道：「你就算武功天下第一，你如此殘暴不仁，又有誰來服你？」

鐵冠道人血紅着眼睛，大叫道：「吳霸天，你快快納命來。」

何谷雁緩緩的站了起來，雙掌飛舞，儘是把兩般兵刄玩弄於股掌之間。

「卜」的一聲，他突然又叉開左手五指，插進玉昂道人的左腿上，

玉昂道人大叫一聲，往後摔倒。

鐵冠道人大驚來救，何谷雁一掌擊在他的右腰，鐵冠道人身形倒飛，蓬的一聲，摔跌在三丈之外，玉昂道人左腿鮮血淋漓，幾乎斷了，嘶聲道：「我就快歸天了，我有一事不明，你告訴我吧！」

何谷雁道：「什麼事？」

玉昂道人道：「你如此年輕，你決不是吳霸天，你到底是誰？」

何谷雁獰笑一聲，道：「好，我告訴你，讓你死得瞑目，我是張家口鐵劍門下弟子，何嘯天是我的爹爹，我叫何谷雁。」

玉昂道人道：「好，我多謝你了。」一閉氣自戕而死。

鐵冠道人與何嘯天有舊情，相交了二、三十年，何谷雁在孩子時代，他也抱過，這時細細打量他，依稀認得出正是何谷雁，凜然道：「何谷雁，殺死我們下六大弟子的是誰？是你還是吳霸天？」

何谷雁道：「是吳霸天。」

鐵冠道人道：「那麼你爲什麼殺害我？」

何谷雁大聲道：「自然有道理。」看清了，一躍而起，左掌飛拍，「砰砰」的五聲響，在大岩石上，按了五個大掌印，鮮血在他手掌滴出來，滲在岩石上，作血紅之色，五個大血掌張開，形狀十分可怖。

何谷雁獰笑道：「我就憑了血色掌印，稱霸江湖，誰死在我的摧心掌之下，便有這掌印爲證，我要殺盡武林中有名堂大派所有高手，這才顯得我本領高强，鐵冠道長，你不必怨天尤人，你不過是我計劃殺人中的一個而已。」

鐵冠道人凜然道：「你要稱霸武林，難道非殺人不可嗎？」

何谷雁道：「這便是摧心掌，摧心掌是用來殺人的，殺人之外，摧心掌就是別無用處呀！」

鐵冠道人道：「我與令尊交好，與你無怨無仇，你難道非殺我不可嗎？」他自知決然鬥不過何谷雁，便開聲求饒，以崆峒五老之首，居然向人求饒，在他記憶中所及，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何谷雁冷笑道：「我知道你派弟子向吳霸天强求『摧心掌法概要』，是你自己沒有福氣，這掌譜沒有到手，否則，你便練成了摧心掌，像我一樣的本事啦。」

鐵冠道人道：「我幸而沒有得到掌譜，哼！像你一般的殘暴不仁，像吸血鬼一般，做人還有什麼意義，將來有一天，你定然會死於非命，死後給人鞭屍，遺臭萬年。」

何谷雁縱聲狂笑，道：「你罵夠了沒有，一個人如果不能流芳百世，最好便是遺臭萬年。」笑聲中一掌輕輕飄飄的拍來，鐵冠道人乃是崆峒派掌門人，那肯輕易就死，他奮出生平之力，與何谷雁激烈的搏鬥了起來。

鐵冠道人存了必死的決心，無所顧慮，武功反而强了三、四成，和何谷雁鬥了十招，這才中了他的一記摧心掌。

然而，何谷雁還是付上了一些代價，他也中了鐵冠道人一掌，一條左臂給打斷了。

何谷雁左手一抵，「刷」的一聲的把斷臂斷骨駁上了，仰天大笑，揚長而去。

這一役，何谷雁大獲全勝，憑一個人之力，把崆峒五老全部殺死，一個不留，此事不及十天，已傳遍了整個武林，人心震動，「摧心掌吳霸天」六個字轟傳武林，使他成爲武林中人見人怕的人物。

武林中人知道：崆峒五老聯手，就算少林長老出手，亦不能以一對五，但吳霸天却以一對五，掌下無一活口，江湖上人心惶惶，奔走相告，大夥兒恐慌起來，祇怕不知何時何日，這個魔頭殺星會從天而降，一掌打中自己的心臟。

摧心掌吳霸天！

這六個字使人戰慄，使人聞風膽喪。

不久，武林中又遍傳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峨嵋山了安和尚及其座下七名弟子，在一夜之間給人殺了，武林中更有如下的對話：

「了安和尚是一代高僧，佛學精深，德高望重，不幸死於非命，良堪慨嘆。」

「你可知殺人兇手是誰？」

「當然是摧心掌吳霸天啦。」

「你怎麼知道？」

「因爲行兇現場，清清楚楚的有幾個血色的大掌印，這便是摧心掌吳霸天的殺人標誌。」

「有一件事眞奇怪，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什麼事？」

「崆峒五老死於六盤山，不是死於崆峒山，了安和尚死於遠離峨嵋山兩百里外的一條荒村裡，亦不是死於峨嵋山，你說奇不奇？」

「這有什麼出奇的，一年前吳霸天不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角色，現在却搖身一變，變成一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一年前他鬥不過崆峒五老中任何一個，但現時却一口氣殺了崆峒五老，這才是天下奇聞。」

紀天雄聽到這個消息，閉門更加勤力苦練，心中決定，摧心掌吳霸天非翦除不可，翦除他的責任，他便私自承擔起來，紀天雄俠義爲懷，怎能讓吳霸天予取予携，殺人如割草芥。

蟠龍劍柳如詩聽見了，心中長嘆一聲：「了安和尚終於遇到了毒

手，何谷雁自我食言，這斷兕殘成性，非殺他不可，唉！我現在不能把此事告訴何嘯天，那末由我承擔這責任吧！」她跟紀天雄一樣，亦把這重擔子挑了起來。

不久，又有驚人的消息傳了出來，建在福建省蒲田的少林寺南宗，給一名獨行賊深夜摸上門去，一場惡鬥展開，那獨行賊武功奇高，少林南宗死亡了十五人，都是全寺武功最高的，包括了方丈大師，達摩首座、羅漢堂首座三位頂尖兒高手在內。

這獨行賊是誰？因為大雄寶殿之上，清清楚楚的留下了三個血紅色的掌印，此人不必猜想，正是摧心掌吳霸天。

少林南宗名門大派，居然如此不堪一擊，武林中大嘩，又紛紛奔走相告，惶惶不可終日，大有世界末日即將降臨之慨。

原來在北魏之時，達摩祖師一葦渡江，在河南省近郊嵩山的小崖山上建立了少林寺，歷史甚久，在元朝時，少林寺燬於大火，有一部份高僧南下，在福建蒲田另建少林寺，是為少林南宗。

後來嵩山少林寺又重建，由北派的高僧主持，從此以後，少林寺便分南、北兩宗，以嵩山為主的稱北宗少林，以蒲田為主的稱南宗少林。

無論南北少林，都是我國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千百年來，人材輩出，誰也料不到，居然一夜之間，給「吳霸天」一個人毀了。

南宗少林被毀了之後，武林中又紛紛傳出摧心掌吳霸天的「豐功偉績」，他到處殺人，下手的對象，全都是武林中的名門大派，繼南宗少林之後，便是河北八卦門，掌門人給他一掌擊殺，留下了一個紅色掌印。

三個月之後，華山派亦不能倖免。

一年之後，名震南天的五嶺派也被這個「小魔頭」統通的挑了。

五嶺橫亘江西、福建、廣西、湖南、廣東五個省份，幅員廣大人物衆多，是天下的一個大門派。「五嶺同盟」是當時中土武林中坐第一把交椅，聲威之盛，尤勝於少林武當、峨嵋、崆峒、八卦、太極等門派。

何谷雁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才逐一的把五個嶺的掌門一一殺害，大瘦嶺、騎田嶺、明諸嶺、都龐嶺、越域嶺，這便是所謂五嶺。

太極門自知不敵，掌門人領衆逃避，由河南陳家溝遠走內蒙古，自以為可以倖免，要知道何谷雁挑了五嶺之後，聲言下一個門派，將會輪到太極。

掌門人遠走萬里，以避其鋒。

太極門掌門人躲得好好的，以為可以倖免，那知道何谷雁還是摸上門來，一場大戰，何谷雁使出第九層摧心掌，把太極掌門人一掌了斷，據說自從何谷雁作惡以來，也是這一仗打得最為激烈，太極掌門負隅頑抗，拆到第八十三招，這才中了一記摧心掌。

是不是太極門掌門人的武功比諸峨嵋、崆峒、五嶺掌門更勝一籌？不是，他的武功在鐵冠道人、了安和尚之下，向來如此，他亦決不是武功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

「華東飛龍」紀天雄聽了這個消息，不禁喟然長嘆，心道：「太極拳的拳意，就是以弱勝强，以柔尅剛，如果把本身武功練得更好，臨陣小心對付，便不必死於摧心掌之下。」

「卸勁解勢」的功夫，乃是摧心掌的尅星，而太極拳最拿手的便是這種功夫。

天下間任何武功，有他凌厲的一面，也有他脆弱的一面，天下間沒有永遠不敗的雄師一樣，摧心掌有他的尅星，不過武林高手不容易發現而已。

太極拳正是摧心掌的尅星，不過那位掌門人不知道罷了，他便沒有利用太極拳的長處，去尅制摧心掌，這是限於他的功力，敗了也無話可說。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紀天雄跟何谷雁交過手之後，潛心研究，發現了對付摧心掌的唯一功夫，便是「卸勁解勢」，而「卸勁解勢」使得最好的，便是太極門。

太極門被毀之後，武林中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不知道下一個，該輪到那一個門派。

中小門派倒並不擔心，因為這魔頭並沒有向他們下手，他不動手便罷，一動手便是以名門大派為目的，峨嵋、崆峒、南宗少林、八卦、華山、五嶺以至太極門，均先後遭了毒手，下一個該輪到那一個大門派呢？

是不是嵩山的北宗少林？

由何谷雁的手段看來，他不獨不騷擾中小門派，而且對武林黑道也不下毒手，黑道在他威懾之下，居然人人自保，平安無事，當時黑道上的蟠龍劍柳如詩坐第一把交椅，然後輪到安徽安慶的廢人帮，再次便是河南洛陽陳元冲，這三帮之外，便是數不清楚的中小門派。

何谷雁從來不向黑道下手，武林中人便紛紛推測，該輪到嵩山少林寺了，蒲田南宗少林已經遭了毒手，這魔頭竟會放過北宗少林，武林中如此推測，少林北宗的高僧也是如此推測，他們日夜提防，提防摧心掌突然從天而降。

可是，不知怎的，摧心掌在毀

了太極門之後，突然消聲匿跡，不知去向，如是者半年有餘了。

武林中，於是又引起了種種推測，有的說摧心掌在嵩山遭遇了挫折，已經敗在少林方丈寶覺大師之手下。

有的說摧心掌在中土鬧得不夠，到西域各國殺人放火，有的說他放下屠刀，到海南去歸隱了。

他們殊不知何谷雁此刻躲在長白山秘密練功。

原來他隻身到了內蒙古，深夜摸到太極派掌門人楊家聲的避禍之處——呼倫池，呼倫池在滿州國以南百里，是內蒙古最大的一個淡水湖。

這時正值隆冬，滿州里一帶，景色是冰封千里，一眼望去，無邊無際，儘是銀色世界，滿州里是我國的極北的地區，天氣寒冷，人煙稀少，呼倫池在嚴寒之中，湖水上層已厚厚結了一層冰雪。

在湖畔一座八角亭裡，坐着一個老和尚，灰白色的長鬚，年過七旬，正是少林寺方丈寶覺大師，他坐在這裡已有三天，他等候着，等候一個人，此人非別，正是何谷雁。

到了傍晚時分，便見何谷雁踏着亂瓊碎玉而來，身形輕飄飄的彷如全身沒有重量，一進入八角亭，向老和尚雙手一拱，道：「大師等我，已有三天啦，在下因為來遲，伏乞見諒。」

寶覺大師祇見他飄然而來，一對布履，履底潔白如新，一點也沒有沾着冰雪的痕跡，嘆道：「吳施主，你的『踏雪無痕』輕身功夫，已到了絕頂的境界，老衲也有所不如，想不到你年紀輕輕，功夫居然練到如斯境地，眞令老衲佩服佩服！」

何谷雁道：「不必多言，你我鬥什麼功夫，拳脚、兵刄或是內功？」

寶覺大師道：「你如肯放過太極門派掌門人一命，你我大可不必相鬥，老實說，老衲知道你功力如何，你也該知道老衲，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何谷雁道：「那末你請便罷，我此來志在毀滅太極門，我暫時無此興趣去傷害北宗少林寺。」

寶覺大師道：「既然如此，我們比比內功吧。」

何谷雁道：「好！」他躍上八角亭，與寶覺禪師對坐在一根木欄杆上。

二話不說，「啪」的一聲，他們各出一掌相抵了。

原來何谷雁上滿州里，給寶覺大師遠遠的跟着，到了呼倫池畔寶覺大師已經趕上了，他直言不諱，他決不是要給南宗少林報仇的，而是阻止何谷雁繼續作惡，雙方說僵了，就約定三天後在這裡動手。

這時，武林中仍是以少林方丈寶覺大師為領袖，天下第一人，柳如詩、紀天雄等輩，不過是等而下之。

何谷雁的摧心掌已經練到了第九層，自然也是一等一的高手，有資格跟寶覺大師爭一日之長短。

可以說，八角亭裡的兩個人，乃是天下間功力最高的兩個人，兩隻天下最强的手掌互抵在一起時，兩個人都一齊渾身打了一個冷戰。

何谷雁哈哈笑道：「大師好功力，咱們也探討下一個規矩吧。」

寶覺大師道：「誰首先跌下了木欄，誰就算輸，老衲如輸了，就由你繼續作惡，否則，施主就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一聲未畢，乍覺一股大力推了過來，仿如排山倒海的一般。

寶覺大師心道：「你想先聲奪人，壓我於下風嗎？我如果不曉得尅制摧心掌，又怎敢邀請你比武？」

於是寶覺大師雙手一伸一縮，把攻來的勁，透過全身，向欄杆卸去，何谷雁用多少勁力，多少勁力就全卸於欄杆。

寶覺大師全身，化作一片柔水，絲毫不受力，他已懂得「卸力解勢」乃是摧心掌的最大尅星。

何谷雁吃了一驚，心中後悔，何以如此愚昧，一出手就全力，對方可不是普通脚色啊！

他要待勁力收回，又怕對方乘機反攻，自己暴消，敵人暴長，自己就非跌下欄杆去不可了。

何谷雁的唯一辦法，便是繼續猛攻，他把全身功力集中於手臂，力透掌心，推山移石的一古腦推過去。

寶覺大師心想：「且等你功力用了八八九九之時，我一反擊，你就栽了。」

他們兩人的手掌，便像推磨的一般，推來推去，都是用了畢生的功力，與敵週旋。

何谷雁的攻勢，固然花了極大的勁力，但寶覺大師的「防守」也是一般，不然，他怎能把他體內盤旋的敵勁趕得動？把敵勁「趕」到欄杆，也需內勁呀。

半晌，祇見何谷雁頭頂上白氣上昇，仿如初春的晨霧，和寒冷的空氣一混，立刻變作陣陣輕煙。

寶覺大師大吃一驚，祇覺得一股又一股清新的勁力，在自己體內徘徊，到處亂竄，一股又一股，無窮無盡的如洶濤巨浪，前浪甫散，後浪又接踵而來。

寶覺大師嘆道：「善哉，善哉，吳施主居然懂得了以戰養戰的功夫，勁力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長

，你會在『丹田穴』內製造勁力，消耗多少，補充多少，難道我不會嗎？」

於是寶覺大師立刻調氣，「丹田穴」也在製造勁力了。

「丹田穴」是人體百氣之所聚，調節勁力的樞鈕，套一句現話，「丹田穴」等於「兵工廠」專門製造武器，以補充戰場上的消耗！

何谷雁懂得了「以戰養戰」的功夫，他本就處於不敗之地，一個「卸力解勢」，一個「以戰養戰」，當代兩名天下高手的內功，俱是練到了登峯造極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們兩人運氣下轉，由他們體內透出了熱氣，越來越多越濃，鬥了半個時辰，熱氣竟把他們全身罩着，熱浪所及，這八角亭在方圓一丈之內，冰雪全部都溶解了。

論武功，看來還是何谷雁勝了半籌，但寶覺大師數十年的修爲，經驗豐富，內功深厚，怎能敗在一個年輕人手上，心生一計，突然之間，「散」了「功」，就在散功之後電光火石的一刹那，聚勁於下盤，祇聽「喀喇」一聲，那根木欄杆，立刻折斷了，何谷雁身不牢，一跤跌在地上。

寶覺大師却仍是好端端的坐在另半截未斷的欄杆上，微笑道：「善哉，善哉！吳施主還有什麼話說？」

何谷雁朗聲道：「你使詭計，勝了也不算光彩。」

寶覺大師道：「但是老衲終於勝了，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吳施主還是回去吧，饒太極門一命。」說着，輕飄飄的躍了下來，大袖一拂，飄然而去。

自從何谷雁練成了摧心掌之後，他是第一次被挫，他越想越氣，越想越不忿，如果這老和尚以深厚內功勝了他，他不服也得服，可是那老和尚使了詭計，雖則這種詭計，使出來是不易，一名高手在施展內功之時，突然散了功而且一點也沒有事，這等修爲，決不容易辦得到。

可是，他仍然是用了詭計。

何谷雁惱將起來，便自食其言，深夜摸到滿州里，把太極掌門殺了，留下一個血紅色的掌印，就由於他與老和尚鬥了一個時辰內勁，體力消耗過多，所以不能不一鼓殲敵，僅能在八十三招之內取勝。

此役之後，何谷雁想起與少林方丈相爭時的兇險，心有餘悸，如果老和尚趁他一跤跌在地上之時，輕輕在他「天靈蓋」拍一下，則自己非死不可，人世間，祇怕還沒有第二個寶覺大師，他自感即使練到第九層，還是功力未夠，終於走到長白山，要把摧心掌再提高一層。

第十層的摧心掌，乃是「摧心掌法概要」之所在精髓，何谷雁必須創新，他殫精竭力，苦練三年，這才把摧心掌練到第十層，他的修爲，已經超過了他爹爹何嘯天了。

三年之後，何谷雁再度出現武林，這一趟可眞把武林搞得天翻地覆了，他摸上嵩山少林寺，大打一場，居然把寶覺大師斃於第十層摧心掌下，在少林寺大雄寶殿上，留下一個血紅色的大掌印。

他的摧心掌練到第十層，性格的兇殘也提高了一層，他大開殺戒，把所有各門各派的掌門人殺個清光，繼而向中下門派下手，什麼二郎拳、螳螂拳、山東曹家刀，山西李家劍、黃河三英、長江五霸之流，亦一一不能倖免，沒有一人能夠抵擋他十招。

對黑道上的人物，他仍然不下毒手，不知爲了什麼，廢人帮之類，還可以在武林中動刀動槍。

再過兩年，江湖上轟傳一事，便是「華東飛龍」紀天雄入贅蟠龍劍柳如詩爲婿，娶了二弟子楊綠花爲妻，他們夫婦二人，練成了一手「刀劍合璧」的一等功夫。

其時，何谷雁却返長白山苦練，練什麼呢？他想把摧心掌再練高一層，練到第十一層，殊不知道摧心掌到了第十層是極限的了，再練下去，已然決不可能了。

他一練便是半年，毫無寸進，就因爲他在長白山半年，武林中也太平了半年，大家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這一天，紀天雄、楊綠花叩別了柳如詩，兩人由洛陽陳家堡出發，到長白山去找何谷雁，臨行時，柳如詩道：「憑你們兩人的武功，或許可以對付摧心掌，刀劍合璧加上卸力解勢，自可以尅制那魔頭……嗯！有一件事你們不可不知，住在長白山那人，他並非姓吳，也不是吳霸天……」

紀天雄奇道：「那麼他是誰？」

柳如詩嘆聲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總之，你們下手不必留情，如果得手，殺了就是，其他的事情，不必多問，也不必多理，你們此去，冒着天大的奇險，他如果把摧心掌練到第十一層……唉！你們或許不敵，不能成功，便是成仁，你們去吧。」

紀天雄、楊綠花恭候受教，紀天雄也知道何谷雁在苦練武功之中，趁他未把摧心掌練到第十一層之前動手，容或有望，當即催馬上路，日夜兼程，向長白山馳去。

楊綠花道：「天雄，如果那小魔頭，把武功練到第十一層，我們怎辦？」

紀天雄笑道：「那末妳、我兩人，殺身成仁就是啦，爲了武林道義，即使兩脅插刀，義無反顧，妳

又擔心什麼？」

楊綠花道：「你也說得是，我們受了廢人帮陳家堡的大禮，我們也得把那魔頭的首級作爲禮物，回敬中土武林。」

紀天雄忽道：「師娘說，摧心掌吳霸天，並不是吳霸天，那麼他到底是誰呢？綠花，如果我們力戰而死，死不瞑目就是這一點，哈哈！」他縱聲大笑，揚鞭催馬。

楊綠花大笑道：「男人大丈夫死便死啦，那有你這般婆婆媽媽？不過，你、我如果死在一起，我死在你身邊，我也瞑目了。」

紀天雄笑道：「不錯，妳說得一點不錯。」

英雄做事，坐言起行，一個月之後，他們夫婦倆已到了長白山，花了不少力氣，在深山之中，在一個洞穴裡，終於找到了何谷雁。

「砰」的一聲響，祇見何谷雁一拳打在岩石上，岩石應聲而碎，嘩啦嘩啦的碎成四五十塊，何谷雁臉色大變，喃喃的道：「我怎麼啦，難道我是眞的退步了？」

紀天雄一聲長嘆，道：「吳霸天，不見幾年，你的武功又有大進啦，好極了！」

何谷雁一躍而起，他祇顧練功，對紀、楊兩人悄悄的到來，居然未有發覺，雙掌一圈，睜開怪眼，厲聲道：「呀，原來你是紀天雄，你找我幹什麼？」一瞥眼，祇見楊綠花杏眼圓睜，一口蟠龍劍已抽了出來，「呀！」的一聲道：「妳也來了！妳也想取我的性命嗎？」

楊綠花點點頭。

何谷雁道：「楊綠花，妳知道不知道，我因何不向黑道中人下手？」

楊綠花道：「多年前在峨嵋山，你對我說過一句話，我沒有忘記。」

原來那一次何谷雁聲言，天下之間，祇有兩個人他不殺，便是柳如詩和楊綠花，多年來，中土武林人士，不少高手死在他掌下，唯獨沒有向蟠龍劍柳如詩下手，連帶所及「愛屋及烏」，便連所有黑道，他均未有去打擾。

爲什麼他這樣仁慈，祇有天知道。

何谷雁桀桀的怪笑，紀天雄夫婦突然從天而降，他已知道非來一場龍爭虎鬥不可，當下雙掌一操，嘿嘿地冷笑。

何谷雁今年二十八歲，練成了摧心掌已有七年，往日，他神采飛揚，容光煥發，今日見他，却是雙目失神，臉色蒼白，兩片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似乎是生病。

紀天雄大聲道：「吳霸天，七年來，武林高手有多少人喪生在你的手掌下？崆峒、峨嵋、蒲田少林、八卦、華山、五嶺、太極等等，不計其數，這倒也罷了，少林方丈寶覺大師曾饒你一命，你居然向他下毒手，還有鹽津八個門派三十四人、昆明白馬寺數十之衆，昆明三大門派與吳家莊丁六十三口，人人無辜慘死在你的毒掌之下，你惡貫滿盈，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中土武林，實在容你不得，我紀天雄吊民伐罪，替整個武林報仇，動手吧。」

紀天雄說了這一大堆話，理正詞嚴，痛斥何谷雁的罪惡，把大金刀亮了出來，叫道：「綠花，動手吧。」呼的一聲，金刀揚起，萬道金光，橫砍過去，楊綠花心腸太軟，她記得當日峨嵋山上的往事，一陣遲疑，並不動手。

何谷雁見這一招十分凌厲，那敢怠慢，雙掌一操，施展摧心掌法，與紀天雄鬥在一起。

這時，長白山煙霧迷漫，大雪初停，地上蒸發出來的白煙，把山洞籠罩着。

這山洞十分隱蔽，山嵐瘴氣，終年不止，在白煙騰騰之中，隱隱看見兩條人影，飛騰上下，刀風掌影，鬥得十分激烈。

這一戰，非但是何谷雁、紀天雄兩人的聲名所繫，而且是性命相搏，一天之內，分不出高下，還有明天，必須搏到分出高下爲止，高下既分，生死也決，其中一人，自然必須死掉，這一戰，到死方休，無可選擇。

紀天雄叫道：「綠花，妳怎麼了？」

楊綠花道：「天雄，我不能……他，他是病了，我……我不想動手，你一定可以對付他。」她的話沒有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她已然看出了，打鬥的兩人，旗鼓相當，功力悉敵。

說來奇怪，他們一鬥，便是三百來招，居然並無勝負，按理，何谷雁已把摧心掌練到第十層，已經超越了他爹爹何嘯天，「摧心掌法概要」所載，最高的功力，最多是第十層，他連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方丈寶覺大師也殺了，理應在紀天雄之上才對，豈知他們一鬥就三百招，居然不分高下。

紀天雄越鬥越奇，初時他對楊綠花不肯動手大爲惱怒，這時自覺可以應付有餘，反而希望楊綠花不要上陣了。

是他的武功突然間進步了呢？還是何谷雁的武功，突然之間退化了？

兩者之中，必須是其一，否則，他們兩人決不會打個平手。

酣鬥中，祇見何谷雁臉色越來越蒼白，招數越來越緩慢，勁力越來越衰弱，再拆二百招，居然落了

下風，他曾經無數次，使用殺手一掌按在紀天雄腹部，可是不知如何，次次落了空，不是給紀天雄卸力解勢，便是一掌硬接，反而把他震退了幾步。

紀天雄佔了絕對的優勢，把何谷雁殺得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何谷雁仰天長嘯，喃喃的道：「報應，報應，何谷雁呀何谷雁，你貪多騖得，做了皇帝想升仙，練到十層，何必要練十一層？天下間武功都有個極限，第十層摧心掌，便是極限。」

紀天雄陡然聽見何谷雁三個字，心中一凜，驚道：「何谷雁？你不是張家口鐵劍何嘯天的公子何谷雁？」

原來何谷雁貪多騖得，他躲在長白山，要把武功練到第十一層，強自求進，終於走火入魔，損了心火，非但連第十層武功也不保，反而退到第八層。

任何武功，都有一個極限，摧心掌的極限是第十層，不能再進了，何谷雁便如逆水划船，不進則退，他不能衝破了極限，便給逆水倒衝而回頭，降至第八層。

紀天雄到了此時，才知道他師娘柳如詩話裡有因，所謂「摧心掌吳霸天」其實就是摧心掌何谷雁。

就紀天雄呆了一呆，他見機不容情，何谷雁見他招數緩了一緩，一掌勢如閃電，猛然向他腹部拍去，「砰」的一聲，拍個正着，他這一掌，乃是最後的一掌，勁力非同小可，那知一掌中腹，勁力有如打在清水之中，全無受力之處。

原來紀天雄爲了對付摧心掌，把「卸力解勢」功夫，練到巔峯之境。

何谷雁開山劈石的一股股的力道，完全給他卸解了。

紀天雄順勢全力橫砍，砍中何谷雁腰間，何谷雁避無可避，中刀受了重傷。

突然之間，一個蒼老的聲音大叫：「把他留給我！」

一條人影飛掠而前，鐵劍一架，把金刀震開，這老人非別人，正是張家口鐵劍何嘯天。

何谷雁臉色慘白，戰聲道：「爹……爹……你終於找到孩兒了。」

何嘯天鐵青臉孔，喝道：「畜生，你幹的好事。」手起一掌，輕輕的拍在何谷雁的「天靈蓋」，何谷雁悶哼一聲，往後摔倒，嘶聲道：「爹……你爲什麼要殺我？」

何嘯天嗔目大喝道：「你幹下了彌天大罪，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你死有餘辜，你快快去吧。」

何谷雁嘶聲叫道：「爹，孩兒殺了少林寺寶覺大師，晉身爲天下第一高手，孩兒大鬧武林，連殲殺數百個名門正派，橫掃中土，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人，做人如此已不枉爹爹的一場教導了，是嗎？」

何嘯天喟然道：「不錯，你快去吧！」

原來七年來，何嘯天東奔西跑，找尋他失踪的兒女，終於在雲貴山區，找到何可人的墓地，又見石碑上一個的大掌印，知道她中了摧心掌而死，他才恍然大悟，從種種事情推測，悟出吳霸天其實已死了，冒名頂替的正是他失了踪的兒子何谷雁。

七年之後今天，何嘯天終於在長白山找到了他的兒子。

何谷雁嘶叫着道：「爹，孩兒死有餘辜，但有幾件事不明，你如不告訴我，孩兒死不瞑目。」

祇見他雙目突出，頭蓋骨破碎，形狀十分可怖，何嘯天垂淚道：「什麼事，你問吧？」

何谷雁問道：「你可不得說謊騙我。」

何嘯天嘆道：「好吧，我答應你。」

何谷雁道：「爹，你創設了摧心掌之後，有害無益，摧心掌既非君子之劍，也非小人之劍，乃是魔鬼之劍，誰練了，就註定一生不能自拔，那你又爲什麼要贈給吳霸天？」

何嘯天嘆了一口氣道：「那是三十年前之事了，吳霸天與我，有一段不能解開的樑子，我發誓要殺他，唉……我如一劍把他殺了，讓他痛痛快快的死了，還不能消我心頭大恨，我就想出這個法子，借刀殺人……我贈他掌譜，讓他練了，練成之後，變成惡魔，不得好死。」

何嘯天縱聲大笑，笑聲中帶着怨毒。

何谷雁嘶聲道：「是了，吳霸天如果練成摧心掌，便像我一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天天給人咒駡，手上染滿了血汚，天天都是打一種惡毒念頭——便是殺人，變成吸血的怪物……哈哈……」

何谷雁的笑聲，比他爹爹更像鬼哭。

何谷雁桀桀的怪笑一陣，道：「你跟他有什麼十怨九仇，你要折磨他，這不是天下間最狠毒的報復方法嗎？」

何嘯天道：「不錯，我要讓他天天都在後悔之中，天天都在自我折磨中，慢慢的自我折磨而死，谷雁，你的摧心掌已練到第十層，將不必人家殺你，你也自我折磨而死，至於與他的仇怨嗎？關係於你去世的親娘身上，你要我直說出來嗎？」

何谷雁大聲道：「說出來！」

何嘯天道：「吳霸天勾引你親

娘，他們幹了不可告人之事，你親娘因此而含羞而死，唉！三十年了，我無時無刻都耿耿於心，對付那人面獸心的吳霸天，除了我借刀殺人之計外，還有什麼更惡毒的方法呢？」

何谷雁一躍而起，雙手抱着他爹爹的大腿，大叫道：「可是您沒有害了他，却反而害了我，害了您的親生兒子。」

何嘯天柔聲的道：「誰叫你違背我的三令五申，偷偷讀了掌譜，誰叫你天生聰明，過目不忘，唉！這是造化安排，怪得誰來？谷雁，你好好的去吧，你去了，你爹跟着就來啦。」

何谷雁道：「爹，還有一件事，你要告訴我。」

何嘯天道：「什麼事，你說吧？」

何谷雁問道：「摧心掌是不是你創出來的？」

何嘯天搖頭道：「你爹爹怎會創得出這種功夫來，幾百年前，或許幾千年來吧，不知誰，創出了這種驚人的武功來，據我所知，武林之中，從來沒有人練過，這本掌譜已失落有千百年了，是我在無意之中得來的。

「讀過之後，我明白摧心掌的獨特性質，唉！祇能害人，不能益人，我幾次想把它毀去，但我却想起了吳霸天。」

何谷雁大叫道：「好，爹，我去了。」他說罷雙腿一伸，就此斃命。

何嘯天抱起他的屍體，仰天長嘯，道：「紀天雄、楊綠花，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紀天雄道：「您老人家是武林名宿鐵劍何嘯天。」

何嘯天大聲叫道：「正是，我是殺人兇手，雖然我沒有直接去殺人，可是，也不知多少人給我間接的殺死，嘿嘿，吳霸天，我的兒女，就死在我的手上，此外少林方丈寶覺大師、崆峒五老的鐵冠道人、玉昂等人，峨嵋了安和尚及八卦太極等數不清楚的高手，還有其他武林中大小門派，不下數百人……」

何嘯天仰天長嘯，又道：「我不殺伯仁，但伯仁爲我而死，我的妻子兒女都已經死了，我豈能獨活？」噹的一聲，把他那口著名的鐵劍拔了出來，大聲道：「我死了之後把我拋下荒山餵狼就是，這是報應。」

鐵劍一揮，「啪」的一聲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紀天雄、楊綠花爲了鋤奸而來，爲了武林，他們不惜冒着天大的奇險，準備跟摧心掌「吳霸天」來一場拚死的大戰，那知道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何嘯天突然而來，先斃親兒，再行自盡，眞相終於大白。

他們夫婦二人目睹這一幕悲劇的上演及閉幕，心中已感慨萬千，一代高手，祇因一念之差，落得一個如此悲劇之下場。

紀天雄一聲不響，掘了兩座墳穴，安葬了何嘯天父子，在何嘯天的墳前叩了幾個頭，以盡後輩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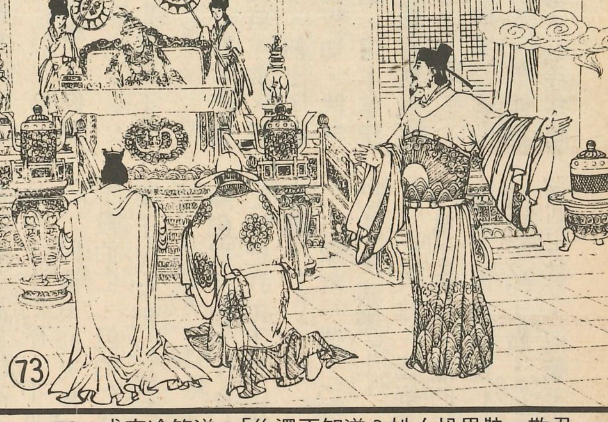
然後，紀天雄、楊綠花雙雙攜手下山而去……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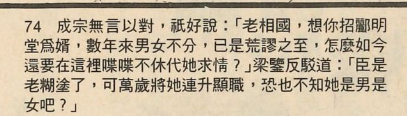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十

再生奇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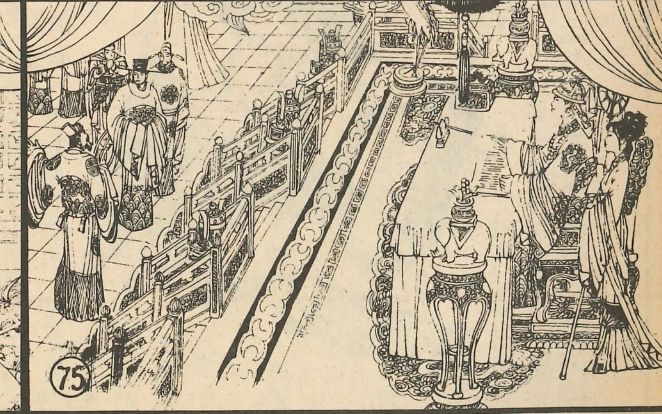
任明．編繪



73　成宗冷笑道：「你還不知道？她女扮男裝，欺君罔上，定斬不赦！」梁鑒說：「她雖有罪，却屢建功勛：一治好太后重病、二保薦賢能、三平息叛賊、四肅清朝廷奸佞。念其功大於過，也該免其死罪。」



74　成宗無言以對，祇好說：「老相國，想你招酈明堂爲婿，數年來男女不分，已是荒謬之至，怎麼如今還要在這裡喋喋不休代她求情？」梁鑒反駁道：「臣是老糊塗了，可萬歲將她連升顯職，恐也不知她是男是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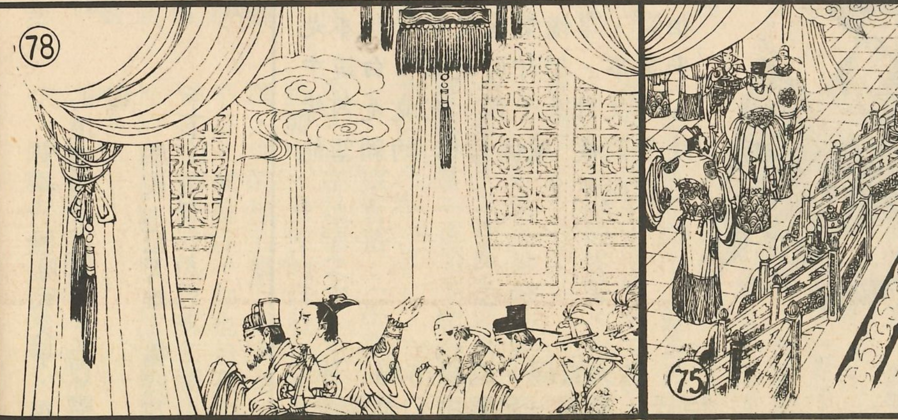
75　成宗惱羞成怒，蠻橫地說：「不斬酈明堂國法難容！不需你來教訓我！」這時皇甫敬也跨出品級台高聲叫道：「老臣情願代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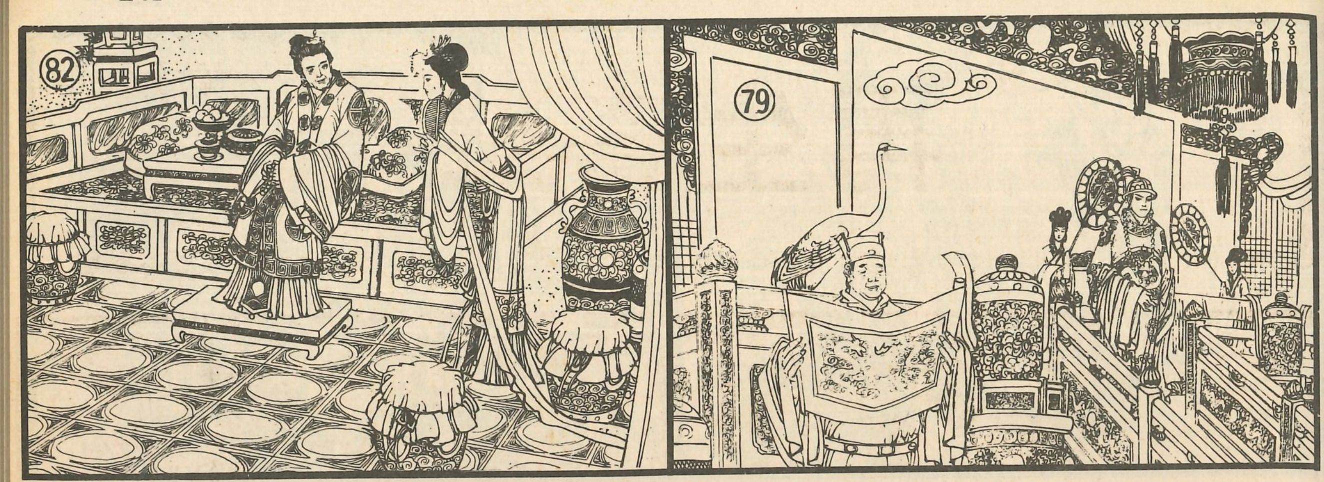
76　成宗一驚，十分尷尬地說：「國丈何出此言？」皇甫敬說：「酈明堂確實是孟麗君，她是我的兒媳，是我家的恩人，萬歲不肯赦免，老臣不能恩怨不分，袖手旁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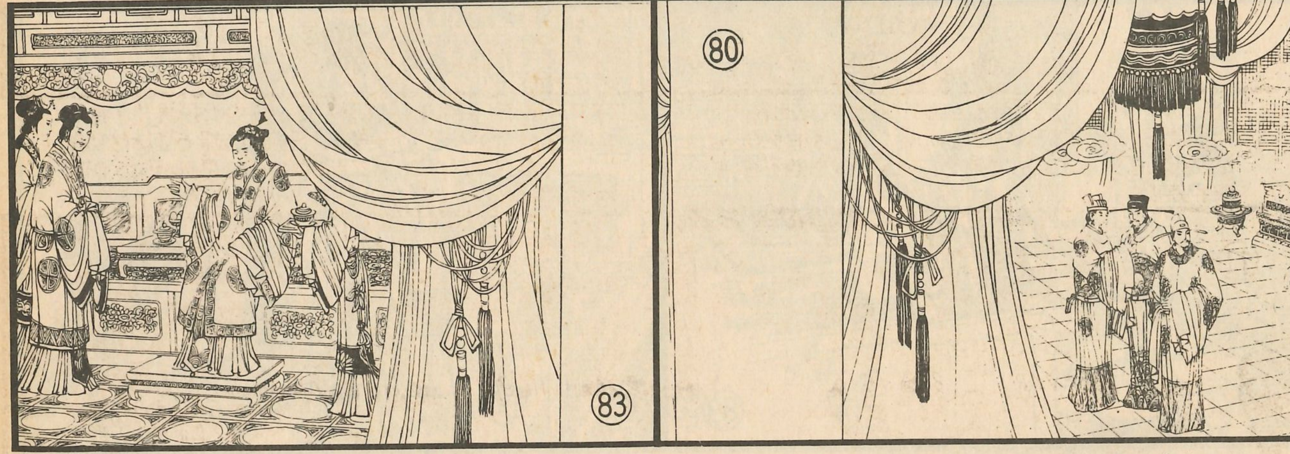
77　成宗明白國丈是在指責自己恩怨不分，但事到如今反悔有失尊嚴，便硬着頭皮說：「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一人做事一人當，豈有代斬之理，國丈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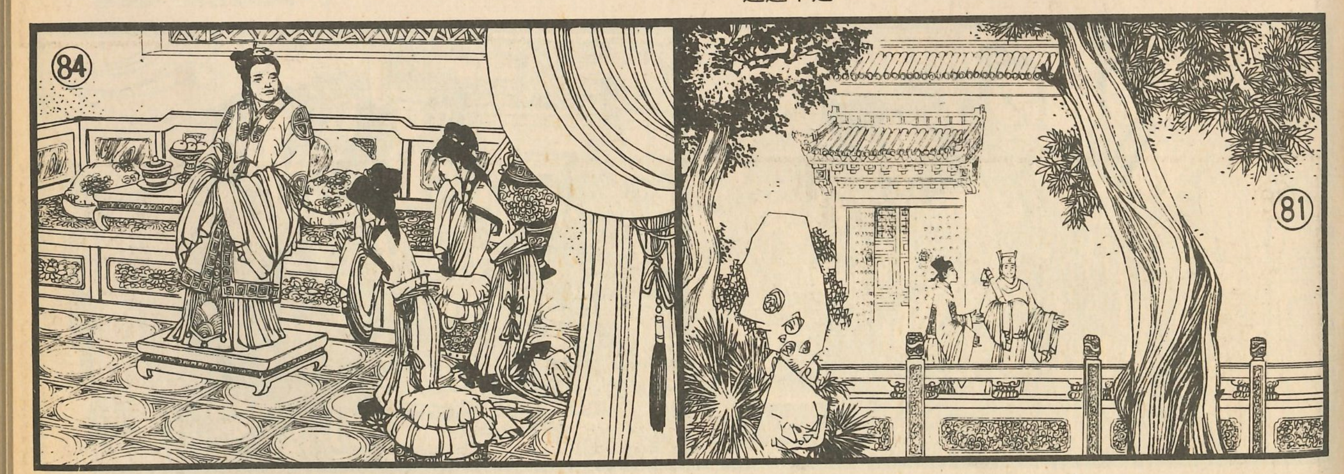
78　這時，皇甫少華忍不住了，不等父親回班，也高呼道：「臣情願代斬！」孟士元和梁鑒也不約而同地高呼：「臣情願代斬！」一時間文武百官紛紛跪下，高喊：「臣情願代斬！」



79　成宗沒想到孟麗君竟這樣深得人心，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聽一聲高喊：「太后召孟麗君進宮。」衆文武官員頓時鬆了口氣。



80　老太監凌瑞不容分說帶走了孟麗君，成宗沒料到太后已知眞情，不免心虛起來，說聲「退殿」，慌慌張張地走了。文武官員這才鬆了口氣，各自回府。孟士元、皇甫敬父子和梁鑒希望太后能救麗君一命，便遲遲不走。



81　却說孟麗君正準備以死抗爭，忽聽太后宣召，連忙起身跟凌瑞離開了金殿。她覺得像做夢一般，在這生死關頭，太后又救了她。

82　原來皇甫夫人昨夜趕進宮裡見了女兒，將麗君和少華訣別之事告訴了長華。長華這才知道皇帝又從中搗鬼，若不能如願，定會公報私仇。第二天清早她見了太后，把情況一說，太后急令凌瑞召孟麗君進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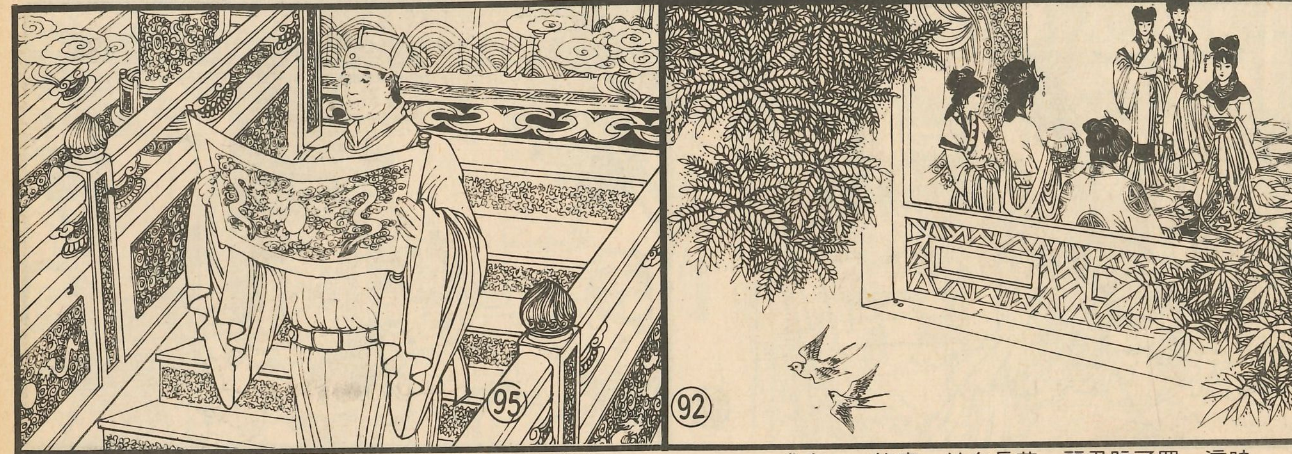
83　此時，皇甫夫人又來到宮中，長華帶母親拜見了太后。太后對老夫人說：「你們放心，自有我作主。」

84　皇甫夫人告退太后回府去了。太后回身冷冷地看了都美兒一眼，都美兒嚇得兩腿發抖，滿臉通紅。她一下子跪倒在地，口稱「奴婢該死。」接着苗瑞英也跪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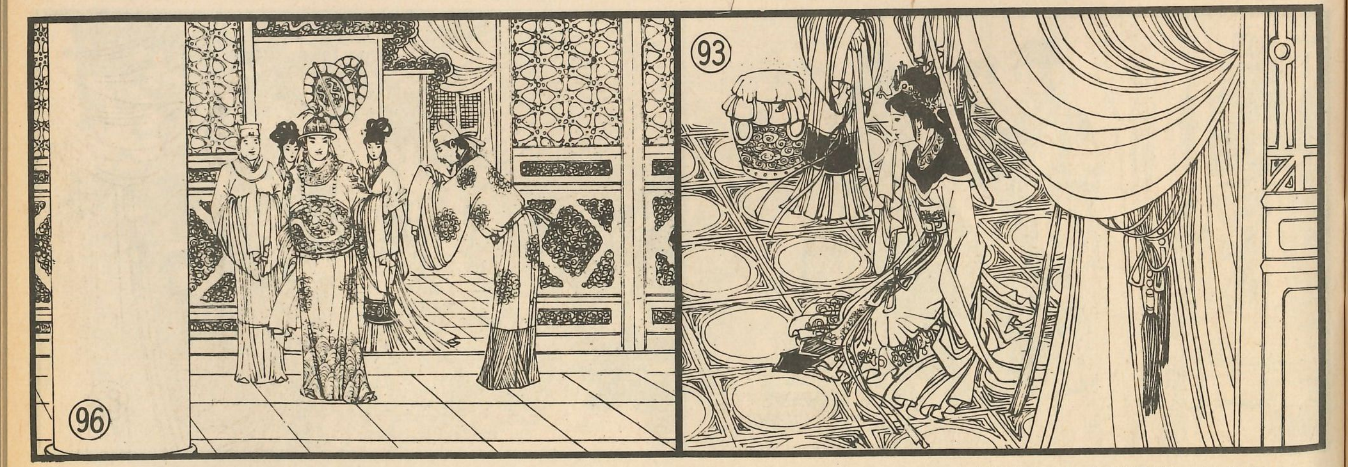
94 王雨金受寵若驚，連連拜謝。太后心裡高興，祇判王雨金的父親王隆充軍三年。諸事辦理完畢，宮中大擺宴席，慶賀太后喜得女兒，席間，麗君請母后允許她回府探親，並請求把蘇映雪賜與河南酈明堂成親。太后一口答應。

91 成宗一聽要受家法責打，那還有什麼顏面當皇帝，急得他磕頭求饒。太后便順水推舟，命他立即詔告天下，給公主免罪表功，並賜公主與忠孝王成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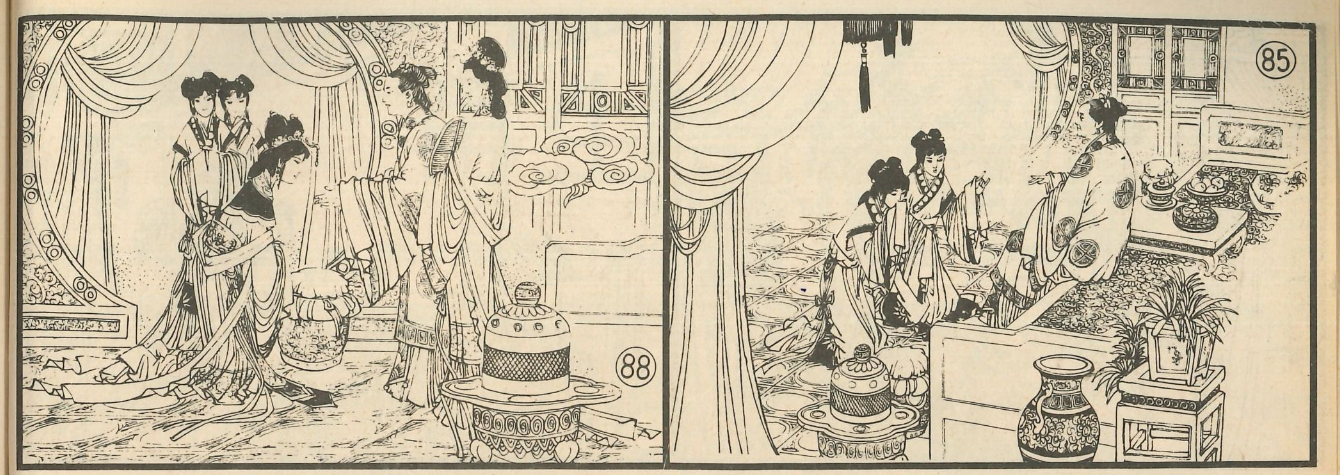
95 第二天成宗金殿傳旨：「酈明堂即孟麗君，雖女子爲官，但屢建奇功，理應免罪。太后已封她爲保和公主；賜河南酈明堂爲翰林院編修；蘇映雪爲義烈夫人，賜兩人選日成親；皇甫少華與公主比箭連姻，理應團圓，選吉期完婚。」

92 成宗一一答應，並向長華、麗君賠了罪。這時太后命人將假孟麗君招來，假麗君仍說自己是眞，直到太后命「御棍伺候」時，她才承認自己是假，哭着說：「民女叫王雨金，人說與麗君長得十分相像，爹爹硬要我冒名頂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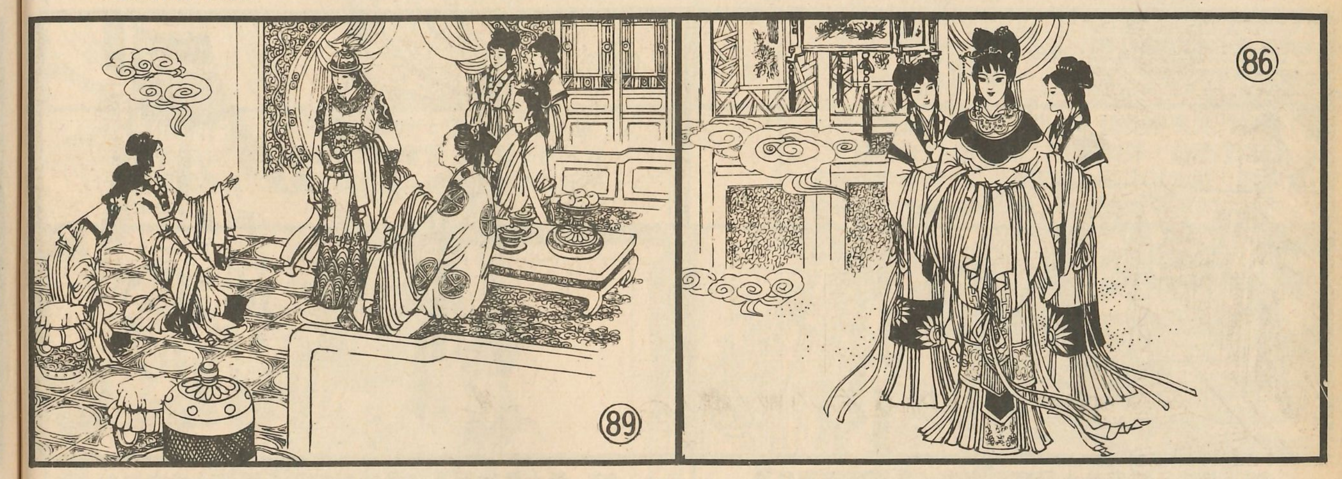
96 成宗又囑咐孟士元，欽賜公主七月七日歸家省親，速回府準備迎接。孟士元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散朝便匆匆回府，要將喜訊告訴夫人。

93 王雨金告訴太后：「父親王隆吃喝嫖賭，把家產全輸光了，家裡的綉娘原是孟家的綉娘，她說我與麗君長得極像，皇榜張貼天下後，父親便動了壞念頭……」太后念王雨金年輕，決定不給她定罪，留她在宮中作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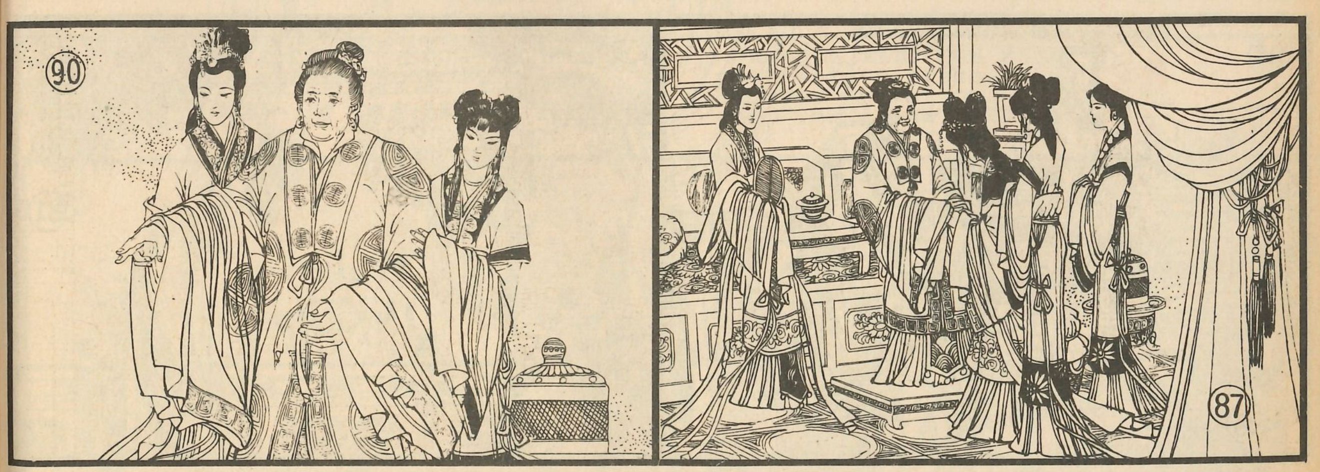
88 太后見麗君對自己這樣體貼，高興地說：「就是良家的親生女兒也不過如此……」麗君聞聽此言，忙起身跪拜：「謝母后千千歲。」太后一愣，隨即爲認了這樣一個女兒高興得合不攏嘴，當下封她這保和殿大學士爲保和公主。

85 太后問道：「都美兒、苗瑞英，酈明堂究竟是男是女？從實招來！」兩人哪敢再說鬼話，便如實稟明。太后知道是兒子搞鬼，不能單怪宮女，便要她們在查問萬歲時從旁作證，兩人點頭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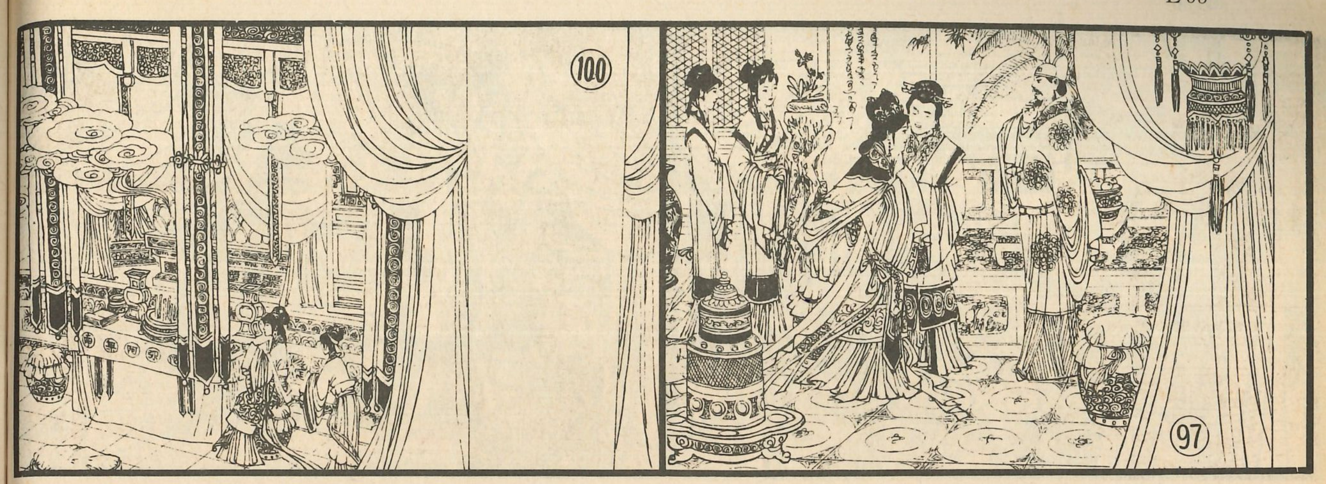
89 太后隨即宣召成宗進宮。成宗心神不安來到宮中，太后叫出兩個宮女，與他當面對證。成宗見事已敗露，啞口無言。

86 這時老太監來報：「孟麗君已在宮門外候旨。」太后命淩瑞帶她到偏宮更換女裝。不一會，孟麗君頭帶珠寶，身穿羅裙，在宮女們的攙扶下，翩翩來到。太后和娘娘不禁被她的美貌驚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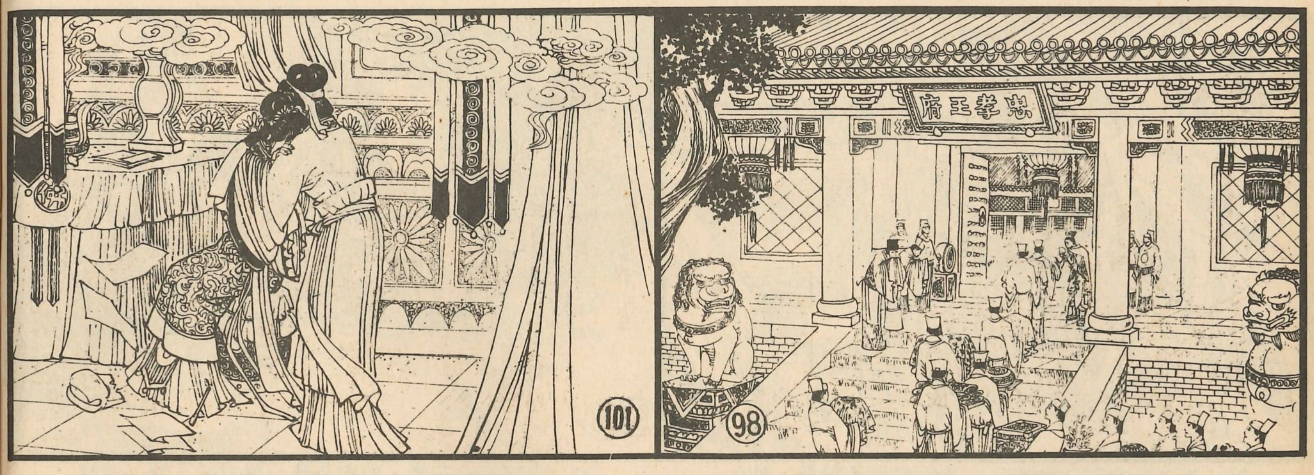


90 太后氣得聲音直顫：「你上騙母，下壓妻，眞是不仁不義。我已封孟麗君爲保和公主，她立功無數，你却對她逼迫欺凌，如此無道，何以保江山，服公卿？我要開太廟，請家法，打死你這個不肖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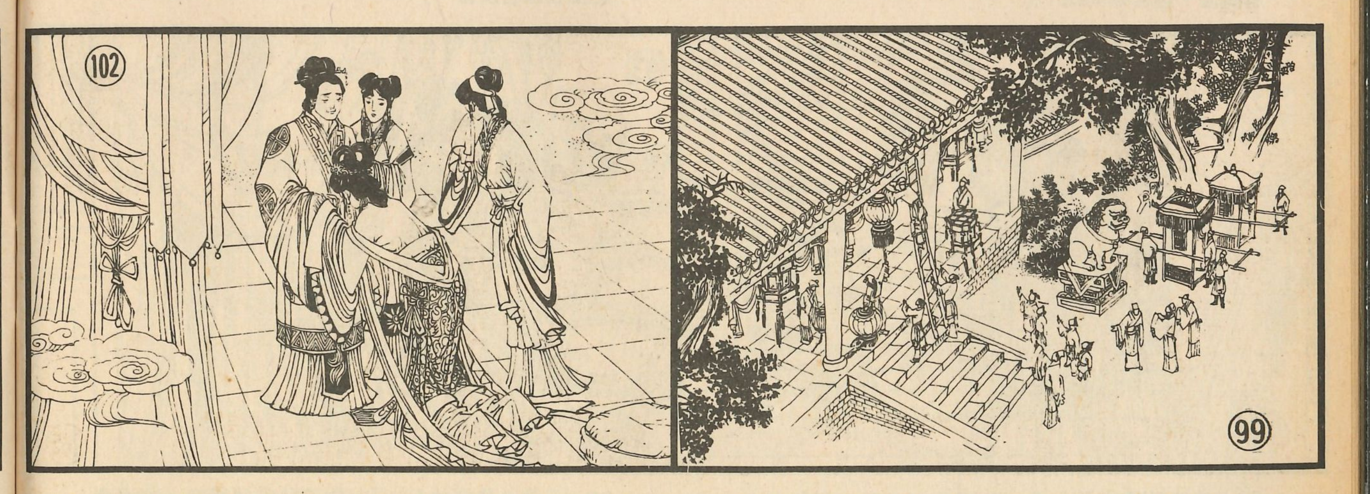
87 麗君羞得滿臉通紅，拜見過太后和娘娘，在太后賜的錦墩上坐下。太后問道：「麗君啊，妳一向隱瞞出於何意？」麗君難說清其中原委，便說：「爲國效忠，爲保太后康寧，我願終身供職。」



97　七月七日，麗君在御林軍和宮女、太監的護送下回到王府，孟士元率全家迎出大廳。麗君跪拜父母，母女倆哭作一團。自此，麗君在家住了半個月，暢享天倫之樂。



98　在麗君省親期間，太后下旨，選定八月中秋，公主下嫁，與皇甫少華奉旨完婚。從八月初一起，便派太監把妝奩送往忠孝王府。祇見珍珠瑪瑙、綺衣麗服不絕於途，忠孝王府門上，人羣川流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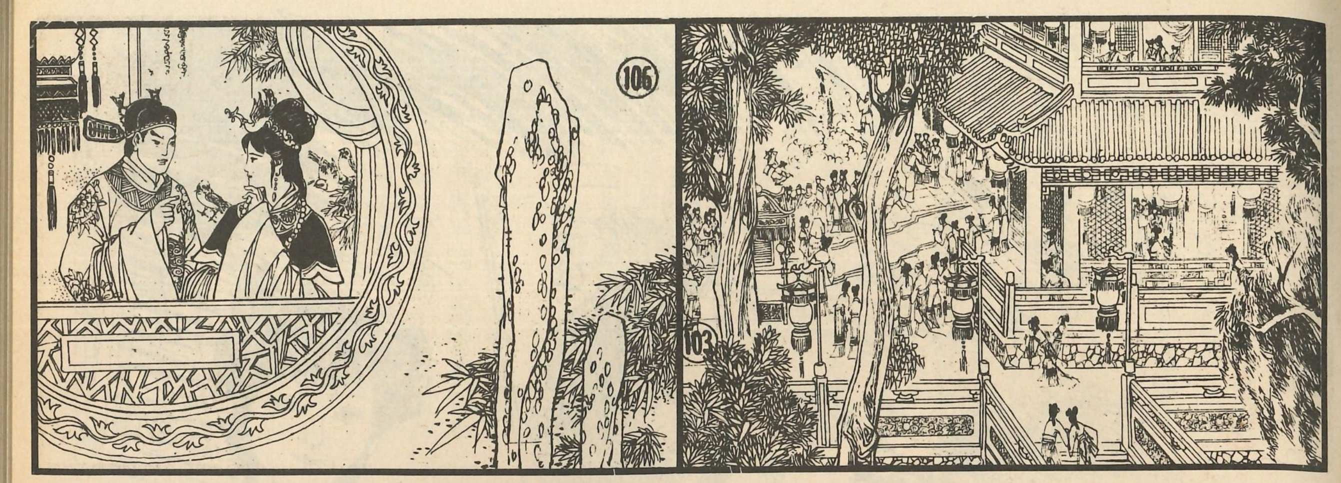


99　這時，當朝首相梁鑒也忙着爲女兒蘇映雪操辦婚事，相府門前張燈結彩，再次煥然一新。不久，河南的酈明堂也隨父進京，住在朝廷撥給的府邸。酈家新府結彩懸綢，也是一番喜慶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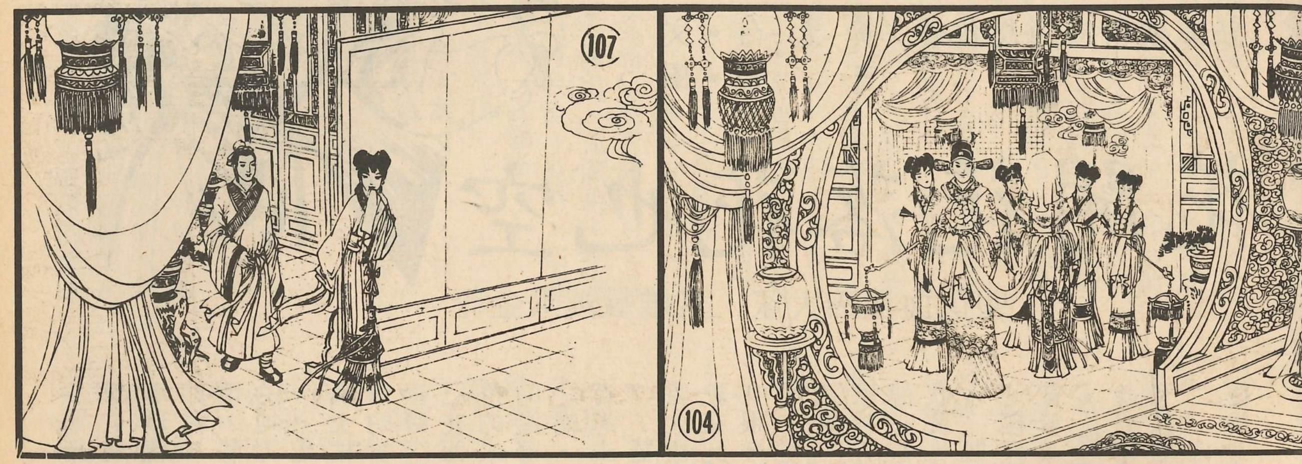
100　在一片歡樂聲中，忠孝王府的金雀宮却是平和靜穆，祇有篤篤木魚和喃喃唸經之聲。劉燕玉正微閉雙目，嘴唇輕動，身心全入佛界。江三嫂悄悄走近，告訴她少華已成了駙馬。

101　燕玉驟聞此訊，熱淚直流。她思緒萬千，覺得各有所歸，一切都告結束。於是從妝台上拿起銀剪，咬緊牙關，將頭髮剪下。江三嫂來不及阻止，叫道：「女兒！」兩人抱頭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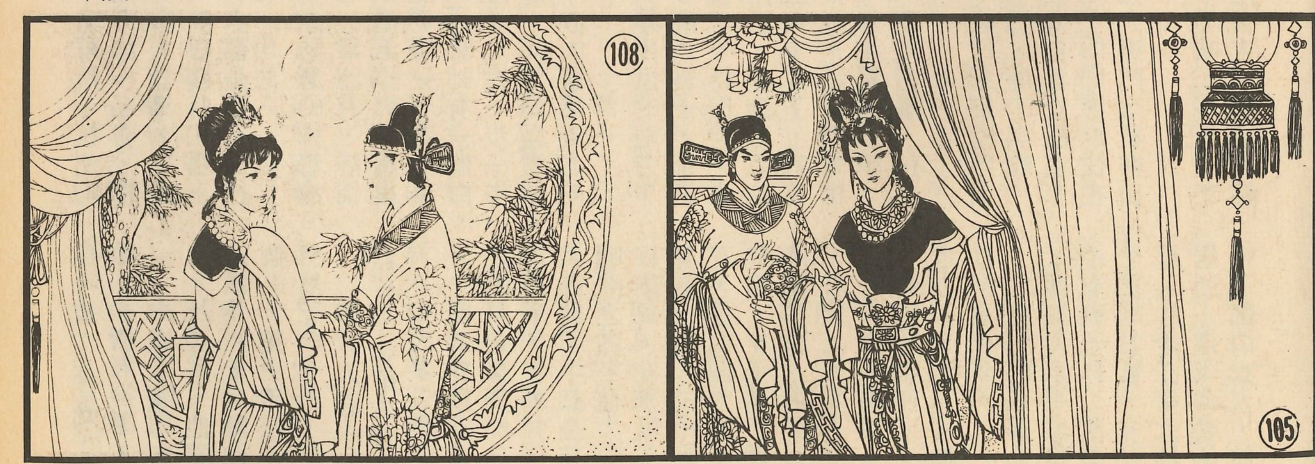
102　皇甫夫人聞訊趕來，哭着說：「我的好兒媳，妳不肯做節孝夫人，就做我的女兒吧。」燕玉雙膝跪拜，說：「此生無以爲報了。」幾天後，燕玉一行離開王府前往昆明，她如今又回到白蓮庵去了。



103　轉眼已到中秋，保和公主孟麗君下嫁忠孝王，梁府千金小姐與酈公子聯姻，兩件盛大的喜事一起辦，京城裡熱鬧異常。這廂燃放花炮，那廂鑼鼓喧天，頓時蔚爲奇觀。



104　忠孝王府更是熱鬧非凡，孟麗君來到王府，立時鳴炮三響，管樂齊奏。歡樂聲中，新娘、新郎參拜天地，謝過來觀禮的滿朝官員、諸親百眷，然後進入洞房。



105　等到賓客散盡，麗君却要少華出去，少華吃了一驚，不知又出了什麼事。原來麗君讓他去陪伴燕玉。少華凄然相告：燕玉已削髮爲尼了。麗君聞言，才知自己一向錯怪燕玉，深感內疚。

106　少華百般勸慰，麗君情緒略有好轉，但她念榮蘭與自己同受苦難，却終身未定，很是不安。少華一想，自己的書僮進喜與榮蘭匹配，既可了却麗君的心事，又能報答進喜的救命之恩，便把這想法告訴了麗君。

107　麗君聞言十分贊同，立即派人把進喜和榮蘭叫到跟前，說明心意，並問他們是否同意，進喜聽了心中歡喜，忙說願意，榮蘭也頻頻點頭。少華當即賞給金銀，賜給住宅，宣佈擇日成親，兩人謝過王爺退了出去。

108　此時此刻，洞房花燭，皇甫少華與孟麗君含淚相望，經歷多少風雨，受過多少磨難，他們終於團圓了。正是：比箭聯姻起禍患，幾經離合與悲歡；終生相愛志不渝，夫妻恩愛再生緣。

（全文完）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黃太白・文　可飛・圖

花開花落花也空

報仇血洗四大家　羣雄殲滅飛金花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的西子湖，被列為天下第一名勝，柳堤環繞湖岸，古寺隱於湖濱，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斷橋殘月，岳王墳，蘇小墓，每一處都是遊人嚮往的地方。

是秋天了，秋風瑟瑟的拂着湖堤上枯了的柳枝，一彎冷月，靜悄悄的掛在天邊。秋高氣亦爽，萬里皆碧空，應該是三更時分，遊人早已在西湖絕了跡，此時却有一個白色的人影，伴着冷月，在一步一步的沿着湖堤向內走。行到湖堤盡頭之處，向右一拐，直向靈隱寺方向行過去！

靈隱寺乃是濟顛出家的地方，香火極盛，有許多高人雅士，都喜歡在此處逗留，甚至吟詩作對，也有很多人在此寺附近，建造靜室幽居，在靈隱寺對面飛來峯下，就有這麼一處靜室，據說是江南武林世家林天峯的別墅，每逢夏秋二季，他必是全家居此，夏則避暑，秋則欣賞秋山楓葉。

那個白衣人一直行到別墅門前，輕輕的敲了兩下門，等了半晌，竟無人應門，白衣人自言自語道：「奇怪，這個時候，他們應該住在此處才是，怎會無人應門？莫非出了甚麼事不成？」

白衣人又等了半晌，終於忍不住的身形一拔，已飛入了圍牆，輕輕叫道：「林兄、林兄！」連叫了數聲，亦無人答應。

白衣人隨即向廳堂中走去，廳中一片漆黑，他隨手掏出火摺子，迎風晃亮，大廳的太師椅上坐着一個人，花甲年紀，錦衣罩體，鬍鬚已然花白。

白衣人心中大喜，急叫道：「林兄，小弟來看你了。」

林天峯只是坐着不動，按理說，一個武功極為深厚的人，決不可能睡得這樣死的，他疑心大起，走前一看，在那林天峯咽喉之上，赫然露出了半截金花，另半截上深入咽喉之內，他大吃一驚，趕忙燃起紅蠟燭，在別墅內外的照了一遍，竟有七個人的咽喉上，被打中了金花，這七個人竟是林天峯的夫人崔起雲，兒子林一民，女兒林小玲，兩個丫頭、追雲、捉月，兩個僕人，林安、林忠。

白衣人的臉上，掛下兩行珠淚，在別墅中住了一夜，第二天請些地方人士合力將林天峯全家下葬，他便直撲蘇州。

蘇州的名望，與杭州並駕齊驅，護城河水平城牆，景物優美，城中有獅子林，滄浪亭等名勝，在獅子林的右首，有一所極為雅緻的別墅，亦是江南武林世家，周天行的居所，這天傍晚的時分，別墅門前來了個白衣人，他用手推開虛掩的

大門，裡面靜悄悄，他心中又泛起了個不祥的預兆，莫非又是西湖飛來峯下的故事重演？他急忙穿堂入室，走遍了住宅的四週，可不是，周天行一家十二口，全被金花刺中了咽喉，竟無一人倖免。

白衣人聯想到濟南王天俠，北京楊天成，他也來不及掩葬周天行的全家，便連夜出城，一個月後，便到了濟南大明湖畔的王天俠家中，一會兒匆匆出來，趕往北京。

白衣人連跑了四處，武林四大世家，全都被金花射殺而死，連一個下人孺子也未倖免，他不但傷心，而且吃驚，武林四大世家，不但與他皆有極深厚的交情，而且在武林中都是聲威顯赫，獨霸一方的人物，是甚麼人有這樣精深武功，憑着一朵金花，便毀了武林四大世家？

白衣人此時的心情，實在是難以形容，他沉思半晌，決定暫時不動聲色，決定走遍江湖，尋訪敵踪，只是這件事太大了，他雖然不動聲色，却早已傳遍武林。

江湖上的人物流動迅速，因此消息也傳遍得特別快，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不到半個月的工夫，都已知道當今武林四大世家，全被毀在一朵金花之下，只是無人知道使用金花的人究竟是誰？因為這種很特殊的暗器在江湖上極為陌生，有很多好奇的武林人士，紛紛挺身而出，主動的去追查這件事，更有武林四大世家的師門及友好，在秘密留心查訪。因此五湖四海的各大碼頭，出現的人也比以前多了，舉凡茶樓酒肆之中，到處皆有人提起金花這兩個字。

這一朵小金花，竟然是用純金製成，而且還會飛，不但會飛，更能殺人，這朵金花的主人，想必是心機靈巧而又武功高强的人物，只是他為甚麼要毀滅武林四大世家？難道他與四大世家有仇麼？即使有仇，也不可能與四大世家同時有仇，那麼他的目的是為了甚麼呢？

四大世家，領導武林，如今全都被毀了，江湖已被震翻過來，盜賊羣起，宵小倍出，整個武林亂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此時，在金陵一帶，出現了一首童謠：

金飛花，金飛花，
金花滅了四大家；
武林無首龍蛇亂，
盜賊橫行商旅怕；
是何人，使金花？
金花毀了四大家。
武林正義皆蕩然！
宵小倍出黎民怕。

從這首歌謠上看來，可見得武林四大家族，皆是極為正派的人物，而且還能壓制宵小，造福黎庶，如今四大世家全毀了，往日的聲威，也如行雲流水的去了，還有誰來承當武林正義，還有誰去壓制宵小盜賊？

＊　＊　＊

皖境望江縣城外的江邊處，有一座樓，叫做「望江樓」，樓並不高，共分上下兩層，臨江而立，登樓俯視長江，蜿蜒曲折，如玉帶飄風，天色已黑了，却有一個人，在樓上徘徊不去，一會兒看看江水，一會兒望望江城，一會兒俯首低思，一會兒又昂首長嘯，好像他胸中有無限的憂煩，要寄這嘯聲發洩出去。

秋風瑟瑟的吹，江水低沉的吼，一盞盞的燈火，由望江城中亮起，一片片的秋雲，從望江樓頂飄過，秋深了，夜也深了，這個人，他只着一件白色的長衫，凜立於秋夜冷風之中，他在想甚麼？他在看甚麼？他在等甚麼？等人嗎？

不錯，他是在等人，因為正有一條人影，出了望江城，直撲望江樓，此人着一身黑色勁裝，背插長劍，看年紀也不過二十上下，從他趕路的身形看來，此人有極好的輕功，而且他的武功，已進入一流之列。

那黑衣人到了望江樓，右足一踩地面，已輕輕的飄上了樓頭，朝那白衣人跪了下去，說：「弟子拜見恩師！」

白衣人祥和的道：「望江城中最近可有甚麼動靜？」

黑衣人道：「自從四大世家在武林除名之後，到處皆有姦淫擄掠的事情發生，連官府都無法阻止，此事不獨是望江樓，處處皆然。」

白衣人點首道：「此事我知道，我只是問你，望江城中最近有沒有出現過可疑的人物？」

黑衣人道：「有！」

白衣人道：「是甚麼樣子的可疑人物？說給我聽聽。」

黑衣人道：「是一個女人，大約二十上下的年紀，行為規矩，舉止有節，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個極為正派的人物。」

白衣人道：「既是行為正派，當然算不得可疑人物。」

黑衣人道：「可是她眼光中始終隱着幾分陰沉。」

白衣人道：「凡是大奸大惡的人，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你能察人於神氣之間，可見你近來的功力已經大進了。」

黑衣人道：「謝謝恩師誇讚，弟子身受教導，豈敢一日或忘？」

白衣人嘆道：「世道不正，人心大變，像你這樣忠心於師門的人，已經不多了。」

黑衣人道：「重整世道人心，這是我們當前第一要務。」

白衣人搖頭道：「談何容易？

如今四大世家被毀，我們的形勢更顯得孤單了。」

黑衣人道：「事在人爲，師父往日的雄心萬丈，難道就此打消了麼？」

白衣人道：「武林四大世家，與爲師皆有深厚的感情，此仇未報，怎可消却雄心，爲師顧慮的是，敵人行踪詭秘，要想找他報仇，實是不易。」

黑衣人道：「師父，你看望江城中那可疑的女人，會不會是眞兇？」

白衣人道：「你不說我倒忘了，我們趕快走！」

「走」字一出口，人已飛下望江樓，黑衣人隨後追上，兩人一前一後，一黑一白的人影進入了望江城的時候，已經是五更左右了，師徒二人回到西城內的一間小屋，那原是一處無人居住的鬧鬼荒屋，這間屋子並不大，長約三丈，寬約一丈，裡面有鍋灶、床桌、枱椅等應用之物，只是久無人居，積塵甚厚。

黑衣人似早有準備，從身邊取出一支紅燭燃上，然後用布拂去床桌上的塵土，請白衣人坐下，才道：「此處是弟子三日前發覺的，地點幽僻，居住此處決無人發覺。」

白衣人道：「很好，你先說說那女人經常在甚麼地方出現？」

黑衣人道：「大佛寺。」

「每次出現大約是在甚麼時候？」

「傍晚。」

「大佛寺中有僧尼寄居麼？」

「沒有。」

「她每次出現的時候是進寺還是出寺呢？」

「出寺。」

白衣人點點頭道：「如此說來，她一定寄居那寺中了。」

黑衣人道：「弟子也有這種的想法，只是不敢確定。」

白衣人道：「不管這女子有沒有嫌疑，她每次晚出早歸，一定有所圖謀，這個人我們一定要查得清楚。」

黑衣人道：「如果弟子猜得沒錯，此刻她是可能已回寺中高臥了。」

白衣人道：「不錯，你可以先去探探動靜，但千萬不可驚動對方，爲師在此等你。」

黑衣人應了一聲，身形一晃，如一縷青烟般的飛出了屋外，直撲大佛寺而去。

大佛寺臨近望江縣城的北門，因年久失修，久無人居，寺的範圍甚廣，除去大殿尚算完整之外，其他皆已頹廢，黑衣人到達寺外之時，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隱隱聽到雞啼聲，顯然是天已經快亮了。

黑衣人在臨近大佛寺前，身形拔向一棵大樹上，隱身於樹叢之中，向寺內觀察，見裡面一片漆黑，也聽不到一點動靜，他屏息呆了半晌，忽然身形一弓，如脫矢之箭，直飛向大佛殿的圍牆，那牆也不過丈多高，他在牆頭上微微一停留，隨即翻向院中，伏身在一叢亂草之中，向佛殿中觀察，半晌，仍無動靜，他便輕輕的爬出草叢，躍向大殿門口，伏身門邊，附耳靜聽，也不聞有鼻息之聲，他不禁疑心大起，難道是自己猜錯了麼？那女子不住在這裡？

黑衣人疑心一起，戒心已無，竟然走入大殿，並隨手打亮了火摺子，向四面照去。

大佛寺已久無人居，大殿上的積土甚厚，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樣子，黑衣人心想：「難道那女人不是住在大殿之上，或是根本不住在寺裡？」

黑衣人既然來了，當然不願意就此離去，他穿過大佛正殿，走回後院，後院的左邊有四五間禪房，皆已倒塌，左邊有兩間廚房，也已損壞，院角上尚有兩間柴房，尚還完好，如果說這女子是住在寺中，她一定是住在柴房裡了。

黑衣人身影急向柴房飄去，由於天色已亮，他已看清楚這兩間柴房，原來是用青石砌成，就連屋頂也是用石片連接起來，難怪尚能完好無損，他輕輕飄到柴房窗口，向裡面望去，見柴房中有一堆新草，平平的鋪在地上，表面上看來似乎有人睡過。

黑衣人心想：如果說那女人是住在寺中，那一定是睡在此處了，可是根據自己的判斷，此時她正應該是夢見周公時候，怎麼不見人影呢？

黑衣人發現此處有人住宿，不敢大意，急急將身影隱了入草叢中，此時突有一陣輕微的脚步聲，由寺外傳來，那脚步聲由輕而重，不一會工夫，後院中已多了一個人，這個人使黑衣人大吃一驚，因爲此人不是他心目中想像的那個女人，而是個年紀已近花甲的老化子。

這個老化子蓬着一頭花白的頭髮，穿一身破爛藍色短衣，足踏草鞋，左手提着一枝竹杖，約四尺長，杖上尚有綠竹的葉子，顯然是剛折下來不久，那老化子一進入後院，便直撲柴房，在那堆草上躺了下來，不一會工夫，便已呼呼入睡了。

黑衣人輕輕的從草叢中鑽出來，又從窗口觀察了半晌，覺得並沒有甚麼可疑之處，旋即離開大佛寺，回到那城西的小屋中去。

* * *

白衣人道：「怎麼樣？大佛寺是否有人居住？」

黑衣人道：「有！」

「是那個女人？」

「不！是一個老化子。」

「老叫化子？」

「不錯，弟子對此事，也覺得很可疑。」

白衣人眉頭一皺道：「你把經過的情形，詳細的說給我聽聽。」

黑衣人便將前情說了一遍。

白衣人問道：「你說那根竹桿子是新的？」

黑衣人道：「正是。」

白衣人道：「除此之外，尚有甚麼可疑之處麼？」

黑衣人道：「那老化子舉步輕快，身上微有香氣散出。」

白衣人道：「舉步輕快，證明此老化子亦是武林中人，身上發出香氣，可能是女子所裝扮。」

黑衣人雙掌一拍道：「不錯，這老化子一定是女人改扮的，弟子今晚再去探一探。」

白衣人道：「你先去城中購些食品回來，此事我們得從長計議。」

黑衣人應命而去，白衣人看着黑衣人，輕輕嘆息一聲道：「他天資深厚，拜師雖僅三年，但進步神速，實難能可貴，更難得的是他天性純樸厚道，忠於師門，看來我這天聲一派下一代的繼承人，非他莫屬了。」

白衣人雖是自言自語，也道出了自己的心聲，原來天聲一派，代代單傳，不妄收門徒，白衣人乃是天聲派第十八代繼承人，複姓歐陽，單名一個青字。黑衣人是歐陽青徒弟，複姓司徒，單名一個紅字，目前他正在考驗司徒紅是否成爲天聲派的第十九代繼承人，合則更好，否則將會廢去武功，逐出門牆。

天色已大亮了，紅日已上三竿，一片金黃色的光芒，射進了小屋，也照紅了歐陽青的白色長衫，他目視朝陽，回憶起西湖的林天峯、蘇州的周天行、濟南的王天俠、北京的楊天成，這武林四大世家，他四個最知己的好朋友，竟是半月之間，大大小小全遭毒手，這兇手到底是誰？他殺盡四大世家的目的是甚麼？

歐陽青沉思之下，不禁又是一聲長嘆，繼之却一聲大喝：「甚麼人？」

門外有人答道：「恩師，是弟子回來了。」進來的果然是那黑衣人司徒紅，手中還提着一大包東西，尚有一罎酒。

歐陽青道：「你回來之時，有沒有可疑的人物在跟踪你？」

司徒紅道：「弟子一路留心，並未發覺到有可疑人物。」

歐陽青點頭道：「那就好了，我們先吃點東西後，然後再作打算。」邊說邊接過了酒食，將紙打開，裡面有牛肉、鷄鴨，尚有很多乾糧，足夠師徒二人三日之用。

司徒紅從袋中取出兩份杯筷，將酒罎的封口拍開，恭恭敬敬的先替師父斟了一杯酒，然後再替自己斟上，方始就坐。

歐陽青乾了一杯酒才道：「你也吃罷，我們邊吃邊談，這望江城中，除了那個女子以外，你可發覺到尚有甚麼可疑人物？」

司徒紅也喝了一杯酒才回答道：「沒有！」

歐陽青道：「那個老化子如果眞是那個女子所扮，現在可能尚在寺中睡大覺！」

司徒紅說道：「弟子等一下再前去看看。」

歐陽青道：「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一個武林人物，往返行動之間，都是非常小心，那老化子回到寺中之後，竟然毫無用心的進入柴房睡覺，這不是很奇怪麼？」

司徒紅道：「也許他並未發覺到弟子。」

歐陽青搖搖頭道：「不可能，照你口中描述的那個女子，武功必非泛泛，她不可能毫無覺察。」

司徒紅道：「師父的意思是……」

歐陽青道：「你不妨再去一次，萬一被發覺的話，千萬不可動武。」

司徒紅道：「知道了，弟子這就去。」他說走便走，身形一晃，已出門而去。

太陽已快爬到頭頂上了，雖然是秋天，帶給人仍有一份炎熱的感覺，也許是秋老虎吧！

當司徒紅到達了大佛寺後院子時，太陽已正照在頭頂上，他撥着亂草，輕輕的走到柴房的窗口，向裡面望去，那老化子已不見了，却發覺到一張白色紙條，上面草草的寫着十幾個字：

「不要錯用心思，速查眞兇。」

下面也沒有署名，司徒紅心想：「師父說得沒錯，他果然已發覺我的行踪。」

司徒紅將此紙條帶回，歐陽青研究一番，覺得此人是敵非友，只是想不出這女人到底是何許人物，因此他們師徒二人決定先查明此女來歷，然後再作打算。

* * *

望江城雖不大，由於位置近江邊，風物優美，因此也吸引了不少詩人異客，以及江湖上遊俠之士，因此望江城的酒樓客寓的生意，尚算不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要算東門外的英雄館，館分上下二層，佈置華麗，酒菜齊備，因此望江城中凡是好飲幾杯的人，都喜歡跑到英雄館，既闊氣又夠排場，故而到

英雄館的人，不一定是英雄，但是都自以爲是英雄人物。

太陽一轉眼間，已爬到了頭頂，茶樓酒館可正是上客的時候，英雄館當然也不能例外，館中的酒客，已滿了百分之七八十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美的醜的，文的武的，應有盡有了。

英雄館的酒客，不但有文有武，更有文的故意帶着劍，裝出懂武的模樣，武的故意拿着摺扇，做出文縐縐的樣子，這本是人生百態，當然也有些貨眞價實的，你看，英雄館二樓左首窗口一張桌上，坐着一位白面書生，當然手中也是拿着摺扇，却未帶劍，摺扇的一面畫着一幅山水人物畫，畫中有小河、木舟、長亭、垂柳，長亭邊站着一個女的，那年輕女子正揮手向那男的送別，畫中情態，依依不捨，摺扇的另一邊，寫有一闋詞。

東邊一棵大柳樹，
西邊一棵大柳樹，
南邊一棵大柳樹，
北邊一棵大柳樹，
任憑你南北並東西，
千絲萬縷，
牽不住郎舟住，
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
一聲聲不如歸去。

這位白面書生的外形上看起來很溫文，可是眉間却透着英氣，外表生得很俊，可是舉止間却是帶着幾分脂粉氣，因此，這個書生，到底是男的還是個女的？是文還是武的？沒有人知道，也許她是女扮男裝，也許她是文武全材，江湖上甚麼人物都有，誰敢隨便去追根究底。

那位白面書生輕輕的喝了一口酒，俯首向窗口下面看去，見街道上行人如鯽，三百六十行應有盡有，這小小的望江城，可還眞夠熱鬧的，此時忽聽街東首有人直着嗓子大叫：「呔！讓路，大爺要上英雄館去風光一番。」

大叫之人原來是個身高八尺的粗黑大漢，只見他雙手一分，街道上的行人，齊跌跌撞撞的向兩邊擠去，看來此人的確有幾分蠻力。

白面書生看得出神，心想：這個黑漢倒也粗獷慓悍，不知是甚麼來路，他正打算間，樓梯一陣答答大響，那惡漢已上了二樓，店夥已招呼他坐下，說：「爺台，要甚麼酒菜？」

黑漢答道：「牛肉、二鍋頭，每樣二斤。」

店夥應着走了，此際一陣串鈴聲響，樓上又多了一個人，是個年約半百的賣葯郎中，只見他左手串鈴，右手虎撐，雙目中精光閃爍，他不等店夥招呼，竟自走到白面書生的桌子對面坐了下來，嘴角一咧嘴笑道：「打擾了！」

那個書生看了他一眼，說道：「好面善！」

郎中笑道：「相公看走眼啦，在下一向在川湘一帶濟世，今兒是初到貴境，你如何能認識。」

白面書生道：「小生只是隨便說說，切勿見怪，小生想向先生打聽個人。」

郎中笑道：「我一生浪跡江湖，知道的人確是不少，不知相公打聽的是甚麼人？」

白面書生目視他一笑，然後以手指沾酒，在桌子上寫出七個字來「勾魂郎中曹不平」。

郎中面色微變，說：「莫非相公跟他有甚麼瓜葛？」

白面書生道：「說起來確有些淵源，不過未見過面而已。」

郎中低聲道：「相公是……」

白面書生道：「獅子林是吾家。」

郎中聽得又是面色一變，悄聲道：「你跟周老爺子是甚麼稱呼？」

書生神色肅然悄聲的道：「那是家嚴，事發後三日，我還在峨嵋習藝，未遭毒手，閣下大概就是林老爺子的拜弟，勾魂郎中曹大叔了？」

郎中道：「不錯，事發之日，我正遠赴關外去辦一件事情，未遭毒手，唉！四大世家經此一劫，剩下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書生道：「看來欲報此仇，也煞費週章了。」

郎中道：「相公的名諱是……」

書生道：「單名一個鈴字。」

曹不平又是一愣，道：「相公。」

周鈴一笑道：「我是女扮男裝。」

曹不平這才恍然，原來武林四大世家，雖共同維護武林正義，平時都很少過從，故各家情形，皆不大清楚。

此際，那先上來的黑漢大叫道：「夥計，再來兩斤牛肉，兩斤二鍋頭。」

曹不平一指那漢子悄聲道：「相公，我倒想起一個人來。」

周鈴問道：「誰？」

曹不平說道：「濟南王老爺有一個拜弟，叫黑炭頭焦猛，與此人形態極爲相似。」

周鈴哦了一聲道：「不錯，我也聽說過此人，如果是的，像他這樣冒冒失失的，不但不能報仇，可能還會有閃失。」

曹不平道：「我亦正爲此事擔心，目前唯一的辦法，只有先將他引離此地，然後再說清楚，共同合作，以尋仇踪。」

周鈴道：「有道理，我先走一步，在外面等你們。」說完之後，

放下了一塊銀子，下樓而去了。

曹不平背起藥箱，左手串鈴噹地一聲大响，右手虎撐故意在那黑漢的肩頭碰了一下，急急下樓而去。

黑漢大罵道：「狗養的，打了老子你還想跑？」帳也沒付，急急的追下樓去。

店夥急得大叫道：「客官，酒錢沒付！」

那黑漢在氣頭上，那管得了甚麼酒錢不酒錢，他下了英雄館，向左首一望，見那賣藥郎中正不驚不慌的向東門走去。他拔足便跑，本來，黑漢子高、腿兒長，要追一個人是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可是今兒却透着古怪，任他費盡了多大力氣，始終離郎中四五丈遠，就是追不上去。

那黑漢急得大罵：「狗東西，你給我站住吧！」

那賣藥的郎中就是不理，一直出了東門，又行了約七八里左右，有一片茂密的森林，賣藥郎中身形急閃之下，已經竄入了林中。

黑漢大叫道：「好啊！你還想逃？」拔足追入林中，他剛入林中未到十丈，見那郎中藥箱已放在地上，左手串鈴，右手虎撐，正面對着他笑。

黑漢子一見楞住了，半晌才道：「你！你不逃了嗎？」

勾魂郎中曹不平道：「誰想逃啦，你在胡說甚麼？」

黑漢道：「你不怕我揍你嗎？」

曹不平道：「我這人生平就不怕揍的，何況你根本揍不過我的，我還怕甚麼？」

黑漢又楞住了，說：「你不怕揍，你知道我是誰麼？」

曹不平道：「當然知道，你是黑炭頭焦猛，一拳打下去有千斤的力量。」

焦猛點點頭道：「不錯，原來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曹不平道：「當然知道，你是武林四大世家之一的王老爺的拜弟，何人不知，那個不曉得。」

焦猛眼睛一紅說：「大哥死啦，我要報仇。」

曹不平道：「殺你大哥的仇人是隱在暗處，像你這樣到處亂跑亂叫，恐怕仇還未報，自己便栽了。」

焦猛道：「依你之見呢？」

曹不平道：「聽我的，我說甚麼你就聽我好了。」

焦猛道：「你是甚麼東西？我要聽你的。」

曹不平道：「因爲我們同是武林四大世家的人，我們要共同爲武林四大世家報仇，你蠻力有餘，而機智不足，所以你必須要聽我的。」

焦猛道：「原來你就是武林四大世家的人，你叫甚麼名字？」

曹不平道：「我是林天峯老爺子的拜弟，勾魂郎中曹不平。」

焦猛大喜道：「原來你就是曹大哥，爲甚麼不早說，這樣就好了，我們可以進行報仇。」

曹不平道：「你先別急，我們尚有別人。」

焦猛道：「是誰？」

「刷」地一聲，從樹梢上飄落一人，正是那假扮書生的周鈴，她向焦猛一福道：「焦大叔，姪女有禮了。」

焦猛又愕住了，道：「你到底是男還是女的？」

曹不平一笑道：「她是蘇州周天行老爺子的愛女，這次下山報仇，行走江湖，多有不便，故扮成男裝。」

焦猛呵呵大笑道：「眞有你的，我一點也沒有看出。」

周鈴道：「大叔，我尚有一件事情必須向你說。」

焦猛道：「你說，只要有道理，大叔一定聽你的便是。」

周鈴道：「爲了報仇，我們都得聽曹大叔的話，因爲他見多識廣，到的地方也多。」

焦猛道：「那是當然的。」

周鈴又道：「殺害四大世家的仇人，一直隱在暗處，伺機行事，因此我們欲報此仇，也不能隨便表露身份，否則仇未報，恐怕已遭別人的毒手了。」

焦猛連連點頭道：「這我也知道，我一定聽你的就是。」

周鈴又向曹不平道：「曹大叔，我們尚有一股實力，未能會合，如果這一股實力會合的話，報仇之事就較容易多了。」

曹不平道：「是誰？」

周鈴道：「此人與四大世家的主人皆有深厚的關係，而功力都不在四大世家之下，自從四大世家出事之後，却未聽到有關此人的消息。」

曹不平道：「你說的可是那歐陽青，他有一個徒弟叫司徒紅，是天聲派的人。」

周鈴道：「不錯，可惜我自幼便上峨嵋習藝，未曾見過面，否則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他們出來。」

曹不平道：「此人重義輕財，行爲磊落，此次四大世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他不會不出來的。」

周鈴道：「目下我倒發覺有兩個可疑人物，如果我猜得不錯，可能就是他們師徒兩人。」

曹不平聞言一振道：「在甚麼地方？快些說出來。」

周鈴便將自己在大佛寺，被他們懷疑跟踪之事，詳細的說了一遍

，原來歐陽青等懷疑的女子，正是周鈴，她先後改扮，旨在擺脫對方耳目，主要原因是她對歐陽青師徒的底細尚不大清楚，因此不敢隨便洩露身份。

曹不平急問道：「他們現在住在甚麼地方？」

周鈴一搖紙扇道：「我帶你們去。」

說罷，便轉身直撲望江城，入城之後便直撲西門小屋，三人在小屋門口停了下來。

周鈴輕聲道：「裡面有人麼？」

曹不平道：「姑娘，像你這樣問話，裡面就是有人，也不會答應。」

周鈴道：「以曹大叔的意思該如何問法呢？」

曹不平道：「如果這小屋之中果眞是歐陽青師徒二人，他們現在正處於危境之中，必然處處防範，決不會隨便出來應門的。」

周鈴道：「依曹大叔的意思？」

曹不平道：「歐陽先生乃一代奇人，飛來峯下，曾有數面之緣，因此老朽的音容，歐陽先生必還記得，不如由老朽來叫門，屋中若眞是歐陽先生，必定會來開門的。」

周鈴道：「大叔說得是，如此就由大叔來叫門吧！」

曹不平噹的一串鈴响，隨便叫道：「老朽曹不平路經貴地，想借清茶一杯潤喉，不知賢主人肯施捨否？」他這句話偶爾聽起來是平平常常，其實已貫足內力由丹田發出，就是主人不在屋中，數十丈內，亦可聽得清清楚楚的。

此際，忽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道：「我以爲是何方高人，原來是曹兄，既已來此，推門進屋就是，何必站在屋外窮等？」

曹不平與周鈴、焦猛三人，同時回身，見對面站着個白衣長衫的中年文士，正在對他們微笑。

曹不平放下虎撑、串鈴，雙手一拱道：「歐陽先生久違了。」

歐陽青道：「多年不見，曹兄越發精明幹練了，速請屋內坐，紅兒備茶。」

司徒紅應聲開門，招呼三人進入，同時落座，司徒紅泡上香茗，

曹不平將二人給歐陽青介紹。

歐陽青笑道：「焦老弟我早已認識，倒是姪女是第一次見面，昔日我只聽天行老哥說有一位千金在峨嵋山隨太立師太學藝，却不知是誰，想來鈴姪女是已經藝成下山了。」

周鈴恭敬的答道：「姪女下山之日，也正是全家遭難之時，只是前脚後脚之分而已。」

歐陽青嘆道：「宅第依然，人面全非，賢姪女晚回一步，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周鈴眼睛一紅說：「此事尚請大叔作主。」

歐陽青道：「武林四大世家，與我皆有深厚的之友誼，此事我當然不能坐視，只是到目前爲止，尚不知使用金花的人，到底是甚麼來歷，落脚在甚麼地方？因此報仇之事，就比較難得多了。」

周鈴道：「以姪女看，使用金花爲暗器的人，多是屬於女流之輩，而且此女子手頭上也非常闊綽。」

歐陽青道：「不錯，目前望江城中，也發現一個可疑的女子，不知此人是不是金花主人呢？」

周鈴道：「大叔是說住大佛寺的那個女人？那是姪女我，大叔誤會了。」

司徒紅插口道：「如此說來那老叫化子也是大妹子喬扮的了？」

周鈴道：「不錯，當時我也曾發覺到你藏於深草之中，只是一時猜不出你的來路，不便驚擾，後來你出寺之時，我一直隨在你身後，到了西城的小屋，細聽之下，才知道你們也是爲了報仇之事而來，因此又悄悄回來，留條示意，讓你們不要找錯了兇手。」

歐陽青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子的，可是你既知我們是同路人，爲甚麼不出面連絡呢？」

周鈴道：「姪女下山未久，江湖經驗不足，再加上仇人行踪詭秘、機智過人，因此不敢貿然相認，恐怕上當啊！」

曹不平道：「姑娘說得不錯，依我看來，兇手不但機智過人，而且武功也相當高强，要不然以他一人之力，如何能毀得威震江湖的武林四大世家？」

歐陽青道：「如想以一人之力，毀去了武林四大世家，此事極不可能之事，因此以我看，內裏必定另有原因。」

焦猛粗聲粗氣的道：「歐陽大哥，你說內中會有甚麼原因？」

歐陽青道：「欲知其中原因，則必先要找到那使用金花的人，才能知道。」

周鈴嘆道：「此人無姓名可查，無形象可察，無地方可尋，茫茫人海，要到何處去找尋呢？」

歐陽青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此事我們可在三方面下手，第一是重新偵察現場，盡可能找出蛛絲馬跡來。」

「第二，是分頭尋訪各地的可疑人物。第三，是從四大世家主人生前與江湖之恩恩怨怨情形，着手調查，這樣三管齊下，報仇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曹不平點頭道：「歐陽兄說得是，西湖飛來峯下的別院，我也曾詳細看過，並未發現到甚麼可疑的

事情。」

歐陽青道：「兇手不但武功機智都很高，而且極爲細心，要他留下蛛絲馬跡，絕不可能，剛才，我所以這樣說，也不過是以備其全耳。」

周鈴道：「大叔說得不錯，蘇州獅子林故宅，姪女也曾詳細看過，並未發現甚麼。」

焦猛道：「我在濟南王大哥故宅，却發現了一樣東西，不知是不是兇手留下來的東西？」

歐陽青精神一振道：「焦老哥，是甚麼樣的東西？」

焦猛道：「是一條女人用的絲巾。」隨着說話從身上掏出一塊淡黃色的絲巾，約一尺長方，角上綉着三個極小的紅字：「飛鳳莊」。

曹不平皺眉道：「江湖人物，在下知道得不少，這飛鳳莊却從未聽說過。」

歐陽青道：「這個地方，我似乎聽人說過，只是已記不起在甚麼地方？」

周鈴接過絲巾一看，道：「我知道。」

曹不平急問道：「在甚麼地方？」

周鈴道：「我也是聽恩師說的，此莊處於峨嵋後山，地勢極爲幽僻，非平常人能到，而且莊上都是女人，行動極爲詭秘，因此誰也不知道那莊中的詳細情形。」

歐陽青道：「這樣說來有些相像了，這一條綫索我們絕不能輕易的放過。」

曹不平道：「依歐陽兄之見呢？」

歐陽青道：「我們五人立即起程，趕赴峨嵋，先會晤太立師太打探一下飛鳳莊詳細的情形，然後再深入後山一探究竟。」

周鈴道：「此去峨嵋，路上我極爲熟悉，如此由姪女引路了。」

歐陽青道：「由姪女引路當然更好，只是尚有一件事情，大家必須注意。」

曹不平道：「甚麼事？」

歐陽青道：「此行沿路之上，只是遊山玩水，不准提及尋仇之事，以免打草驚蛇，同時我們人手太多，走在一起，難免令人起疑，不如分成兩路，我與姪女、紅兒一路，請曹兄與焦老弟一路，兩路人馬前後相隔不能超過二里，以便彼此有個互相照應。」

曹不平道：「如此甚好，歐陽兄先行，過一盞茶後，我與焦老弟再行上路便是。」

歐陽青點點頭道：「好！」於是雙方約了暗號，便帶了司徒紅及周鈴二人，先行上路，他們出了望江城之時，曹不平與焦猛才動身，他們全是從望江樓附近僱舟過江，直向川地進發。

從望江到四川，路程極爲遙遠，好在五人全有一身功夫，因此行動起來，比平常人快速得多了，他們一路上溯江上行，也不過半個月工夫，已到了川境，此處多山，氣候變化無常，朝雲暮雨，不堪其擾，因此當他們到達峨嵋山菩提庵之時，前後整整花了二十三天。

菩提庵位於金頂寺後，寺廟很小，居處又很幽僻，因此人跡不到，庵中除了周鈴的師父太立師太而外，尚有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尼，在侍候香火茶水等雜務。

這兩個小尼一個叫悟妙，一個叫悟塵，原是兩個孤女，被太立師太收養，傳授武功佛學，與周鈴極爲投緣，因此當歐陽青等五人到達菩提庵之時，兩個小尼極爲歡欣的替周鈴他們安排居處及茶飯。

菩提庵共有五間客房，二間禪房，兩間厨房，一所大殿，有一道院牆環繞着，悟妙將他們安排在靠左院角的三間客房之中，歐陽青與司徒紅師徒兩人合住一間，勾魂郎中曹不平住一間，黑炭頭住一間，周鈴仍睡在自己從前住的房中。

悟塵小尼給他們準備了晚飯素菜，原來當他們到達菩提庵之時，已是傍晚時分。

悟妙小尼還提着一罎酒，以禦高山寒冷之氣。

歐陽青喝了一杯酒道：「小師父，老朽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問？」

悟妙莊容的道：「歐陽大俠是我師姐的長輩，有話不妨直說。」

歐陽青道：「我們遠道冒昧而來，多承兩位小師父熱誠招待，感激之至，只是一直到現在未見令師出面，不知令師可在庵中？」

悟塵道：「我師父前天就出去了。」

曹不平有些失望，急聲問道：「不知令師去了甚麼地方，何日何時可以回來？」

悟塵道：「家師外出，一向不說出去的地方及回來的時間。」

歐陽青道：「令師出門之時，連一點風聲都沒有透露出來？」

悟塵道：「沒有。」

周鈴道：「小師妹，如果你們知道，最好還是說出來，因爲我們有急事找她老人家。」

悟妙道：「師姊，你又不是不知道師父的脾氣，她老人家去的地方，我們如何能知道的呢？」

周鈴道：「話是不錯，可是師父出門之時，往那方向走，你們該知道的呀！」

悟塵道：「這我知道，我送師父出門的。」

周鈴急問道：「向那一方向走？」

「後山。」

「後山，那地方師父從來沒有去過的呀！」

「就是嘛，我也感到很奇怪。」

「後山之中，並非通都大邑，而且，瘴烟密佈，蟲蛇四伏，師父如果向那個方向去，時日決不會太久，看來我們只有等她老人家回來了。」

歐陽青點頭道：「有道理，如今我們只有在這兒盤桓幾日了。」

悟塵笑道：「幾位能多住幾天，那是再好沒有了，只是荒山小庵之中，沒有好的招待，諸位請隨便用，我們要做晚課。」說完，便與悟妙往大殿去了。

衆人隨便吃了點素菜，便各自回房休息，由於山高氣候寒冷，山風又大，因此他們睡得特別早。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已是日上三竿了。

兩個小尼姑已給他們預備好了梳洗之物及早點，他們心中雖急，却又無可奈何，除了商討如何尋仇踪之外，便各自苦修內功，周鈴與她兩位師妹極談得來，當悟妙悟塵知道周鈴的全家被殺害之後，也極爲憤慨，因此彼此無事時，也共同研練太立師太所傳的武功，這樣一晃就是七八天，仍未見太立師太回來，此時不獨歐陽青與曹不平急了，就是連周鈴及兩小師妹也急了起來。

周鈴道：「我在庵習藝之時，師父也常常出外，但最多不會超過三天，如今已快十天了，怎麼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悟妙道：「是呀！如果師父有事躭擱太久，臨行之時，必定會和我們說一聲，這件事的確令人費解。」

歐陽青沉思了半晌才道：「莫非師太發生了甚麼意外不成？」

悟塵搖頭道：「不可能，我們佛門弟子一向慈悲爲懷，方便爲門，何況師父秉性慈祥，做人處世，皆得大體，怎麼會有意外之事發生？」

曹不平道：「那也不一定，武林四大世家一向主持正義，光明磊落，還不是出了意外？」

提起武林四大世家，悟塵悟妙二人同時一愕，他這話說得沒錯，混亂時期的武林人物，有幾個講道理講道義的。

悟妙小尼法眉雙皺的道：「曹老爺子，依你說我們目下該如何才是？」

曹不平道：「我們不妨再等一兩日，如果再不回來，只有一起向後山進發，找尋令師下落。」

周鈴道：「峨嵋後山皆是懸崖峭壁，瘴烟密佈，蛇蟲起伏，向無人跡，而且範圍極廣，要尋訪恩師的下落，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歐陽青道：「姪女話雖不錯，但如今除此方法之外，已別無其他方法可行。」

焦猛叫道：「歐陽大哥說得對，就是將峨嵋後山翻轉過來，也要將師太找回來。」

悟妙道：「諸位盛情，小尼感激，我與悟塵師妹，已十年未出庵門，江湖上的事，一無所知，此事就煩諸位做主了。」

曹不平道：「煩兩位小師父引路，我們先到後山觀察一下大概的形勢，再作決定！」

悟妙應聲道：「是！」於是便與悟塵二人立即起身引路，他們一行七人出了庵門，來到一處較高地方，觀察山勢，但見奇峯羅列，烟雲繚繞，諸峯之下，皆深不見底的深谷，霧瘴滿佈，毫無路徑可尋。

歐陽青道：「令師當日由何處進入後山羣峯之中？」

悟塵道：「恩師輕功絕頂，飛行絕跡，當日小尼只見她老人家由此輕身躍落，兩個起縱之間，便已不見影踪。」

曹不平嘆道：「令師身在佛門，心存道義，遊行山水之間，行踪無定，不愧是個世外高人。」

悟妙道：「曹老爺子過奬了，諸位都是武林中一代奇人，小尼仰慕得很。」

歐陽青道：「好了，現在不是客套的時候，小師父，你左首的那第三座高峯，四週一片峭壁懸崖，頂端却是蒼翠欲滴，不知那座山峯叫甚麼名字？」

悟妙道：「此峯原是無名字，只是我與悟塵師妹童年嬉戲時，隨便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毛頭峯。」

歐陽青點頭道：「好一個毛頭峯，你看半峯之間，有一道紅帶環繞，好像是宅第的圍牆，莫非那邊也有廟庵不成？」

悟妙道：「那地方無路徑可通，不是甚麼廟宇，家師也從未去過。」

周鈴道：「歐陽大叔這一提，我倒想起來了，此處難道是飛鳳莊不成？」

曹不平道：「可能令師也是到那個莊上去了？」

司徒紅道：「何以見得？」

曹不平道：「後山之中，別無去處，太立師太既到後山，當然極可能到那座莊院的地方去了。」

歐陽青點頭道：「不錯，我們且等一兩日，如再不見師太回庵，我們只有設法，到那庵院中去打探了。」

＊　＊　＊

他們這一經鐵定，便又回到庵中，兩個小尼姑又爲他們準備午飯

，江湖人物，原不計小節，只要彼此沒有深仇大恨，都是很容易相處，因此那歐陽青等五人，雖是世俗之人，住在菩提庵中，也沒有甚麼不方便，這樣又等了一天，仍不見太立師太回來，大家感到情形有些不對了。

歐陽青道：「師太今天如果不回來，我們明天一早便要向後山進發了。」

曹不平道：「不錯，只是我尚有一些顧慮。」

歐陽青道：「曹兄請說。」

曹不平道：「後山那座莊院院落，如果眞是飛鳳莊，而師太又是在那裡出了事的話，憑我們眼前這幾個人的力量，可能不夠人手。」

司徒紅道：「曹大叔此話怎麼說？」

曹不平道：「那飛鳳莊隱於深山，江湖很少人知道，其內情必然極爲複雜，何況以太立師太那樣武功，尚且出了問題，以我們五人之力，能夠穩操勝劵嗎？」

歐陽青道：「話雖不錯，只是太立師太是否在飛鳳莊出了事，我們還不知道，就算是的，時下我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曹不平道：「有！」

歐陽青道：「曹兄，有何高見？」

曹不平道：「你我行道江湖數十年了，總會有幾個道義相投的朋友，我們可以請他們來助一臂之力。」

歐陽青道：「時機緊迫，恐怕已來不及了。」

曹不平道：「兄弟養了一批信鴿，朝夕不離，你我同時修書，兄弟讓那些信鴿送去，不出十日，必定有人前來。」

歐陽青道：「十日？不是太長麼？」

曹不平道：「敵人一直隱在暗處，行動詭秘而兇殘，這將是武林中一場正邪的決鬥，爲了安全起見，我們不得不愼重一點。」

歐陽青道：「曹兄說得是，現在我們就分頭修書。」

當下兩人共修了十封書信，曹不平走到庵外，撮口長嘯，立時有數十隻鴿子飛到前面落下，原來這些鴿子乃是他一手訓練出來，不需伺養，隨着他的行踪，終日不離，曹不平選了十隻最好的鴿子，將十封書信綁在鴿腿上，立即縱之飛去。

曹不平相交滿天下，這十封書信的主人，他都曾帶着信鴿去過，因此不怕找不到地方，不過這樣一來，他們不得不暫時安下心來等候，到了第五天的早晨，仍沒有太立師太的消息，大家都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了。

周鈴更是如熱鍋上的螞蟻，兩位小尼姑雖是佛門弟子，爲了師父的安全，也有些擔心起來，就在此時，菩提庵中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一進庵門便大聲叫道：「歐陽兄何在？」

歐陽青聞聲走出，一直大笑道：「馮兄眞是信人，小弟先謝了。」

來人笑道：「歐陽兄的事就是小弟的事，我豈能不管，何況此事涉及到武林四大世家，那就更不能不問了。」

原來來人正是歐陽青飛鴿傳書相邀之一的獨行俠馮不二，此人年約六十，一身功夫已達超凡入聖之境界了。

曹不平等一起迎了出來，請兩位小尼姑備了一些酒菜，衆人喝酒談心，據馮不二說：「江湖之上的武林人物，死在飛金花之下的，已不止武林四大世家，有很多成名多年的英雄人物，均遭之毒手，因此有很多已經退隱的武林名宿爲了澄清此事，皆紛紛挺身而出，目下的武林，已被鬧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曹不平等人聽了大吃一驚，飛金花到處謀殺武林人物，其目的到底是爲了甚麼呢？衆人正議論間，忽見庵前飛下一條人影，落地之後，身形一晃已倒了下去。

周鈴眼尖，急叫一聲：「師父！」嬌軀已飛竄入院中，將來人扶起，此人正是太立師太，她這時臉色蒼白，右肩有血漬滲出。

周鈴知是受了傷，趕忙將太立師太扶入禪房，取出傷藥，打開傷處，赫然插着一朶金花，她小心的將金花取下，悟妙用水洗了傷口，悟塵上了藥，讓她師父躺下休息，直到第二天太立師太的精神方始恢復，言談之下，方知是在飛鳳莊遭了毒手，原來太立師太爲了替江湖除害，秘探飛鳳莊，一連十日，皆隱在暗處調查，飢食山果，渴飲清泉，夜宿岩洞，沒想到在第十二天的夜晚，查探飛鳳莊時，被莊中人發覺，立時金花亂舞，以師太那樣的身手，仍不免有些受傷。

歐陽青道：「由師太這一件事情，已經證實那受金花所害的人，必定是飛鳳莊所爲，只是她們的目的又是爲了甚麼？」

太立師太道：「飛鳳莊的人，皆是江湖上武林失意的女子，被飛鳳莊主授以武功及飛花，準備統一武林。」

曹不平道：「如此說來，我們不僅是報仇，爲了維護武林正義，也不能讓她們存在了。」

太立師太道：「不錯，貧尼雖有此心，亦感人手不足，你們來得正好，待貧尼傷癒之後，我們一齊撲殺飛鳳莊。」

曹不平道：「師太安心養傷，在下與歐陽兄分別請了一些武林高手，不日便到，那時再行動，我們就可以制勝了。」

太立師太聞言道：「如此更好，只是飛鳳莊的人一入江湖，不知鬧成甚麼樣子？」

馮不二將最近江湖上所發生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

太立師太嘆息道：「這也是武林劫數，還好我們能及早發現了賊巢，否則更不堪設想了，兩位施主所約的人手，不知何時能到？」

歐陽青道：「多則七日，少則五日，必定可到齊。」

太立師太說道：「如此就煩請諸位在小庵多住幾日，招待不週的地方，尚請原諒。」

曹不平道：「師太言重了。」邊講間，兩位小尼姑已做好飯菜，並將所餘客房一齊打掃出來，以備將到的武林高手居住。

不到三日，他們所約的人物都已到齊了，計有：

太原神拳言伯周。

滄州遊俠卜奕。

廬山俠隱司馬行空。

太華女俠紀飛虹。

青城山白石道人。

江湖遊士神卜吳一通。

冀州大俠馬觀明。

雲溪漁夫白月。

鍾山樵子郝風。

再加上先到的獨行俠馮不二，所約十人全已到齊。此時太立師太傷勢已癒，以主人身份，大擺素筵，酒席之間，討論飛鳳莊之事宜，已知飛鳳莊中已派了不少人流入江湖，他們決定先剿滅了老巢，然後再入江湖，加以一一撲滅，當晚無話。

第二天一早，由太立師太率領，選一條比較容易走的路，登上了毛頭峯的半腰，此時已經日上三竿了。

太立師太道：「我們向左轉過山腰，便是飛鳳莊的地方，只是飛鳳莊人會使用金花，更善於暗中偸襲，各位多加小心。」

衆人應了，旋即轉過山腰，但見一座莊院，橫立眼前，粉紅色的圍牆環繞一周，院中樓台亭閣，高低起伏，猶如是皇宮內院一般。建造得極爲美侖美奐，尚有許多花草樹木，夾在其中。

太立師太道：「此處就是飛鳳莊了，據我所知，正門有二十個年輕女子把守，每人携着五十朵金花，手法也極爲厲害，院牆四週，也有巡查，大約有四個小隊，每隊五人，合計二十人，每人亦有五十朵金花，手法與守門的女子相等，除此四十個女子之外，分別居於各廳房中，由一個總管領導。」

歐陽青說道：「這個總管叫甚麼名字？」

太立師太道：「此人年紀約四十上下，長相也不惡，武功極高，只是不知她叫甚麼名字，除此以外，尚有一個莊主，此人行動詭異，貧尼在此打探了十二日之久，始終未見過她一面，當然也不知她叫甚麼名字。」

曹不平道：「依師太之見，我們從何處進入比較適宜？」

太立師太道：「大門防守嚴密，從院牆進入比較容易，只是人手非要分配一下，我們總計十八個人，可分成四組，每組四人，請曹大俠、歐陽大俠、白大俠、郝大俠各領一組，分四面進入，打他個首尾不能相助，剩下貧尼與小徒周鈴二人，從中見機行事，不過各位放心，金花雖然厲害，只利於偸襲，如先有戒備，就無大妨礙了。」

曹不平立即帶了黑炭頭焦猛、小尼悟妙悟塵兩人爲一組，由東院進入。

歐陽青帶領獨行俠馮不二、司徒紅、太原神拳言伯周，四人爲一組，由南院進入。

雲溪漁夫白月與滄州遊俠卜奕，廬山俠隱司馬行空，太華女俠紀飛虹四人爲一組，由西牆進入。

鍾山樵子郝風與青城山白石道人，江湖遊士神卜吳一通，冀州大俠馬觀明四人爲一組，由北院牆進入。

太立師太與周鈴師徒二人，先從東北角潛入院中，然後在廚房放了一把火，莊中大亂，四組人員，立時由四面飛入院中，他們早有默契，身形一落之時，便各自掏出兵刃飛舞起來，護住了全身，然後向四隊巡查分別攻了過去。

飛鳳莊四隊巡查，每隊五個女子，各備有五十朵金花，每隊對付一組敵人，第一隊巡查剛好迎上了，西院牆進入的雲溪漁夫白月，滄州遊俠卜奕，廬山俠隱司馬行空，太華女俠紀飛虹等四人，五個少女立時各持五朵金花，揮手發出，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四人打去。

這五個女子年紀雖輕，內力極爲深厚，因此發出的金花，都帶起呼呼風聲，端的凌厲之極，勁力與手法都不在一流高手之下，加以用此種功力手法偸襲，任對方武功再高，也很難躲過，也難怪四大世家及許多江湖豪客，都在不知不覺間遭了毒手。

雲溪漁夫白月一枝釣魚竿撥落兩朵金花，側身避過兩朵，另一朵却打穿了他的袖子，幸未傷及皮肉。

滄州遊俠卜奕以青萍劍碰飛三朵金花，有二朵打穿了他的長衫下襬。

廬山俠隱司馬行空一聲長嘯，身形劃空而起，那五朵金花從他身下穿過，右手一揮寒犀劍，直向那五個女子攻去。

太華女俠紀飛虹持蛇尾鞭打飛了兩朵金花，嬌軀向左急閃，又讓過了兩朵金花，另一朵不偏不歪的打在她的髻上，髮結打散，一頭青絲也隨之披散下來。

四個人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白天對陣，尚難免衣髮受損，由此可見金花的厲害！紀飛虹一聲嬌叱，嬌軀旋轉之間，已向對方攻了過去，同時蛇尾鞭一式天外來鴻，向第一組的五個女子攻去。同時白月與卜奕，也各拿釣魚竿及青萍劍攻上。

司馬行空的寒犀劍此時已臨五個女子的頭上，他們的目的是以快打快，不讓對方有發動金花的機會。

此時飛鳳莊的第二隊巡查遇上了由東院進入的曹不平、黑炭頭焦猛與小尼悟妙悟塵等四人，第一回合，曹不平的衣袖被打穿了，兩個小尼因輕功底子好，未有損傷，焦猛的右肩受了輕微傷。

第三隊巡查遇上了南面進入的歐陽青、獨行俠馮不二、司徒紅、太原神拳言伯周等四人，言伯周的腰帶被金花打斷，其餘三人亦無損傷。

第四隊巡查遇上了由北面進入的鍾山樵子郝風，青城白石道人、江湖遊士神卜吳一通，冀州大俠馬觀明等四人，這四人皆是老一輩的江湖人物，身手靈活，因此除了衣衫受損之外，皮肉並未受損傷，這四人亦採取以快打快的手法，吳一通的報君知敲得噹噹作響，馬觀明月眉刀長軀直入，郝風的板斧飛旋，白石道人的太微劍抖出朵朵劍花。

飛鳳莊院之中，刹時間滿天生花，兵刄交鳴，一片叱喝之聲震動天地，此時忽聽得太原神拳言伯周一聲大喝，脫下長衫，揮起陣陣風聲，打落兩朵金花，同時右手揮拳，連中二名女子的頭，直打得腦漿迸裂，倒地死去，但他却被另一朵金花打中了左肩。

曹不平一聲長嘯，右手串鈴搖得震天價响，右手虎撐貼地飛捲過去，只是朵朵金花，在他頭頂飛過，他就地一旋，一招野戰八方，打傷了三名女子，打死了一名女子。

言、曹二人這一得手，其餘的人精神大振，各施絕招，飛鳳莊的二十名女子，不到半個時辰，已死的死、傷的傷，這並不是他們武功不好，而是這次來的人，皆是武林赫赫有名的人物，雖是如此，來的十六人中，已有五人受了傷。

此時，守住大門的二十名女子，也聞聲來援，衆人收拾了二十名女子，已經精疲力盡，要想再收拾新來的生力軍，對這二十名女子實在無把握，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長空之中，有人朗唸一聲「阿彌陀佛」，但見長虹從空而降，落下一個花甲老尼，灰色禪衣，手持長劍，劍光泛着紫色——清喝一聲：「站住！」

其中一個女子冷聲道：「我以爲是誰？原來是幾天前的漏網之魚，你能逃得性命已很僥倖，怎麼還回來送死！」來人正是太立師太。

太立師太冷哼一聲道：「上次貧尼未曾防備，遭了你們的偸襲暗算，今天你們不妨一起上，看看貧尼能不能對付得了你們每個人身上的五十朵金花。」

那女子怒道：「本姑娘念你是出家人，不願傷害，既是你一定要送死，那也不要怪我心狠手辣。」

邊講之間，素手一揮，立時有數十朵金花，向她攻去。

太立師太凝神卓立，右手長劍紫光閃爍，奇的是那飛出的金花，一碰到劍上的紫光竟然紛紛落地，那二十名女子大吃一驚，同時將身上所餘的金花一齊發出，刹時間竟然數百朵金花，密不透風的向太立師太攻射過去，這種驚人的聲勢，亘古未有，衆人齊爲太立師太擔心。

此時只見太立師太長劍微微移動，劍上的紫光更盛，原來她已將全身功力凝集劍上，那數百朵金花，碰到她劍上所發的內力，紛紛落地，頃刻遍地金花，金光閃爍，那二十名女子都驚得呆了。

太立師太此時才朗聲道：「出家人慈悲爲懷，方便爲門，因此貧尼不想殺你們，還不叫你們莊主出來。」

那二十名女子微微一愣，竟然一齊發足向後宅狂奔而去。

太立師太向各人道：「各位從速裹傷，等一下尚有一場惡戰，今日不掃除魔窟，此心難安！」

焦猛、言伯周、司徒紅、悟塵、吳一通等人，此時皆已受了傷，好在傷勢不重，趕忙上了傷藥用衣襟裹好，此時突見一條嬌小的人影，由後宅的屋頂凌空翻向前院，肘腿屈曲，彩帶飄舞，就像是飛在半空中的一個彩球，到達前院上空之時，突的肘腿齊伸，平平的落了下來。

鍾山樵子一擺板斧正欲迎上去，忽聽那人一聲嬌笑道：「鍾大俠，是我！」

來人竟是太立師太的得意門徒周鈴。

太立師太道：「鈴兒，事情辦得怎樣了？」

周鈴道：「弟子已找到了收藏

金花的地方，有四個少女看守，大約有數千朵金花，弟子設法將兩名看守的女子引開，數千朵金花已被我取出，抛入深山的洞裡去。」

太立師太道：「做得好，如此說來，她們除了每人身上携的五十朵金花而外，已無兵器了，各位儘可放心。」

語畢，突然有人冷哼道：「本總管就不用金花，一樣可以使你們身首異處。」說話的人是一個四十上下的女子，穿一身淺藍色的衣裙，手持飄花劍。

太立師太道：「閣下既是飛鳳莊總管，想必不是藉藉無名之輩，請報上名來！」

那女子道：「來人之中，夠資格問我姓名的人，大概也只有你太立師太一人了！好吧！我不妨告訴你，也免得你死在誰之手，也不知我是冷無霜。」

冷無霜乃是黑道中的女煞星，成名在三十年前，黑白兩道聞名喪膽，難怪她的口氣如此之狂了。

太立師太道：「冷無霜成名已久，論年紀總在五十以上，閣下看來四十許人，眞是養生有術，不知貴莊主又是何許人物？」

冷無霜一聲冷笑道：「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作主，因此我的姓名可以告訴你，你只要能夠殺了本總管，敝莊主自會出來與你見面。」右手一起，飄花劍已向師太攻了過來，就在此同時，內院中衝出五十名女子，各射出金花將曹不平等十數人困住。

羣俠各展開兵刃反攻過去，但見金花亂舞，兵刃飛舞，比起第一場搏殺，又要淩厲得多。

太立師太一柄長劍，採取以靜制動，任冷無霜的飄花劍法如何飛舞，她只是將劍緩緩移動，奇的是對方發出朵朵金花，一碰到太立師太劍上的紫色劍芒，立時失去了威力，太立師太邊打邊問：「冷無霜，人身難得，聲譽難求，你也算得上是武林名宿，何苦不修晚節，而讓孽障纏身？」

冷無霜一聲冷笑道：「老尼姑，我冷無霜只知道快意恩仇，想做甚麼就做甚麼，你若想與我談因果，就免了吧！」一抖手間，又是數十朵劍花齊齊飛出。

太立師太長劍一揮，發出一縷紫芒，將那數十朵劍花消滅，又道：「貧尼念你一身修爲不易，莫要自毀了前程。」

冷無霜道：「少廢話，你如眞有本領，儘可以放手一搏，如我不敵，那也是命裡該遭殃的。」

太立師太又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才道：「施主既不肯回頭是岸，老尼只有送你上西天了。」

語音一了，身形微晃，一道紫芒穿過冷無霜所發出的片片劍花，竟然透胸而過，冷無霜做夢也未想到太立師太的劍法竟然如此犀利，她瞪着眼睛說：「妳！」

太立師太唸了一聲佛號：「因果輪迴，亘古不變，願施主來世爲人之時，多行善事，以補前非，否則，連剝復之機都沒有了。」長劍一抽，冷無霜已經倒地死去了。

那五十名女子，一見冷無霜死去，陣脚大亂，羣俠乘機反攻，立時又殺了二十名女子，剩下的一齊收了金花，退入內院去了。

羣俠這一陣搏鬥，又有幾個人受了傷，趕忙將傷裹好，準備再一次的搏鬥，因爲他們知道這內院之中，尚有殘餘之徒及飛鳳莊主，下一次的搏鬥，又可能是他們進入飛鳳莊最後一次的搏鬥，也是最厲害的一次搏鬥。

太立師太道：「各位休息片刻，我們必須攻入內院，以免飛鳳莊知勢不可敵，而聞風逃脫。」

焦猛站起身來道：「用不着歇啦，這是小傷算不得甚麼，我們這就攻上去！」

曹不平一擺虎撐道：「打鐵趁熱，我先走一步了！」

左手串鈴，右手虎撐，已躍入後院之中。

他這一走，接着歐陽青、司徒紅、周鈴、白月、卜奕、悟妙、悟塵、言伯周、郝風、司馬行空、紀飛虹、白石道人、吳一通、馬觀明、焦猛、馮不二等一流江湖高手，也跟着一起進入後院之中。

太立師太最後一個進入，當她進入後院時，羣雄已與敵人對峙了，只差未動手而已。

對方爲首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生得明眸皓齒，髮梳雙髻，穿一身紅色緊身衣，手持一柄二尺長的短劍，劍身上紅光隱現，顯然這一把劍也是經名匠之手打造，其餘飛鳳莊剩下的四十多名白衣女子，並排立在那女孩的身後，猶如侍衛一般，每人手上尚持着二十來朵殘餘的金花。

此際，聽得那女孩子叫道：「那一個是你們爲首的人，請站出來說話。」

太立師太朗聲道：「貧尼在此，不知施主有何見教？」

那女孩子道：「你大概就是菩提庵的太立師太了，飛鳳莊與菩提庵毗鄰而居，多少年來，一直相安無事，你何故領人上門，惹事生非？」

太立師太問道：「四大世家及許多江湖豪客，與小施主同屬武林一脈，小施主何苦派人殘害武林人物？」

那女孩子臉蛋一冷道：「那是飛鳳莊的事，何勞師太强行出頭，

多管閒事？」

太立師太道：「小施主錯了，出家人慈悲爲懷，方便爲門，小施主多行惡業，貧尼豈能讓天下蒼生，蒙受其害？」

那女孩道：「你既是以慈悲爲懷，方便爲門，你可曾慈悲了我甚麼？方便了我甚麼？」

太立師太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就是貧尼要方便小施主的了。」

小女孩道：「我年紀雖小，但這種口頭禪却也聽得多了，你要與我談這些，那是枉費唇舌了。」

太立師太道：「不敢動問小施主上姓芳名？」

小女孩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何再青。」

太立師太道：「好名字，想來飛鳳莊莊主就是你了。」

何再青傲然的道：「不錯！」

太立師太道：「小小年紀當上了飛鳳莊莊主，的確不易，想來你在武功劍術上面，也有相當的造詣了。」

何再青一笑道：「也還過得去啦！」

太立師太道：「當今武林之中，像你這樣年紀又有這樣造詣的人，是絕無僅有的了，只是不解你因何仇事，而殺氣又如此之重？」

何再青道：「老尼姑，你又來向我說教了，我提一個人，想你一定聽說過。」

太立師太道：「甚麼人？」

何再青道：「就是當年被四大世家及江湖高手圍攻的何不凡，他就是本莊主的先父。」

太立師太微驚道：「獨行無影何不凡，難怪小施主武功造詣如此之高，只是何不凡不修善業，挾技傲視江湖，多行不義，他是死有餘辜，小施主是想要爲先父報仇了，只是報仇前，先要將是非黑白弄個清楚，如果是妳先父的不是，這個仇不報也罷。」

何再青怒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豈能不報，廢話少說，你要我不報仇，只有一個辦法，殺了我！」

太立師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小施主如能一念回心，豈不皆大歡喜？」

何再青怒道：「少廢話，你不殺我，我可要殺你了！」

話音剛了，一道銀虹急如閃電般的向太立師太攻了過去。

太立師太長劍一引，劍上發出一縷紫芒，與何再青劍上所發出的紅光纏在一起，堅持不下。

她們兩人這一交手，接着曹不平一擺虎撐，搖起串鈴，向這一羣女子攻去，曹不平功力非凡，串鈴聲驚魂勾魄，接着鍾山樵子的大斧，悟妙、悟塵的拂塵，言伯周的雙拳、滄州遊俠的青萍劍，司馬行空的寒犀劍、白石道人的拂塵，馮不二的九耳八環大刀，司徒紅的長衫、焦猛的鐵棍，羣雄一起攻了過去，飛鳳莊的四十多位女子，也飛射出金花，只是她們所剩的金花不多，金花射光了，迫得她們抽出短劍抵抗，這些女子雖武功不弱，但所來的人，皆是江湖上知名之士，頂尖高手，因此不到半晌工夫，那四十多名女子，已傷亡殆盡了。

羣雄不爲己甚，殘餘的人，由她們自己逃生去了。

此時太立師太與何再青正在緊要關頭，兩人劍勢極爲緩慢，劍上所發出的光芒，始終相持不下。

歐陽青搖頭嘆息道：「想不到她小小年紀，已得到心劍合一的境界，如能放下屠刀，未來的武林非她莫屬了。」

曹不平道：「當今之世，能練到心劍合一的境界不多，小小年紀，也眞難爲她了！」

雲溪漁夫白月道：「以她的功夫，我這根釣竿不知在她的手下能走幾招？」

鍾山樵子郝風笑道：「你這根釣竿多少年來，一直傲視江湖，不過若是想跟這女娃娃比劃，不會出一百招。」

雲溪漁夫白月笑道：「那是你抬舉我了，老夫頗有自知之明，眞的與她對上了手，不會出五十招。」

白石道人點頭道：「不錯，眼前的人，能支持女娃娃百招以上的，我看只有一個人。」

太華女俠紀飛虹道：「是誰？」

白石道人笑道：「是歐陽大俠。」

歐陽青道：「那是道長抬舉我了。」

正說間，忽聽周鈴一聲大叫道：「你們快來看！」

衆人聞聲望去，只見何再青劍上發出的紅光，已完全隱去，而太立師太的紫光大盛，何再青不住的向後退去。

司馬行空嘆道：「小小年紀練到這樣高的武功，確是不易，如果就此死去，那未免太可惜了。」

悟妙、悟塵二人同時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滄州遊俠卜奕及獨行俠馮不二同時叫了一聲：「師太劍下留情！」

太立師太本無殺她之心，聞言劍下一緩，何再青方停止脚步，緩過一口氣來，道：「我已殺了很多江湖高手，難道你們不殺我嗎？」

江湖遊俠神卜吳一通道：「大家念你年輕無知，不願加害，你如能就此革面洗心，做一個正當的人，將來前途正是無可限量。」

冀州大俠馬觀明也道：「只要你能將散在江湖的人手招回，從此改過，大家可以既往不究。」

太原神拳言伯周道：「馬大俠所說的話，也就是我們大家要說的話，你答不答應？」

何再青竟被羣雄的豪情感動，淚光隱隱道：「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太立師太柔聲道：「孩子，你說吧，只要不違常理，我想大家會答應你的。」

何再青道：「求師太收歸門下，以便朝夕侍候，從此不再過問武林事。」

太立師太向周鈴看了一眼，因何再青是周鈴殺父仇人，如果收歸在門下，恐難相容。

周鈴慨然的道：「師父就收了她吧！她雖然是殺了我的父親，但她已願回頭是岸，我不會與她計較的。」

何再青向前跨了一步，向周鈴跪了下去說：「謝謝師姐成全。」

太立師太朗唸了一聲佛號道：「此間諸事已了，請各位到小庵稍息，用齋之後，便各自請便，只是貧尼尚有幾句話要轉告各位，如今武林四大世家及江湖高手大受損傷，武林之中缺乏主持正義之人，各位回去之後，務必設法重整武林，以維護正義。」

眾人皆認可，旋即回到菩提庵用過齋後，便各自回去。周鈴及曹不平、歐陽青、司徒紅等人回到家門之後，他們決定重整武林四大世家的威勢。以便維護目下的武林正義和太平。

（全文完）



上文提要：元十三限一練成「傷心神箭」，便殺了小鏡，然後對付諸葛小花。蔡京改變主意，重用元十三限，牽制諸葛在朝的勢力。溫晚聽了天衣居士敘說的恩怨情仇，願意協助他對付元十三限，二人經過磋商，認為共同的敵人是蔡京，如何殺法，溫晚提出派王小石，他能夠狙殺蔡京。然而，王小石在那裡？天衣居士很惦念他。元十三限早已嚴陣以待……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居士面授機宜　四人訂出偷襲

大家問元十三限：「要追擊還是散去？」

他只說：「等等。」

他等什麼？

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敢問。

接近他的人，都幾乎沒給「凍僵了」。

——那是一股可怕的寒意，只要給他看在眼裏，彷彿就立即凍上心頭。

直至有人快馬來報：元軍師，請即回京。

何以？

京裏來了刺客，要害太師，要弒聖上。

衆人聽了都騷然。

我們中了天衣匹夫的計了！

他在「調虎離山」。

我們速回京師救駕。

元十三限卻沉着語音下令：移師甜山！

大家都給這一道命令震住了。

也怔住了。

——京城位於「大單店」之北三百里，天衣居士正從鹹湖南奔酸嶺，離京師有九百里之遙，甜山則是在京城以南七百里，為何元十三限不北上返京保護皇上，也不發兵南下追殺天衣居士，卻要移師於甜山？

難道元軍師瘋了不成？

我們去酸嶺做什麼？

等人。

等誰？

天衣居士那一伙人會自投羅網。

他們……

他們是用迂迴曲折的方法，輾轉回京，我們若追趕他，則只是給他逗得兜圈子追兔子。

那麼京師告急……

不急。他們這叫京裏的同黨，故佈疑陣，其實只雷大雨小，虛張聲勢。我們若回京，他們正好趁虛而入；一旦京裏匪類結聯，聲勢坐大，那就更不好對付了。

軍師前幾天是在等……

就等這消息，如果許笑一是眞，京裏就不會洩露出狙殺的行動，一旦京裏有風吹草動，必在引我們分散注意力，決非眞退。

所以才轉陣甜山？

他們既取道酸嶺，無論從水路陸路，都必經甜山，我們就在那兒跟他們決一死戰。

* * *

於是他的手下恍然大悟。

他寒着臉走了。

他到店後

店後草原。

他仰首望天。

負手沉思。

之後突然蹲了下來。

吃草。

猛吃草。

一口一口的狂吞噬着草。

就像一隻着了魔的巨羚。

* * *

天衣居士收到勁鴿傳書的時候，是十二天後的光景，那鴿子却不是「飛」來的，而是唐寶牛他們太餓了還是太饞了，竟「一不小心」射下了隻在天空勁飛的鴿子，烤食之際，發現牠足上繫有一封給天衣居士的緊急密函。

方恨少平生最愛小動物，所以罵他：「你這個王八蛋，連信鴿都射下來吃，差點連消息都斷了訊，該當何罪？」

唐寶牛則說：「要不是我射牠下來，牠可能飛過頭了，也可能落到敵方手裏了，幸好是我射下來，不然你們從何得來這訊息？」

他的話似乎是强辭奪理，但也言之成理。

天衣居士收到了訊息，沉思了半晌。

那時候，他們離甜山約莫還有百里之遙。那地方就叫「三房山」，天衣居士却突然屯駐不進。

這回又是蔡水擇發問：「居士收到的是什麼消息？」

天衣居士道：「元師弟既不自後追趕，也不返京守護，反而率衆直撲甜山，看來已識破我們的計策。」

唐寶牛頓時磨拳擦掌道：「這樣豈不是即將進行中原大會戰？太好了！」

朱大塊兒却躭憂起來道：「一切都落入元十三限的盤算之中，那豈不糟糕！」

溫寶問：「不知居士現在有何打算？」

天衣居士却向梁阿牛問：「準備好了沒有？」

梁阿牛即答：「咱們『太平門』十一匹步程最快的馬，我已弄到了六匹，牠們是『飛月』、『飛雪』、『飛花』、『飛矢』、『飛雨』、『飛熖』，就屯在『三房山』之『洞房山』隘口以北。」

天衣居士道：「很好，現在留唐寶牛、朱大塊、張炭和蔡水擇在這兒，用盡一切方法，吸引他們注意，你們却引隊往甜山邁進，其他的人，一概喬裝打扮，化整爲零，一日兼趕三日路程，限三天趕到鹹湖會合。只留下『飛雨』一馬，作必要時聯絡用。」

衆人心中驚疑，還是蔡水擇發問：「那末，我們是在這兒吸住他們的兵力，居士則已進入京城發動總攻了？」

「正是。所以，你們拖延的時間愈長，對我們愈有利，你們拖住的敵手愈多，對我們的幫助亦愈大。」

唐寶牛又磨拳擦掌道：「這種偉大的任務，一不怕死，二不怕殺，三不怕犧牲，最適合我來幹。」

朱大塊無不驚懼道：「我們才四個人，居士又不在，他們都是非同小可的人，會上了豈不是死路一條！」

張炭却道：「甜山一帶是稻米之鄉，九月成熟，粒略細，身細白，是爲『薈花白』，萬一死在那兒，實在死得其所。」

朱大塊一聽，臉上大變，連忙啐道：「睬！睬！睬！大吉利是，這種不吉利的話，快吐口水再說！」

他的人長得軒昂威武，直比唐寶牛還英雄三分，看來却不但膽小，而且還十分迺型。

蔡水擇道：「其實，居士是早已知道元十三限令引軍屯此，故用調虎離山之計，兵分二路，攻其不備。」

天衣居士答：「這點我原也拿捏不定。兩軍交鋒，攻心爲上，善戰者不戰而勝。現在是亂局，只好以億變應萬變。我本自鹹湖進擊，但元十三限早已封殺該地，我只好以撤退爲張，自甜山暗自進攻爲實，調軍再進。但元師弟確是精細，不受我們干擾，看準亂局，已調主力到甜山來截擊。而我早已算準元老四有此應變之能，請『太平門』梁阿牛準備好快馬，暗下鹹湖，聲東擊西，入城格斃蔡賊再說。」

蔡水擇嚇了一跳，忙道：「別這樣說，我也是姓蔡的。」

唐寶牛「哈」的一聲，發現鷄生了塊龜蛋似的道：「誰叫你好姓不姓，卻偏生要姓蔡！你老是問箇沒完，可知居士多煩！」

「錯了。」天衣居士正色道：「小蔡勇於發問，正不是因爲他不懂，而是他懂，不是他不明白，而是他太明白了。他正是要替那些不敢、不主動、不好意思發話的人問明白。一個會發問的人要比會說話的人更高明：會說話的人不過是把自己意見表達淸楚，會發問的人卻能把對方的學問見識都吸爲己有。」

這話使唐寶牛有些訕訕然，只說：「我都聽得懂，所以才不問。」

* * *

於是天衣居士向張炭等四人分別面授機宜之後，便率梁阿牛、唐七味、方恨少，溫寶和何小河日夜兼程，直撲鹹湖。

在披星戴月的路上，溫寶還禁不住問出他心裡的疑團：「你爲什麼要派他們四人留下來呢？」

「你有什麼不妥？」

「朱大塊兒膽小，唐寶牛魯莽，這些人還互相看不順眼，張炭和

蔡水擇不和已久，加上張炭愛鬧，蔡水擇卻精打細算，難以合作，你留下這四人，只怕是別有用意。」

天衣居士逆風的衣袖鼓脹飽滿。

他嘴裏也似吃滿了風，所以一時並沒有詳細回答溫寶的問話，但溫寶還是隱約聽見他在急風中笑說了一句：「在亂世裏出英雄，在變局裏，也不妨動用一些古怪人物。」

然後他反問溫寶：「你知道人何以爲怪嗎？」

溫寶試答：「一種是性情古怪的，但外表不一定看得出來，一種是看來古怪的，其實只是他表達的方式不一定爲世人所接受。」

天衣居士則道：「其實所謂古怪，只是不平常，未必是錯的、壞的。有的人性格異常一些，與常情有悖，故視之爲怪，有的人却只不過是眞誠一點，但俗人亦因不解，而視之以怪。」

然後他說：「在常態裏，怪人視爲無味。在變局中，異人視之爲常。所以請奇人應變，大局可定。」

溫寶大有感悟。

可能是在急馳中對話之故，人在强弩之矢一般的速度中，腦筋卻份外明晰，所以天衣居士的話語，像空谷傳音一般的印在他的聽覺裏，好像那些話，不是用舌說的，而是給斬首後的痙攣才突然頓悟的一種啟示

說這話的時候，正是黎明，溫寶目覩晨曦在半灰半暗的天際，擲出了千道燦金爛亮的旭芒。

溫寶認爲這是個有力的象徵。

這是個好天氣。

這是變局的伊始。

——雖然，變局一開始時是好的，但結果不一定就是好的，反之亦是。

* * *

元十三限望着初昇的旭陽，心裏有一種憎恨的感覺。

他不喜歡黎明。

他甚至也不喜歡早上。

他常在夜間活動，白天起得很遲，尤其他習「傷心之箭」後，這種情形更爲顯著。

這時，他們離甜山不到一百里。

他一看到那末亮的陽光，立刻找了一個陰暗的所在，拔了六根蓍草，占了一卦。

在暗處的他，跟樹蔭外的午陽成對映，更顯陰沉不定。他坐在暗處，臉色暗金，連刀疤也隱約有淡金的液體流動在疤溝裡，彷彿心情也是這樣。

大家看了，都不免有點舉棋不定起來：千辛萬苦、夙夜匪懈的趕到這兒，怎麼行動卻突然放緩下來了？

司徒殘不禁探望：軍師在幹什麼？

葉棋五馬上就答：他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司徒殘幾乎叫了起來：沒把握率領我們去打仗？

司馬廢則不信。

你怎麼知道？他問。

一個人在極有信心的時候，是不會去問卜，也不會去計較自己的運程的。當自己已關心起命運的時候，通常都是失却信心之際。

眞的？

你不信，可以去問元軍師。他一定準備換道改陣。

司徒殘沒有問。

他不敢問。

司馬廢沒有問。

因爲不好問。

司空殘廢可去問了。

元十三限沒有答他，只問：

「誰告訴你的？」

司空殘廢如實說了。

元十三限召集了衆人，吩咐：許笑一是個足智多謀的人，他既然潛攻甜山，就不一定人在這一陣線上。如果他放棄甜山，就一定會選鹹湖；只要給他攻入鹹湖，咱們就截不住他了。所以，我們得兵分二路，不過，沒有我命令，誰也不許出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不。

居然有一個聲音反對。

元十三限一看，原來是「風派」劉全我。

鹹湖北離京師五百里，甜山南距京師七百里，來回共一千二百里。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師如果不給我們出戰機，我們豈不先機盡失，受敵所制，只捱打不還手？

既是不還手，而是許笑一若在，你們不是對手，到該打的時候，我自會下令。

那時豈不太遲？

元十三限冷笑。

「捧派」的張顯然立時說話了。

軍師神機百變，算無遺策，豈有失着！

那也難說，要是失去了機動應變之能，就像瞎了眼的老虎，再兇猛也得喪於獵戶之手。劉全我說這話的時候，是瞪着張顯然的，他一向都看不起一味阿諛獻諂的張顯

然。

你加入我的行動裏，你聽誰的？

元十三限森然問。

衆人心中都為之一寒。

聽你的。

劉全我也瞪視着元十三限。

京師只須頒令，有必要跟部將說明原因嗎？

沒有。

那你聽不聽令。

聽！

既然如此，為何說不？

因為你一人不能開兩場戰局，而沒有你的那一頭，又不能主動接戰，必受牽制，必敗無疑。

誰說一人不能理兩頭戰局？只要運用得當，管十頭都可以。

劉全我一副不信的樣子。

不過，你提的意見很好，但提醒不了我，我自有打算。你敢提，且有見於此，這甜山一路，就由你領導，其中司徒殘、司馬廢、趙畫四三人都歸你調度，怎樣？

這回，劉全我楞了半晌，才大聲應答：是。

他那麼興高采烈，使趙畫四、司馬廢、司徒殘都不悅起來。

必要時，你們都可以試探，可以攻打，但要切記：不可以全力以赴，只要試出天衣居士在不在甜山這批人裏，便可以了。

是。

你武功未必比司馬、司徒、趙四强，但肯擔當、能擔當、有擔當，兩人交手，當然選强者對決了，若兩軍對壘，則找能擔當者為將，你可知我意？

是。

兩軍對陣，一如對弈，最重要是先摸清敵人的攻勢、實力和弱點、要害，有時，不妨車馬炮齊出動，卻盡虛晃一招，有時，連步卒亦可殺入重圍致敵死命。不過，無論是甚麼步驟，你們都一定不能忘了傳訊於我，知道嗎？

是。

劉全我因為備受重用，所以元十三限每說一句，他都大聲、熱烈、響亮的回應。

傳訊的方式有四，你們且仔細聽着……

* * *

已經進入甜山範圍的朱大塊兒、張炭、蔡水擇和唐寶牛等四人，正在密議。

張炭道：「我們該行動了。」

唐寶牛道：「我們早該行動了。」

朱大塊兒道：「從現在開始，我們的行動應特別小心。」

唐寶牛道：「我們的行動早就夠小心了。」

蔡水擇道：「居士叫我們盡量讓對方知道：我們這伙人來了，而且人多勢衆，十分囂橫，聲勢洶洶。」

朱大塊兒道：「可是，我們的人，實在是非常的少，少得……」

唐寶牛道：「兵貴精不貴多，巨俠如我者一個就夠了，你高大無膽，別再長他人的志氣了。」

朱大塊兒道：「甚……甚麼風？」

張炭道：「馬上風，他又來胡言亂語，胡吹大氣了。不如大家正經點兒，看如何才能耀武揚威，招搖生事更好。」

唐寶牛道：「招搖肇事，耀武造勢，天下有誰比得上我神勇威武天下，莫敵宇內第一世外無雙天下寂寞高手刀槍不入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唐祖師爺寶牛大俠？」

張炭、朱大塊兒、蔡水擇道：「佩服，一口氣說得臉不紅眼不眨，胡吹大氣，眞是非你不可了。」

這下，唐寶牛可高興了。

他立時發號施令，佈署「造勢行動」。

第二天，甜山一帶，無人不知這一羣「英雄豪傑」，莅臨此地。

因為……

他們在本來寧謐安詳的甜山之夜，放了整整一晚的炮仗。唐寶牛還張口跟朱大塊兒一對天造地設的大嗓門，對唱了一夜山歌和情歌。

他們還花銀子跟當地農夫們買三百頭牛，在牛皮上用紅字寫上個「元」字，上面再加個字頭就成了「完」字。他們竟還扮演新娘，朱大塊兒扮坐轎子的新娘，唐寶牛扮騎驢兒的新郎，張炭扮黑臉媒婆，蔡水擇弄了三十三種兵器乒乓的敲響，還請了一羣樂師來吹，好好，足足鬧了一天一夜。

這樣子鬧法，當然沒有人還可以不知道這些人來了。

他們的重頭戲是躲在一個足可容八十八人的密封大帳篷裏，高聲談笑、喝酒、猜拳、作樂，一個人扮七八個人的聲音（這點張炭最行，他畢竟是「桃花衣」裏的好手），盡情聒噪（這點唐寶牛勝任有餘），仰天長嘯（朱大塊兒看見皓月當空，本能有此衝動），製造雜音（這事蔡水擇最在行，他可以把一對日月鈎敲出了四十八人在比武動傢伙的聲音來）。

到了次日，誰不信他們有九十九人來了此地，不信那一定是個聾子，瞎子加呆子！

做了這些「手脚」之後，四人又分散四路，一在「三房山」的「洞房山」，日間燃烽，晚上舉火；一上「塡房山」，把盤踞其中的一羣悍匪「青螞蟻」全趕到山下，一到了「私房山」，到了山上的「老林寺」，迫寺中僧侶全不許唸經，而找了一羣

野孩子來唱了一整天的「蓮花落」。

這一來，更似人多勢衆，分別在甜山附近的三座山頭分別出現。

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因為天衣居士的吩咐。「在這沒有弄清楚敵方事實以前，最好做一些出奇不意，虛張聲勢，故意示弱，顚倒無常的事，來擾亂他們的注意力和集中力。就像要知道這口井和這潭水到底有多深，不妨投一顆石子進去一樣。」

* * *

颼地一顆石子，在雲天裏疾閃而落，「咚」的一聲，落入湖裏。

這是初冬，只是近秋。那原本波平如鏡的湖水，像風吹草原般的起了摺痕，漸漸擴大，漫漫的漾了開去。

趙畫四覺得他成功了。

他成功的為這秋天點了睛了。

這秋他守在甜山。甜山的楓葉很紅，蘆葦很白，稻穗很金，枯葉很黃，這時暮燕歸巢，昏陽如血。但那只是靜的。人是人，物是物，物我只相忌，未交融。

如何能表達出「感時花濺淚」或是「青山猶哭聲」呢？如何把人的泣歡化作物之寫照，怎樣轉物的形來傳人之神呢？

趙畫四一向用他的畫筆在紙上畫他的無盡天地。落筆愈少，竟愈無盡。畫最難畫的是不畫之處，這最見功力，一如武學，沒有招式的絕招，才顯功夫。

於是趙畫四便以一顆石子，一石驚破水中天，把這秋色連波映斜陽的景色，和人交融一道；漣漪中倒映水邊的他，也化作千萬無數，溶溶濠濠的蕩了開去……

對這幅畫，趙畫四覺得躊躇滿志。

他覺得自己這一悟，寫畫境界必又更進一層。

他心中正喜，突然回首。

這回首的一刹，他已準備好了十七種應變之法和十一記殺手，以及七種逃遁之法：包括跳湖暫避。

因為他已察覺敵人已逼近了他。

——敵人已逼近到可以下手殺害他（雖然還未到一定可以殺死他）的地步。

不過，轉身後的他，一切接下來的動作都已不必動作了。

因為來的是自己人。

——司徒殘、司馬廢和劉全我。

趙畫四也在這瞬刻間領悟了一點——

「他的畫功確在突飛猛進。」

但武功（包括警覺力）卻在速退。

——要是來的是敵人，剛才自己就很危險了。

難道不可以畫功和武功並進嗎？

——難道人眞的心力有限，若在一事下苦功，另一事就得因而荒功廢業？

有這樣的人嗎？同時可以兼顧，而且週到，甚且要周身是刀，張快利，有這種人嗎？

如有，為甚麼不是自己？

* * *

你傻楞楞的在幹嗎？

你老在想你的畫，畫畫得好有甚麼用？除非你運氣很好，不然，活都活不下去了，畫好有個屁用。教你：做好人比畫好畫重要。

司徒廢和司馬廢是一個責問一個勸。

劉全我卻只問：「昨天甜山的事你知道了？」

趙畫四身後的湖水依然餘波流蕩，可是他以一種水波不興的語調答：「知道。」

你有甚麼看法？

故佈疑陣。

你是說天衣居士根本不在這裏？

如果他在，反而不必囂狂若此。

可是我們是兩軍對壘，猶如相弈。

你的意思是：對方以實示虛，以虛應實，所以虛實難分，實虛不知。

對。如果天衣居士在，他們大可不必如此張狂。但天衣居士若在而又旨在引我們入彀，那麼當然要故作囂張，讓我們以為他不在而發動攻襲，自投羅網，所以他到底在不在，教人費疑猜。他們就是要我們猜疑。

這是一局棋，在不知道對方的分佈之前，是不能貿然發動攻勢。所以，他們也在試探我們。

他們也不知道「元老」在不在我們陣中。

這是關鍵。

劉全我和趙畫四眼睛都發了亮。

司徒殘和司馬廢都趨了過來。

現在，是天衣居士要急着入城，並不是我們急着要殺他。

所以，我們可以等，天衣居士不能等。

如果天衣居士在，那一定不能等下去，必然會發動攻擊，就算是這樣，一動不如一靜，我們正可以靜制動，只要一摸出虛實，立即把訊息報告「元老」，及時來援。

如果要是天衣居士不在這一陣裏，我們步下去，也不會有禍害，雙方只不過是消磨着彼此的實力而已。再且，如果在兩三天內他們仍然不發動攻擊，那就是說：天衣居

士不在這兒，我們且過去剷平了他，再去支援鹹湖的「元老」。

司徒殘和司馬廢只有聽的份兒。他們說：「我不習慣下棋，我只習慣打架。」

「我不管陰謀毒計，我只管衝鋒陷陣。」

劉全我知趙畫四相視而笑：

其實沒有佈署的衝鋒，只叫送死。爲大將者，能戰能謀。眞正的交手，也是鬥智，所謂手打三分，心計七分。只不過世人老要把這事分而爲二，好像運計者勝之不武，勇鬥者雖敗猶榮似的。人總要爲他自己不擅長的事找藉口，表示他只是不屑爲，而非不能爲。其實一個人只要肯承認他們不能爲和不可爲者，已確是個一流的人物了。

司馬廢和司徒殘的回答也很妙：「這道理我們也知道。」

可是人只有一生。

我們知道咱兄弟倆可以做一流高手，但當不上頂尖高手，既然這樣，就索性撒賴了，不理了，讓自己那麼辛苦，受那麼大的壓力幹甚麼？放棄有時不是頹唐，反而是一種自在。我們只要不管了，只求爲相爺辦事，辦好了自有高貴榮華享之不盡，那不就好了麼？又要管鷄又得養鴨，放得牛來又看羊，這又何苦？能者多勞，咱們不想當能者，只要活得好，沒天大的野心就只上樓不登天就是了。所以用腦子是你們的事，如果大戰，咱殺敵不後人，也佔一份大功；萬一兵敗，我們可不必背天大的一隻黑鍋上路。這是咱倆哥兒跟你們不同之處，咱們實配當莽夫，而且當莽夫也有莫大的好處，咱們當得起莽夫，教你們來擔你們卻也當不起哩。

劉全我聽了，只說了一句：「難怪相爺會那麼信你們了。」

這種話他說得有些感慨。

就像感慨一副骷髏不能成爲一個活人一樣。

* * *

之後，甜山這邊風景獨好。

司馬廢砍柴。

司徒殘打獵。

趙畫四當然畫他的畫。

劉全我更絕：他唱歌。

唱客家山歌。

對着山唱。

唱的是綺情小調。

唱給對山的人聽。

——可不知對山的人聽了是甚麼想法？是甚麼滋味？

一天半之後，蔡水擇、唐寶牛、張炭、朱大塊兒聚議，研判敵情。

張炭道：「元十三限一定不在甜山。」

唐寶牛向來習慣「造」張炭的「反」，道：「何以見得？」

張炭道：「如果元十三限在，他早就率衆發動攻勢了，何必在那兒諱莫如深，扮老虎嚇猥，窮耗時間？」

唐寶牛道：「說不定他正是要引我們上釣，引我們入陣，他早已佈好埋伏，一舉伏殺我們之計。」

張炭笑了，道：「如果元十三限不在那兒，你想他們能夠一舉格殺得了我們嗎？」

張炭的話充滿了激將意味。

唐寶牛的豪氣來了，道：「就算元十三限在，他們有甚麼可怕？」

張炭道：「那麼，如果元十三限在對山，他只要殺過來便是了，何必弄了這麼一個悶局，把雙方的人都拖死在這兒？」

唐寶牛豪情勃發，道：「對！我們就攻殺過去，砸了個稀巴爛再說。」

朱大塊兒道：「我看，咱們還是謹慎點好。居士只要我們守，能拖則拖，不是要我們行險犯難。」

唐寶牛火大了，道：「難爲你長得牛高馬大，魁梧氣勢，能攀得上我三分，却是這般膽小懦弱，畏怯沒種，你要是怕，回家抱娃娃去！」

朱大塊兒滿臉委屈，道：「我不是怕，我只是不想作無謂戰鬥，更不要有無謂犧牲。」

唐寶牛道：「說得好聽，世上所有不敢做事的人，一定不會承認他們不敢，而是會推諉於他們不屑，世間一切不敢承擔責任的人，一定不會說自己不敢，只會說自己不願。難怪咱們『七大寇』名震天下，個個光耀萬丈、名動八表，咱沈虎禪大哥不論，光是我唐巨俠寶牛，就膽色過人、膽大包天、視死如歸、勇者無懼、仁者無敵、義者無悔，而你們『桃花社』，有你姓朱的這種人，眞是，嘿嘿嘿……眞是積弱不振，看來有道理。」

這一下，可同時激怒了張炭和朱大塊兒。

他們兩人都是「桃花社」的成員。

張炭一張黑臉變紅臉，道：「你少來磨損我們『桃花社』，論武林清譽，『七大寇』還遠比不上『桃花社』。」

朱大塊兒一激動起來便口吃，道：「你你你……你別別別……」「別」來「別」去，一時張口結舌，仍「別」不出來。

唐寶牛倒口齒伶俐，道：「你就別了，別忘了，你們老大是個女子，難怪成員們都帶點娘娘腔了。喂，你臉色變紅倒比平時有瞧頭呢！」

張炭這回可眞火了，道：「我們賴笑娥賴大姐是女的可不輸男

的！你敢瞧扁了咱，有本事找『七大寇』來較量較量，比劃比劃。」

唐寶牛原是激人上火，却給人激得火上了頭大聲道：「好，有朝一日，我們『七大寇』就來會會你們『桃花社』七道旋風，誰輸了是孫子，誰不敢的是耗子，誰是女人就站一邊去。」

張炭臉色陣紅陣黑。「誰不敢應戰的是你的孫子，我去報告給大姊，我們來決一勝負。」

唐寶牛道：「好，就決一死戰，就算今天要上，我唐巨俠都無有不奉陪。」

張炭道：「今天大敵在前，犯不着先傷和氣，而且你只落單一人，咱們『桃花社』從不以衆凌寡。」

唐寶牛又上火了，道：「我唐巨俠天下無敵、武功蓋世，你人多我就怕你？要來敢幹的就來，來來來來來，我唐某退一步不是好漢。」

蔡水擇見兩邊已鬧個臉紅耳赤，怕雙方眞的幹上了，忙道：「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話好說，大敵當前，豈可內鬨？對手設這悶局，就是要我們沉不住氣，咱們還是商議如何對敵爲要。」

張炭一向對蔡水擇就有成見，當年「桃花社」爲大義而冒險，全面發動攻勢之際，當時蔡水擇身在「七幫八會九聯盟」中，既不發兵支援，自己也袖手旁觀，「生死不知，枉爲兄弟」，有過這樣的「前科」，張炭是極瞧不起蔡水擇的，於是說：「你怕生事，我也不怪。我只不想有負居士所託，這兒不怕好漢，只怕那種混着攪和，老唐雖然荒唐些，還算得上條好漢。」

蔡水擇一聽，垂下了頭。

唐寶牛則大喜過望，笑呵呵道：「咱們畢竟還是老戰友、好兄弟，待你打過這一場，咱再來約定兩邊人馬，一定輸贏。」

却聽朱大塊兒道：「……你你你……你別自自自大……總有一天，我朱大大大大塊塊塊兒兒……教你知道誰才是眞漢漢子。」

原來他給激怒了，一路結巴到現在，才能把話吐出來。

唐寶牛見朱大塊兒爭紅了臉，像頭會臉紅的牯牛，便哈哈道：「是了，你朱朱朱大大大大大塊塊塊塊塊兒兒兒兒兒兒兒的厲害極了。」

他這樣一打趣，場面反而輕鬆下來了。

只朱大塊兒仍咕嚕嘰哩的咬着舌，不能把話透過舌根和牙齦變作他要說的話。

張炭也覺不該再這樣鬧下去，便說：「他們搞了咱一個悶局，差點使自家人沉不住氣，鬧了箇窩裏反。」

唐寶牛興緻又來了。「對了，不如咱們反守爲攻，殺過去，破了悶局，豈不痛快！」

蔡水擇突然道：「不可以，要退。」

張炭冷笑道：「果然懦夫。」

蔡水擇道：「我們拔營而去，事實上卻不走，他們敢追來，咱們正可伏襲之；如不追來，彼營必弱，咱們正可掩殺過去。」

唐寶牛道：「眞費事，打就打，殺就殺，進就進，追就追，這麼多的裝作、矯飾，卻短了英雄氣！」

張炭沉吟了一陣子，肅立對唐寶牛道：「這倒是好計。就算元十三限在對壘，咱們引他來犯，總比冒險搶攻的强。要是對方不敢追，其勢必弱，咱們正好殺他箇措手不及！」

然後他對蔡水擇說：「你這是妙計。」

蔡水擇道：「謝謝。」

張炭道：「但我仍喜歡你。」

蔡水擇道：「我知道。」

朱大塊兒道：「我我我也贊同火孩兒的戰略。」

他顯然餘怒未消，說話仍然結巴。

唐寶牛却凑過去巴結他。「好哇，你朱大塊頭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然後又感慨道：「哎哎，想我志大才高，偏生遇陰謀陽謀，只空負了英雄志、豪傑氣！」

張炭白了他一眼，向蔡水擇道：「你看咱們應當怎麼做？」

蔡水擇道：「拔營，而且要讓敵方知道，咱們要溜。」

張炭心中默算道：「今晚有風。」

朱大塊兒忽道：「而且風大。」

張炭道：「今夜也有月亮。」

唐寶牛嘩然道：「喂，你們以爲在江畔乘涼賞月麼？」

張炭道：「咱們引他們來幹甚麼？」

唐寶牛一呆：道「伏襲啊。」

張炭道：「伏襲不用佈置麼？佈置能不理天時地利嗎！有月亮，好比敵人頭上全掛了盞明燈，能不顧慮麼？」

唐寶牛楞住了，道：「這……」

朱大塊兒忽又道：「有月光也有好處。」

張炭道：「哦？」

朱大塊兒道：「一個老江湖，摸黑反而曉得提防，月亮不比太陽，我們大可只讓對方瞧見不該瞧見的，和不見該見的。這樣，敵人就會做不該做的事，並且不做該做的事了。」

大家都對朱大塊兒刮目相看。

（未完・八）

上文提要：范天堡喬裝江湖人緝捕洪一柱等，被他們揭穿了，經過搏鬥，范不敵逃去，洪等繼續上路，晚上在寺裡借宿，又發現清廷僞裝趕屍法師的黎元超跟踪他們，卻被黎發覺逃去，呈報上司，派出高手沈鐵環緝捕他們，沈是洪大娘師父的丈夫，郭子杰得到消息派出南彤通知他們，便分途誘擊敵人，南彤和洪大娘及兒子另走一途……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亡命天涯

鐵環雙雙砸腦死　刀劍合璧勝叛徒

洪一柱說：「辦法很好，只怕不易。」

「你看，這辦法如何？」南彤說出他的辦法。

「辦法是好，但要改一改，你和起鳳先走，我們三個隨後。」

「這個……我以爲……」

「妳想想再說吧，想一想妳就會同意了，起鳳，妳去收拾點東西，和南師父先走。」

「好，洪大俠，我非常佩服你的心思敏銳，我和大娘先走便是。」

「你已經明白了？」

「明白了。」

「那很好，一切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是，我們隨後就到。」

南彤和洪大娘母子先走了，司馬森道：「大哥，你怎麼叫南彤跟大嫂一起走？」

「南彤與你大嫂沒有人認識，他們在一起，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的，我便不同，我的圖形傳遍天下，只要我回復本來面目，必然有人認出，這樣，敵人便會給我引到一條岔路去。你大嫂他們可以減少許多危險與麻煩了。」

「唔！原來是這樣的，我眞想不到。」

「你平時不開動心竅，什麼事都只憑直覺，不好好地去想想，自然是想不出來，以後你若能化點精神去想，再和別人想的比較一下，漸漸，你就會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的了。」

「大哥，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準備好一切，先打打盹，等到三更過後，我們也上路去，務要使敵人知道我們去處，引他們上當。」

「他們會上當嗎？」

「這個難說，你把筆墨拿來，我要給你們留幾個字。」

司馬森道：「爲什麼要給我們留字？」

「等一會兒你就明白了。」洪一柱振筆疾書，留給東方遠及司馬森，叫他們見字之後，立即把消息送到一個地方，若過了三天，則送到另一個地方，他在那兒等他們。

寫完之後，摺好，壓在一個盆子下面，卻露出一小角，似是疏忽所致，一切弄妥之後，已經月過中天，當在三更後了，大家便準備起程，遠處傳來鷄叫聲，確已過了午夜，是四更時候了。

「我們快走吧！是時候了！」洪一柱說完，便與老二、老三一齊離開了窰洞。

洪一柱他們走了不到一個時辰，沈鐵環和范天堡都來了。他們倒十分仔細，找到了窰洞，小心地進入，在裡面查看了一切，終於，發

覺了盆下露出極小一角的字條，拆開來看，沈鐵環唸了出來，范天堡道：「這是假的，不會是眞事。」

「你怎知不是眞事？」

「我跟洪一柱交過手，他十分小心，不會如此大意的，這不是事實。」

「你給他嚇破膽了？這麼捧他？」

「我不是捧他，他實在是個不容易露出馬脚的人，怎麼會如此疏忽？」

「這不是疏忽，是他留給東方遠、司馬森的，不是留給我們的。」

「你怎麼會找到的？」

「他把字條壓在盆底，我無意之中一推這個盆，就露了出來。」

「眞的？這就可以相信了！」

「當然是眞的，誰還騙你不成？」

「你當然不會騙我，我是怕你被他們騙了。」

「什麼？你敢小看我？」

「沈兄，你別誤會，我不是小看你，我是上過洪一柱的當，有感而發的，那一次，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他實在狡獪得很？」

「我知道，所以我們要小心，但我們這一次與你那次不同，那一次是晚上，天很黑，你自然看不清楚，現在卻是白天，他們可都逃走了。」

「我們等東方遠與司馬森回來。」

「不！我們不能等，我們的目的不是東方遠與司馬森，是洪一柱，我們決不能等，我們要搶在他們前頭，先追上了洪一柱，你和甘鐵環是怎麼約定的？他什麼時候可以到來？」

「我約定他午前辰末相見的，現在，他是應該到了，現在是辰正啦。」

「是啊！他們怎麼還不到？不會在中途出了什麼麻煩吧？嗯。」

「我看不會吧，他武功高，人又精靈，還有，這一帶地方都是他們自己人勢力之中，怎會出什麼問題。」

「這很難說，凡事不能太過自信，我看，不如派個人去探……」

「不用了，我已來了多時啦。」聲到人現，這不是甘鐵環還有誰。

「老甘，你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可曾聽說過什麼？有沒有關於洪一柱的消息？」

「有！有人看到他們在天亮之前已經跑了。」

「天亮前，那是什麼時候？」

「我問過了，他們已記不清楚，大約是四鼓到五鼓之間。」

「有多少人？」

「一男一女，還有個小子。」

「看得這麼清楚？」

「是啊，他們巡夜，恰巧碰上了，雙方還動上了手，所以看得清楚。」

「結果怎麼樣？」

「五個巡邏的，傷了兩個，死了兩個，一個泅水逃了。」

「他們有說對方用什麼武器？」

「有，女的用鴛鴦刀，男的沒有兵器，一手抱着個小孩，一手應戰，十分了得。」

「對！正是洪一柱，那一晚，我遇上時就是這樣。」

「他們還說什麼？」

「他們說，女的還要追殺他們，男的把她叫走了。」

「他怎麼叫？他們有沒有聽清楚？」

「他們說，只聽他似乎叫什麼鳳，却聽不清，不敢亂說。」

「嗯！這麼說，果然是她了，她叫劉起鳳，洪一柱原姓熊，叫擎天，後來，爲逃避朝廷追緝，掩人耳目，便改爲洪一柱，劉起鳳是他的妻子，她擅用小金環，你們碰上她，小心她的金環。」

「小金環？她也會使小金環？」

「何止會，還是打得很精妙的。」

「你認識她？」

「不瞞你說，她是拙荊的心愛弟子，她年輕時，我還教過她武功呢，想不到今天，唉，世事多變，變得太大了。」沈鐵環說時不自覺的撫摸早年被劉起鳳用金環打傷的地方。

三個人都暫時靜了下來，因爲各人都有早年的相識，現在，有的已經作古，有的改了行，有的更成了敵人，仍然是朋友、有交往的已不多了，人到中年，朋友雖然不少，但稱得上眞正肝膽相照的，患難之交的，却一個沒有了，有的只是表面親熱，互贈美言，但暗中却是勾心鬥角，你想我死，我想你亡的朋友。就是他們三個吧，互相之間也只是互相利用，說不上眞心相交。因此，大家都感慨滿懷，不知怎麼樣說才好。

「范兄，我看，我們該走了。」

「這張字條……」

「仍然放回原處。」

「好，走吧！」

於是三人一齊出了窰洞，並轡疾騎而去了。

沿途，他們不斷的向人打聽，有人說見過那樣兩個人，有人說未見過，回答不一，也不一樣，問得多了，反而給弄胡塗了。

「眞是狡猾，比狐狸還狡猾。」范天堡恨恨地說道，似要以所見證實他前一次的失敗，實在是出於必然，罪不在他。

甘鐵環冷靜地分析了地形與路

程之後，斷然說：「沈兄，范兄，這傢伙實在是狡猾，我們不能以常理去推斷，必須以奇謀對付。」

「什麼奇謀？」

「我已經問過了，去湯盤有小路，是捷徑，由這裡翻過山去，便可以縮短一半路程。」

「眞的？」

「我問過好些人，都是這麼說。」

「不知附近可有我們的人？」

「你找嚮導？」

「不，我怕敵人不止他們兩個，他們可能已經會合了。」

「這個，我再去問一下。」

「要快！」

「是，我這就去。」

甘鐵環又離開了好一會，回來之後說：「有五十到八十人可以隨時聽候調用，若要再多，則要預早通知，並且要付錢，五十到七十則不用付錢。」

「那麼，你叫他們派一百人到湯盤聽命候用，要多少錢，列具清單，送府衙去收取就是了。」

甘鐵環聽了又去交代一番，然後三個人繼續行程，直趨湯盤。

三個人都未到過湯盤，也沒有嚮導，就憑向途中人所問得的資料便向前奔跑，走了大半天了，還沒有到達，相約的那一百個兵丁也未見到，三個人不禁起疑了。

沈鐵環問范天堡道：「范兄，你該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走了半天還沒有到達？」

「我也覺得奇怪，可能是我們走岔了路。」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是便是，不是便不是，怎會可能？」

「沈兄，你知道，我也未曾走過這條路。」

「那你怎不早說？」

「我早就叫找個嚮導了。」

「爲什麼不找？」

「我見你們沒出聲，以爲你們不同意，所以我不敢去找。」

「又是以爲，你的想象力，可眞豐富啊！」

「兩位別爭論了，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我們快回頭找吧，先找到湯盤，再作定奪吧。」

「現在也只好這樣了，走！」沈鐵環一臉不悅地道。馬鞭一抖，兩腿一夾，策馬先行了。

人有一種極怪的心理，最不喜歡走回頭路，自然，勝利歸來是例外。此刻，沈鐵環等三個人就是這樣。

他們興冲冲而來，却走岔了路，撲了一場空，迫得要回頭去，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三個人對於岔路特別注意，看到指示湯盤的路牌，他們都暗罵自己疏忽，早先不會留意，竟走了岔路，這時看到路牌，知道不會再錯，心情也比較開朗了。

他們依照路牌指示，走了大約三四里路，突然在路中間看到一塊大木板，上面寫了一些字，范天堡走近一看，叫了起來道：「你們快來看，這是誰寫的字？」

「什麼字？」甘鐵環問。

「他說，左前邊已有埋伏，叫人不可走近去，却又沒有寫上什麼人，也沒留名，只是一戳一企，不知是什麼意思。」

一戳一企？那必是一柱擎天的代號，他可能發現前邊有埋伏兵，通知他的人不可走近，我們過去看看。」沈鐵環說。范、甘二人表示同意，二個人又急急向左邊山谷趕過去。

那是一條甚爲陡峭的山路，不易行走，路小而陡，更不能二騎並進，若有埋伏，實在不易抵擋。

范天堡走在前頭，上了斜坡，突然若有所悟地把馬勒住，對沈鐵環道：「沈兄，會不會敵人設有埋伏，故意誘我們上當？我們還過去嗎？」

「這個，難說了！」沈鐵環也吃了一驚，但一頓之後，又說：「事到如今，只好一搏了。」

「范兄，前邊有塊木板，寫些什麼？」甘鐵環指着前方道。

「我去看看。」范天堡拍馬奔前，因爲木板距離路邊太遠，字又小，看不清，范天堡祇好下馬上山，一看之下便大叫道：「又是洪一柱寫的，叫我們留意山谷，千萬要留意。」

「山谷？山谷在那裡？」沈鐵環問道。

「那不是嗎？我們快過去。」

山谷中的情形未見，另一塊木板却擋住了去路，上面寫着幾行大字：范天保、沈鐵環、甘鐵環你們都將喪生此地！

范天保大驚，甘鐵環大怒，一鞭掃飛了木牌板，甩出了丈多遠，飛下山谷，他們的目光也投向山谷，這一看，駭煞了。

只見谷中縱橫交錯的躺了二三十具屍體，由服色與裝束，可以肯定的是官兵。甘鐵環憤然道：「這一定是我們約定的兵士。」

范天保與沈鐵環也認爲是如此，當下急叫後退，但山上已滾下了巨石，截斷了他們的退路，同時也出現了人，有人在山上叫道：「范天堡，你今天活不成了，自決了吧！」

「你是什麼人，敢對我說這種話？」

「范天堡，睜開那雙狗眼吧，連我你也看不清楚，還配姓范。」

「你是司馬森？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爲什麼不能在這裡？你以爲我眞去了探聽消息？你上了我大哥的大當了。」

「原來你們存心騙我，你……」

「你是呆鳥，不騙你去騙誰？別抱怨了，給你塊大石啃啃吧！」說罷，司馬森一推幾塊大石，大石便由山上滾了下來。其聲隆隆震地，碰到阻攔的山石，便碰出火花，轟然震耳，碎石飛射，聲勢驚人。

范天保縱有一身武功，也無法與之抗衡，迴避不迭。

山上似乎不止一個人，這不但由滾下的石塊可以看出，由人影也可以證明，至於另外的是什麼人，却不易知道了。

「沈兄，現在怎麼辦？」甘、范二人一齊向沈鐵環請示，等他拿主意。

「我們衝上山去。」

「衝上去？怎麼行？」

「爲什麼不行，山這麼寬，他才不過幾個人，我們分開三面上山，滾石雖然可怕，只要我們小心，諒亦無妨！搶上山頂，就不怕他們了。」

「甘兄，你怎麼說？」

「范兄，事到如今，已無別路可行，不拚也得拚了，除此以外，你有什麼好辦法？」

范天堡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只好同意。

「沈兄，你出主意吧，我們……」

「范兄，你由左邊上，甘兄，你由右邊上，我居中，你們要記着，不能和我接近得太近，要分散敵人注意力。」

「好，我們馬上就上。」

「好，現在開始，棄馬，衝呀！」沈鐵環搶先向上衝，走着之字形，上得極快。忽然躍起，忽然又伏低，陡向左閃，又突向右避，身手靈活、敏捷，山上的滾石，竟然奈何不了他，無法阻止他向上衝，三個當中，他衝上得最快，次之是甘鐵環，范天堡上得最慢，也最先受傷。

山上的石頭滾了兩下，山上的人也飛快而退，他們並不和沈鐵環等正面接觸，按照原定計劃，佈置好一切之後就撤退。

沈鐵環第一個上到山頂，却不見了敵人，不禁大爲震怒，縱聲大笑，破口大罵，目的是希望能把對方罵了出來，決一勝負。

這時雖是白天，白天亦無法找到敵人，范天堡最後一個上到山去，更看不到敵人了，但事實並不如此，他看到了，恰巧他上到山頂，洪一柱等便繞到了另一個山坳。

沈鐵環背向山坳，仍然是看不到，范天堡面向山坳，所以看到了，於是急叫道：「沈大哥，你看，他們跟什麼人打起來？」他指着遠處說。

沈鐵環急急回望，果然看到幾個人在對面山坳，四個人在分對打鬥，一個人站在一旁觀鬥。

沈鐵環眼利，看了一會，已認出了其中一個，焦急道：「那是過山虎姚辛，另一個大約是他的朋友，快！我們快過去幫他。」

范天堡道：「你們兩位跑得快，先走一步吧，我隨後跟上。」他的腿傷了，正在敷藥紮傷，難怪他要這麼說，沈、甘二人自然不會勉強他。

沈鐵環與甘鐵環在輕功方面是相差不遠的，所以到達的時間也差不多了，他們已經用盡全力，到得很快了，結果還是遲了一步，姚辛已死，不能說話，另一個還有一口氣，說了幾句話，但無關痛癢，是說對方武功厲害，不知姓名。

「老甘，現在怎麼辦？」

「怎辦？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回頭走，等待援兵，一是繼續追，鍥而不捨，你看着辦吧，我都依你，水裡水去，全憑你一句。」

「老甘，你不後悔？」

「後悔？我絕不後悔。」

「不怕？」

「怕什麼？我什麼也不怕。」

「你可別太衝動，再想想吧，早先，我們是三個人，他們也是三個人，我們自然不怕，現在，他們還是三個人，我們只有兩個人，未必能穩操勝券。」

「我知道，但我絕不怕。」

「那麼，我們要繼續追啦！」

「我一切全聽你的。」

「那好呀！我們就憑那一雙鐵環，去碰碰這條擎天一柱吧！」

兩個人又向前追了一程，看到路邊又有木牌，上面寫：「沈鐵環、甘鐵環，你們快回頭吧，回頭是岸，再向前，陷得會更深，將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媽的！」沈鐵環一掌打碎了木牌，繼續向前，半點也無畏縮。

在另一方面，洪一柱和東方遠、司馬森三人也一邊商議，一邊繼續走，他們有馬代步，可以減少許多氣力，也跑得比對方快，沈、甘二人的輕功本來甚爲高明，若是在養精蓄銳之下，開始的一程路，駿馬也未必能勝得了他們，可是，作長途賽，還是馬勝的，此刻，甘、沈二人翻山越嶺，已經走了不少的路，如何還能與馬相比？所以越距越遠，連塵也吃不到了。

「眞奇怪，怎麼見不到他們？」沈鐵環追了很遠的一段路，終於說話了。

「這樣追，我們永遠追不上他們。」

「爲什麼？」沈鐵環憤然的質問

，似乎覺得受到了侮辱，臉色甚爲難看。

「大哥，你想想，他們騎馬，我們走路，怎追得上，除非我們也有馬代步。」

「嗯，我怎麼沒有想到？」沈鐵環有點赧然：「我應該早就想到呀！」

「你是急於追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其他，我初時也不會想到，但追來追去總是追不到他們，我便覺得奇怪，終於明白了。」

「唉！可惜我們沒馬……」

「別提了，遲早我們會替他們報仇。」

「現在怎麼辦？」

「現在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歇一歇，再找兩匹馬，要是這兩樣都能辦到，就不怕他們飛上天去。」

「范天堡呢？等他嗎？」

「不用等他，他比我們更熟悉這裡，不會餓死他的，問題是，這地方，要找吃喝都不難，要找兩匹馬，恐怕是不容易。」

「不會吧，我說，最先找到的可能是馬。」

「最先會找到馬？不，這不可能的。」

「我說可能，不信，你等着看……」

「嗯！是什麼人？你早就聽到了？」

「不，也是剛聽到。」

「你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管他是什麼人！識相的，只要馬，不識相的，還要他的性命。」

「大哥，在這地方，在這時候，居然敢騎馬經過，總不會是普通老百姓吧？我看，還是小心點好。」

「怎麼？你怎麼忽然變得膽小了？」

「不是變得膽小，上一次當，學一次乖，總不會有這麼大的便宜吧。」

「你這話也是，値得考慮。」

「我就是這麼意思，要考慮。」

談說間，兩騎人馬已經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了，連他們的聲音也聽到了，一個說：「他奶奶的，俺就不信找不着這兔崽子，他殺了俺的師侄，俺也不能放過他。」

「你急什麼？急也沒用，你這性子呀，得要改改才行。」

「改什麼？俺已快到土裡去啦，還改？改他奶奶的，俺只要找到那小子，俺可不改。」

甘鐵環聽得一怔，道：「這不是晉北二王？他們要找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人殺了他的師侄？」

「晉北二王？他們……」

「別出聲，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不錯，晉北二王正在說話。

其中一個道：「你猜這是什麼人幹的？謀財害命，還是恩怨尋仇？」

「他奶奶的，俺看不會是尋仇，一定是謀財害命，他奶奶的。」

「謀財害命？他們有什麼財？能夠殺得了他的，該不是三流貨色的。」

「他奶奶，或者動手時，並不知道他是否有銀兩，他奶奶的。」

「不！我不同意。」

「爲什麼？你有發現？」

「注意到沒有？師侄他們的銀兩還依然未動，怎會是謀財害命？」

「嗯！對！他奶奶的，那是爲什麼，尋仇也不對呀，誰知道俺等會走這條路？」

「這麼說，他是意外地碰到了仇人，打了起來，有可能。」

「唔！有可能，他奶奶的，俺非找到兇手不可！」

「沈大哥，我相信不會看錯，他們眞是晉北二王。」

「晉北二王？王不活和王求生。」

「我看一點不錯，正是他們。」

「你認識他們？」

「不，我祇是在三年前見過王不活一面，打過一個招呼，因他生相特異，所以留下印象。」

「要是他們，這兩匹馬可不好搶奪。」

「當然不能搶，他們總不是我們的仇人和敵人，是不是？」

早先，沈鐵環說不管是什麼人都搶，說得多滿，現在却不搶了，因爲對方是兩個江湖上武功了得的大魔頭，他們惹不起。

不過，也就這麼奇，沈鐵環不擬招惹對方，但對方却找他的麻煩。

王求生把馬勒定停在沈鐵環面前，喝道：「你是什麼人？在這裡幹什麼？」

「你又是什麼人？我在這裡你管得着麼？」沈鐵環明知對方不好惹，却不能畏縮，有失身份，所以針鋒相對的予以還擊。

「你好大的膽，你……」王求生揚起馬鞭就要打下去，却聽到甘鐵環道：「嗯！你不是晉北的王莊主？」

王求生以爲人家說他，揚起的馬鞭又停住了，回望甘鐵環，但甘鐵環注目的却是王不活而不是他。

「你是，甘……甘鐵環大哥是不是？我們曾見過面，你最近可曾到過白柳莊去？」

「非常抱歉，爲口奔馳，從那一次見過你王莊主之後，就不曾到過白柳莊，王莊主，你的記憶力眞

好，佩服！佩服！」

「那裡，你還不是一樣，你不說，我還記不起來了，這一位是……」

「大哥，來，我給你們引見引見，這位是我常常提到的晉北王不活莊主，這是我的義兄沈鐵環大哥。」

沈鐵環果然有點名氣，甘鐵環講出他的名字，王求生心頭也微微的震了一下，收回馬鞭，再經王不活介紹後，便成爲朋友，當然打不成架了。

沈鐵環問他們去那裡，怎會經過這地方？

王不活說了，他說：王求生本來和師侄約在這裡相會的，不料師侄被人殺死了，遺屍荒山，死得甚慘，所以他們要追查下去，一定要尋獲兇手，所以到了這裡。

「令師侄有多大年紀？怎麼稱呼？有什麼特徵？我早間見到兩個人被殺傷致死的。」

「在什麼地方？可是前邊那山坳？」

「正是，你們也見到了？」

「見到了。」

「我們見到時，姚辛已經死了，但另外一個還有一口氣，他沒有說什麼，只告訴我，敵人武功非常厲害，叫我們小心，聽他口氣，他似乎還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我對他的警告非常感激，我和義兄都下決心要替他報仇，因爲，他的仇人正是我要追殺的人。」

「他叫什麼？」

「他是洪一柱，就是由熊擎天改名換姓的洪一柱，還有他的兩個助手東方遠與司馬森。」

「洪一柱？司馬森？東方遠？好呀，原來是他們殺了俺的師侄，他奶奶的，他去了那裡去？」

「他們有馬代步，我們沒有，所以追他們不上了。」

「你們沒有馬？」

「我們本來是有馬的，不幸誤中奸計，在湯盤山谷給砸死了，我們的一位朋友范天堡也受了傷，我們恨極了，就一直追踪，結果，還是追不上。」

「他們從那裡走？可知道他們去什麼地方呢？」

「不能確實。」

「估計會去那裡？」

「可能入黔，也可能入川。」

「有消息？」

「洪一柱是朝廷欽犯，已頒下圖形，張貼天下，他們在中原決難立足，也無人膽敢收留他們，川黔均有朝廷緝捕的惡賊叛逆，他逃到那邊去，就可以生存了，所以，我估計他會逃到那邊去了。」

「那好呀，你兩位快找匹馬吧，我們先行一步了。」

晉北二王匆匆的追趕，一程又一程，一天又一天，追了三天，已追到貴州的立城了。

晉北二王到的時候已是黃昏，正要找地方投宿，忽然有個人向他們走來，道：「兩位可是王爺？有人送你們一封信，請兩位賞我一兩銀子。」

「你送的是什麼書信？要索一兩銀子？」

「不是我索取，是叫我帶書信的說的，如果你們不給，我也不把書信給你們。」

「好！好！快拿來！」

王求生以一兩銀子換來一封書信，拆開一看，勃然大怒，因爲那封書信上寫得十分無禮，王不活接過去看，只見上面寫道：「自誇自詡傳晉北，浪得虛名數二王，無風掀起三尺浪，拍到西城百丈崖，月暗星稀尋常見，等你等到三更天，若怕閻王勾魂使，何妨縮頭學瘋癲。」

字寫得蒼勁有力，潦草不羈，王不活問道：「怎辦？他們約我們今晚到城西百丈崖去，去是不去？」

「別理他，先找個地方歇下來，歇一會兒再說吧。」

晉北二王向店家問清楚了百丈崖的所在，於是二王便朝百丈崖而去，路上，王不活道：「早先掌櫃與夥計都說百丈崖十分陡峭危險，又說時有鬼魂出現，勸我們不可去，我想，那實在是個不好的地方，等會兒，我們要加倍小心才好。」

「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什麼都不怕。」

「這不是怕，這是小心。」

「好吧，我們小心便是。」

他們在三更前來到了百丈崖了，却沒有人，王不活道：「奇怪，怎麼沒有人？」

「你們自己瞎了眼睛，看不見才眞，怎能說沒有人！」人隨聲現，兩個中年漢子大步走向崖頂去。

「你們是什麼人？約我們來到這裡來幹什麼？」

「你們不是要找殺死你師侄的兇手？你們上了沈鐵環的當了，殺死姚辛的是他們，殺死令師侄的也是他們，不過，你要再去找他，已經辦不到了，因爲，殺死你們的是我們。」

「你們是誰？」

「你想不到吧？我們都是沈鐵環的朋友，我叫朱熙，他叫宋昭，沈鐵環知道紙包不住火的，遲早總會給你們查出來的，所以，叫我們照顧你們，你現在明白啦，別拖時間了，快來納命吧！」

「俺操他奶奶，沈鐵環這賤狗，俺操他，你，看招！」王求生一抽腰刀，已經砍了二招，快得難以

形容，可是他發招快，朱熙的身形更快，他一閃，一晃，已經避開了，閃到王求生的背後，喝道：「你也接我一招。」口是這麼說，但却未發招，向前一晃，飄出了二丈來遠，恰好迎上王求生退避，這才沉勢坐馬，雙手使出陰陽掌，向前一推，王求生竟然站不穩脚，被拋出崖外，跌下崖去了。

王不活此刻正以一招「烏龍絪柱」進攻宋昭，聽得兄弟在崖下慘叫，心神已亂，攻守失措，不到幾招，也被打下崖去。

「朱大哥，眞想不到晋北二王竟是有名無實，如此輕鬆的就打發了，眞意外！」

「意外？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不知！」

「他一定是住在老七那裡，向老七打聽百丈崖，老七便先做了手脚。」

「哦！原來是這樣的，可是，剛才你又說我們是沈鐵環的朋友？爲什麼？」

「當然有作用，假如他們掉下去死不了，僥倖逃出生天，自然會走去找沈鐵環去算賬了！」

「哎呀！這一招眞絕啊！」

「當然，無毒不丈夫，敵人對我們更毒，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厲害。」

「這裡的事解決了，我們去看看洪一柱他們怎樣了，他們不會這麼輕鬆便可以獲勝的吧？」

「好的，我們去看看他也好。」

他們去那裡看呢？

第二天他們就看到了，他們到得正是時候，樓下，沈鐵環與甘鐵環兩個人和同來的那些人，聯手對付洪氏夫婦，和東方遠、司馬森、南形聯手，斃傷了七個敵人，留下了雙環給洪氏夫婦處理。

「劉起鳳，妳好大膽，居然敢同我作對！」沈鐵環還想以過去的關係威脅劉起鳳。

劉起鳳冷冷地說道：「你知不知道，我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媽了。」

「這又怎麼樣？」沈鐵環聽得一愣。

「這是說，我已經是熊家婦了，你還不明白？」

「熊家婦又怎樣？就可以同我作對嗎？」

「不錯，這就可以反對你及同你作對，你該知道，女子有三從四德，我出嫁從夫，你爲天下公敵，我丈夫不放過你，我當然也和丈夫站在一起，你還不明白？」

「大膽，放肆，我若不念在妳師父的情份上，我……」

「住口，你還有面目提我師父，大哥，我們上！」她催促丈夫動手，洪一柱也不推辭，拔出久已不用的長劍，只一抖，寒光直吐盈尺，寒芒射目，冷氣森森，各人都看出是一柄精鋼的上好寶劍。

洪一柱在此時此地，也不怕妻子透露了他的身份，靜聽她叫動手，才拔劍進攻。

他身形極快，如御劍光飛行，只見他的一縷劍光在雙環身前身後飛繞。

劉起鳳的鴛鴦雙刀也不慢，配合她丈夫的攻勢，矯捷飛馳，刀劍合璧，竟使雙環失去用武之地，緊守原地，不敢稍動。

突然，各人只見劉起鳳刀光一散，疾退幾步，雙環立即衝出缺口追擊。

沈鐵環搶在前頭，已快接近劉起鳳了，陡覺勁風襲來，無暇傷敵，急急撤招自保，但一撤招，寒芒已到眼前，慌不迭的點足後退，但伸手一摸，眼眉已少了一半了。

沈鐵環疾退，甘鐵環恰巧補上，洪一柱使出一招「花飛雪舞」，但見劍光洒開，仿如狂風捲落花，化作千萬朵，一刹那，又把甘鐵環包圍在劍光之內，他鐵環飛舞，也抵擋不住，待劍光收斂，洪一柱手上已經多了一綹鬢髮。

甘鐵環被冷風一吹，覺得頭頂生涼，本能地伸手一摸，當堂嚇呆了。原因是他頭頂上已經被剃得光禿禿，沒有頭髮了。剛才自己迴避稍慢，或者洪一柱的手再低一分，他也活不到此刻了。這是生死一綫，教他如何不腿軟？

「你們的絕技怎麼還捨不得使出來？我提醒你們，今天這一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決不會中途停止，你可不要後悔！」

回頭又對妻子劉起鳳道：「起鳳，妳還能打嗎？」

「當然能打，我根本沒受傷。」

「好，我們就動手，上！」

洪一柱似乎有心表演他的所學，施展出渾身解數，雙環用盡全力還難以應付洪一柱進攻，根本無法抽出氣力來對付劉起鳳。

劉起鳳和丈夫似乎練了許久這一套刀劍合璧，熟極生巧，一招一式都配合得天衣無縫，緊湊萬分，以致雙環無法抽出空暇對付劉起鳳的進襲。結果，他們都先後傷在劉起鳳的鴛鴦刀下。

洪一柱催動長劍，精芒更加刺目，森森劍氣，刮臉生疼，戰到幾十招後，沈鐵環的一隻鐵環已被削開兩半，不成環了。雙環眼看這大勢已去，又怕受辱，竟然雙雙自己以環碰碎腦袋而死。

他們埋葬了敵人之後，便回去茶洞朱熙的大本營，再謀破敵生息大計。

（完）

女捕頭傳奇／

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上文提要： 程小蝶主婢三人被困西山別墅，眼前出現戴面具猛漢，左右五童六女，還有兩列兵勇，程小蝶一眼便認出戴面具人即萬寶齋大掌櫃萬復古。萬復古身份被揭穿，更不肯放過程小蝶，當場要與之單獨對決，以一百招爲限定輸贏，小蝶以巧妙的技藝勝出，却謙詞是萬復古手下留情，並對他謙遜有禮，令萬復古大受感動，化敵爲友，道出內情……

雙方共商闖血罩　不謀而合通靈犀

「人數呢？」程小蝶道：「戰死在三槐谷的三位小姑娘，又是幾代弟子？」

「一、二代男女弟子，還有多少人，我不清楚，精武院中大概有七男九女，還有一部份，調入了東主的家中護院。」素喜道：「我們三代弟子是正值活動頻繁的時期，但戰死三槐谷的小師妹，是四代弟子，她們行將出師，人數也是最多的一次，聽說有二十八個女弟子，三個男弟子，但三槐谷一戰，已死了三個，她們年底出師，對敵的殺手絕招，都在出師前半年內傳授。」

當然，素喜說的話比較可信，她也把萬寶齋在北京地區的實力輪廓，說出了一個大概，程小蝶點點頭，轉身向着天星子一躬身，道：「大恩無法言謝，老道長請隨晚進回刑部吧！你老所有的損失，由晚進負責賠償。」

「老道士沒有化錢的本事，所以，金銀珠寶，在我的眼中，有如阿堵物也，老道如若是眞正貪財之徒，妳們三個花朶似的小丫頭，可以敲萬寶齋三十萬兩銀子……」天星子長長吁一口氣，道：「我知道吳一諤才擬天人，胸羅玄機，但我不知道他已把妳教出了如此博雜的身手，老道士一直準備打接應，却是一場杞人憂天，這一架打得好極，本是僵峙的對頭，却是打出了和解的跡相，萬寶齋力量强大，不可與敵，老道士作個順水人情，告訴妳一件事，去找鬼手神算萬復古，就說紅灯老魔，已在北京地面出現，紅灯已出現過兩次，老道士不願惹上他，所以，先開溜了。」

「紅灯老魔是什麼人？老前輩可否說得明白一些？」程小蝶道：「刑部有賓館，老道長何不暫息仙駕……」

「不用理紅灯老魔是誰？不知道比知道要好，」天星子道：「要鬼手神算去傷腦筋，妳只要說紅灯會向上升，越升越高，這就夠了，看樣子，老魔好像不是找刑部痲煩，我要走了，是非之地，不宜多留。」

說走就走，一個身子向上升，升起四丈多，懸空的跑了，似是走路一般，只是空中沒有路啊！

臨去秋波，看得大家全呆了，這一手「凌空虛渡」，小文等都自知望塵莫及。

「姑娘，」小文低聲道：「是否先回刑部？」

「是！」

事實上，不回去也不成了，郭寶元帶着江北四老，一百二十名匣弩手，找進了青草庭院。

誰說刑部中捕快無能，他們還是很快的找到了這個隱蔽的地方，而且出動了一半的匣弩實力，準備

拚了。

* * *

吃頓飯，洗個澡，程小蝶躺在床上休息，她很想小睡片刻，但腦子裏，卻有兩件大事轉個不停。

第一件是萬復古爲什麼告訴她，萬寶齋收羅有東洋刀法，爲什麼？難道毛病出在萬寶齋的東主身上，他們收羅東洋刀法，傳給了什麼人？是出於嗜愛技藝，還是別有原因？要盡快地求得個明確結果。

第二件事，紅灯老魔又是誰？俠名錄上沒記載，也未聽師父和田大哥提過，紅灯會向上升，越升越高，又會怎樣呢？是自焚了，還是升高得看不見。

萬復古眞會爲這件事震動麼？會有個什麼變化？萬復古總不會提出和刑部合作的計劃吧？

越想越複雜，越想越清醒，那裏還能睡得着，跳下床穿好衣服，跑出了臥室。

小文、小雅、素喜，正在低聲聊天，聊得很高興，歡笑不絕耳，不過，她們都怕吵到程小蝶，笑得都很細聲。

眼看程小蝶穿齊衣服走出來，小雅一下子跳起來，道：「怎麼？睡不着啊！」

「妳和小文快更衣，跟我去找人……」

「素喜呢？」小文道：「三人同心，已變成四季發財了！」

程小蝶道：「是去萬寶齋，去找萬復古，素喜，妳自己決定，方不方便去呢？」

「我看不太方便，婢子看家！」素喜道：「等一下也許阿横會來……」

「怎麼？你們已經認識了？」程小蝶道：「可眞是有緣哪！」

「剛才，我陪小文去見他，他要求見姑娘，」素喜道：「小文說姑娘在休息，阿横回說，晚一點再來，一閃身就不見了，比老鼠還跑得快。」

「他們潛踪匿跡的本領，小文、小雅都比不過……」

「只怕姑娘也要輸他們三分，」小文接道：「他們跟着大公子，在南荒草叢中，練了那麼久，豈是常人能及！」

小雅緊隨在小文身後，兩個丫頭動作快，已經換好了衣服，也佩了兵刃。

小文臂上本有傷，小丫頭硬把傷處綑緊，不讓人瞧出來。

程小蝶惜憐的撫着小文左臂，道：「傷處應該還沒有好，疼不疼啊！」

「一點點啦！」小文道：「我如說不疼，姑娘不相信，解開衣服看，那多躭誤事？一點疼，我能忍受，也不礙事。」

程小蝶點點頭，道：「我不囉嗦，走吧！」

舉步向前而去，小文回頭對素喜扮個鬼臉，和小雅追隨身後而去。

素喜看呆了，這那裏像主婢、長上從屬，活脫是姊妹相處，素喜從未見過這種事，感動得想哭。

事實上，早已經淚流滿面了。

* * *

萬復古親自迎接到大門以外，把程小蝶主婢三人讓入了三進內廳。

二掌櫃點石成金雲鵬，三掌櫃摘星手風琳，都趕來作陪。

丫頭獻過茶，萬復古先開口，道：「天星子呢？住在刑部，還是客棧中？」

「老道士嚇跑了！」程小蝶道：「說要溜，我還認爲是開玩笑，可是想不到他說跑就跑，臨走丟下兩句話，要我向萬大掌櫃請教，我想了半天想不通，只好跑來請教了。」

姑娘說得傳神，萬復古聽得高興，哈哈一笑，道：「請教可不敢當，總捕頭如有所命，萬寶齋盡力而爲，昨日和程總捕頭和解，雲、風兩位掌櫃高興，連敝東主也聽得連聲讚好，過幾天，他要親自請程總捕頭吃飯，還請務必當先，給萬某一個面子。」

「一定來！」程小蝶道：「我帶小文、小雅和郭總捕頭一起來。」

「那眞是太好了，萬某先致謝！」一抱拳接道：「老道長說甚麼？甚麼人能把他老人家嚇跑？」

「他說紅燈向上升，越升越高，」程小蝶道：「他惹不起紅燈老魔，所以，要開溜。」

萬復古不笑了，雲鵬、風琳，也是笑容僵住，這笑容就比哭還難看了。

「確定是紅燈老魔嗎？」二掌櫃雲鵬道：「紅燈上升之後呢？」

程小蝶道：「天星子沒有說呀。」

「不會錯了，」萬復古道：「天下高手，沒有一個人能有紅燈老魔這份功力，讓紅燈不停向上升。」

「老魔頭還沒有死啊？」雲鵬道：「他闖入北京地面上，又想幹甚麼呢？」

「天星子還說了一句話，」程小蝶道：「不像衝着刑部來！」

「那是衝着萬寶齋了？」萬復古道：「這就嚴重極了。」

「難道是帥永昌約請而來？」風琳道：「甚麼樣的聘禮，才能打動老魔的心？」

「血手無影帥永昌，沒有這個份量，」萬復古道：「也沒有能動老魔之心的禮物，這件事，要先稟告東主，程姑娘，妳先請回，今夜如

果太晚，明天上午一定到刑部拜訪。」

「不用到刑部，小蝶在家裏，京華小築候駕，我會等你一天。」

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萬某人要晋見東主，恕不遠送了。」

程小蝶回到住處，素喜迎上來，先遞上手巾，後上茶，等姑娘落了座，才笑道：「怎麼如此一個快法，來去如風啊！我還認爲萬大掌櫃會留妳們吃晚飯。」

「看他急得像沒有腦袋的蒼蠅，那還有心情留我們吃晚飯哪？」小文道：「二掌櫃、三掌櫃，全都變了臉色，紅燈老魔究竟是甚麼人啊，有如此的恫嚇威力？」

「我不知道誰是紅燈老魔，但我知道能使大掌櫃失去鎮靜，肯定是天下稀有的高人。」素喜道：「以萬復古統率的力量，足可以抵抗一個像少林、武當那樣的大門派。」

「但他很惶恐，要立刻晋見東主，」小雅道：「素喜，你們東主是個甚麼樣人物？妳見過沒有？」

「應該是沒有見過，」素喜道：「就算見到過，也不認識，他不表明身份，誰會化心思去記憶個普通的人？」

「認識你的師兄麼？」程小蝶道：「妳見過的那位師兄。」

「認識，他靈秀英俊，是那種女人一見難忘的男人，」素喜道：「我還認識一些教武堂中的教席，像千手刀王，鐵拐翁等高手，他們教我們武功時，都戴了面具，但相處久了，一眼就認出來，不是他們的面貌，而是他們的神韻。」

程小蝶道：「記着呀！見到妳認識的人，立刻通知我。」

「婢子會記在心中了。」

「好！妳們去吃飯、洗澡、睡覺！」程小蝶道：「我的推斷，萬復古今夜不會來。」

素喜心中忖道：「這裏充滿一種坦然、溫柔的感覺，和萬寶齋大不相同，雖然捕頭一樣是兵戰兇危，但一切都出自意願，我既然過來了，豈可寸功不立，言侍郎聰明絕世，死得詭奇，他自己去訂製棺材，也一定會留下誰可能是兇手的線索。倒要仔細的想想，提供給小姐一點幫助。」

這就睡不着了，直到天色濛濛亮，才迷迷糊糊的睡過去。

這一下，醒過來就日上三竿了，小文、小雅、程姑娘，都已穿着整齊，陪着客人吃早點了。

來的客人有兩個，竟是大掌櫃萬復古和二掌櫃雲鵬。

素喜心中很不安，心中怦怦跳，洗過臉急急跑出來，程小蝶已拍拍身旁的一張木椅，道：「過來坐，一起吃。」

「小婢很慚愧呀！怎麼搞的，睡到這麼晚！」素喜一面向小蝶請罪，一面向萬、雲兩人請安。

萬復古沒有說話，只是冷冷看了素喜一眼，但這一眼看得素喜臉泛羞紅，紅到了耳根後面。

程小蝶一把拉住素喜，道：「不早不晚，時間正好，萬大掌櫃剛剛到，還未開口說話呢。」

「素喜，我也有認床的毛病。」小雅道：「何況是新床，新床新地方，一夜睡不着，天亮了，才能瞇上眼睛。」

兩個人趕着打圓場，素喜的心中很感動，也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溫暖，但不能藉此說謊，苦笑一下，道：「是到天亮才瞇上眼睛，但我不是認床，是在想事情。言侍郎能預製棺木，定然也能預示兇手，就是想不出他留在那裏，若能找出來，案情立刻可大白。」

萬復古大口吃饅頭，吃着小米粥，只是點一下頭，似是守着食不言寢不語的格言。

「不用太急，」程小蝶道：「來日方長，坐下吃早餐，我們先聽兩位掌櫃的教言。」

素喜傍着程小蝶坐下來，正是萬復古和程小蝶的中間。

雲鵬吃着玉盤中精緻的小菜，他是一個饅頭、一碗粥，早已經吃飽了，不肯放下筷子，是爲了陪萬復古。

程小蝶的早餐也許對了萬復古的口味，他吃了兩碗粥、兩個饅頭，意猶未盡，現正在吃第三個饅頭，吃得很慢，看得小雅心中煩，忖道：都吃好了，就在等他一個，連後上桌的素喜，也吃了一碗粥、一個饅頭，飽了。四個美姑娘圍桌而坐，等着一個修軀長髯大男人吃飯，看上去有些怪異。

但程小蝶心中明白，萬復古不是吃，只是借吃來拖延時間，是在想，想一想，該說些什麼，能說些什麼，要不要和刑部全面合作，刑部裏重要人物只是三個小丫頭，再加上江北四老，實力還是有限得很……但她們有官方身份的實力，眞要動員起來，又非任何江湖上的門派、幫會可以比擬，如果程小蝶能要五城兵馬司幫手，立刻就可調動衛守京畿四週的一萬名精銳兵馬、步兵大軍出動，武功再高的江湖人，也無能抵抗，大刀長戟蔽日月，箭如飛蝗蓋天來。

還眞是被程小蝶猜對了，萬復古琢磨過東主的話，又推敲了刑部的實力，才一口嚥下饅頭，推開飯碗，道：「我和雲二掌櫃，一早趕來打擾，先謝謝總捕頭這頓豐富的早餐。」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大掌櫃，言歸正傳吧，我能做到的，當

會全力以赴。」

「萬寶齋也要調出高手應戰，」萬復古道：「紅燈老魔已快近五十年未在江湖上出現過了，應該是早死了。」

「會不會是他的兒子或是門下承繼了衣鉢的弟子？」小文道：「世上沒有不老的神仙，也許他早就死了，這是第二代紅燈弟子。」

素喜目睹這個情況，心頭一跳，小文好大膽，姑娘在場，她也敢插口講話，也不怕姑娘生氣呀！轉頭看程小蝶，面色平靜，對小文講的話似頗讚許，陡有所悟，忖道：「她們情同姊妹，不單是說的，精神行事，都是一樣，只要別忘了自己的身份就是。

「對！」萬復古一掌拍在大腿上，道：「眞要如此，紅燈老魔就沒有什麼好怕的啦，就怕禍害一千年，老魔頭該死不死，就有點痲煩了。」

程小蝶道：「大掌櫃，請教一件題外事。」

萬復古微微一怔，忖道：「這是什麼時刻了，妳還要請教題外事？」但臉色未變，笑容依舊，道：「程總捕頭請說！」

「紅燈老魔如若還在，今年有多少歲了？」程小蝶道：「一個人的成就，眞能擺脫衰老的影响嗎？」

「問得好。」萬復古道：「應該是不能，精深的內功，也只能使技藝減少衰退，紅燈老魔如還健在，應該是百歲以上高齡老者了，體能和技藝都應該受到老化的影响，除非他眞能練成道家的玄九眞訣，突破了生死之關，返老還童，生機再新……」突然住口，呆了一呆，接道：「青苗玉。」

「怎麼？青苗玉中之液，能夠幫助他？」程小蝶道：「生機更新，返老還童？」

「好像有這種功能。」萬復古道：「雲鵬，你的看法呢？」

「不是可能！大掌櫃，而是一定能。」雲鵬道：「青苗玉液配合一些藥物，能以極快速的變化，使人脫胎換骨，生機再造，再配合上某一種精奇的內功，那就神奇莫測了。」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如眞有一塊青苗玉進入了北京，肯定是落在殺死言侍郎的兇手手中，那個人是誰？現在何處？我不知道，但絕不是落在紅燈老魔手中，這就是說，紅燈老魔仍然受着人類衰老的影响，至多，保持他原有的武功，所以，萬大掌櫃，只要以常情推斷，迎戰紅燈老魔就行了。」

「但願如此，如是不幸被他取去了青苗玉，我們都在劫難逃了。」萬復古道：「就算他未曾取得青苗玉，但老魔仍然是最爲可懼的人。」

「他的子姪弟子，如若承其衣鉢，正值壯年。」程小蝶大感不服的問道：「難道還不如紅燈老魔一個百齡老翁嗎？」

「唉！一般的拳、掌功力，縱有精奇變化，實也不足以構成威脅！」萬復古道：「但紅燈老魔，有一種攻襲人的方法，不知是什麼武功，紅燈突然爆射出一片紅芒，老魔身形也化作一大團紅影捲來，一掠而過，殺人取血，也在這瞬息完成。」

「這是什麼武功？」程小蝶滿臉狐疑的問道：「是藥物的效應，還是妖法？」

「紅霧漫漫，有如一大片血水湧過，所有的景物，都被那一團紅色的影霧籠罩着，看不清楚，」萬復古道：「景物清明，血霧遠颺，人已氣絕，老魔也消失不見，只見到一盞紅燈，飛揚而去，血腥現場中，只有一股淡淡的腥香。」

「腥香？」程小蝶道：「從未聽聞過腥中還有香味。」

「不錯，淡淡的腥，淡淡的香。」萬復古道：「這就是紅燈老魔的可畏之處，如是藥物效用，那也是把藥物發揮到了極微的境界，不少人從遺留的腥、香餘味中找尋答案，一直找不出正確的結果，以後，紅燈消失於江湖之上，這件事也就淡了下來。」

「殺人於一團紅光捲襲之中？」程小蝶道：「最可疑的就是那團紅光，和那盞紅燈了，不知死於紅霧籠罩中的高手，是何等一個形象？」

「似是由一隻尖銳長箭，穿入了太陽穴中。」萬復古道：「有時，可在傷口中發現齒痕，不過，也有一刀斷喉的死狀，只是非常少見。」

程小蝶迷惑了，事情和她的推敲，有了距離，就不敢再發狂言，這件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一言錯出，關係着很多高手的生死。

「大掌櫃，這等景象，」程小蝶道：「是何原因呢？」

「那血水一般濃密紅霧中，可能有着使人目盲、氣窒的力量，」萬復古道：「使人在一刹那間，失去了抗拒的能力，任人宰割了。」

「穿入太陽穴中銳器，可以解釋，但那齒痕呢，不會是利器所留的了？」

「萬某在想，會不會是故弄玄虛，只是當代高手，喪在紅燈老魔手下的，有數十位之多，包括各大門派中的長老高人，和綠林道上的一些頂尖人物，今、上兩代中江湖高手，有一半死在他的手中，那麼多精英人物，都找不出個明顯的原因，只能稱它爲『血罩』，萬某心中

縱有千般懷疑，也不敢說出口了，就像妳程姑娘一樣，心中已有所疑，却不肯說出來。」

好厲害的萬復古，早已看透了程小蝶心中隱密。

「和你萬大掌櫃一般顧慮，心中力排衆議，却是不敢說出口來。」程小蝶道：「只怕說錯了話，唐突先賢，只好憋在心中了。」

「萬某來此的用意，是邀請程總捕頭合力對付紅燈老魔，不管是老魔本人仍在世上，還是他的衣鉢弟子到了此地，他們一天不離開北京城，妳程總捕頭也無法放手追兇，不知總捕頭是否肯和萬寶齋携手拒敵呢？」

「可以，只是刑部的高手不多。」程小蝶道：「派不上多大用場，萬大掌櫃想要刑部多少人手？」

「三十六張强力匣弩，分作三隊，至於派幾位高手拒敵，萬某可不敢强求，由程總捕頭作主了。」

「人雖不多，但精銳盡出，素喜和小文、小雅統率三隊匣弩，小蝶和江北四老中神眼叟佟元修願作對付紅燈老魔的先驅。」

「言重了，萬寶齋派出十大劍手，八女二男，由萬某和雲鵬統率，我們和程姑娘，神眼叟佟元修並肩迎敵，這一支官民統合的力量，專一對付紅燈老魔，事實上，紅燈老魔一潰敗，也就是意味着帥永昌不戰自潰了。」

程小蝶忖道：「果然約我合作，這股力量入了刑部掌握，江湖形勢就掌握大半，天星子前輩確有預知之能。」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紅燈兇焰，震爍江湖，但你萬大掌櫃，却似是一點也不害怕。」

「萬某和程總捕頭有着雷同的想法。我不相信所謂『血罩』是妖術邪法，無可抗拒，怪異的是那紅燈，血霧中，一些藥物合成之物如何能爆出一片迅如流矢的血霧，我還想不出原因，只能計劃對付它的步驟辦法，所以，我們仍然十分冒險，我佈置三十六個匣弩，在它發動時，先給他一陣匣弩發射的亂箭，再以不停的箭雨，阻絕他的攻勢，配合我們的暗器施襲，希望能在他把我們捲入紅霧之前，把他擋下來。」

「這一輪弩箭、暗器，如果是擋他不住，」程小蝶道：「大掌櫃是否要進入『血罩』中瞧瞧呢？」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萬復古淡淡一笑，道：「我始終不相信它是妖法，殺人的古怪在那團血紅的雲霧之中，不入『血罩』，豈能探得隱密？」

「一盞紅燈，突然迸射出一片紅芒，」程小蝶道：「當然十分可疑，燈上也十分古怪。」

萬復古點點頭，道：「所以，我準備了很多藥物，有幾位名醫連夜爲我配製抗拒各種毒氣、毒性的藥劑，算一算，踏入『血罩』時，我身上至少有十餘種抗毒性藥物，和三種能對抗巨毒的天然藥物，艾末粉、雄黃精、寒玉汁，如若這些藥物，都不能抗拒紅燈老魔的攻勢，我準備全力反擊，與其皆亡，爲武林除去這一大害。」

程小蝶道：「只有這些準備嗎？還不夠啊！」

「他們替我準備了一個頭盔，當然，稍經了一些改裝，兩面太陽穴，納入了保護之下；還有一片鐵葉子保護咽喉。」萬復古道：「與敵之前，以守爲主，先就損了三分銳氣。」

「紅燈老魔不是奇術、妖法，但熟能生巧，多一份準備，就多一份勝算。」程小蝶道：「所以，我也要一份，頭盔小一點，你帶的藥物，我都要有，不能讓我吃虧呀。」

萬復古怔了一怔，道：「這種事，一人涉險已經夠了，何苦拖一個人冒險呢，雲鵬要開眼界，已經被我拒絕了。」

「我不同。」程小蝶道：「雲鵬是你的屬下，我是你的合伙人，堂堂的刑部總捕頭，豈能臨難苟免，何況，我身懷你們萬寶齋沒有的克敵利器。」

「當世的奇物、玩物，萬寶齋應該都有，妳說說看，萬寶齋缺了什麼？也正因爲這些物器齊備，我又相信自己的判斷，才有入『血罩』一探究竟的勇氣。」

「大掌櫃不是說過我們心念雷同嗎？」

「有一點不同，」萬復古打斷了程小蝶的話，接道：「我是多年推想，反覆研判，才有了這麼一個結論，程姑娘却能一聞內情，就有了和在下雷同的想法，結論雖一，但智慧反應，却是大不相同了。」

程小蝶臉上有些羞紅，那是興奮的靦覥，能讓鬼手神算如此稱頌，不容易呀！

「所以，我該入『血罩』，」程小蝶道：「臨敵應變的本領，我也不錯啊！」

想到她在西山別墅的青草庭院中，機巧的打了一百個回合的設計，臨敵應變的本領，確也過人。萬復古點點頭，道：「好吧，現在該說說妳身懷的利器了。」

程小蝶有點後悔，忖道：可眞是沉不住氣呀，一點小秘密也保不住，萬寶齋窮盡了天下的玉器、珍玩，說不定連寶刀寶劍，也有好幾把呢，「辟邪寶刀」只是長不出二尺的寶刀，在名劍、寶刀的映輝之下，就有些自暴其醜了。

但話已出口，悔之莫及，也不能改口不認賬，只好說道：「是一

把很利的小刀。」

「利到什麼程度，能切金斷玉嗎?」雲鵬接了口，道:「干將、莫邪聽聽而已，湛盧、魚腸，聞其名而已，這些名劍，有如泥牛入海，踪跡全無，我們很想找到一把傳誦的名劍，但上窮碧落下黃泉，却找不出一件名器，也查不出它們的踪跡。」

「萬寶齋，就缺這一樣，誠美中不足。」萬復古道:「我懷疑世上眞有削鐵斷金的寶刀，干將、莫邪、湛盧、魚腸，只不過鋒利之器也，也許，早已重化鐵汁，變作鐵犂、鐵鍊，已經湮消人間。」

程小蝶心中忖思:以萬寶齋遍佈天下的人力，金銀如山的財力，花盡了數十年的工夫，想尋得一柄名劍、寶刀，而無法如願，苗蘭却托田長青把「辟邪寶刀」轉送給我，這份情意眞是天高地厚了，辦完這件案子，要好好問問田大哥，苗蘭需要什麼樣的幫忙，到時梳粧打扮入宮院，去見皇帝老子，撒嬌也好，哭鬧也好，總得還了這個人情債。

「我沒有見過那些神器、名劍，但我身懷的一把小刀，確有削鐵、斷金之能，」程小蝶道:「名字叫『辟邪寶刀』，不是出自名家之手。」

萬復古接道:「說出名字就好，用不着拏出來看了，寶刀出鞘，不見血如何還鞘。」

後面兩句話說得太重，程小蝶已握住刀柄的右手，只好緩緩放開。忖道:「原來用寶刀還有這麼多的禁忌，痲煩得很哪，幸好，我還愼重，從未輕易使寶刀出鞘，這得問清楚，是不是眞有這樣禁忌，還是隨便說說?」

「大掌櫃，寶刀出鞘要見血，是眞的，還是……」

「總捕頭，」雲鵬道:「『辟邪寶刀』，刀長一尺六寸，刀鞘是風磨銅合黃金打造，刀柄上鑲了十八顆鑽石。」

程小蝶呆了一呆，道:「對，雲二掌櫃見過『辟邪寶刀』?」

「沒有見過，但名劍寶刀錄上有記載，確是一把可削鐵斷金的寶刀。」雲鵬道:「寶刀出鞘，飲血最好，否則，也要撫拭一番，再還入鞘，這叫養刀。總捕頭，姑妄聽之吧!刀能稱寶，已具靈性，要多多愛護它一些。」

「承教、承教，小蝶又長了一些見識。」

「就這麼說定了，」萬復古站起身子，我已派出人手，尋覓紅灯老魔的下落，總捕頭也請準備，一有消息，立刻行動，圍上他決一死戰。在下告辭了。」

「小蝶不送，我調派兩班人手，輪流當值，日夜候命。」

萬復古走到門口，竟然回首一抱拳。

程小蝶遙遙欠身還禮。

「從未見到過大掌櫃如此的謙恭多禮，」素喜道:「難得啊!難得!」

「小姐是大官哪，素喜，」小雅笑道:「萬寶齋再有錢，也大不過小姐。」

「姑娘!」小文道:「眞要陪着萬大掌櫃一起進『血罩』啊?我們要爲妳準備些什麼?」

「不用!」程小蝶道:「萬寶齋會帮我準備，他們東西齊全，鬼手神算思慮週密，用不着咱們再費心。」

「姑娘，還記得九龍玉珮一案吧?」小文道:「白蓮教中幾位法師，都會妖術啊。」

小雅正在笑，却忽然不笑了，皺起眉頭，道:「小文說得對!他只要一刹那間，鎮住你們的魂魄，你們受制無法還手，那就……」

那就怎麼樣，小雅沒有說出來，但一張臉却變了蒼白之色，可眞是自己嚇自己呀!

「兩年前萬寶齋失去一批珍玩、字畫，據說件件都是價值連城的精品，北京總店和四大分號長安、汴梁、揚州、五羊城全部動員，由萬大掌櫃統率，化費四個月，全部原物追回，我有幸追隨萬大掌櫃身側，執鞭隨鐙，也就是日夕奔走相處，」素喜道:「建立了一點相識情意，才有今日放我一馬恩德，那一次他指揮全軍、八方截殺，統帥的才華、卓越非凡，也有幸見到他出手對敵，整個人像一頭刺猬，全身飛射出無數暗器，就在敵人身邊發動，神仙也躲不開呀，圍着他的四個主腦高手，全部倒了下去，蛇無頭不行，失物就全部追了回來，四大分號的大掌櫃，表面上是受北京總店節制，但我看骨子裏，却有些陽奉陰違，店東主才是眞正指揮他們的人，那一役追出了線索後，未讓四大分號的掌櫃出手，萬復古一對四，兩、三回合內，解決了四個敵人主腦，那一戰之後，四大分號掌櫃，雖未必誠心敬服，但却多了三分畏懼，對總店的令諭指命，不敢再打折扣。」

「唉!這確實有些問題。」程小蝶却改口問素喜，道:「四大分號的掌櫃，是不是常到北京開會?」

「好像沒有定期的聚會，」素喜道:「揚州和五羊城負責水路運輸，連繫較密，有時間兩大分號會同進北京，和萬大掌櫃會晤一次，再晋見東主，留在東主公館中兩三天，那才是眞正密商大計。萬大掌櫃宰相肚裏行舟船，竟也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未完・廿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醫者故弄玄虛　解藥助長蠱毒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和崔慧、上官燕來到貴州「都狼隘」，喝了玄女教飄渺仙子聶玉嬌毒蠱茶，遇到溫如風，才知中的是金線桃花蠱毒，由他帶路找九道彎巴哈先生取解葯，九道彎必需通過九處棧道，才能到達，但他們身中蠱毒，步履維艱，途中溫又被下五門的迷魂香彈襲擊，幸未昏迷，一行七人已到「土爛」，留童僕看守行李馬匹，四人前去取葯……

要知這一片土地，全是浮沙落葉堆積而成，表面上看去，還算乾燥，其實下面盡是稀爛泥沼。

四人飛身其上，全憑着一口眞氣，在草尖落葉上足尖輕點，以極快的速度，向前騰躍奔馳。

約莫走了一盞熱茶工夫，上官燕已是心跳氣喘，珠汗如瀋。

心頭惡蠱，經她這一陣奔躍，全身血液循環加速，潛伏蠱毒又在心頭蠕蠕蠢動，煩惡大增，那裏還提得住氣。

猛覺身形一沉，脚下軟綿綿如踩上浮絮，往下陷去。

不由心中一驚，趕緊雙足一點，要想借勢躍起。

那知不動還好，這一用勁，不但沒有躍起，反倒齊踝陷下去了七八寸深。

「啊!」她一聲驚叫，眞氣驟散，雙脚又下沉了五六寸。

「燕妹妹，妳怎麼呢!」

崔慧喊聲未畢。

突然右側中响起噓——厲厲!一聲凄厲刺耳的怪嘯，哨聲入耳，只覺全身一個寒戰。

心頭立起反應，一陣莫名其妙的煩嘔，隨聲而起。

脚下一步踏虛，差點陷下。

梅三公子居然也被一聲鬼哨，叫得心神不寧。

他可顧不得許多，雙臂一振，躡空飛起，攔腰一把挾住上官燕嬌軀，騰身再上，落到附近一堆枯葉之上。

噓厲、噓厲!

左邊森林中也同時响起一聲哨音，似乎在右邊一呼一應。

這兩聲竹哨，在平常聽來，不過凄厲刺耳罷了，原也無關重要。

可是一入身中惡蠱的三人耳中，驟覺心頭煩惡，身如蟻行。

「梅兄，快走!兄弟一時大意，也中了賤婢暗算。」

聞香教主溫如風，劍眉直豎，一手按着胸口，似乎也有了奇異感覺。

「什麼!溫兄你也中了惡蠱?」

梅三公子一聽溫如風也中了惡蠱，不由大感驚異。

「唉!梅兄你還記得適才林中那一陣彩烟嗎?兄弟還當普通迷魂香彈，當時用掌把它震散，不想那賤婢竟然暗放惡蠱，兄弟一時不察，竟然中了暗算。照這樣情形看來，她們早已料到我們定然由此前往九道彎求醫，才暗設埋伏。適才哨音，便是引發蠱毒的信物，一經吹動，惡蠱便會循聲爬動，聽從指揮，立可置人死地。唔!梅兄、崔姑娘，我們快走，只要趕到九道彎，性命才算得救……」

話未說完，兩邊森林中，噓厲的竹哨之聲，突然大作，彼呼

此應，音調悠揚。

這一陣哨音，眞是非同小可。

梅三公子只覺臟腑之間，似乎有無數活物，萬頭鑽動，和身外哨音相互配合，奇癢難忍。

崔慧更是花容失色，粉頰上珠汗淌下，雙脚站在一叢草堆上，嬌軀不住的顫抖，莫想移動半步。

一叢水草，能有多少力量？那裏托得住她整個身子，脚面業已逐漸陷入泥沼中去！

正當此時，猛聽左邊森林中，突然傳出一聲慘叫。

一條人影，疾若隕星，由八九丈高空，往下摔來。

「波」！那條人影，頭下脚上，才一和地面接觸，居然變成了土行孫，倏忽之間，全身鑽入地底。

泥漿連一個泡沫也不起，慢慢的漲上，把缺口掩沒！

「你們兩個小子，昨夜裏吵得老人家一晚睡不安枕，今天還要跟在我身後鬼叫，再不走，可莫怪我都把你們留下。」

這是一個蒼老中帶着尖聲尖氣的聲音，從左邊森林中傳出。

雖然不響，但一字一句，凝而不散。

左邊吹竹哨的人，自然是他摔下來的，右邊的人，一見同伴慘死，敢情嚇破了膽，那裏還敢再吹？

梅三公子正以極大忍力，運起「般若神功」，硬把全身蠕動的惡蟲，一齊逼住。

他左手挾着上官燕，右腕一伸，順手握住崔慧玉臂，向上扶起。

竹哨聲音乍一停止，惡蟲失去指揮，又逐漸平靜下來。

崔慧輕輕「嗯」了一聲，也趕緊運起內功，强打精神，站住身形。

聞香教主却面對左壁，遙遙拱手，朗聲說道：「上面那一位過路高人，暗中援手，兄弟無任感激，不知肯否現身一見？」

「好說！好說！教主爺不認得我老頭子，嘻嘻！」

蒼老而尖細的聲音，逐漸遠去。

溫如風眼看人家業已去遠，分明不肯相見，也只得算了。

這狹谷險地，還是趕快走出，才是道理。心念一動，忙向梅三公子叫道：「梅兄，方才若非有人暗中相助，眞不堪設想！時間不早，這泥沼還有一里多路，我們快走才好！」

上官燕也呻吟着道：「梅大哥，你放下來，我自己走好啦！」

梅三公子笑道：「小妹妹，別急，出了這段泥沼，妳再下來不遲！」

他一手握着崔慧玉臂，仍由溫如風領前，向前奔去！

這一陣，各展輕功，在寸步難行的泥沼上，急縱疾掠，眨眼工夫，便到了狹谷盡頭。

只見擋在前面的，竟然是一座上下如削的岩壁，涓涓細流，從壁縫中流出，入地不見。

岩壁上滿長青蘚，十分滑溜，此處原來是個死谷！

梅三公子正在猶疑之際，溫如風早已叫出了聲：「梅兄跟我來！」

雙足一點，一鶴沖天，颼的縱起五丈來高，貼壁飛騰，一連幾起，翻上岩頂，身形一閃，忽然不見。

梅三公子一手抱着上官小妹妹嬌軀，一手握着慧妹妹玉臂，陡的一聲長嘯，身形平空飛起七八丈高。

雙足在岩石上輕輕一點，再次騰空而上，何消幾縱，便竄上岩頂。

等崔慧站穩，又把上官燕放下，大家長長的吁了口氣。

聞香教主溫如風一見三人全部上來，即忙說道：「我們得趕快呢！過了午時，這條泥沼狹谷之中，就滿佈毒瘴，無法通行，又要多躭擱上一天了。」

說着就領了三人走上一條小徑，轉過兩個山腰。

忽聽溪聲如雷，前面兩山之間，是一條十丈多寬的急流深淵，從上流峽影重重之中，奔騰澎湃直瀉而來，湍急流旋。

深淵上面，浮着兩條架空鐵索，索下吊着一段段巨竹串成的軟橋。

懸空虛浮，隨風晃動，宛若搖籃似的，雖然上面有鐵索可以扶手，但竹橋既窄又滑，眩目驚心，也是十分難行。

四人渡過竹橋，梅三公子縱目四顧，瞥見前邊峯腰上，似乎有人影閃動，再一細瞧，業已不見。

不由心中生疑，忙向溫如風問道：「溫兄，前面那座山峯，是甚麼所在？」

「九道彎！」

溫如風邊走邊說，話音才落。

梅三公子只聽身後死谷中，又隱約傳來梯梯他他的聲音，好像有人拖鞋子，在岩石上走動。

這聲音一路上似乎跟着自己下來，若即若離的走了一二百里，到底是敵是友？

一入湘西，早已進入了玄女教勢力範圍，除了敵人，根本就沒朋友。

他藝高膽大，那會放在心上。

一看溫如風、崔慧、上官燕三人，業已魚貫走出，也連忙跟着上去。

又走了二三里山路，蜿蜒曲折的山徑，越走越陡。

峯廻路轉，盤曲迂廻，不知拐

了多少彎。這敢情就是九道彎了？如果不是溫兄熱心帶路，當眞難以找到。

梅三公子邊走邊想，轉過一處斷壁，忽見自己人業已走入一條碌碌不平，又窄又陡的夾縫之中。

地勢逐步往下。

四個人串來串去，足有頓飯工夫，才出了谷口。

沿着山徑，穿林而出，前面一泓清溪，流水潺潺。

越過板橋，却是十來畝大的一片平畦，中間一條黃泥小徑，兩邊種着許許多多不知名的花草。

有的其色如墨，有的碧綠可愛，嫣紅姹紫，層次井然，敢情全是藥草？

黃泥小徑，一直通到竹籬板門前面。

籬笆上爬滿藤蔓，正好把幾楹茅屋，完全遮住！

四人剛越過藥圃，籬門呀然開處，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僮。

向大家打量了一陣，迎着笑道：「家師算準今天有貴客遠臨，吩咐小的在此恭候，四位請到裏面待茶！」

巴哈先生居然會未卜先知！

看來倒眞是一位隱居風塵的奇人異士，梅三公子想到這裏，不由肅然起敬。

溫如風老於江湖的人，此時也不禁臉露驚奇。

大家隨着小僮，魚貫進入客室，只見這間客室，陳設簡單，除了桌椅之外，別無他物。

但打掃得點塵不染，另有一種山居邊逸古樸之風。

小僮讓大家落座後，又端出四碗茶來，含笑說道：「家師此時正在丹室之中，貴客且請寬坐。」

溫如風忙道：「尊師既在丹室之中，就煩小哥前去通報一聲，說天台梅君璧，和兄弟溫如風，冒昧求見。」

小僮聞言之後，神色似乎略現爲難，躊躇了一會，才道：「家師在丹室煉藥之時，照例不許有人驚動，今天早晨，家師只吩咐小的把諸位引來此地，旁的沒有吩咐，小的不敢驚動他老人家，還請貴客原諒。」

溫如風見他如此說，心想自己是來求人辦事，自然不能勉强，一面又問道：「不知尊師煉丹，要到什麼時候？」

小僮答道：「平日家師煉丹時間，是巳、午、未三個時辰。不過今日他老人家既然算準有貴客遠臨，也許會提早出來。」

巳午未三個時辰！溫如風聽得心中一急。

那土爛狹谷，只要過了午時，太陽一偏西，就毒瘴瀰漫，無法通過，即使此時拿了解藥就走，爲時已嫌十分急促。

不由劍眉微皺，急道：「兄弟一行，冒昧求謁，實有急事相求，且歸途狹谷，一過午時，便毒瘴四起，無法通行，爲時甚迫，還請小哥勉爲其難，代向尊師通報一聲如何？」

小僮遲疑了片刻，才道：「貴客既然如此說法，且容小的前去一試。」

說着向衆人略爲點頭，便往裏間走去。

大家枯坐了一會，不但巴哈先生不見出來，就是小僮，也一去不返。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每個人心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焦急，腹中金線桃花蠱，也在一陣一陣的蠕動。

崔慧和上官燕，更是難以支持。

這樣又過了一陣，忽聞一陣步履之聲，緩緩的走了出來。

大家回頭一瞧，只見慢條斯理的從裏面走出一個骨瘦如柴，面無血色，嘴上留着兩撇黃鬍子的老者。

九月天氣，已穿了一襲土布棉袍，一頭疏朗朗的花白頭髮，兩眼陰晴不定，打量着在座四人。

面上綻出一絲陰笑，抱拳說道：「老朽昨晚從卦象之上，知道今天有貴客遠莅。不過適才因藥爐火候，正在緊要關頭，不克分身，致勞諸位久等。」

溫如風連忙迎前一步，答禮笑道：「老丈仁術濟世，兄弟久聞大名。今日一見，足慰生平，冒昧求謁，有擾清修，還請老丈原諒。」

說着就替大家互相介紹。

巴哈先生一面讓坐，一面向四人臉上逐一凝視了一遍，吃驚的道：「四位貴客，怎的會中了『金線桃花蠱』？居然已有一天一夜時間！按說這種惡蠱，一中人身，十二個時辰之內，便會遍及臟腑，逐漸長成，那還忍受得了！諸位神形雖然略見疲乏，尚無大礙，足見均非尋常之人。」

梅三公子見自己尚未開口，他便說出自己中蠱已有一天時間，有如親見一般。

不由心中更是佩服，連忙把昨天一天，只有中午時分，在都狠隘一處茶棚打了個尖，連自己何時中蠱，都茫然不知。後來在思恩投宿遭拒，正感奇怪，途遇溫兄，才知着了人家的道兒。由他帶引來九道彎求醫，及至石板寨附近，溫兄也遭人暗算，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巴哈先生一聲不響，等他說完之後，才點頭道：「你們三位所中的蠱毒，正是昨天中午所中。」

說着皺了皺眉頭又道：「金線桃花蠱，那是收集了桃花毒瘴，和多種惡蠱合併伺養而成，在蠱毒之中最是厲害。因爲它不只一種毒蠱，是以各種治蠱之藥均難奏功，不過此種毒蠱，久已無人伺養，老朽也只是傳聞，這多年來，尙是初次遇到。」

崔慧聽他說得如此嚴重，不由急道：「那末老丈可有救治之法？」

巴哈先生呵呵笑道：「除了放蠱之人，當今世上，能醫治這種惡蠱的，恐怕也只有老朽一人了。」

崔慧聽說他果能醫治，忙道：「那末就請老丈早施妙手，我們自當重重酬謝！」

巴哈先生陰哼了一聲，徐徐的道：「老朽爲人治病，豈望報酬！」

崔慧被他說得臉上一紅。

梅三公子搶着說道：「老丈仁術濟世，淸譽四播，崔姑娘身中蠱毒，急於求治，老丈請勿見怪！」

巴哈先生冷冷的道：「諸位所中蠱毒，非同小可，老朽藥物雖然現成，但配製需時，諸位且請稍坐。」

梅三公子忙道：「如此有勞老丈！」

巴哈先生又陰笑了笑，起身向裏走去。

過了好久，才拿着幾個小紙包出來，笑吟吟的道：「老朽秘製丹藥，專治各種蠱毒，這四包，你們四位就請及時服下，這三包是給三位尊价的。」

說着就把七個小紙包，遞給了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自然深信不疑，連連道謝。

一面把另外三包藥物納入懷中，然後分了每人一包。

打開一瞧，裏面包着的是一撮紫灰色藥末，當下依言用茶水送下。

一入喉嚨，只覺涼生齒頰，一股清涼之氣，直達胸腹。

煩惡頓解，心胸大暢。

巴哈先生果然是治蠱高手，名不虛傳！

梅三公子等一行四人，辭別巴哈先生，已是未牌之後。

大家歸心如箭，穿過藥圃，走上板橋。

上官燕一身輕鬆，望着聞香敎主、梅三公子笑道：「溫大哥，這巴哈先生可眞是個半仙，不但把我們蠱毒很快就醫好，而且我們今天會來，他都算到了。先前我瞧他那副樣子，還不大相信，現在才知他是眞有本領。」

小姑娘對巴哈先生好像十分佩服，主要的自然是解除了她無限痛苦的蠱毒。

「哼！瞧他眼神陰晴不定，裝模作樣的準不是好人！」

崔慧適才碰了巴哈先生一鼻子灰，此時尙心有餘憤，冷冷的說。

梅三公子微笑道：「此人似嫌江湖氣息太重了些罷，人倒不能說壞，以醫濟世，總算也是好事。」

湯如風順口道：「梅兄之說，倒是確論，兄弟也深有同感。」

大家邊說邊走，不知不覺業已走上了九道彎山縫裂口，又窄又狹的夾弄之中，話聲才歇。

陡聽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又從不遠之處傳來！

這條夾縫，不但不平，而且彎曲頗多，目光所能看到的，前後只不過兩三丈光景，就被石壁擋住。

梯梯他他的聲音，既似在前面，又似在身後，使人無法聽清，究在那裏？

同行四人，這會却聽得十分清晰。

梅三公子突然打了個手勢，叫大家停下步來，好察聽聲音來處。

那知大家才一停下來，那聲音好像得到通知似的，也就忽然停止。

大家側耳以待，等了半晌，根本聽不到半點聲音。

梅三公子臉色微變，凝聚眞氣，使用千里傳音之法，沉聲喝道：「是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妨請出一見？」

聲音雖然不大，但這是用內家眞氣播送而出，自然可以傳出老遠。

「是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妨請出一見！」

「是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妨請出一見！」

一陣廻響，好像有人在四面山谷上叫喊，聲聲傳來，依然沒人答應。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溫兄，這聲音小弟早已聽到了，還是由黎明關開始，就一直掇在我們身後。那時你們都跑在前面，所以沒有聽到。小弟因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大家急於趕路，也就沒有提起。」

湯如風驚訝的道：「甚麼？這聲音從黎明關一直掇了下來？嘿！我倒要見識這位只是跟在人家身後，見不得人的鼠輩，到底是那一流角色？」他故意提高聲音，旨在激人。

可是任你如何說法，依然不見有人出來。

崔慧不耐的道：「這敢情是玄女教的爪牙，梅哥哥，別理他，我們走我們的。」

說着拉了上官燕，向前便走，

溫如風要梅三公子先行，自己落到後面。

巧極啦！四人才一開動，梯他之聲，立即再起。

「梯他」，「梯他」，「梯梯他他。」

這會居然走近來了，好像就在四人的身後，呼之欲出！

這分明是人拖着鞋子的聲音，一點沒錯！

溫如風江湖經驗較爲老到，暗忖對方既然一路掇着自己，定有圖謀而來。

也許因自己幾人，身手較高，對方知道不是自己對手，在等候援兵？

那便是故意擾亂自己心神，等到了他們預定之地，才猝然發難，使自己措手不及。

眼前這條山縫，甚是逼仄，如果對方在此處暗設埋伏，自己幾人連手脚都施展不開，豈不光是挨打？

想到這裏，就暗暗打了個招呼，自己四人，儘速走出夾縫，再作計較。

四人脚步，同時加快，那梯他之聲，好像發覺四人加快速度，也連忙急急追來，梯梯他他的聲音，立時大作。

羣山相應，廻聲四起，山谷之中，頓被遠遠近近的梯他之聲，響成一片！

夾縫已經到了盡頭，轉過斷壁，前面雖然還是蜿蜒盤曲的陡險山徑。

但比在夾縫之中，已經好得多了。

溫如風回頭一聽，梯他之聲，這時又沒了聲息。

空山寂寂，只有松風如濤，落葉蕭蕭，好像根本就沒有適才之事。

上官燕經過一陣疾走，突然感覺氣喘起來，她輕聲的向崔慧道：「慧姐姐，我氣喘得很呢，在這裏歇息一陣好嗎？」

四人之中她功力雖淺，但輕功提縱的小巧功夫，也還不弱。

這條山縫，總共也不過里多路長，那會就要休息？

但崔慧見她確實氣喘吁吁的有些喘不過來，就笑着道：「反正今天那條死谷，也不能過去啦，就在這裏歇一會罷！」

說着揀了一塊平的山石，和上官燕兩人併肩坐下。

溫如風和梅三公子一見兩人坐下，也返身走來。

上官燕一個嬌小身軀，慢慢的倒入崔慧懷中。

不！她全身顫抖，臉色劇變，竟然呻吟起來！

「燕妹妹，你怎……啊唷！不對！梅哥哥……我……啊。」

崔慧只問了半句話，也突然雙眉緊皺，纖手緊按着胸腹，似有無限痛楚。

變起倉猝，梅三公子大吃一驚，連忙問道：「慧妹，妳覺得怎麼啦？」

溫如風雙目如電，一瞧崔慧和上官燕兩人眉心，適才服了巴哈先生的藥粉，業已完全退去的「金線桃花」，此時赫然重現。

一瓣桃花，更顯得紅暈殷然。

心頭這一驚，眞非同小可！

再向梅三公子望去，他內力精湛，發作較遲，但也隱隱現出。

難道巴哈先生，他黔驢技窮，也不會有什麼把握。

此處山岩陡峭，不如到前面較爲平坦之處，再作道理。

心念甫動，連忙向梅三公子急急說道：「梅兄，我們趕快把她們扶到吊橋那邊去，那邊山勢較爲平坦，再想辦法罷！」

梅三公子這時慌得沒了主意，聞言一手一個，挾起崔慧、上官燕兩人。

雙足一頓，人如箭射，向絕壑岩壁之間飛掠而去。

溫如風見他身中惡蠱，手上挾了兩人，還有如此快速，也不禁目瞪口呆，自嗟弗如，攏絡之心，更是迫切。

就在這微微一楞之際，梅三公子已飛掠出去了四五十丈，當下也猛提一口眞氣，身形跟着縱起向前追去。

這一陣兩人都施展了十成功力，但見山壑之間，宛若兩顆流星，一閃即逝，快到無以復加。

從山縫出口，到吊橋邊上，不過兩三里山路，何消片刻，便已馳到。

梅三公子剛把崔慧、上官燕兩人嬌軀，平放下來。

溫如風也業已趕到，他收住輕功。

提聚着的一口眞氣，稍微放鬆，驟覺一個寒戰，頭重脚輕，跟蹌撲出去了兩三步，才穩住身子。

但覺臟腑之間，萬頭鑽動，既癢又痛，十分難受。連忙閉氣寧神，把眞氣都集中在心腹間，護住臟腑。

差幸他功力較深，勉强遏住了惡蠱蠢動。

「溫兄，你怎麼了？」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話剛問出，只見溫如風一手緊掩着胸腹，從懷中掏出三個小紙包來，低聲說道：「梅兄，看來這惡蠱當眞厲害，連兄弟也深感支持不住，他們兩位姑娘，自然更難忍受。爲今之計，我身邊還有三包藥粉，尙可暫時救急，梅兄你趕快再向巴哈先生那裏去一趟，問他這金線桃花蠱，有沒有根治之藥？」

梅三公子見他說話時神情極爲痛苦，而崔慧、上官燕兩人，更是

不住的呻吟。

自己雖然心頭也感覺有一種說不出的痛癢，但較之三人，似乎要好得多。

他那裏知道自己所會的旃檀禪功，正是各種邪魔的尅星。只要趺坐運功，一點心燈足可把惡蠱焚化殆盡，何須其他藥物。

此時雖然並沒有運功坐禪，惡蠱生長甚快，但有般若神功護住臟腑，自然也較他人要輕得多。

聞言表過，梅三公子聽溫如風說完，立即應道：「溫兄說得有理，那末兄弟去去就來！」

在他說話的同時，溫如風已把藥粉紙包拆開，正待向口中傾去。

「去不得！去了也不會給你們解藥，多吃幾包助長惡蠱的毒藥，眞是送死，嘻嘻！」

一個蒼老尖細的聲音，突然發話。

聽聲音，似乎離身邊不遠，憑自己兩人，居然沒發覺人家是如何來的。

梅三公子和溫如風猛然回頭，依聲望去。

只見四丈開外，一塊岩石之上，蹲着一個矮小老頭，埋頭縮頸，似在打盹。

瞧他滿頭塵垢的頭髮，和身上一件邋遢得起了烏精油光的半截長袍，極爲眼熟。

梅三公子猛然想起那不是歌樂山莊地道中見過一面，自稱鼠爺爺的神偷鑽天飛鼠。

這一認清來人，心頭不知如何是好。

鑽天飛鼠日前向金透銀彈范老三等人，揑造了什麼兩件武林異物，已被自己得去。

此人意圖未明，似乎是故意和自己過不去。

但崔慧却說他是爺爺嶽麓老人的好友，又是和鐵拐仙齊名的「南丐北偷」，那末該又不是壞人。

唉！江湖上人正正邪邪，自己眞弄不清楚。

啊！他既是慧妹爺爺的好朋友，慧妹此時身受蠱毒，極爲嚴重。

而且聽他口氣，也似是有爲而來。

「我當是誰？原來是老偷兒，你果然也到南邊湊熱鬧來了。」

聞香教主溫如風强忍着渾身蟻行似的痛苦，打了個哈哈。

梅三公子也忙雙手一拱，說道：「鼠老前輩在此現身，不知有何賜教？」

鑽天飛鼠縮着的腦袋，忽然抬了起來。

一雙又小又亮的鼠目，骨碌碌亂轉，咧嘴一笑道：「我的教主爺，咱們多年不見啦！唔！我老偷兒數千里奔波，當然有爲而來。」

他頓了一頓，又望着梅三公子笑道：「公子爺，你也認得我老頭？」

他好整以暇，居然談起家常來。

「嘻嘻！眞趕巧，今天要是沒有你們幾位暗中幫忙，我老偷兒可眞白跑了幾千里。唉！白跑事小，還躭誤了大事呢！可是你們幾位要不遇上我老偷兒，嘻嘻！連教主爺也都陪了葬。」

梅三公子見他文不對題亂說了一通，心中頗感納罕。

他阻止自己去找巴哈先生，到底爲了什麼？却老是不說出來。

聞香教主溫如風知道此人脾氣怪，你越問他，他越不肯說，你不理他，他却會自動說出來。

是以自己運功逼住惡蠱，却並沒向他問訊。

鑽天飛鼠說了一陣，見兩人都沒作聲，他自己好像忍不住了。

突然鼠目一瞪，對着溫如風問道：「喂！教主爺，你知道那巴哈先生給你們的藥粉是什麼？那就是服了下去，可以助長蠱毒的靈藥啊！嘻嘻！」

「什麼？服了反會助長蠱毒？」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一顫。

「嘻嘻！你是公子哥兒，當然不知道。他教主爺多年老江湖，也深信不疑，照吃不誤！居然還吃出癮來啦！要你再去要呢！嘻嘻！」

聞香教主雖然聽得心頭一驚，但他却故作鎭定，依然不聲不響！

果然，鑽天飛鼠繼續說道：「教主爺，你當我說的是假話？喏喏，我問你，你知道巴哈先生是誰？」

梅三公子忍不住道：「鼠老前輩，你知道就請痛痛快快說……」

聞香教主連忙以眼示意，叫他別往下說。

梅三公子不知就裡，連忙縮住話頭。

鑽天飛鼠小眼骨的一轉，又笑道：「公子爺，你別急，教主爺是摸透了我老偷兒的脾氣，人家問我的時候，我是不說的，你不問，我却偏要說。其實今天情形不同，我不說清楚，你們是不會相信的。唔！告訴你，巴哈先生就是從前苗疆毒婦的後夫。苗疆毒婦生前善養各種毒蠱，也善治各種蠱毒，苗疆毒婦死了之後，巴哈先生就成了全苗疆治蠱第一聖手。其實這並不稀奇，不過仗着苗疆毒婦留下的藥方，照方配藥罷了。其中有一種『百毒散』治蠱最有奇效，但據說配製極難，巴哈先生費了多年心血，培植了許多藥草，還是湊不齊全，目前只賸了小小一瓶，他視若拱璧，不輕易與人。我老偷兒不遠千里而來，就是爲着想弄一些『百毒草』，

去替一個老朋友的徒兒，也是我的老朋友療毒。還怕巴哈先生不肯，再三打聽，才知道當年羣魔大會，苗疆毒婦也應邀參加。後來公推海心山的觀音大士領袖羣倫，『金釵令』自然可以威及苗疆。湊巧我老偷兒，上回在歌樂山莊順手摸來了一支金鳳釵，正好派上用場。」

梅三公子見他說什麼苗疆毒婦，又是羣魔大會，海心山觀音大士，聽得十分糊塗。

不由忽然想起那天鑽天飛鼠手中，晃着的一支赤金鳳釵，後來上官燕還叫着「這是紫衣姐姐的」。鑽天飛鼠連忙一把塞入懷中，說什麼「這東西鼠爺爺還有用」！敢情「金釵令」就是此物？

紫衣姐姐？那天和自己動手的紫衣少女，上官燕不是叫她「紫衣姐姐」嗎？

莫非那支赤金鳳釵，就是鑽天飛鼠從紫衣少女手中摸來的？

他心中正在沉思，却聽鑽天飛鼠又道：「後來在思恩一座荒廟裏，聽你們也中了什麼『金線桃花蠱』，要到九道彎來，咱們正好順路！」

梅三公子突然心中一動，暗想那天在思恩破廟趕走吹哨的老人，和後來在土爛峽谷又摔下一個吹竹哨的玄女教黨徒，敢情全是他一手所爲？

方想動問，却聽他又問道：「咳！你們可知道六紹三嬌中的飄渺仙子聶玉嬌，和巴哈先生又是什麼關係？」

「……」

鑽天飛鼠見溫如風、梅三公子，依然全沒作聲，他「咳」了一聲，續道：「那小妮子就是苗疆毒婦的義女！她奉命下蠱之後，發現你們向九道彎而來，便趕在你們前面，通知巴哈先生。這是她師傅九天魔女的意旨，要巴哈先生給你們吃點培養惡蠱加速成長的藥物。他們那裏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老偷兒跟在你們身後，光顧到他丹室之中，把他們對話，聽得一淸二楚。嘻嘻！也正虧這樣，才知道他『百毒散』存放所在。」

梅三公子突覺眼前一亮，急急的問道：「老前輩，『百毒散』能不能醫治『金線花蠱』？」

鑽天飛鼠兩眼烱烱的望了他一眼道：「百毒散，對任何蠱毒，均有奇效，當然能醫治金線桃花蠱。」

梅三公子忙道：「那末老前輩，他存放何處，小生爲了救急，就是冒險也要前去把它取來。」

鑽天飛鼠「嘻」的笑了一聲，道：「他丹室之中，壁橱之上，大大小小各式藥瓶，不下百十來個，一時那能找得到？後來還是聶玉嬌那小妮子防你們一行，武功較高，萬一毒發之時，偷偷回去，把『百毒散』盜走，一句話，提醒了巴哈先生，連忙從藥橱中取出一個小瓶，小心翼翼的納入懷中。」

「老前輩，那百毒散現在巴哈先生藏放在身邊？」

梅三公子話才問出，人已急於要想趕去！

「嘻嘻！公子爺，你們年輕人可眞忍不住氣，我老偷兒千里迢迢爲什麼來着？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有個老朋友的徒兒，也是我的老朋友，就等着要『百毒散』療毒，我自然不會輕易放過。」

梅三公子不由聽得啞然失笑，暗想這老偷兒敢情又重施故技，已把「百毒散」偷了出來。

鑽天飛鼠好像已經看出了梅三公子心意，兩撇黃蒼蒼的鼠鬚一動，打了個哈哈道：「年輕人，你別以爲那麼容易，巴哈老兒身手大是不弱，何況他身邊還有一個紹二嬌，我只要稍微動一動，他們會立時察覺出來，那豈不打草驚蛇？我是等你們吃下了助長惡蠱的藥物，高高興興辭別出來之後，才一搖三擺，堂而皇之的登門求見。」

「那你不怕他也給你假藥嗎？」

鑽天飛鼠尖腮一縮，嘻的笑道：「我就是要他給我假藥！」

「要他給你假藥？」

梅三公子不禁懷疑的說了一句。

「當然！我只要他的假藥就夠了，唉！年輕人，你別打岔！」

他說到這裏，突然用手向懷中一陣摸索，取出一支金光燦爛的「赤金鳳釵」，向梅三公子面前晃了一晃，又道：「我不是說我在歌樂山莊，順手摸了一支釵兒？啊！公子哥兒，它可不是普通娘兒們用的金釵。這……這是海心山觀音大士威震江湖的『金釵令』，咳！公子哥兒，這類江湖上的事情，你知道得不多，我說了，也是白說，不過這支金釵，權威之大，你是無法想像的，我原是順手摸來，此時却派了用場。當時，就乾脆說明來意，要問他討些『百毒散』，替朋友療毒。哈哈，果然他起了懷疑，認爲我和你們是一路的，不然那有這麼湊巧？而且他聽我說是北方趕來的，更加不信，北方那有蠱毒？其實我說的倒是實話，我那老朋友中的蠱毒，也是有人從玄女教六紹二嬌手上要去害人的。我見巴哈老兒臉色陰晴不定，只好慢慢的站起身來，從懷中掏出『金釵令』來！這法寶眞夠靈！巴哈老兒一眼瞧到，態度立變，口中連說道歉的話，一面要我在客廳稍候，他進去了一會，手上拿着兩個小紙包出來。」

（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上文提要： 方振遠和鬼夫人私逃，苗飛在門主韓七絕的協助下找到他們，並將方打至重傷，方振遠求韓救治，韓認為他比苗更有利用價值，便藉詞苗被仇恨沖昏頭腦，只懂報私仇，未能為幫內盡力，便一掌將苗打死，反搶救方振遠，後來又發現小高偷窺，認為小高更有利用價值，逼他寫出三淸口訣……小高舉火燒屋求援，水水和三痞設陣，大戰韓七絕……

小高權衡利害　鏢頭拚鬥惡魔

韓七絕難以發揮功力，眼看情勢不利，他突然自懷中拿出一顆血紅丹藥吃了下去，接着哈哈狂笑道：「你們知道我是如何活過來的嗎？那是因為我得到了鬼王寶典上的秘方，配製出神仙丹。它比什麼武功都有效，當初我祇是初配此藥，就得以活命，經過三十年的改良，你們等着受死吧！」

他的狂笑聲越來越尖、刺耳，他整個人也漸漸充血般紅了起來，功力突然暴增許多，身法更加快速了起來。

一掌打向天痞，那掌勁已如炸藥爆炸般，砰然暴響，讓人耳根生疼，地面被威力引帶，掃出一道半尺深溝，塵土滿天飛揚。

天痞但覺壓力迫身，立即躲閃。

然而她竟然躲不掉，就快被轟個正着，地痞、人痞見狀暴喝，分別自兩旁夾衝而至，二人急急掌勁全吐。

想逼得韓七絕回掌自救。

誰知韓七絕根本不理，硬讓空門大露，還是轟勁劈出，結結實實的打在天痞的左肩胸。

轟得她狂吐鮮血，倒地不起。

地、人痞同時驚駭大叫，雙掌更加拚命擊出。

啪啪兩響，可惜祇是震碎了韓七絕的衣衫角，卻如打在銅牆鐵壁，絲毫傷不了他。

韓七絕整個人更紅，狂笑道：「看見沒有？拳掌不能傷，刀劍不能侵，想報仇，下輩子吧！哈哈……」

說着雙掌又幻出强勁紅影，狠劈左右二人，二痞立刻滾躲，還是逃不了快速奪命掌，被打得鮮血狂吐，滿地亂滾。

還好二人經驗老到，會縮身成球。

若非正中劈着，借着滾動，可消除些許力道，才未如天痞般不省人事。

情況驟變，陳水水已滿臉驚慌倉皇，無暇再替小高衝穴，急得快哭出來。「婆婆快完蛋了……」

小高一看狀況，雖然祇恢復了三成功力，也顧不了許多。

他彈跳起來，一塊石子飛了出去，人也飛了過去。

韓七絕此時猶如猛獸，祇知使用蠻力，對於任何奇襲，都不閃不避，後腦突遭襲擊，他憤怒轉身，道：「小子，你敢暗算師父？」

「我還想殺掉你呢！」

韓七絕哈哈狂笑道：「閃開！別妨礙我收拾敵人！」

一掌打來，勁風掃得小高滾跌十餘丈遠。

陳水水也差不多，一個照面就被擊退。

韓七絕猶如天神降臨般，眼睛都變成紅了，直逼倒地不起的天痞。

小高實在猜不透，那神仙丹的威力竟然如此强勁，連傷三痞不說，竟然不怕任何掌勁，可見鬼王寶典實在是可怕的東西。

為今之計，還是撤退為妙，否則又如何制住韓七絕呢？

小高看到韓七絕的右大腿傷口又裂了開來，正不斷滲出血來，他當下折下樹枝，咬尖前頭，勉强可用。

突然他飛撲了過來，專找韓七絕的大腿刺，這一刺足足入骨七寸深，痛得韓七絕大聲咆哮，雙掌瘋狂落向小高背脊。

打得小高鮮血狂吐，他却仍喝道：「快走……學會神功再回來……」

陳水水淚流滿臉，奮不顧身罩打韓七絕，却被一掌掃得倒彈出去。

「還不快走！」

小高又厲喝一聲，使盡力氣，想撕裂他的肌膚或挑斷他的大腿骨，以拖延時間，讓三痞他們有時間逃走。

地痞知道再鬥下去，祇會徒增犧牲，於是感激地向小高說聲：「保重！」放下天痞讓人痞背負。

自己則衝向瘋狂的陳水水，乾脆點暈她，扛着逃命去了。

此時倒地不起的方振遠却爬了起來，冷喝着追殺四人，但那祇不過是裝模作樣，以便待會兒好向韓七絕交代罷了。

小高眼看四人已走，支持力量陡失，一個鬆手，被打得趴在地上，幾乎不醒人事。

韓七絕狂嘯一聲，仍想追殺四人，整個人如發狂的猛獸，看來叫人駭怕不已。

小高趴在地上，久久才翻動身軀。

他傷得很重，慢慢地爬了起來，道：「這魔頭，搞來這許多旁門左道，想殺他可不容易……」

他找來樹枝當拐杖，跌跌撞撞地往險地密林逃去，希望躲得了這一關。

不知逃了多久、多遠，實在不行了，他才找了個隱蔽的洞穴休息，漸漸地，他已進入昏迷狀態。

待他醒來時，天已大亮了，有個人站在眼前，那是他也很不願意看到的方振遠。

小高苦笑不已，終究還是沒逃出魔掌。

「你如何找到我的？」

「地上有血跡，還有拐杖痕跡。」

小高擔心的就是這些，但他實在沒能力除掉它們。

「門主要你來的？」

「嗯！」

「他要殺了我？」

「不清楚，不過應該不會，他需要你的口訣。」方振遠的目中亦閃出貪婪的光芒。

小高靈機一動，道：「也許你帶我走，我可以把秘密告訴你。」

方振遠淡笑道：「我想過了，這方法雖然不錯，但是另外有一樣東西更吸引我。」

「所謂的『神仙丹』？」

「沒錯！」

「你不怕那藥會有副作用？」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在緊要關頭發生作用。」

「你以為韓七絕會給你秘方？」

「祇要假以時日……」

「恐怕到那時，你的利用價值早就消失了，他會很快宰了你。」

小高在做最後的努力，試圖說服方振遠，有用嗎？

方振遠聳聳肩道：「他需要有人讓他使喚，我是他最好的人選，而且我會把他服侍得很好，總有一天，他會少不了我。」

「跟惡魔般的瘋子在一起，你會感到安穩？」

「各取所需，沒什麼好埋怨的。」

小高淡笑道：「韓七絕比我難對付，要神仙丹比要口訣難上百倍，你練會了奪功大法，又何必服用此丹？」

方振遠笑道：「不必再誘惑我，你的狡猾並不比韓七絕遜色，我何必找一個難以應付的人談交易？何況我帶你走，就是與他為敵，這種敵人誰能對付？」

小高無奈嘆道：「看來我又要落入虎口了……」

「你該擔心自己，回去之後如何對門主交代。」

說着他制住了小高的穴道，然後背負在身上掠往林間而去。

小高問道：「他還很生氣？」

「右腿被挖出拳頭大的洞，很少人不會生氣吧？」

小高一聽，頭皮都發麻了，要是韓七絕眞的對他報復的話，他不知道那將是什麼樣的結果。

方振遠如識途老馬一般，專找偏僻小徑鑽。

小高祇能在他口中問出陳水水等人已安全逃離，其他問題，方振遠已不願再多言，果然是老狐狸。

從白天趕路至黑夜，快到地頭時，小高已被點暈。

待他醒來時，已在一座練功石穴之中。

此洞頗高，呈四方形，最裏面的似是冰台之類，十分平滑，仍不斷冒着冷煙，韓七絕正閉目打坐其上。

左側首有煉丹銅爐，火正燃着，銅鼎裏冒出濃烈的藥香味。

小高被鎖在煉丹鼎的後面牆，雙脚上了鐐銬，活像個重刑犯。

方振遠靜靜地蹲在火爐旁，不時地加些柴火，使得火勢得以延續。

小高看見韓七絕閉目養傷已甚久，該是受傷不輕，或者是那神仙丹起了副作用，他必須趕快治好？若是如此，當時就不該叫三痞逃開，先跟他捉迷藏，待他藥性耗盡，再來收拾他，豈不痛快？

「藥……」

韓七絕有氣無力地喊道，連眼睛都睜不開，似乎一下子老了十歲。

方振遠聞言，立即由銅鼎裏取出藥湯，端去給他。

韓七絕破例將面罩剪了個洞，好可以直接服藥。

他服下湯藥之後，立刻加緊運功，全身不停地輕微顫抖，突然聽他喉際發出「呃」的一聲，一口濃黑帶紅的水噴了出來。

小高已自此看出了端倪。

顯然的，那紅色神仙丹有着劇毒，服下它雖可功力大增，事後却必須解毒，看那黑色湯藥進腹却成紅色的出來，可見毒性之强烈。

如此重覆了幾次，每天皆熬煉，足足熬了七天七夜，韓七絕才喘了口大氣，站起來行走，想是毒性已解。

剛能行動，他已想到小高，拐着受傷的右腿，逼了過來，冷冷地道：「都是你惹的好事，老夫服此劇藥，竟連個抵命的人也沒有，還差點廢去一條右腿！」

小高經過七天療養，氣色雖已有進展，但他仍裝出可憐相道：「我也被你打得快死了……」

韓七絕道：「你不惹我，我會打你？」

「可是，你眞的打了……」

「活該，老夫還準備廢了你呢！」

「我現在跟廢了武功的人有何差別？」

韓七絕冷笑道：「我還留了一條路給你走，祇要你說出三清寶籙的口訣，以彌補你所犯下的所有嚴重過錯，我仍願意收你爲徒！」

「當眞？」

「否則還容得你活到現在？」

「快拿紙筆來，我立刻寫給你！」

「千萬別再耍詐，否則你會死得很慘！」

韓七絕剛要叫方振遠準備紙筆，方振遠已雙手呈了上來，眞是一個心思縝密的人，體貼入微。

小高見狀，不寫是不行了，當下也認眞起來了，他要想出一套大概行得通而又看不出破綻的口訣。

花了三天時間，他才編妥，笑道：「好了！這就是眞的口訣，可是我不敢保證一定能練成神功，因爲正本秘笈也是寫着會走火入魔等字，你們還是小心點。」

韓七絕臉露喜色，將口訣抓了過去，照着字義隨手比劃，想將不通處串連起來。

經過許久的演練，仍是半信半疑，但又找不出破綻。

終於，他用到了方振遠。

「你不也學過三清神功？練練看，效果就出來了。」

方振遠等的就是這一刻。

他恭敬地接過口訣抄本，仔細研究，然後開始運氣練功。

又過了三天。

小高已利用水月神功打通數處穴道，並把內傷療好了許多，於是他開始注意韓七絕和方振遠在搞什麼鬼。

方振遠一直無法將口訣連貫得很好，威力自然無法顯現，韓七絕等了三天還沒結果，已是不耐煩了。

「如此耗下去也不是辦法，你準備試招。」

由不得方振遠說個不字，他突然掠了過來，一掌即往方振遠面門罩去，方振遠那敢大意，立即引掌接下。

他不敢吸得太快，怕會走火入魔的。

「這樣試不出效果。」

韓七絕陡地增强勁力，浩浩內力不斷湧向方振遠，他竟抵擋不了，讓對方勁道奔竄全身。

不得已，祇好使出奪功大法，並用新的口訣、心法、引帶勁流奔竄。

不用還好，這一用，體內那道烈火勁流竟然反竄，外來勁道有若地虎鬥天龍般奔撞起來。

這麼一撞，勁流登時炸開，轟得方振遠五臟皆傷，一口鮮血猛噴出去，整個人頓時軟了下來。

韓七絕見狀驚駭不已，內力改攻爲療，否則五臟移位，非死即殘，方振遠就會命喪當場了。

小高暗自叫苦，自己編得不夠高明，沒想到會引起這種現象，不是自身體驗，他也不知毛病出在那裏。

調養三刻鐘之後，方振遠才自驚魂中清醒了不少，韓七絕讓他服下傷藥才撤出內勁，問道：「狀況如何？」

「烈流反彈，引起分崩。」

韓七絕立即怒目瞪向小高。

「你敢造假？」

「沒有啊！我實話實說……」

「他反應怎會如此嚴重？」

「大概我記錯了……」小高乾笑道：「改良一下可能就好了……」

「等你改良？分明是騙人！」韓七絕一掌逼向小高的腦袋，痛得他哇哇大叫。

「說不說？不說叫你萬針穿腦，變成白癡！」

「我眞的沒說謊……」

韓七絕冷笑，勁道更强，小高但覺有一根根的火針直穿腦門，全身神經都痛得縮成一團，想忍都忍不了，已淚流滿臉，尖叫道：「放手……」

「快說！」

「我說，我說，什麼都說！」

「快說！」

「拿筆來，快放過我的腦袋！」

「不用筆，用嘴巴說。」

「太多，說不完……」

「說不完？」韓七絕冷笑，內力再逼。

小高全身觸電般跳痛，死命叫道：「說說說，鬆手……」

韓七絕並未鬆手，他相信逼得更急，說出來的才是眞實的東西，於是又加了勁道。

小高終於忍不住，劈哩拍拉將二三十句口訣一次唸完，然後大叫：「說完了！鬆手……」

「這麼短？」

「鬆手！」

小高已快神經錯亂了。

韓七絕這才收起內力，還得意地敲敲小高的腦袋道：「不怕你不說，要是假的，拿你的雙手來換。」

他走回冰台，揣摩着這幾句口訣。

小高如經歷了十八層地獄的刀山油鍋回來，呆楞楞地坐在地上，汗水眼淚都要方振遠幫他擦拭，還給了他一杯清水，他才清醒了不少。

方振遠道：「早說不就沒事了？」

「我那知道他會對我用刑？」

「你也差點把我害慘了。」

小高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不再接腔。

此時韓七絕已喚方振遠道：「這次口訣可能好些，你再試試。」

方振遠仍心有餘悸，却不敢表現在臉上，立即拱手洗耳恭聽。

又過了三天。

韓七絕若有所悟。

他感覺這次的心法口訣已正確，體內勁流更爲順暢，祇是有某種關卡未能突破，祇要悟出，必可大功告成。

方振遠則仍在試驗階段，有了上次吃虧的經驗，他不敢再大意。

「過來試試！」

韓七絕已叫着方振遠，他不禁急道：「屬下仍未全盤了解……」

「不是試你，是試我，發掌過來。」

如此一說，方振遠始安心不少，遂遵命發出掌勁，韓七絕很快將其內勁吸去，方振遠但覺已失去控制。

內勁源源洩出，再下去，他就要成爲廢人了。

就在焦心之際，韓七絕忽覺不妥，始停止吸勁。

「換你！」

「我？」

「總該把內力吸回去吧！」

方振遠立即運功吸勁，韓七絕先是慢放，突又猛然湧了過來，方振遠一時招架無力，整個內力亂竄奔撞了起來。

他悶哼一聲，又嘔出鮮血，韓七絕這才住了手，稍替他療傷後，問道：「如何？」

「屬下還是無法控制……」

「多練、多想，這口訣可能錯不了，我找到了某種效果，假以時日，將可大功告成了。」

韓七絕忽然狂妄大笑了起來，震得地動山搖。

「很久未出去練功了，今晚可以如願了。」

他大笑着掠出這困守近月的洞穴。

洞內祇剩下小高及方振遠，兩人靜默坐着，似乎在等死。

小高終於開口道：「如果韓七絕悟出秘密，我看你也活不成了，他找你來此，好像祇爲了當他的試驗品，幫他練武。」

方振遠輕輕一嘆，感觸良多，兩次試功的確已使他心驚肉跳。

他問：「這是眞的口訣？」

小高點點頭。「當然，你沒看到他狂妄到此種程度！」

「有可能練成神功？」

「廢話！」小高神秘一笑，道：「祇要悟出其中的一點道理，準可大功告成了。」

「你悟透了？」

小高故意賣關子道：「得看情形，你倒不如去問韓七絕，他好像悟透了什麼。」

方振遠似乎看出了小高的心意，輕輕嘆道：「他生性殘暴，行事隨心所欲，相當不好侍候。」

「你不是要他的神仙丹？」

「我不敢想了，那丹藥含有十種以上的劇毒，每服一次，必須熬苦半月，還得喪失功力十年。」

「這麼說，你祇存練成三清神功一途了？」

「希望如此！」

「練成之後呢？你還要跟着韓七絕？」

方振遠默然不語。

小高笑道：「明人不說暗話，你跟他的目的，我也很明白，如果你練會了神功，韓七絕又算什麼，

恐怕連我也要完蛋！」

「沒那麼嚴重。」

小高道：「心照不宣罷了，這樣吧！咱們來談條件，你放我走，我告訴你眞正的毛病出在那裏，要是韓七絕早你一步，大家都完了。」

「你說說看……」

「別那麼怕死！就算現在，我還可以收拾你呢！」

方振遠不信，小高突然一掌打來，掃得他連退七八步。

他驚詫不已。「你功力恢復了？」

「祇不過六七成而已。」

「自行衝穴？」

「不錯，這就是神功厲害之處。」

「你也練成？」

「可以這麼說，祇是內力不夠。」小高冷冷地道：「到底交不交易？我不是要你馬上放人，而是等你練成神功之後。」

「如此交易，你豈非吃大虧？」

小高道：「你練成神功，可能會向我下手，但我祇在乎這條鐐銬，祇要你找一支工具給我，提前逃走，也跟你沒有關係。」

方振遠思考過後，終於點頭。

「你說！毛病出在那裏？」

「先找東西，再說！」

方振遠不多言，走向內洞，不多久即拿出一把黑閃閃的銼刀出來，丟給小高，道：「憑你功力，足可在三天之內銼斷鐐銬。」

「謝啦！」小高欣喜收入懷中，說道：「口訣完全正確，差在於此秘功經過張三丰改造，有一道勁流弱了些，你祇要用自身的足夠內力平衡在弱流上，將能阻止烈流氾濫，大功即可告成。」

「眞的？」方振遠略顯激動。

小高道：「祇看你功力夠不夠了，韓七絕一定夠，若他想通了，不出幾天定能練成，到時大家都完了。」

「他若能夠，我也不差！」方振遠信心大增，忽然計上心頭。「不管你我恩怨如何，也沒到血海深仇的地步，此時我受傷在身，功力恢復不易，差韓七絕一大段。爲免讓他趕在前面，希望你利用機會岔開他正確的想法以拖延時間，並且請你以內力替我療傷。」

小高眨眼道：「你倒是挺敢開口的。」

「性命攸關，希望你摒棄成見。」

「好吧！我一向跟危險的敵人合作慣了。」

於是方振遠盤坐在地，小高利用六成功力替他療傷。

他們不怕韓七絕會突然闖進來，因爲他已爲三清神功而瘋狂，每次進洞都會失聲而笑，而後是一拐一拐的脚步聲，他們有從容的時間隱藏。

五天後，方振遠已有所起色與進步，需要小高處已不多，他十分認眞地潛修。

這天韓七絕突然向小高狂笑道：「是否將那道弱流補足，大功即可告成？」

「是啊！」小高反問：「你補足了？」

「有一點，不過還沒找人試過。」

他望向方振遠，似乎又想找他試驗。

小高立即掩飾他，道：「你想試吸他功力，太弱了，試不出結果，若要他試，你該將悟透的告訴他。」

「不能說！這是獨一無二的秘密，誰都不能說！」韓七絕仍是哈哈大笑。「祇好到外面去找人了。」話方說完，一閃即出，又不見人影。

小高急急向方振遠道：「聽到沒有，他悟得已十分接近了。」

方振遠道：「我那道勁漸漸在增加之中，大約再過半月，即可成功。」

「半月……好長……練吧！希望能趕上。」

小高也無力決定一切，他祇有計劃逃走了。

他利用銼刀已把鐐銬弄得幾乎斷了，隨時可以走人，但他也想留下來瞧瞧事情的變化，說不定兩虎相爭，可以使他得利。

第十天。

韓七絕突然又問小高道：「平衡那道弱流，要靠自身修爲，並非吸人功力，對不對？」

小高頓時驚心，但仍强自鎮定，道：「你試過了？」

韓七絕又哈哈笑道：「試過，效果不錯，再過二、三天，大功即可告成，老夫試給你看看。」

韓七絕又叫方振遠來，準備叫他試驗。

小高擔心方振遠功敗垂成，急道：「不必看了，我相信你很厲害！」

「不看怎知有多厲害？」

韓七絕硬逼着方振遠出招。

方振遠開始運功，韓七絕急不及待地一掌貼了過去，想吸取方振遠的內力。

方振遠不悅道：「你一直都拿我當試驗品。」

「否則老夫找誰試？快送出勁道！」

方振遠突然一掌猛推，韓七絕哈哈直笑，就在他得意忘形之際，猛然覺得內力倒竄，全往方振遠那頭去了。

韓七絕笑道：「你想跟我較量？」

方振遠笑而不答，吸得更快。

「好！就讓你嚐嚐老夫的新功夫。」

韓七絕更形狂妄，右掌一抖，內勁千軍萬馬般衝去，他想逼得方振遠和前兩次一樣，當場失功。

雙手互相推擠，韓七絕忽然感到不對，自己的內力似乎有去無回，而方振遠却越吸越帶勁。

他驚詫道：「你也學會了三清神功？」

「你說呢？」

方振遠突然一反弱態，托身而起，一抖手，存心吸光韓七絕的內力。

「不好！」

韓七絕驚駭不已，立時劈出左掌，直砍方振遠的腦袋，其勢頗强，方振遠不得已棄掌避開，韓七絕才能脫身。

暗運內力，足足少了四成，整張臉都扭曲了。

「狡猾傢伙，竟趁老夫不注意偸學功夫。」

方振遠冷笑道：「這全是你教的，你不該拿人試功，弄得我怕了你，如果不加緊努力，總有一天會被你整死。」

「現在照樣讓你死無葬身之地。」韓七絕怒斥，雙掌幻出千百道掌影，追魂手毫不留情地擊來。

方振遠自恃神功初成，登時以手代刀，斷魂刀法盡展無遺，狠劈了過去。

雙方一觸，掌影綿綿，方振遠拜神功所賜，內力源源不絕，已把韓七絕逼得窘態百出，章法將亂。

小高見狀忖道：此時不收拾他，尙待何時？

當下掙脫鐐銬，喝斥一聲，手中尖利銼刀猛刺過去，一個照面，已在他肩頭刺出一個小洞。

「原來你們早串通好了。」

韓七絕挨刀之後，又被方振遠打得倒撞內牆，跌落冰台，怒極反笑，雙掌猛劈冰面，劈得冰屑亂飛，罩向小高及方振遠。

兩人雖劈去不少，但祇一躭擱，韓七絕已遁入秘道，他想逃走，有賬日後再算。

方振遠豈能讓他逃了？身形疾速地射入秘道，小高驚訝方振遠的功力竟進步得如此神速，他得小心提防他了。

他也跟了出去瞧個究竟。

外面是一片寬廣懸崖頂面，兩道人影又自纏打不休。

「老夫跟你無仇，你要趕盡殺絕？」韓七絕怒斥道。

「留你終是後患，現在不除，更待何時？」

方振遠心知現在讓人走了，再過九天，他練成了三清神功回來，自己可能就要賠上一條命了，所以纏得更緊。

小高但覺方振遠已佔上風，又顧慮到他可能會暗算自己，所以仍是袖手旁觀，按兵不動。

韓七絕畢竟不是簡單人物，在失功之下仍能頻出奇招，逼得方振遠不得不雙掌將他逼上高空，甩手鐵翎箭連打了七支。

韓七絕並未服仙丹，登時被打中左肩、左脅，痛得他往地上摔跌。

方振遠不肯失機，暴射過去，一探掌又是奪功大法。

韓七絕見狀，忍痛拔下左脅翎箭，充當暗器射了出去。

方振遠未想到他有此舉，倏見翎箭倒射，自己手掌逼得太近，收之不及，不得已祇好運功硬接。

啪的一聲，疾箭雖被擋下，却因力道太强，將掌心刺出了血痕，差點穿透，方振遠痛得直咬牙。

韓七絕利用此機會暴射而退，準備逃脫。

小高豈能讓他得逞，接連三顆石子打出去，打向他的右腿，韓七絕悶哼一聲，厲叱道：「小鬼！老夫殺了你……」

吼聲未落，方振遠已撲了來，左右開弓，打得韓七絕連滾數丈，胸口又挨了支翎箭。

「該死！統統該死！」

雖然服用仙丹會有不良後果，但此時韓七絕已被逼至絕境，不服將有生命危險，他管不了許多了。

他抓出紅丹藥，就要塞入口中。

「不好！」

方振遠豈能讓他吃下去，立如電光閃至，右掌直取韓七絕背心，左掌打出指勁想截落藥丹。

然而韓七絕却鐵了心，寧願背心挨掌，被打得滾撞出去，也要將丹藥塞入口中。

方振遠見無法阻止，頓生逃念，心想待他藥性過後再來收拾也不遲，於是不再戀戰，立即抽射倒掠逃開。

但韓七絕現在却不讓他走了，他帶着抖紅身形暴掠而至，瘋狂又現。「納命來！」

掌勁突然暴增數倍，任由方振遠神功了得，也被打得倒栽數丈，撞在地面。

他起身之後，使出奪功大法，猛推雙掌，吸取韓七絕又再度劈來的掌勢。

「你吸吧！吸個夠，然後焚燒而亡，哈哈……」

方振遠突然想起苗飛的殭屍毒功，自己就是因爲吸取過多而中毒，於是不敢再吸，甚至急急吐個精光。

（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小玉兒得丁香阿姨託人報訊，大元堂家中遭西域五個喇嘛留難，以五個大銅缽震死了她繼父史水樂及姨娘夫婦。小玉兒家也不回，直奔秦嶺韓氏祠堂會喇嘛，見妙手幫幾位叔叔、阿姨爲她受了重傷，小玉兒氣憤之極，霍生殺心，用西域混元一氣通天功對付他們，將五個喇嘛全送上陰間道……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馭鳳

枉有一身好武藝　斷送終生美姻緣

小玉兒很少同她娘暢談過甚麼，也許心理上以爲母親身邊有個愛她的史水樂，而小玉兒却是孤獨的。

此刻，小玉兒明白母女兩人都陷於孤獨中了，那麼兩人都需要有人講講話。

「娘，妳坐，有甚麼事嗎？」

「孩子，妳知道我爲甚麼不等妳回來便把妳繼父三人下葬嗎？」

小玉兒道：「娘已說過了，早下葬早超生！」

金娘子淡淡搖搖頭，道：「玉兒，娘應該先恭喜妳了！」

小玉兒一怔，道：「女兒還有值得恭喜的事情？」

金娘子道：「事情發生事後三天晚上，官家送來一件東西，宮中小王爺選中妳了。」

小玉兒大吃一驚，道：「是朱公子？他選我入宮，幹甚麼呀！」

金娘子道：「當然是做她的妃子呀！」

小玉兒低頭了，她幾乎要吶喊了：「我不想！」

她咬着櫻唇，道：「娘，我不能……我眞的不能！」

金娘子怎知小玉兒的苦衷，小玉兒偏偏在此時又無法開口，她不忍金娘子失望與傷心，她原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呀！

金娘子道：「爲甚麼不能？我的女兒樣樣都能，能別人所不能的，看，我的女兒長得又美，本事又大，一般凡女怎可相比擬？我爲有妳這麼個女兒驕傲！」

小玉兒道：「娘，妳不知道的，我實在無法！」

金娘子道：「別怕，妳是女他是男的，朱公子文雅風流，人品是一等一的好，天下再找不出第二個像朱公子這樣的人才了，妳就別擔心了！」

她愉快地拍拍小玉兒，又道：「咱們也該是否極泰來時候了，唉，可惜你繼父他們無緣看妳一登龍門當一個眞正的鳳女呀！」

她似乎又黯然的抹淚了！

小玉兒該怎麼說呢，她發覺母親難得如此高興，眞不忍心令母親痛苦。

只不過，小玉兒還是對金娘子道：「娘，女兒只想平淡，不想攀龍附鳳躍進龍門！」

金娘子不悅了：「這是甚麼話，天下不少人拚命往上爬，那一個不想站在人的頭頂上當一個眞正人上人？那還有妳這麼傻的，到口的龍肉又吐出去呀！」

她拍拍小玉兒，又道：「玉兒，這一輩子娘不求人，但此刻求妳了，娘只求妳永遠幸福，娘甘願以死酬天！」

只這麼幾句話，小玉兒落淚了。

小玉兒落下的是複雜的淚水，女人呀，她才剛長大便有這麼多的煩惱加諸她一人身上，原是滔滔江湖已生厭，想不到家中之事更加煩，她能不落淚？

看了這光景金娘子也落淚了：「玉兒，娘回上面去了，你的兩個弟弟還小，他們都可憐，如果妳答應朱公子的要求，他們將來會感激妳這位姐姐的！」

金娘子說完便走，也不再聽小玉兒對她說甚麼了！

小玉兒心中有太多的話要說出來，但她却一句也無法對金娘子說，尤其小玉兒聽了金娘子說出兩個弟弟，她更無法開口了。

*　*　*

八抬大轎十六人抬，前面八匹白馬開道，後面八匹棗紅馬押後，鑼鼓喧天的在寶雞大街上走一遍，黃色大旗遮天蓋地，沖天大炮響不停，只見站在大元堂門階上的金娘子，拉着兩個男孩子眼眶裡淚水漣漣未落下。

小玉兒登轎前還重重的看了兩個小弟幾眼，她仍然一副黯然的對她娘低聲，道：「娘，怕是會令娘失望了！」

金娘子帶淚笑道：「我對我金娘子的女兒充滿了信心，妳不會令我失望的。」

小玉兒無奈的上了花轎，而花轎只抬出寶雞十里遠，便換成十彩紮紅大馬車，侍衛一共整一百，就這樣直往京中馳去了。

小玉兒坐在彩車上，她心中在想，朱公子呀，你憑甚麼不能忘了我，爲甚麼？

她的心中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朱丕，她是愛朱丕的，當她發覺無法給些甚麼的時候，她的痛苦是不難想像的。

*　*　*

小玉兒在彩車上不時的拭淚，當大車馳上秦嶺大山時候，她聽到不少行旅，他們有說有笑，如今山道上平靜了，再也不是甚麼山寇出沒，便是社會再孕育出幾個草寇來，也不足爲患了！

小玉兒想到十八盤大寨，也想着趙瘋子那夥草莽人物，他們如果投效在軍中，準是英雄人物，只可惜這些人不願受人管敎，他們寧願落草爲寇，這也許是他們的心中有太多的不平吧！

小玉兒不知道自己如何去扮演一個好的妃子，她還不知道，朱丕的江湖行就是在找他心目中的妃子，朱丕看中小玉兒了！

朱丕也被小玉兒的武功傾倒，如果有小玉兒在身邊，他是高枕無憂的。

於是，朱丕回到宮中，一心只想着小玉兒，朱丕忘不了他心中美人史姑娘啊！

一個民女，尤其是江湖中人，如想入宮又談何容易，但朱丕堅持非娶小玉兒入宮不可，他如願了。

小玉兒却更痛苦了。

*　*　*

小玉兒當然免不了一切入宮覲見皇上皇后的一些煩文縟節的禮儀，所幸小玉兒長得實在美，美得皇后也忍不住拉她入懷，於是，令皇后驚喜的歡叫：「喲，玉兒呀，妳身上的香味眞好聞，用的是甚麼花露水呀！」

小玉兒靦覥的回道：「回稟母后，小玉兒絕不用什麼花露水的。」

她此言一出，使皇上也驚奇了，那朱丕更是得意的微微笑了。

小玉兒以爲，這該是個好的開始吧。

*　*　*

小玉兒是不喜歡熱鬧的，但如今身處後宮院她得習慣熱鬧，在宮中只有冷宮最清靜，但那是人人都怕去的地方，因爲只一被打入冷宮，這人就完了。

小玉兒不會被打入冷宮的，她此刻只不過是小王爺的妃子，也可以說是寵妃。

*　*　*

宮中的洞房花燭夜是引人入勝的，歌舞喜宴之外還有各方的贈禮……那些都是名貴的、豪華的，小玉兒幾乎已記不清有多少珍奇之物了。

只不過小玉兒仍然珍愛着兩件寶物，那就是朱丕送她的七星寶劍與項上掛的龍玉珮。

此刻，小王爺與小玉兒對坐在晶石桌邊對酌，朱丕的目光就沒有離開過小玉兒。

朱丕也把酒一杯杯的爲小玉兒斟着。

小玉兒淺笑得十分自然，也更令朱丕愉快得忍不住哈哈笑了。

「朱公子……啊，不，我該改口了，我應該……應該叫你……什麼？」

「哈……玉姑娘……不，我該叫妳玉妃才是，至於妳叫我什麼，妳高興叫什麼就好。」

小玉兒道：「那怎麼可以，這裡不比江湖呀，江湖行我很隨便的，可是這裡不只是你我呀。」

笑笑，朱丕伸手拉過小玉兒的手，笑道：「那麼有人在的時候妳就叫我小王爺吧。」

小玉兒道：「宮中禮儀我不懂，我必須樣樣學的。」

朱丕道：「妳是要學的，明日自有宮中禮官來敎妳，到時候妳就會了。」

小玉兒道：「容易學嗎？」

朱丕笑道：「十分簡單，那比學武可要簡單多了。」他把小玉兒攬入懷中又道：「玉妃，妳對我說，妳那絕世武功是怎麼學的？」

小玉兒道：「我也不太清楚，我覺得我好像是爲了武功才到這個世上來的。」

她這話正是一個人的心靈反應，也是武功至極以後的自然反應，她還眞的是因武而來到這世上，當年西域大喇嘛敖杰得到那本「混元一氣通天神功秘笈」之後，便千方百計的要傳給自己的親骨肉，敖杰一共找了七個女人，最後才只有金娘子爲他生了個女兒，她就是小玉兒。

小玉兒也聽過小時候的一切，但她也不放在心上，她因爲武功已達通天之境，世上還有什麼令她去多慮？

* * *

小玉兒的話也令朱丕有些似信半疑，但他仍然滿足，因爲小玉兒太美了。

朱丕忍不住輕吻着小玉兒，小玉兒却是一邊回吻一邊提醒小王爺：「小王爺，你必須知道一件事情。」

朱丕忙笑笑，道：「我知道，我早已知道了。」

小玉兒吃驚的道：「小王爺，你知道了，你知道什麼呀？你又怎麼會知道的？」

朱丕笑了，道：「玉妃，我可以告訴妳，我一直爲妳的事而忙碌。」

小玉兒忙問道：「你爲我忙碌，你爲我忙碌什麼呀？」

朱丕得意的道：「爲了妳的身子，我回到宮中找來年老的老御醫，我把妳我之間發生的事告訴他，我請他爲我解惑。」

小玉兒也驚訝了：「你，小王爺，你是眞心愛我的，我知道你眞心愛我的。」

朱丕道：「知道就好。」

小玉兒忙問，道：「快告訴我，老御醫是怎麼說的呀？」

朱丕道：「起初，老御醫以爲妳是石女，石女是不能人道敦倫的，可是我把咱們發生的事再仔細對他說出，老御醫也知道了，只不過他叫我放心，他會去拜訪高人找出答案來的。」

小玉兒急問：「老御醫找到答案了？他是怎麼說的呀？你快告訴我呀。」

朱丕笑起來了。

小玉兒却抱住朱丕在撒嬌，她更嬌美了。

朱丕只一見小玉兒這副模樣，便更愉快的吻吻小玉兒，道：「妳別急，咱們有的是時間細述一切的呀。」

他竟然洞房之夜不上床，準備暢談往事了。

小玉兒當然急壞了，她一直就是因爲身子的變化而鬱鬱寡歡，如果誰能醫好她的身子，她就幸福了。

* * *

朱丕吻得十分柔情，他是小王爺，又不是什麼莽夫，更不是熊耳大山下開黑店的那個小子，吻得他的舌頭也腫大了，好像要吃掉小玉兒似的。

其實男女之愛應在十分文明的柔情似水中慢慢的去體會那種美妙的景緻，而非粗野得恨不得弄死對方才過癮，那是粗魯，那也是不懂得的行爲愛。

朱丕懂得小玉兒心理，所以他對她溫柔有加，他心中明白，小玉兒這一輩子如果在江湖上混下去，不出多久她就會自殺而亡。

小玉兒是個武功絕高的高手，這樣的人是自負的，也是目中唯我的人，如果一旦知道自己這種異於常人的身體，那是無情的打擊，她會受不了的。

朱丕與小玉兒相處之後，他便知道小玉兒是個十分高貴的姑娘，什麼金錢，什麼權勢，都引不起小玉兒的注意了，小玉兒注意的是有人對她的關愛。

* * *

小玉兒攬住朱丕，道：「你快告訴我呀，到底那老御醫說那是爲甚麼？可有解救之道？」

朱丕收住笑，他一本正經的對小玉兒道：「玉妃，妳聽了我的話以後，答應我千萬別衝動。」

小玉兒道：「衝動？我爲什麼要衝動？」

朱丕道：「玉妃，事關妳的一生，妳聽了之後是免不了會衝動的，我必須要妳答應我，否則我不說。」

小玉兒道：「聽起來好像很嚴重嘛，到底是什麼呀？」

朱丕道：「妳還沒有答應我不衝動呀！」

小玉兒點頭，更吻了朱丕，笑道：「我已嫁你了，還能怎麼衝動？你就說吧！」

朱丕突然舉杯，道：「玉妃，來，先乾了這一杯，咱們得慢慢的說。」

小玉兒似是無奈的道：「你叫我心急如焚呀，爲什麼洞房之夜你如此折磨我呀？」

朱丕哈哈一笑，道：「我必須在妳情緒十分輕鬆的時候才能告訴妳，現在……乾……」

小玉兒幾乎急得要哭起來了。

洞房花燭夜，兩人對坐談笑喝酒，這算甚麼嘛，但當朱丕一副輕笑的樣子，小玉兒再是急，便也只

好再舉酒杯與朱丕共飲。

這時候小玉兒眞的急了，朱丕也看出來了，他拍拍小玉兒，道：「我這就告訴妳吧，只不過必須答應我一件事！」

小玉兒忙回應，道：「我甚麼都答應你，小王爺，我已經是你的人了，我是你的玉妃呀！」

算了，朱丕道：「眞是這樣我便也放心了！」

他把身子更靠近小玉兒，面容十分溫和的道：「玉妃，我本命那老御醫回房查問，終於在京中喇嘛廟有一位九旬老喇嘛處聽到一件奇事！」

小玉兒不插口，她聽得十分仔細。

朱丕接道：「傳言西域有一種神功，如果練成功以後，身體會刀槍不入而能產生反彈作用，侵入者用力越猛，便會受反彈之力越大，這種人氣達百骸不足怪，一氣通天才算奇，當神功達到收發自如境界，男封關，女堵牆，不再爲紅塵淫慾所惑，終至騰雲駕霧可列入仙人之位了！」

小玉兒急問：「那是甚麼功夫，老喇嘛說了嗎？」

朱丕道：「老喇嘛說過，他說那只是傳說，江湖上有許多傳說，太多荒誕的！」

小玉兒再問：「是甚麼功夫呀！」

朱丕笑道：「看妳急的樣子，也是美的另一種表現！」

小玉兒搖着朱丕身子半帶撒嬌的道：「快說嘛，是甚麼神功！」

朱丕道：「老喇嘛說是甚麼『混元一氣通天功』，嗨，他還說叫小玉兒當故事聽吶！」

小玉兒怔住了！她低下了頭，就彷彿她做了一件十分不體面的事一樣。

小玉兒也想到了爲甚麼男人要同她一起便會發生那種痛苦事情。

忽然抬起頭來，小玉兒對朱丕，道：「小王爺，你不應該把我接進後宮來的！」

朱丕一怔，道：「爲甚麼？」

小玉兒道：「因爲……因我練的就是『混元一氣通天功』，但是我不知道會是這樣的！」

朱丕哈哈笑，道：「玉妃，正因爲我知道妳的功夫，所以我才決心把妳娶進宮裡來的！」

小玉兒迷惘的道：「可是，可是，我不能給你眞正快樂，我……甚至又不能爲你生子……」

朱丕笑呵呵的道：「玉妃，小王不是荒淫之人，小王愛妳的人，至於生子之事，妳就別放在心上了。」

小玉兒道：「我已不是眞正的女人了！」

朱丕安慰的道：「我以爲妳比女人還女人，妳是天下最美的女人，我能得到妳，此生何憾！」

小玉兒道：「你……爲甚麼要對我這麼好？你會後悔的呀，小王爺！」

朱丕大笑，起身抱起小玉兒，那龍床還眞的溫暖可人，小玉兒忍不住抱住朱丕吻起來。

* * *

小玉兒是溫柔的，她也是誠心的要叫朱丕知道她是個溫柔的女子，她投懷，也送抱，她像隻小貓似的任朱丕撫摸與輕吻。

朱丕也溫柔，他甚至比小玉兒還溫柔，因爲他心中十分明白，如果在小玉兒身上動粗，她不但得不到快樂，他甚至還會受到傷害！他已經吃過一次苦頭了。

朱丕仍然是滿足的，因爲他只要抱住小玉兒，從小玉兒身上聞着那股子桂花清香就足以令他神遊樂園了！

他們，並非是兩不侵犯，而是相互的撫慰，有時候這種精神上的快意比之肉體更高一層境界。

那朱丕也眞能忍受，他雖不同小玉兒「男女做愛」，却仍然快樂無比——朱丕是眞心愛上小玉兒了！

* * *

也不知是那一位前輩可憐人說過的話：「人生苦短，人生快樂的日子更短！」

這句話還眞應對到小玉兒的身世上了。

小玉兒與朱丕兩人在後宮中過着鶼鶼情深的日子，每日裡歡笑連連，好不令人羨慕。

只不過才過了七個月零八天，事情便起了變化。

這樣的變化是令小玉兒想不到的事情，她怎麼會知道後宮的日子比江湖上更令人寒心。

一大早，小玉兒便被召到皇娘身邊去了。

朱丕仍然在床上未起來，前往皇娘身前問安，這也是小玉兒每天必做的事情。

當小玉兒走到皇娘面前施禮剛起，皇娘已笑對小玉兒道：「玉妃，我叫御醫來爲妳把把脈象。」

小玉兒道：「皇娘，玉兒身子很好呀！」

皇后娘娘笑笑，道：「快八個月了，總得把身子檢查一下，也好知病治病……」

小玉兒怔怔的道：「病！我有病呀！回皇娘的話，玉兒自小就沒生過甚麼病的！」

她說得不錯，自從她被敖杰抱到馬鬃山流石谷以後，每日浸泡在敖杰特爲她調製的藥水裡以後，她就不曾生過甚麼病，她在藥水的浸泡中全身起了變化。

* * *

皇后娘娘微微一笑，早見一個半百御醫奔進來了。

那御醫先向皇后娘娘深施大禮，再向小玉兒一禮，這才端坐在桌邊。

「小玉妃，請把左手伸過來。」

小玉兒依言把左手伸過來，那御醫併指搭在小玉兒的左腕，閉上雙目宛似老僧入定。

皇后娘娘坐在中間紫檀椅上望着小玉兒，她也以爲小玉兒眞美，難怪小王爺爲她發狂！

* * *

忽然，御醫雙目一亮，對小玉兒道：「小玉妃，再把妳的右手伸過來。」

小玉兒依言再把右手伸過去，這御醫再一次併指探小玉兒的脈象，只見他越探越驚訝，忍不住又把眼睛睜大來了，他的面皮在顫動。

皇后娘娘看出了不對勁，立刻問道：「孫太醫，你是專門後宮婦科御醫，可是探到小玉妃懷孕了嗎？幾個月了？是男是女呀……」

小玉兒一聽之下，大吃一驚，面色也變了。

那姓孫的御醫不敢隱瞞，立刻上奏，道：「啟稟皇后娘娘，小玉妃仍然是處子，她的脈象幾乎超越男人，是微臣此生從未見過的！」

皇后娘娘面色一寒，道：「這麼說來，他們這八個月之期日子是白過了，連個甚麼也沒有了！」

孫太醫道：「應是不會錯的。」

皇后娘娘點點頭，道：「孫太醫，你以爲這是爲甚麼呀？可有良方嗎？」

孫太醫道：「啟稟皇后，小玉妃的脈象太過剛强，若想懷孕不是一件容易事，首先必得脈象要柔，氣血不凝，方可行事，但……小玉妃這種脈象實不易柔順下來，這是乾陽，脈象之上講得明白，女子乾陽不易行房，否則會有損傷……」

皇后急問：「傷誰？」

孫太醫道：「傷男！」

皇后大驚，道：「這還了得！」

別管怎麼樣，御醫的話眞靈光。

小玉兒就打自心裡佩服這姓孫的御醫。

小玉兒也一點不恨這御醫，眞是大本事，不像一般混吃騙喝的蒙士大夫。

* * *

皇后對孫御醫道：「你下去吧，我自會處理。」

姓孫的御醫退出，他還歉然的看看小玉兒，而小玉兒却回報以微笑，倒令姓孫的御醫一怔。

皇后對小玉兒，道：「玉妃。」

小玉兒忙回應：「母后。」

皇后帶着幾分憐愛的道：「都是命啊，上天沒有對妳垂憐，那是人力無法挽回的。」

小玉兒垂了頭，她還能說什麼。

皇后娘娘對小玉兒道：「從現在起，妳就別再回後宮了，送妳去個地方。」

小玉兒吃驚的道：「不要我見小王爺嗎？」

皇后的面先變得快，由憐愛一變而冷漠、傲慢，眞叫人吃一驚，覺得她太可怕了。

皇后冷冷道：「妳沒聽到嗎，會傷到我的皇兒，妳忍心嗎，他對妳那麼好？」

小玉兒道：「連最後一面也不叫我見？」

皇后道：「快刀斬亂蔴，長痛不如短痛，妳早就應該明白，皇兒如果沒子嗣，大好河山將來怎麼辦？玉妃，妳沒有富貴命，就不用求了。」

小玉兒終於想通了，是的，她不能爲朱丕生個一男半女，她也永遠不會生，那麼，自己再住下去誰都痛苦，她也明白强求不來的。

小玉兒也從皇后娘娘的眼神中看到那種冷芒，那是江湖之中常見的冷芒，她想不到會在這皇宮後院之中也看到，多可怕呀！

小玉兒再看四週的太監宮女，她發現他們一個個的面色也變了，變得一片冷漠，變得與剛才那種讒媚之色完全的不一樣了。

小玉兒這才覺得這裡更比江湖可怕。

* * *

小玉兒心寒了。

小玉兒是懂禮貌的，來的時候金娘子就告訴她，進宮以後要好好學習禮貌，不能叫人家笑咱們是江湖粗人。

她向皇后施禮，道：「稟母后，玉兒這就出宮回家鄉了，不去惹小王爺傷心了……」

皇后却輕搖頭，道：「已是皇家人，怎可再出宮？能叫妳再嫁什麼凡夫俗人嗎？」

小玉兒怔怔的道：「我……還住在宮中？」

忽見一個太監上來，道：「小玉妃，別再囉嗦了，請隨奴才去個安靜地方吧。」

皇后也接道：「隨他去吧！」

小玉兒迷惘了，她在迷惘中跟那太監往一處暗巷走着，她想問他去那裡，但她沒開口，因爲她發現這個太監過傲慢無禮了

有一道紅磚墻，中間開了個小院門，那太監開了鎖，隨之奔來一個宮女。

只見這宮女的手上托着一套粗衣，一張薄被，外帶一根繩子。

小玉兒已不在意這些了，她隨着二人走進這小院門，發現院子不大，屋子也小，只有一間小瓦房。

那太監推開門便站在門口不進去，他對宮女道：「快點，換穿了衣衫之後就出來。」

那宮女匆匆的走進小房中，把手上的衣衫抛在那孤孤單單的木床上：「換衣了，小玉妃。」

小玉兒道：「爲什麼要換衣呀！」

那宮女冷笑，道：「妳以後就只住在這兒了，既不能出去，又不必見人，老死不見外人來，還用得着穿什麼華麗服飾嗎？」

小玉兒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她開始換穿衣服了。

小玉兒並未流眼淚，她覺得已經過了快八個月的幸福日子，那已經夠她回味的了。

她木然的正在換衣，忽然那宮女伸手道：「取下來。」

小玉兒道：「妳要什麼？」

宮女指着小玉兒掛在項間的龍玉珮，道：「把這玉珮取下來，妳用不到了。」

小玉兒搖頭，道：「不，這是小王爺送我的，我不能把它給妳。」

這時候的宮女就如潑婦，她咬牙冷笑，道：「妳不拿下來行嗎？」

她伸手去搶，小玉兒火大了，右手猛一推撥，那宮女哎呀一聲撞到了磚墻上，門外的太監聽得嗥叫急忙奔進來，只見那宮女已頭破血流死在地上了。

小玉兒的手力多大，便是武功高强的人也吃不消她這一撥又推。

太監一看大叫一聲：「妳好大膽，冷宮之中也敢殺人呀，妳死吧！」

他把那根繩子抛向小玉兒，又道：「這根繩子原是想妳熬不過孤單時上吊用的，妳現在就死吧。」

小玉兒道：「我沒有殺人，是她要搶我的東西。」

那太監大怒，叱道：「搶妳什麼，妳進了冷宮，已經是一無所有，妳有什麼值得搶的？」

小玉兒手握龍玉珮，道：「她要搶我玉珮呀！」

太監冷笑，道：「等妳死了還有什玉珮麼，快快上吊，休叫我動手。」

小玉兒道：「你想對我動手？」

太監叱道：「帮妳吊死呀，嘿……妳還不快，俺要回去覆命了。」

他指指地上宮女，又道：「單只妳把她殺死，妳就已經死定了，妳連住冷宮的資格都喪失了。」

小玉兒道：「我要見小王爺。」

「妳作夢。」

小玉兒火了！「你說我作夢，我勸你別逼我。」

太監嘿嘿一笑，道：「宮中傳出，妳有本事，俺以爲小王爺被妳唬住了。」

小玉兒道：「你何不出手試試？」

太監上前就抓人，只不過他的五指未抓到，突然胸口一痛，小玉兒出拳遙空打過去，這太監「哎呀呀，」張口吐出一碗鮮血來了。

太監吐血大聲叫：「造反了，造反了。」

這太監雙手捂胸往外奔，他逃往後宮院去了。

小玉兒冷冷的坐在木床上，她下了狠心，準備鬧一鬧這後宮院了。

小玉兒人在江湖行，多少還帶着點野性，如果惹怒了她，那是很危險的事，小玉兒才不會想以後怎麼樣，如果不是她娘叫她多禮儀，皇后那兒她就頂上去了。

如果不是爲了小王爺對她的一番眞摯友愛，她是不會坐冷宮的，她以爲冷宮沒什麼，只要可以看到小王爺就什麼也不計較了，然而……

然而聽了這太監的話，她火了，幹就幹一架，看看誰能吃掉咱小玉兒。

* * *

小玉兒正在冷床坐，她在冷床情深的想着小王爺朱丕快快來，不料嘩嘩啦啦的來了七八個的太監，他們每人手揚長木棒，站在門口直喊叫：「出來，出來，你這犯婦太可惡了，快出來。」

小玉兒緩緩的走出去了，她一臉的無奈，走到小院中央，忽聽一個老太監叱道：「妳這野潑婦，膽敢在這裡行凶，咱們奉皇后之命亂棒打死妳！」

他手一揮，道：「打……」

嚄！八根長棍使力打，他們把小玉兒當成一般婦女看待了。

棍子用力叭叭打，棍子也斷了三五根，而小玉兒並未還擊，她仍然站在院子裡，她的心中在痛，爲甚麼小王爺還不來。

八個惡太監吃一驚，打斷了棍子爲甚麼這女子毫無受傷還木然站着。

老太監一看，大叱，道：「可惡呀，白蓮教妖女呀，快去取狗血，拿桃木劍，靭刀四把快快來。」

他這麼一吩咐，立刻外面有人應和着去了。

小玉兒道：「你們打夠了嗎？我只想見小王爺一面，然後我願聽你們發落。」

老太監冷冷道：「妳不該在此打死人，妳的罪過大了，還想見小王爺？」

小玉兒道：「只要小王爺叫我死，我是不用你們出刀的，如果小

王爺未來，你們休想傷得了我。」

老太監不信邪的道：「妳是妖，我有驅妖法，妳是鬼，我有抓鬼的本事，妳等着瞧吧！」

果然，很快的一大盆黑狗血送來了，一把桃木劍空中掄，四把刀守四邊，老太監大吼「潑上去！」

「哇啦」一聲，大盆黑狗血便往小玉兒潑去。

小玉兒一聲冷叱：「可惡，拿我當妖呀！」只見她原地拔起三丈高，閃過了一盆狗血，旋身下馬，她的雙拳虛空打，便見四個持刀的已嗥叫着往地上倒去。

四個人口吐鮮血站不起，只嚇得老太監搖頭往院外跑，他口中大叫：「不得了，這犯婦會飛呀！」

小玉兒落地大吼：「都滾出去！」

她這麼一吼，幾個太監轉頭便逃，小玉兒遙看遠方，她仍然想着小王爺朱丕前來會她一面。

小玉兒幾乎落淚了！

*　*　*

遠處傳來急促的脚步聲，小玉兒吃驚，因爲來的人至少五十人以上。

小玉兒站在小屋前，果然來了幾十個近衞軍。

小玉兒抬頭看，她心中一緊又一鬆，因爲她發現這中間有她認識的人，那是伴同小王爺的兩個侍衞。

兩個侍衞只一看是小玉兒，兩個人也楞住了，這兩人心中明白，如果小玉兒出手，再多的近衞前來也奈何她不得，但那老太監已大吼：「皇后娘娘交代，處死，你們只管出手殺了她。」

只見那兩個侍衞吃驚的走向小玉兒，其中一人十分痛苦的道：「玉妃，這是怎麼了？發生甚麼事了？」

小玉兒道：「我只想見小王爺，你仍能幫我嗎？」

那侍衞道：「咱們沒那麼大膽子，玉妃，違抗皇命不但妳活不成，便是家族也遭殊連，玉妃三思才是。」

這侍衞知道留不住小玉兒，叫他們出刀那也是枉然，他明是脅小玉兒，實則在暗示小玉兒，家是不能再住下去了，逃得越遠越妙。

院外的老太監突然大吼，道：「快動手了，完了以後咱還要回後宮向皇后娘娘稟報。」

他這麼一吼，那些近衞軍立刻對小玉兒撲上去了。

兩個侍衞也無奈，他們出刀只是虛砍。

小玉兒當然看得出來，她還看到最近自己的那個侍衞對她暗示着。

小玉兒忽然怒喝一聲，她雙拳疾打，立刻把個近身侍衞打倒在地。

不料有人大叫：「快，弓箭侍候了！」

果然，十幾隻弓箭手過來了，小玉兒一看眞火了，他們這麼多人欺侮她一個女子，不由大吼一聲舞出一路掌法來了，她施出的乃是「太白掌」。

但見小玉兒風聲中無數掌影接連出，便也把射來的箭雨拍落得紛紛落在地上。

弓箭手們正猛射箭，遠處有人大聲吼：「住手，住手，你們造反了。」

是的，小王爺來了，朱丕氣急敗壞的來了。

「你們在幹甚麼？」他才叫了這一聲，那老太監已攔住朱丕來路，道：「小王爺，咱們奉命傳旨意，皇后娘娘賜死，她却一味反抗，還打死打傷不少人吶！」

小玉兒落淚了，她委曲呀！

朱丕大叫：「爲了甚麼？」

老太監道：「奴才不敢說，皇后娘娘會怪罪的。」

朱丕去看小玉兒，却生生被老太監拉住了：「小王爺不能去。」

朱丕叱道：「你大膽。」

老太監道：「奴才奉命行事，小王爺擔待吧！」

朱丕吼道：「我要殺了你！」他往一邊的近衞奪刀，老太監拔腿叫着往後宮奔去了。

*　*　*

朱丕拋下刀，他奔入小院，也抱緊了小玉兒：「玉妃，玉妃，爲甚麼呀？」

小玉兒反而淡淡一笑，道：「看你一面，我就心滿意足了，你是愛我的，唔，被愛的人是幸福的！」

朱丕叫道：「這不是幸福，我害了妳。」

小玉兒道：「我曾說過，這都是命，我不應該忽略了我是不能生育的女人，我甚至在你身上邊會害了你！」

朱丕頓足，道：「害我？我們過的日子很好呀，妳怎麼會害我，他們妒忌妳呀！玉妃！」

小玉兒道：「不，他們說的是眞實的，我也相信他們的話，只不過我不想住在這裡，我問你我可以回家嗎？我以爲我們應該好聚好散才是。」

朱丕落淚道：「我不在乎，我寧可跟妳一同走江湖，一同遨遊四海，一同……」

小院外突然一聲尖叱：「大膽！」

這是皇后娘娘來了，朱丕還眞的忙着奔出去，他跪在皇后娘娘面前落淚了！

「誰告訴你的？」

朱丕道：「我……兒臣找玉妃不見才找到後宮。」

「你回去！」

「皇娘，玉妃無罪呀！」

「她打死打傷宮裡的人，那是抗旨，她怎麼可以再活？你可以回去了！」

「皇娘，兒爲玉妃求情，望皇娘一本愛兒之心，饒了玉妃這次吧？」

皇后娘娘突然向兩個近衞吼道：「把他拉回去！」

兩個侍衞不敢違抗，左右架了朱丕就走。

那小王爺大吼：「玉妃，快走，妳不能死。」

小玉兒只圖見朱丕一面，然後便任人把她處置了，她不想連累到她的娘與及她的兩個幼弟，然而，當她聽了小王爺叫她走的聲音之後，她的精神來了。

是的，我爲甚麼要白白的死在這裡？我原本不屬於這裡的，我是勉强才來，我有甚麼罪！

既然我無罪，我爲甚麼要死？甚麼君要臣死臣不能活，那是放屁，臣也是人。

她冷冷的一聲吼：「朱公子，我聽你的話，我不會死在這裡的！」

她改口又叫朱公子，那表示去他娘的玉妃，這個頭銜不必要更好！

這時候院門外突然大吼：「你們還不動手！」

這是皇后娘娘的聲音，聽起來怪嚇人的。

立刻，那兩個侍衞齊聲道：「玉妃原諒咱們了！」說着舉刀便往小玉兒殺去，雖是雙刀齊施，暗中却是指的屋頂上面，兩人齊把左掌出，光景是刀掌齊施了！

但小玉兒一看便知道這兩人有意以掌力助她往上逃。

小玉兒不但不逃，反而一個空心翻，她從侍衞的頭上越過小門，「颼」的自門牆上落在門外面，她落在皇后面前了，皇后見天上掉下一個人，一看是小玉兒，大驚：「妳……造反了！」

小玉兒冷冷道：「妳如果不是朱公子親娘，我早一拳送妳見閻王。」

她見衆侍衞又衝出門外來，並不放在心上，仍然坦然的對皇后娘娘，冷冷道：「皇家生活我才不稀罕，別以爲妳召來這些侍衞，便是千軍萬馬又怎樣？」

皇后娘娘驚怒交加，立刻叫：「你們還不出手，殺了這個妖女！」

「殺！」

四個侍衞舉刀殺，小玉兒一聲冷笑回身就是幾掌遙打過去，立刻間「轟」聲起處，四個侍衞已撞倒在地，小玉兒拳風回搗，便聽得皇后娘娘身後站的老太監「哎唷」一聲摔爬在地上直吐血！

小玉兒看看另外幾個侍衞，當她發現從前認識的兩個侍衞被嚇得冒冷汗，她不忍了。

小玉兒也發現皇后娘娘的面色泛了青，也不知是氣的還是嚇的。

皇后娘娘大叫：「妖女啊，妖女入宮不祥的！」

小玉兒咬牙，道：「再吼叫，我一拳打死妳，甚麼了不起的，哼，妳現在留我求我也不行了，我去也。」

她話聲中人已在高牆屋面之上了，立刻有人大叫：「快放箭。」

小玉兒本是要走的，聽了放箭兩字，她回頭冷冷道：「我怕嗎？你們射來試試。」

果然幾支利箭往她射過去，小玉兒雙掌猛一揮，箭還不到她身上邊，就拋落下地了。

小玉兒恨死皇后了，她猛的一把握住一支利箭，反手對着皇后擲去，「颼」的一聲利箭穿在皇后的秀髮之中，嚇的皇后回身便逃。

小玉兒仰天一聲哈哈笑，幾個空翻便出了宮牆到了皇宮牆外，她不再停留，立刻往西奔去。

如今宮中怎麼鬧，小玉兒才不去管了，小玉兒只一心想着回家。

人說在家處處好，出門事事難，她如今眞的體驗到了。

*　*　*

小玉兒奔走在京城大街上，她如今除了項上掛的龍玉珮之外，眞的是一貧如洗了，這時候已快午時了，小玉兒想着此去兩千里地，她得有銀子才行，但如果叫她去盜，那太容易了，只不過小玉兒沒忘記自己身份，小玉兒怎會扒竊財物呀！

就快走出西直門了，忽然迎面一對夫妻策馬過來，小玉兒如今穿的是冷宮粗布衣，騎馬的人自然是不會注意一個貧婦了。

兩個騎馬的就快走過小玉兒身前了，小玉兒這才忍不住的開口：「阿姨！」

騎馬的女子猛回頭，她也看得一瞪眼：「妳……小玉兒！」

馬上面那男的也低頭看，不由大吃一驚，道：「眞的是小玉兒，我們的小仙女啊！」

兩個急忙下了馬，小玉兒指一指遠處城門外，道：「別多問，出城再說。」

原來這兩人不是別人，丁香與張展兩人是也！

丁香聽出事態嚴重，立刻撥馬與張展兩人往城外馳去，果然，當小玉兒走出城外不多久，京城之中已把城門關上了，只見重兵守城任

誰也休想出去。

小玉兒遠遠看得清，她才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如果她不是要回家，再想進城去鬥一鬥這些官兵們。

* * *

山邊一間大茶棚，丁香與張展兩人已等候在那兒了。

小玉兒悶悶不樂走過去，丁香一把拉住她：「玉兒，我們這是第三次來京，才看到妳，這些日子兒弟們聽妳的，大家幹正行經營生意，我與妳張展叔以販貨為生，總想在京看到妳，妳……怎麼會變成這樣？」

張展也接道：「去過妳家，娘帶着妳兩個弟弟，找來老學究教他們唸書，咱們看，可是妳……」

小玉兒淡淡的道：「我是個最不幸的女人，我……」

她忍住悲憤，把發生的事大概的說了一遍。

丁香與張展兩人，一聽之下可也慌了。

丁香急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快回去吧，這是抄家滅祖的大罪，妳不怕，妳娘與兩個弟弟可完了，趕快回去找地方躲起來，不久官兵會找去的。」

小玉兒道：「我不怕，他們不叫我們過日子，我也不叫他們好過。」

丁香道：「玉兒，聽過胳臂扭過大腿的？官家人多陰謀多！妳只一個呀！」

張展也道：「快，妳騎我的馬快快走！」

丁香把身上的銀子取了一大包，連吃的喝的全有了。

小玉兒眞的很感動，她對丁香與張展兩人點點頭，立刻騎了馬就直奔寶雞去了。

丁香在拭淚，她對張展道：「小玉兒這麼好的姑娘，她怎麼會不能生孩子，她很漂亮，她眞的美若天仙吶！」

張展道：「這許就是命，也是造化捉弄人吧！」

兩個人進京了，他兩人慢慢的回轉陝西了。

* * *

小玉兒憑恃着武功，她連夜拍馬急走，若非馬兒要歇腿，她一刻也不會停留的。

當她趕到寶雞的時候，遠遠的聽得馬嘶聲，小玉兒笑了，這是她多日來難得的笑。

快三更天了，她回到了家，人尚未到家便聽到了她的小川馬嘶聲，她怎不高興？

這時候還是大清早啦，寶雞街上行人稀少，小玉兒到了家門口，躍下馬來就拍門，只見一個男孩過來開門，男孩的手中還拿着一本書。

小玉兒道：「天生，你不認得姐姐啦？」

那男孩史天生猛抬頭，然後大叫着抱緊了小玉兒：「姐，姐！」

小玉兒道：「快，去見娘！」

又一小孩跑過來了：「姐……」

小玉兒道：「叫表姐！」

小男孩道：「不，娘說叫妳姐！」

小玉兒明白了，因為當初李强生也是她娘所生的呀！

於是，金娘子聞聲奔出來了，

金娘子一看小玉兒這一身打扮，外面只有一匹馬，她吃驚了：「玉兒，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出了甚麼大事情了？」

小玉兒突然眼一紅，抱住金娘子跪地大哭：「娘！」

金娘子也是江湖人物，一看這光景，她反而堅强了，她沉聲冷冷的道：「本來咱們同皇家不是一條船上人，當初我心中也不想攀甚麼龍附甚麼鳳，倒不如嫁個一般人，娘兒們還可以見見面，消去那個相思之苦，妳嫁去宮中，娘便望眼欲穿了。」

她拉過小玉兒入懷，關懷備至的道：「玉兒，妳別哭，回來就好，對娘說，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小玉兒拭去淚水，咬咬牙，這才又把宮中發生的事對金娘子說了一遍。

金娘子一聽也自吃一驚：「玉兒，咱們不能住下去了，咱們得躲起來。」

小玉兒道：「天下之大，咱們去那裡躲？」

金娘子想了一下，道：「後面拴了兩匹馬，其中妳的小川馬這幾天不安寧，不是叫就是亂刨蹄，想是妳的小川馬已知道妳出事了。」

小玉兒道：「娘，我把馬牽出來，妳快收拾，小弟兩人放在貨車箱中，咱們立刻往西行。」

金娘子道：「咱們只有往西行了，娘知道一個地方，妳小時候就是被妳的生父敖杰帶去那裡住過幾年！」

小玉兒道：「是甚麼地方，十年了，我早已不記得了！」

金娘子道：「馬鬃山流石谷！」

小玉兒似有所悟的道：「唔，好像曾聽過，娘，我去拉馬，妳簡單的收拾些細軟吧」

這娘兒倆動作快，不多久，便是貨架也拴牢在一匹馬背上，金娘子把被褥舖上去，兄弟兩人一邊躺一個，還眞叫舒服。

小川馬見了小玉兒，那份熱情令小玉兒好感動，小玉兒的七星寶劍在家中，此刻她當然又帶在身邊了。

金娘子把門鎖上，也不左鄰右舍打招呼，騎上馬便一家四口全走了。

這光景誰也不知道小玉兒這一家人去了那裡。

只不過引人們議論的乃是小玉兒的出現，小玉兒為甚麼不在皇宮後院？而一回來就離去？

* * *

金娘子帶着她親生女兒兒子，她在馬上心情是複雜的，也是痛苦的，但江湖兒女可也承受得了這一切不幸的打擊。

金娘子也為小玉兒叫屈，小玉兒長得貌若天仙，竟然無法生育。

金娘子當然知道這與小玉兒習的武功有關，想到武功，金娘子又不知對當年的敖杰是恨還是愛。

* * *

前面已是流沙河了，山巒起伏中，遠處已是沙家堡，但為了不讓人知道他們的去處，小玉兒也不打算進入沙家堡借住一宿。

但就在沙家堡不遠的渡口處，忽見一個披着長髮的女人，她穿著還眞漂亮，掩不住她臉上的一片中年女人的風韻猶存模樣。

這女人就坐在一塊大石上，當她發現小玉兒一家騎馬過來，便立刻跑上前去，親切的拉住金娘子的馬。

這女人還上下看看金娘子，然後咧嘴吃吃笑了：「喂，請問你們，你們看到我的敖杰嗎？他長得這麼高、這麼大，武功很好吔！」

金娘子一聽怔住了。

小玉兒看看金娘子，道：「娘，她說的是……」

金娘子抬頭看向沙家堡，見自渡船上躍下一人來，這人不是別人，沙家堡總管沙光文來了。

沙光文對金娘子直點頭，道：「對不起，對不起，咱們這位大小姐神志不清多年了，每日裡都在這渡口見人就問甚麼敖……」

「敖杰，我的愛人呀！」瘋女啊，她正是沙妙妙。

金娘子道：「我知道敖杰……」

沙妙妙喜極而泣，道：「在那裡，妳快帶我去找他！」

金娘子道：「十多年前敖杰就死在寶雞了。」

沙妙妙大叫「不，妳騙我，妳騙我。」

沙光文道：「這是眞的嗎？」

金娘子道：「我說的一切全是眞的，敖杰眞的死了。」

忽然，沙妙妙往河中奔去：「我不要活了，我不再活了！」她投入沙河中了。

沙光文不顧一切的入水後，他把沙妙妙抱上岸，無奈的抱着她回沙家堡去了。

金娘子對小玉兒道：「看看，這些都是妳生父在世造的孽，他為了一己之私，也害了妳。」

小玉兒道：「娘，那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金娘子道：「是的，十多年了，但活着的人却要為他的私心而付出了多少的代價，女兒呀，咱們已失去了尊嚴，失去了做人的勇氣，咱們逃往荒山去吧。」

小玉兒道：「娘，我以為咱們並未失去尊嚴，咱們來到荒山也是為了找回咱們的尊嚴！」

她看看另一匹馬上的兩個弟弟，又道：「我們可以永遠躲在荒山之中，但我還有兩個弟弟，有了他兩人，誰敢說咱們沒有重新做人的勇氣。」

金娘子道：「女兒，妳依然雄心勃勃呀？」

小玉兒道：「十年，娘，十年之後我便帶着他兄弟倆走江湖，我終於明白了。」

金娘子忙問：「女兒，妳明白甚麼？」

小玉兒道：「人吶，人活着就應該做些甚麼，否則就是空來人間一場。」

金娘子道：「妳忽然有了這樣的想法，我也不知是喜是憂。小玉兒，咱們找去那山洞吧，馬鬃山不遠了，那是妳先父敖杰花盡心血才找到的好地方。」

小玉兒遙遙望去，果然，那馬鬃山山峯有積雪罩頂，附近雲霧瀰漫，好大的蒼鷹把個孤獨的荒峯高山撩起了另一種寂寞。

現在，金娘子帶着她親生的兒女三人，轉入一道荒谷中了，那條十分怪異的荒谷正是流石谷。

這是一家避難的人，當三匹馬無法往山峯上攀的時候，小玉兒便把一應東西自馬背上取下來，她把三匹馬放在這流石谷中任其狂奔而去。

* * *

又見到那四方形的大山洞了，山洞是一口兩洞室，這正是當年敖杰住的地方。

敖杰把沙家堡的二姑娘擄來此洞，時光的流逝，如今又換成了金娘子一家四口了。

這單純的四口人，便生活在這荒山野谷中，過的是與世無爭的日子。

但日子並不輕鬆，小玉兒督導兩個小弟習武，比之當年敖杰教小玉兒可嚴苛多了。

只不過她的兩個小弟，如想達到她那種境界，怕是不太容易了。

走筆至此，我該說金娘子一家雖不夠圓滿，但世上有句話「該誰的誰拿，誰也搶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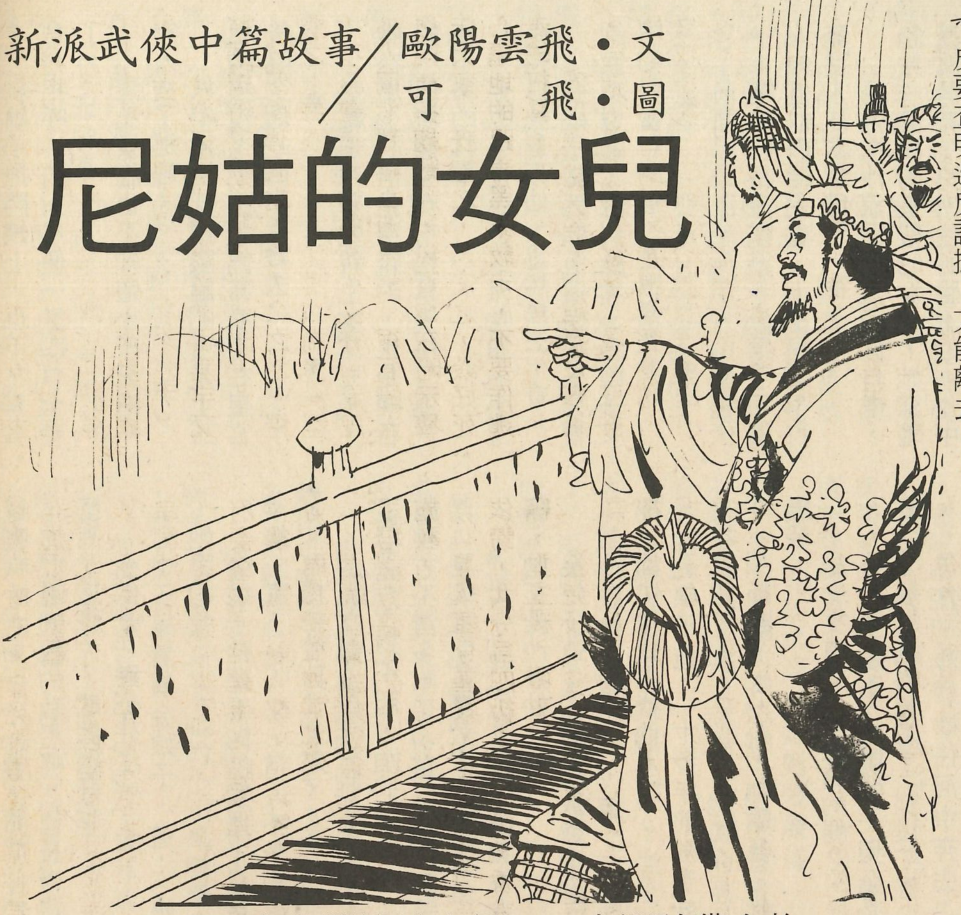
至少金娘子生的三個兒女都守在她的身邊了。

（全文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上文提要：阿寶、賴皮打探到曾妮也被押解同行，便千方百計查出她被囚的住所，來個偸龍轉鳳，把白雪和曾妮掉了包。曾妮去找陳公公，陳已將女殺手外號野玫瑰黃梅擊殺，剝下她的臉皮，精製成面具，叫曾妮戴上，冒充黃梅，投奔叛黨，成爲貴賓，被李素引爲心腹，派來黑衣教總壇，便宜行事。她會同阿寶、賴皮要查明造反証據，方能離去……



魔教選拔壇主級　二小測試獲合格

出口處有人在列隊歡迎，爲首者赫然是黑道的總瓢把子，黑衣教的副教主鎮八荒雷震宇。

鎮八荒雷震宇的兩旁，另外還有不少人立在歡迎的行列中，其中不乏阿寶、曾妮、賴皮熟悉的面孔，計有梵僧普迦、殺人不見血史光光、鐵面羅漢魯馬兒、鬼見愁柳一刀等人。

活閻王閻五也挺立在列，但不知是何身份。

還有幾個人似曾相識，奈因大家都身着黑衣，戴着頭套，標準的黑衣教打扮，一時間無法確定究竟在那裡見過面。

隊伍井然有序，依次前進，全部聚集在一個極大的廣場上，依隊別排列，整齊劃一，儼然軍隊一般。

廣場正對面，建有一棟高大、宏偉、雄壯的大樓。

左側的建築物更多，綿延數里，以高牆分隔成三個區域。

第一區的大門上畫着一隻青色的龍。

第二區的大門上畫着一隻紅色的孔雀。

第三區的大門上則是一隻白色的虎。

右側的房舍與左邊大小相若，但未區隔，連成一體，門上亦無任何標誌。

黑衣教的頭頭對南陽王李素執禮甚恭，直接迎入大樓之內後便未再出來。

副教主雷震宇則親自率領着內三壇、外三壇的六位壇主，以及總護法、總教頭等人登上一座丈八高台，面對着大家一字排開。

雷震宇站立台口，首先以宏亮的聲音講了幾句話，主要的內容是代表黑衣教主表示歡迎之意。

接着，將台上的八人詳細介紹一番。

內三壇是：

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專司刑罰之責。

財壇壇主活閻王閻五，專司募集錢財、糧食。

兵壇壇主鐵面羅漢魯馬兒，負責管理新進人員，以及分赴各地招兵買馬，是一個標準的回紇人。

三壇均設在對面大樓，亦即黑衣教總部的後方。

外三壇是：

青龍壇壇主鬼見愁柳一刀。

朱雀壇壇主扶桑浪人黑田三郎。

白虎壇壇主大漠之虎安彪，乃安祿山之後。

三壇的壇址就設在左側三區之內。

總護法普迦，是個梵僧，職司總部安全。

總教頭馬上飛，是個苗人，主管訓練之責。

這二人的手下另有護法、教頭多人，地位比壇主略高，均坐鎮總部，是正副教主最得力的左右手。

介紹完了八大頭目，雷震宇又將週遭的環境簡略的說了一下。

四面皆高山，乃天險之地，絕壁之上每隔十來丈又建有崗樓一座，不分晝夜，均有高手把守，意即外人固然難越雷池一步，裡面的人也同樣插翅難飛，無疑是在暗示警告大家，既來之，則安之，最好死心塌地的跟着黑衣教走，不要作逃走的打算。

賴皮聽在耳中，心裡直冒寒氣，暗道：「慘啦，慘啦，這下可被陳公公給害慘啦，就算一切順利，達成任務，也無法活着把消息送出去。」

心念間，輕輕的碰了阿寶一下，丟一個眼色過去，意思是問：「師父，現在怎麼辦？」

大哥大回望一眼，似乎是說：「稍安毋躁，船到橋頭自然直，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不錯，此乃魔窟，是黑衣教的大本營，在別人的强大勢力範圍之內，只能穩紮穩打，先求站穩脚步，將所處的環境徹底弄清楚，然後才能作進一步的打算。

歡迎的場面很快便宣告結束，阿寶、賴皮、曾妮跟隨着大隊人馬開進右側營區。

營區很大，房舍極多，僅僅睡了一夜好覺，翌日一早便展開一連串測試。

黑衣教的測試工作，比南陽王府要精細、困難而又認眞許多，拳、掌、刀、劍、輕功、暗器乃至膂力、內功皆在測試之列。

之所以會如此嚴格，主要是爲了培訓方便，先行分級，以便因才施教。

等級區分甚嚴，完全以實力爲依歸，共分爲四級：教徒級、香主級、堂主級、壇主級。

教徒級：這是最低的一級，結訓之後充當黑衣教徒，但要求却非常嚴苛、殘酷，訓練的最後一課是捉對對決，不死不散，生者成爲正式的黑衣教徒，死者只好向閻王去報到。換言之，凡是黑衣教徒，身上至少會背着一條人命。

香主級：是未來香主的準候選人，遇缺即補。

堂主級：是未來堂主的準候選人，遇缺即補。

壇主級：是未來壇主的準候選人，遇缺即補。

這三級同樣要經過對決這一關，但黑衣教爲了惜才，並未要求非要將對方打死不可，按規定，勝者生者便是香主、堂主、壇主的正式候選人，敗者則須降級另圖發展。

另者，黑衣教有一條鐵律，打死人不償命，而且大大有功，日後在袖口上會加繡一顆骷髏。

測試的過程繁複而又艱苦，爲了能更接近核心，以便探隱索密，三小一展長才，未曾保留，阿寶、曾妮拚鬥三日，連闖數關，獲選爲壇主級。

賴皮儘管一直在勤練苦修，奈何底子太差，終究難與小祖宗、小尼姑相提並論，僅被選入堂主級。

這個成績已經難能可貴，千餘人之中獲選爲堂主級者僅十餘人而已。

壇主級的人數更少，除阿寶、曾妮之外只有三個人。

江洋大盜一名。

殺人兇手一名。

職業殺手一名。

清一色都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狠角色，據側面瞭解，三個人加起來一共背負着近百條人命。

能夠過關斬將，獲選爲壇主級，自非易事，皆有眞才實學，生活享受自然也高人一等。

住的是單人房。

吃的是小鍋飯。

衣服髒了有人洗。

出入營區無人管。

說得更明白些，他們五人已成爲黑衣教的貴賓、嬌客，高高在上，與衆不同。

如此的優厚禮遇，使小弟小大爲眼紅，這日，剛剛安頓就緒，阿寶正在曾妮屋裡閒聊，賴皮及時闖了進來，見房內一應俱全，典雅舒適，馬上發起牢騷來。「人比人，氣死人，師姑這地方好美啊，富家千金的香閨也不過如此。」

大哥大笑道：「賴皮，憑你的本事，能夠爭得堂主級的待遇，睡單人床，吃小伙，已經難能可貴，別不知足。」

賴皮朝屋外望一望，隨手將門關好，道：「師父之言甚是，若在半年前，可能想當個教徒都不夠資格，今日有此成就，全係師父恩賜。但預備堂主、壇主的身份雖高，距離魔教核心還是隔着好幾層，下一步該怎麼走？」

阿寶沉吟一下，道：「眼前環境特殊，許多事皆不易掌握，與其胡闖亂撞，不如靜待良機，姑且定下心來，把玄玄神功修練好，悶時可到各處逛逛，先把門路摸清楚，最好設法結交幾個總部的小頭頭。」

曾妮道：「這個主意很好，總部的人所知必多，只要能搭上線，咱們急於查明的幾件事必可迎刃而解。」

賴皮吹噓道：「我賴皮別的長處沒有，交朋友最拿手，這件事交

給我啦，不出三天就可以交好幾個。」

阿寶欲語未語，突聞篤！篤！篤！有人叩門三響。

曾妮怔愣一下，道：「什麼人？」

有好幾個聲音同聲道：「鄰居。」

「那個鄰居？」

「張龍、黃狠、黑旋風！」

三人互望一眼，心意相同，賴皮橫移數步，將房門打開。

門外站着三條彪形大漢，正是與阿寶、曾妮同級的那三個兇神惡煞。

江洋大盜張龍居中。

殺人兇手黃狠在右。

職業殺手黑旋風站在左邊。

黑旋風本名黑亮，因他姓黑，人又黑，又愛穿黑衣，行動快速如風，故而認識他的人都叫他黑旋風而不名。

大哥大、小尼姑、張龍、黃狠、黑旋風都是身經百戰，才從千多人之中爭得現在的地位，彼此之間已經很熟。一照面，張龍便沒好話：「張天送，野玫瑰，原來你們是老相好？」

阿寶連忙否認道：「張兄別誤會，我們也是在此地方認識的。」

殺人兇手黃狠報以一聲冷笑，語多譏諷。「兩位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才幾天的工夫便打得火熱。」

小祖宗辯解道：「黃兄想到那裡去了，小弟只是過來串門子，陪陪黃梅姑娘，並無任何企圖。」

職業殺手黑旋風冷哼道：「哼，張兄弟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孤男寡女會沒有企圖，若非有人在此礙手礙脚可能早已上了床。」

曾妮聞言大怒，正要發作，張龍指着賴皮道：「這小子是誰？憑什麼往咱們這個圈圈裡鑽？」

賴皮忍氣吞聲道：「小弟張天來。」

阿寶補充道：「是舍弟，請多關照。」

黃狠目泛兇芒，以白眼珠子瞄了賴皮一眼，道：「既是令弟，姑且放他一馬，黑衣教階級分明，不是同級的人，照規矩是不可以平起平坐的。」

賴皮聽得刺耳，馬上反唇相識道：「吊死鬼戴金項鍊，少自抬身價，他日如果敗在家兄手下，你也同樣會被降為堂主級，有什麼了不起？」

「當然了不起，起碼比你强，不信就比劃比劃。」

「媽的，比劃就比劃，誰怕誰呀。」

「看掌！」

「接招！」

「殺！」

「殺！」

黃狠性烈如火，賴皮不甘示弱，雙方一言不合，立即大打出手，從室內打到室外去，大夥也跟了出去。

賴文龍這小子不賴，功力又更上一層樓，不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龍，面對第一流高手，而且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竟毫不怯場，硬碰硬的交手十合，居然敗象全無。

二人打得興起，動了心火，砰！砰！砰！硬拚三掌。

黃狠立足不穩，蹬！蹬！蹬！連退三步。

論功力，講修為，賴皮至少應該退五步，但阿寶巧施妙手，暗助一股眞力，倒退兩步半便挺住不動了，為小弟小爭足了面子。

殺人兇手黃狠臉上却有點掛不住，殺氣騰騰的道：「奶奶的，看不透你小子還眞有兩把刷子，是老子低估了你，來，咱們再大戰三百合，黃大爺若是宰不了你，願自動降為堂主級。」

賴皮豪情大發，聲宏氣壯道：「好啊，咱們黑衣教的規矩，殺人不償命，欠債不還錢，有什麼壓箱底的功夫儘管施展出來，我張天來要是皺一下眉頭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眼看一場生死之搏已是無可避免，阿寶不願把事情鬧大，以免橫生枝節，忙往二人中間一站，對黃狠道：「黃兄，請看小弟薄面，就到此為止，別傷了彼此的和氣。」

江洋大盜張龍接口道：「說得也是，咱們來此並非想找人打架，而是來拜訪野玫瑰黃梅的。」

曾妮愕然道：「張朋友有何見教？」

「張某想知道，黃姑娘嫁了沒有？」

「還沒有。」

「那麼，有幾個情夫？」

「放屁，姑奶奶還是黃花大閨女，那來的情夫。」

張龍乾笑兩聲，道：「得了吧，一個職業殺手，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飯，生命朝不保夕，天天將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大家都縱情聲色，盡情享樂，妳會是個黃花大閨女？鬼才相信。」

小尼姑聞言氣冲斗牛，但她此刻是女殺手的身份，又不便大發雷霆，以免橫生枝節，僅氣忿忿的應了一句：「信不信由你！」

張龍續道：「且不管妳是貞節烈女，或是殘花敗柳，此處陽盛陰衰，女娃兒少得可憐，咱們哥兒三個想跟黃姑娘打個商量，可否排個時間，讓我們都有一親芳澤，共度春宵的機會？」

這太不像話了，曾妮忍不住大發嬌嗔道：「豈有此理，你把姑奶奶當成什麼人了，妓女？窰姐兒？風流寡婦？大衆情人？人盡可夫的臭爛貨？」

張龍的臉皮眞厚，陰笑道：「嫌三個太多吃不消，選一個也可以，只要肥水不落外人田，到外面去打野食就好。」

黃狠上前一步，道：「咱們倆關係不同。」

曾妮一揚柳眉兒，道：「本姑娘與你有何關係？」

「咱倆都姓黃。」

「姓黃又怎樣？」

「姓黃的應該跟姓黃的好。」

「放你的狗臭屁，同姓不通婚，你知不知道，少亂來！」

「江湖兒女，不管這些，今夜就上妳的床，如何？」

曾妮聞言大怒，皮鞭猛一揮，刷！的一聲，在石壁上抽出一條寸許深的鞭痕，惡狠狠的道：「黃狠，我警告你，膽敢動姑奶奶的一根汗毛，就叫你血流五步，命喪當場。」

黃狠碰了一鼻子灰，沒再吭氣，職業殺手黑旋風接口道：「野玫瑰，我們的關係很特殊。」

曾妮道：「那裡特殊？」

「彼此都是職業殺手，同行。」

「哼！」

「黃姑娘殺了多少人？」

「二十四。」

「黑某殺了四十二，加起來正好六十六，六六大順，咱們兩個如果配成一對，湊成一雙，一定大吉大利，大富大貴。」

曾妮氣得牙癢癢地，嬌叱道：「黑旋風，你的屁放完沒有？」

「完了。」

「放完就滾吧！」

「還早，尚未談妥今夜誰上妳的床呢。」

「你們不滾，姑奶奶走，再見！」

轉身入房，隨手關門，還上了閂。

張龍、黃狠、黑旋風眉來眼去，低聲交換了一下意見，齊將目光投注在阿寶身上，張龍嘿嘿冷笑道：「眞他媽的邪啊，一個女殺手，會三貞九烈，只有白痴才信。」

黃狠目注大哥大，道：「我看這朵野玫瑰可能是愛上了這個小白臉。」

黑亮譏誚道：「不對，不對，是個小黑臉，這小子的臉一點也不白。」

張龍的臉色陰沉沉地，眸中兇芒暴閃，厲聲喝問道：「張天送，你說實話，是否已將野玫瑰黃梅弄到手？」

大哥大故作輕鬆狀，嘻皮笑臉道：「笑話，才認識幾天，八字還沒有一撇呢，況且區區投效黑衣教，是想求發展，創一番大事業，並不急着討老婆。」

賴皮也在一旁猛敲邊鼓。「是啊，家兄的事業心很重，對女色一向興趣不大，在家鄉有一位表妹，說多美就有多美，又是當地的首富，願陪嫁良田百畝，金銀千兩，外加三百頭牛羊，我哥哥還不肯哩，豈會為了一朵野玫瑰自毀前程，三位請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黃狠怒目而視，對阿寶道：「令弟之言不論是眞是假，黃大爺願將醜話說在前面，姓黃的妞兒是咱們四個人的，大家有福同享，有女人同玩，假如有人意圖獨佔，想吃獨食，就是張龍、黃狠、黑旋風的公敵。」

黑旋風的話更具威脅性。「輕則閹掉，割下你的命根子，叫你無法再享受人生樂趣，重則要命，砍下你的項上人頭，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話一出口，三個人便即大步離去。

察言觀色，尤其從他們的出身背景分析，張龍、黃狠、黑旋風都不是好東西，也都不是省油的燈，面對三頭大色狠，曾妮處境極險，一世的清白，隨時都有被毀的可能。

為了安全起見，阿寶、曾妮、賴文龍只好再聚在一起，密議頗久，研擬出一套對付色狠的奇策妙計。

* * *

夜，很黑。

月，全無。

正是偷鷄摸狗，作奸犯科者的黃道吉日。

果不其然，一條人影箭也似的飄落在曾妮屋外。

是黑旋風黑亮。

人黑、衣黑、夜也黑，不注意根本看不見，只是一團黑影而已。

這位職業殺手身手敏捷，僅花了極短的時間便將房門撬開，閃身而入。

屋內無燈，伸手不見五指，停留了一會兒，才找到床鋪的位置，曾妮好夢正酣。

黑旋風這個諢號，對黑亮而言，可謂入木三分，維妙維肖，一弄清目標，便如旋風般撲上了床，壓上了被，意欲霸王强上弓。

撲空了，壓住的只是一張空被，抱住的只是一隻繡花枕頭，曾妮不在床上，另外還舖設了一張網，說時遲，那時快，黑亮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網羅已收緊，被高高吊起來。

突然，燈亮了，人乍現，有三人環立在旁。

曾妮手握軟鞭。

阿寶是寒鐵刀。

賴皮是一把劍。

三件兵器分別指着黑旋風的咽喉、心臟與命根子，黑旋風只要動一動，馬上就會一命嗚呼。

曾妮杏眼圓睜，吐字如刀。

「你來幹什麼？」

黑旋風死鴨子，硬嘴巴，强辯道：「串門子。」

賴皮腕上使力，劍尖已刺透黑亮的褲子，道：「放屁，那有半夜串門子的，分明居心不良，再不說實話就把你閹掉餵狗吃。」

長劍再向前挺，黑亮的褲襠已被鮮血染紅了巴掌大的一片。

强敵當前，生死關頭，黑旋風的態度立即軟下來，道：「小兄弟這話是明知故問，一個大男人，半夜摸上小妞的床，目的何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們哥兒倆也未免管得太多了。」

阿寶道：「不多，此乃咱家份內之事。」

「此話怎講？」

「老實告訴你，我們已經訂親了。」

「你張天送和野玫瑰黃梅？」

「不錯，正是我們二人。」

「訂親多久了？」

「幾個時辰前。」

賴皮理直氣壯的道：「既已訂親，就是有夫之婦，也是我張天來的大嫂，外人是不可以隨便亂碰的，你知道嗎？」

「哼！」黑亮報以一聲冷哼，不曾多言。

「黑旋風，你好像不服？」

「當然不服！」

「那裡不服氣？」

「同爲殺手，志趣相投，我們才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

賴文龍怒眉雙挑，轉對阿寶道：「哥，露一手絕技，給他點苦頭吃吃，叫他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大哥大正有此意，他這兒話方出口，寒鐵刀已插入黑旋風胸中。

怪事，刀深寸許，却不見血。

因爲，刺中的部位，是一處鮮爲人知的穴道。

這穴道很奇特，一被刺中，氣血立即爲之逆轉，眨眼工夫，黑旋風便覺得全身血液彷彿被大火燒滾，筋絡脹痛欲裂，所有的骨骼卡巴！卡巴！的響個不停，似乎隨時都有被拆散的可能，痛得他在網羅內翻滾不停，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淌着眼淚哀求道：「服氣了，服氣了，請張兄弟高抬貴手。」

小祖宗道：「眞的服氣了嗎？」

「眞的，騙你是王八龜孫。」

「以後還敢不敢再闖黃梅的香閨？」

「不敢了。」

「還敢不敢再打野玫瑰的歪主意？」

「打死我也不敢了。」

賴皮最會利用機會，大發威風道：「連在腦子裡想都不可以。」

「是！」

「不許再到我大嫂的門口來。」

「好！」

「偷看一眼也不可以。」

「知道了！」

曾妮不知從那裡弄來一粒黃豆大的黑色藥丸，聲色俱厲的道：「姓黑的，你這些話可算數？」

黑旋風痛得青筋暴現，元氣大傷，喘着大氣應道：「如有半句虛言不得好死。」

「若有誠意，就把這粒藥丸吞下去。」

「是甚麼藥？」

「戒色丹。」

「戒色丹？好古怪的藥啊，有何作用？」

「三個月之內，不得接近女色，倘有違犯必會毒發而亡。」

「不，三月不近女色，比死還難受，黃姑娘請發發慈悲，就放黑某一馬吧。」

阿寶雙眼一瞪，道：「你不答應？」

黑亮道：「我答應不碰野玫瑰，別的女人請勿過問好不好？」

「不行，所有的女色皆在禁止之列，不肯服藥就到閻王爺那裡去吃宵夜好啦。」

「好吧，好吧，我服，我服！」

氣血逆轉，痛徹心脾，黑旋風實在禁受不住，只好含恨認栽，將戒色丹吞入腹中。

拔出寒鐵刀，放下網羅，黑旋風像被丟垃圾般被大哥大、小弟小全力扔到門外去。

曾妮氣猶未消，心有未甘，又外加一盆水，劈頭潑下，黑旋風變成了落湯鷄，抱頭鼠竄而去。

待黑亮消失不見後，賴皮疑雲滿面的道：「師姑，那顆戒色丹是什麼地方弄來的，眞有那麼神奇的功效？」

小尼姑曾妮噗嗤一笑，道：「世上根本沒有戒色丹這種藥，只是一粒普普通通的六黃丸，故意嚇唬這一頭色狠罷了。」

阿寶道：「一定有效，不怕戒色丹，也怕寒鐵刀，氣血逆轉的滋味不好受，姓黑的已經嚇破膽，諒他再也不敢妄動邪念了。如果咱家的判斷無誤，張龍與黃狠不久也會送上門來。」

小祖宗料事如神，張龍、黃狠都是急色鬼，一夜之內先後摸進了曾妮的房，摸上了床。

結果不問可知，黑旋風的往事又在他二人身上重演一次。

但也有不同之處。

張龍澆了一頭尿。

黃狠潑了一身糞。

三名强敵總算被壓制住，阿寶、曾妮、賴皮的生活也漸趨正常，暫且拋却一切雜念，在魔窟內全心全意的修練玄玄神功。

黑衣教的作風與別派大不相同，除了教徒一級的要求比較嚴格，必須內外兼修，十八般武藝都得苦練外，香主級以上的人則着重各展所長，自由發揮。

修練的目標只有一個——求勝！

只有戰勝對手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設計這一套辦法的人一定是個天才，看似嚴苛，甚至殘酷，實則乃是發掘人才，激發潛力的一條捷徑。勝者，榮華富貴垂手可得；敗者，只有喪命亡魂的份兒，誰敢不全力以赴！誰敢不痛下苦功！

只有一門功課是全體必修的——袖箭。

另有一條鐵律是，必須服從命令，效忠教主，違者殺毋赦。

對於壇主級的阿寶、曾妮、張龍、黃狠、黑旋風而言，自由發揮的空間更廣闊，教頭、總教頭只是居於輔助、指導、切磋的地位，各人的成就如何，全視各自努力的程度與天份而定。

總教頭苗人馬上飛差不多每天都要跟他們五個人見一次面，彼此交換意見，談論心得，或者講黑衣教的教規，介紹總部各處的環境等等。

今天，傍晚，馬上飛又將五人召集在一起，却換了話題，一開口就說：「本座現在要告訴五位一個好消息。」

黃狠搶先追問道：「什麼好消息？」

總教頭興緻勃勃地道：「近來，本教大肆招兵買馬，單是聚集在此的人就已超過兩千，教主決定，將原有的外三壇擴增爲五壇，第四、第五兩位壇主指示從你們五位之中遴選。」

黑旋風精神一振，道：「如何遴選？」

馬上飛道：「還是老辦法，勝者優先。」

張龍道：「一對一決戰？」

馬上飛橫掃五人一眼，道：「副教主的意思是，爲了公平起見，免有遺珠之憾，決定採取循環大賽，亦即你們五人之間都有交手的機會。」

阿寶仔細計算一下，道：「這樣每人要打四場，總共要打十場才行。」

總教頭笑道：「沒錯，是要打十場才能完成。」

曾妮道：「是否獲得前二名者便可馬上走馬上任當壇主？」

馬上飛點頭道：「對，獲得第一、二名者便是本教第四、第五壇的新壇主。」

事關本身權益，張龍正容道：「第三、第四、五名是否仍將降爲堂主級？」

總教頭肅容滿面的道：「本教擴充迅速，需才孔極，爲了因應未來的實際需要，新壇將會繼續成立，因而降級一事可能會暫時擱置，或者僅淘汰一人即可，至少會保留二人。」

黃狠欣然道：「新壇何時成立？」

「一俟下面各級訓練完成後便正式開壇。」

「萬一打成平手怎辦？」

「繼續加賽，直至分出高下爲止。」

「地點選定沒有？」

「就在本教演武場的大擂台上。」

「時間呢？」

「快則三天，慢則十日，須由教主親自批示，此乃本教的一件大事，教主將親臨主持，內、外三壇主以及幾位難得一見的貴賓均將至場邊觀戰，希望五位皆能預作準備，好好表現一下。」

阿寶藉機探隱索密道：「聽總座的口氣，教主似乎不在總部？」

馬上飛頷首道：「沒錯，教主正在外公幹。」

「可知何時返回總部？」

「大概就是這幾天吧。」

「說來慚愧，我等入教至今，尚不知教主是那位。」

這也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齊皆目注馬上飛，靜待下文。

偏巧，就在這個時候，一名教頭急匆匆的闖了進來，道：「總座，副教主有請。」

總教頭馬上飛錯愕一下，道：「有急事？」

「副教主說教主已歸，要舉行緊急會議。」

「在那裡？」

「聚義廳。」

「現在？」

「對！」

馬上飛毫不遲疑，揮揮手，立與那教頭匆匆離去。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畢熙和眞一的「三竅合」連體分不開，只好求助於柳大元，柳知畢熙淫亂多端，藉詞邀請名醫會診，還邀有武林黑白道等，目的是揭穿他的穢行加以懲戒，手術做完，衆人已猜出是畢熙。凌珈、米珠突然將畢熙、眞一面罩揭下，使他倆當衆出醜。此情形下，海天帮派人追殺畢熙，却被一蒙面老婦人救走，對他變成太監有一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可飛・圖

頭痛人物

蟾怪被廢武功　惡僕樹立形像

道家練到某種大候（修道而非練功），可以「易髮」或「易齒」乃至於「脫骨換胎」。

所謂「易髮」、「易齒」，也就是白髮、灰髮，可以變黑。

「易齒」就是老齒掉落長出齒來。也就是由老而中，由中而壯，由壯而青，由青而少，由少而童，由童而嬰。

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即此之謂也。

道家重肉體成仙，佛重涅槃。

所以道基有成時會有靈嬰由泥丸宮而出，又稱靈胎。

這婦人自然還沒有達到那種境界。却已非武林高手可望其項背了。

畢熙此刻一點慾念也沒有了。

並非他已無性慾，而是想到可怕處，慾念頓消。

這女人要試他五天。

如今是第四天晚上，一點起色也沒有。

只有明天一天，不可能有結果，如無結果，她可能宰了他。

她絕對不會留他的活口出去胡說。

這女人所以救他，八成也是看上了他的特殊條件，這是女玩家所十分嚮往的。

事實上男女居室的興趣，實在並不在於大小及長短，除了太短小的畸型外，只要能保持時間，雙方有情感，就會樂趣無窮。

事實上太大太長的男人，多會很快使女方死亡，因子宮及卵巢會被戳傷，甚至流血，（日本戰後，聯軍駐在日本，由於有些黑人的太大太長，日本有些婦女與之同居，往往壽命不超過兩年即爲一例）。

畢熙悄悄退走，立刻逃亡。

他必須在這女人洗完澡，穿好衣衫，發現他已經逃走之前，逃出二十里外。

畢熙的功力不弱，全力奔掠，快如奔馬。

不到半個時辰，已有十里光景了。

可是他知道，一旦她要追趕，還是能追上他的。

奔出十五六里他就不跑了。

他進入一個鎮，在一座無人的小廟過夜。

奔波疲累，往神龕上一躺，不久就入睡了。

只不過不久他被衣袂聲驚醒。

睜眼一看，石階上站定一人。

由於神龕下沒有布幃，在石階上即可以看到神龕下倒臥之人，這人道：「下面是死人還是活人。」

畢熙一聽不由頭大。

這口音頗似何志欽，此時此刻，他已失去了對付何志欽的信心。

「你是『癟十』？」

又是「癟十」，他多麼不喜歡聽這綽號，心中罵道：「×你老母！你才是個『癟十』，欺主反上，數典忘祖……」

當然，畢熙自己也是這麼一塊料子。

「『癟十』，走出來。」

不久前還頤指氣使，指揮別人，現在又要聽別人的了。他走了出來。

「江湖傳言，說你是『驢頭太子』薛懷義轉世，那東西特大，拿出來看看。」

畢熙道：「何大俠，這是廟，也是供奉神祇之處，這是不是會瀆褻神祇？」

「我不信這一套。」

「何大俠，傳言未必屬實……」

「拿出來。」

畢熙倒也不是很在乎的人，只是不願聽他擺佈，立刻出了手。

他以爲還和過去一樣，不過是平手之局。

那知何志欽今非昔比。

他的招式詭奇犀利，才五招就把畢熙摔了個大馬趴。

畢熙趴在地上幾乎不想起來了。

他幾乎懷疑，怎麼能當「海天幫」幫主達數月之久。

又怎麼能使呼延覺折服，呼延覺應該不是輕易被折服的人。

由此可見，呼延覺也該列入「不學無術」那一類人之中。

「起來，少裝熊！」

「我已經不折不扣是個『癟十』了……」畢熙不能不這麼想。

他爬起來，扭扭腰，拍拍身上的灰塵，道：「你已經是天下一把手了！何必呢？」

何志欽不屑回答。

在他的眼目中，畢熙一文不值，道：「拿出來。」

他褪下褲子，拿出來了。

一看何志欽吃驚的神色，就興起了一絲自負之心。

這是宇內第一，別無分號的東西。

也許只有拿出這東西的時候，他才比較受人重視，「愛屋及烏」也可以說「愛鳥及人」。

因爲有很多人一生中從未想到人類的「東西」有這麼大。

「哇……」何志欽仔細打量，好像古董鑑定家發現了上古失傳的瑰寶似的。

畢熙恨不得用這東西抽他一傢伙，看他還敢不敢在他面前揚威了。

「大是夠大，能用嗎？」

畢熙本想說「能用」，可是又不敢吹牛，萬一他要看看勃起的景觀怎麼辦？

畢熙自負瞬間又消失了大半，道：「何大俠，已經不大靈光了！」

「不大靈光並不是全不靈光。」

「何大俠，好像已經不成了。」

「死的！那有甚麼用！呸……」

一口唾沫吐在他的東西上。

想不到得到的不是讚美，而是侮蔑。

何志欽正要離去，又折回道：「你今後有何打算？」

「我甚麼打算也沒有。」

「我是說，你回不回『海天幫』了？」

「非但已無顏回去，呼延覺甚至還要殺我。」

「爲甚麼？你也曾經是該幫幫主呀！」

「是的，因爲我曾經擊敗過呼延覺，我能當該幫幫主也是由此而起，但呼延覺引爲奇恥大辱。」

「你在逃亡？」

「正是。」

「你如果願意跟着我……」

「何大俠如肯收容，在下願爲拾鞭隨鐙。」

「那倒不必，有時爲我辦點事跑跑腿就成了。」

「又是跑跑腿……」以前爲小林跑腿，現在又要爲他跑腿了。

命中註定作「癟十」，一輩子也作不了「天九王」。

「小的當然願意。」

「那就跟我吧！第一個要征服的，就是呼延覺。」

「何大俠知道他在何處？」

「對，他不在幫中，就在不遠處……」

「何大俠有何大計劃？」

「武林中有些名人，有的確是實至名歸，有的則是沽名釣譽，外強內乾，我要一個一個把他們折服……」

畢熙拍手道：「預祝何大俠及早登上武林大家長的寶座。」

「對對，我是要作武林大家長……」

* * *

呼延覺和匡英在酒樓上小酌。

小二上了樓，道：「請問哪一位是呼延幫主？」

呼延覺道：「我就是。」

小二道：「樓下一位大爺說，呼延幫主是他專任捏脚的師父，現在他的脚很癢，請你下去爲他捏捏……」

呼延覺一巴掌把小二打到樓下去了。

「幫主，我下去看看是誰活夠了。」

呼延覺道：「給我拾奪了！」

「當然，當然……」匡英下了樓，不由叫了起來，道：「『癟十』，是你侮辱呼延幫主？」

畢熙道：「我還不夠資格，是這位何大俠。」

匡英打量何志欽。

他以前沒見過，却聽說過此人近來非比等閒。

只不過他以爲此人是蕭思冰的奴才，又能厲害到甚麼程度。

匡英道：「姓何的，你是不是想不開想及早解脫。」

何志欽道：「也許！」

「你夠斤兩嗎？」

「這句話應該是我奉勸你的！我要是不夠斤兩，會要呼延覺爲我捏脚，在我心目中，他也是個捏脚的料子……」

「放屁……」匡英猛撲而上。

何志欽不避不閃，硬橋硬馬直上。

「啪啪」聲中，匡英被震得退了三大步。

直上直攻，未出五招被踢了一脚。

這一脚用勁奇巧，使他歪歪斜斜地栽出六七步，一頭撞在門框上。

匡英呆了。

這個人居然有此身手。

這就難怪，不可一世的「癟十」貼上此人，乖乖地坐在他的身邊像隻小貓了。

其實這一切呼延覺已經看到了。

他十分驚懼，由於他和匡英的身手差距不很大，他估計也不是何志欽的敵手。

只不過他不能迴避。

他在樓梯一半處鼓掌，道：「何大俠高招！」

何志欽道：「過獎！」

呼延覺道：「本座鄭重表示，請何大俠遞補畢熙的遺缺爲本幫幫主！」

呼延覺道：「何大俠應該考慮的，本幫產業龐大，包括動產及不動產約在三億兩之譜，而且人手近五百人，聲勢浩大。」

何志欽道：「除非我作太上帮主。」

呼延覺道：「那也不是不能攷慮的。」

「而且你要爲我捏脚。」

他要徹底瓦解這些濫竽充數者的自尊。

呼延覺氣得發抖。

有生第一次有人敢在他面前說這種話。

何志欽道：「匡英爲我捏脚我還不要。」

呼延覺一上，匡英心裡有數，帮主也未必成。

他以爲，以二人之力，或有希望。

二人幾乎同時出手，同時只攻不守，用的又是絕招，這勢道是十分驚人的。

絕對出乎意料，二人沒有拖過三十五招。

匡英被砸了兩掌，重傷吐血。

呼延覺的衣衫被撕裂，大腿上被蹴了一脚，連退兩大步。

可以說，他身爲一帮之主，栽得很慘。

呼延覺慚然道：「在下認輸，就此別過……」

「慢着！既然認輸，不能就此別過。」

「爲……爲什麼？」

「你身爲帮主，不學無術，自應讓出座子。」

「我說過，可以攷慮請你作太上帮主。」

「我就是要作太上帮主，你還是不夠資格作帮主。」

「尊駕要把我趕出海天帮？」

「對，你不配，而且我看到你就討厭！」

「太絕了吧？」

何志欽道：「大丈夫作事要當機立斷，也就是要絕！」

「你要怎麼樣？」

「你不退出『海天帮』，我就廢了的武功。」

眞絕，再次撲上，全力施爲，匡英也沒閑着，兩人這次居然未搪過三十招，都被制住了穴道。

這位帮主不久前和白翎曾被臉上刺上字，迄今還要貼上膏葯才能遮住那些字。

如今又被人家擺平，四周有一二十人圍觀。

畢熙大聲道：「此人名叫呼延覺，是『海天帮』帮主，他是澡堂子捏脚的出身，過去在揚州清華池堂子中編五十三號，曾經紅遍了江北。」

呼延覺閉上眼，這眞是無法洗刷的奇恥。

有人感嘆地道：「一個捏脚的也能當上帮主，眞是異數啊！」

何志欽以獨特的手法，在二人身上連拍三十餘掌，二人哀號掙扎，武功已失。

此刻何志欽和畢熙已經走了。

固然，他需要一個跑腿的 跟着他。

主要原因不在此，還是他和畢熙在一起不會自卑，因爲他欺主犯上，且差點玷汚了主人。

儘管他不信果報之說，內心深處却又十分不安。而畢熙的邪及卑微，却可以冲淡他這份自卑。

白翎是第二個遇上何志欽的人。

可以說是，他是何志欽試刀的一個目標。

「畢熙，你和此人在一起？」

「不錯。」

「你現在回去還不晚！」

畢熙不出聲，他知道白翎要倒楣了。

何志欽道：「白翎，可以說說你臉上爲何刺字，何人刺的字嗎？」

白翎大喝一聲出了手。

何志欽道：「白翎，你以爲能撐多少招？」

白翎不出聲。

他接了一兩招就知道，目前不是勝敗的問題，而是能拖多久的問題。

十一招上，白翎的衣領被牢牢揪住。

這樣子就像一個小偷被抓住，掙不脫一樣。

白翎是一流高手，他何曾受到侮辱？

白翎也乾脆，道：「白某不學無術，絕對認輸。」

「慢着！認輸還不成。」

「你還要怎麼樣？」

「讓你變成一個普通人比較安全些。」

不久，白翎在地上翻滾。

* * *

這一次遇上何志欽的是小林和何小七。

那是在這鎭上的小街上。

天上下着毛毛雨，行人很少。

畢熙忽然笑了起來。

何志欽道：「畢熙，你笑什麼？」

畢熙道：「我笑冥冥中確有安排。」

「什麼安排？」

畢熙冷峻地道：「他們曾經把尿尿在我的頭上。」

何志欽道：「原來如此，你可以報仇了。」

「當然，我要找他們報仇，還不須大俠援手。」

「好好，我看你的。」

畢熙大剌剌的走來，道：「小林！」

小林道：「我奉勸你還是改頭換面吧！」

「你說什麼？」

「畢熙，你忘了不久之前在柳大元前輩面前說些什麼了？」

「那是脅迫，我爲什麼要聽他的？」

小林道：「畢熙，你該覺悟了！」

「出手吧！小林，我以爲，自今日起，你已經不再有機會使用武功了！」

「你要廢我武功？」

「我還沒有那份能力廢了你的武功而使你永遠無法恢復，但何大俠則能辦到！」

何小七道：「畢熙，由於你是『癟十』，所以任何事你都辦不到！」

「不一會你們就知道誰是『癟十』了。」

畢熙的武功還在，攻勢凌厲。

只不過，他過去對付小林那點優勢却已經不見了。

三十招之後仍是平手。

何小七道：「畢熙，你現在明白了嗎？『癟十』就是『癟十』？」

畢熙較上勁，他非擊敗小林不可，然後再請何志欽以獨特手法廢了他的武功，永遠也不能恢復。

五十、六十、七十招也過去了，二人還是平手。

畢熙很不服氣，也十分不解。是他自己退步了？還是小林有出息了？

百招之後，小林略佔優勢。

何志欽道：「畢熙，我還有事，沒有時間在此窮耗，你閃開！」

「是。」

畢熙一退，何志欽還沒有上，何小七道：「何志欽，蕭思冰來了。」

蕭思冰在何志欽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

何志欽一回頭，知道上當，發現地上有個陀螺在轉動。

何志欽在目前什麼都不怕，就是怕毒。

這玩藝絕不是小孩子玩的那一種。

當然，小林和何小七二人也絕不會玩那一種。

何志欽往上風處一竄，道：「『癟十』快退！」

二人一退，怪事出現。

這陀螺居然也跟着他們移動。

何志欽喝聲「走！」長身而起。

畢熙亦步亦趨，兩人虎頭蛇尾地走了。

何小七道：「這東西眞有那麼大的威力？」

「沒有。」

「爲什麼他們就像怕蛇咬了似的？」

「有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他們知道這是柳大俠身上的小玩藝。」

何小七道：「如果他們的行動慢些會中毒？」

「當然。」

「這東西怎能跟着人走動？」

「不是走動，而是在某一距離內，人若一動，帶動的風力產生了曳引作用。」

「這可能是何志欽近來出頭後第一次受挫了。」

「這挫敗無法使他回頭。此人所學的太厲害了！」

「你以爲『南仙』、『北神』成不成？」

小林道：「我敢斷言，夏前輩，如無特殊情況，也就是說沒有特別的新技藝，絕非敵手！」

「令師呢？」

「家師有可能，但希望也不

大。」

「他們二人不成，這武林中還有人能成嗎？」

「幾乎沒有了。」小林道：「還有二人，也許還有希望。」

「是哪兩個人？」

「一位是上官清之師『蟾怪』，另一個是『太上忘情公子』柳上惠。」

「你是說這二人的身手比『南仙』『北神』還高？」

「按輩份，他們似比『南仙』『北神』高出半輩，比家師『八荒散人』矮半輩，只不過到底技藝如何，外人很難評估。」

＊　＊　＊

在客棧中，何小七在洗澡。

小林來到浴室內，何小七道：「小林，要和我一起洗？」

小林不出聲，脫衣下水。

「你有點怪！」

「沒有什麼，我只是更珍惜我們的感情。」

「爲什麼？」

「自然是米、凌二女使我無限地感觸！」

她依偎過來，兩人在水中抱在一起。

稍後他抱她回房。

何小七很開放，但她不濫。

她和喬琪不一樣，上了床能使小林樂在其中。

她會抖動，全身無一處不抖，尤其是下體，小林以爲那是床上的絕技，舉世無匹。

那能使男人樂個半死。

何小七很窈窕，但胸部很發達，加上腰細，眞像個大葫蘆一樣。

事後小林道：「小七，妳眞好！」

「小林，你也不錯！」

「小七，妳以爲何志欽下一目標會是誰？」

「不出四個人，其中二人即『南仙』『北神』。」

「另外二人呢？」

「『蟾怪』和『太上忘情公子』柳上惠。」

小林道：「一點也不錯，妳以爲他會先找誰？」

「由於『南仙』『北神』目前行無定址，他未必能立刻找到，可能先找『蟾怪』及『太上忘情公子』。」

小林道：「明天一早我們就離此……」

「小林，咱們能帮上忙嗎？」

「小七，我忽然發現我進步了。」

「我也有此發現。是怎麼回事？」

「自我發現本門的武功有極大的潛力之後，就細心苦研，每一招絕學再下工夫，果然有些招式又改良不少。但這還不夠，還要精進，洩氣恢復，和本門的武學潛力有關。且武功進步很多。」

「小林，你似要超逾你的師祖。我幾乎忘了，你的洩氣恢復了？」

「也許我師祖『八荒散人』再活十年，本門的技藝就完全不同了！」

＊　＊　＊

「蟾怪」樹上睡覺，上官清在樹下練功。

上官清本來和蕭、呂等人在一起的。

當然還有「北神」夏愚。

他們遇上了「蟾怪」。

上官清報告了目前武林大勢，「蟾怪」以爲，他沒有好好調理上官清，決定教他些有用的。

教了之後，「蟾怪」上樹去睡覺，當然夏愚等人不在現場上。

上官清在樹下苦練。

這工夫來了二人。

上官清一看，不由心中打鼓。

連一個「癟十」他都對付不了，聽說這個何志欽已廢了呼延覺及匡英的武功，這是何等功力？

何志欽道：「上官清，你的老鬼師父呢？」

上官清道：「何事？」

何志欽道：「他是我找的數大倒楣高手之一。」

上官清道：「就不能爲自己留點餘地嗎？」

「他在何處？」

「不知道。」

「不說就先廢了你的武功！」

上官清道：「你太囂張了！」

何志欽叫畢熙動手，這工夫樹上有人道：「老夫在此……」已經飄落下來。

原來「蟾怪」是個重殘廢，尤其是雙腿殘得不輕，當初他的師門就是利用他的殘腿，爲他研究成功一種蹦跳輕功。可是有人懷疑，如雙腿重殘，什麼輕功也不成，且會影響招式，不可能頂尖。

只不過殘廢的人比較用功，因爲他們心無旁騖。

要出人頭地，必須比別人更下苦功才行。

「蟾怪」道：「我很佩服『八荒散人』……」

何志欽道：「爲什麼？」

「會有你這樣一個優秀奴才！」

「老怪物，你已經落伍了！」

「老夫的確是跟不上潮流了，只不過不管到了何年何月，惡奴欺主的敗類還是不能久長的！」

何志欽道：「畢熙，你上！」

「我？」畢熙指指自己的鼻尖。

「是啊。老怪物已經承認他落伍了。」

「何大俠，就算他已落伍，我還是不成。」

「別洩氣！我看你成，不成也相差極微。」

畢熙道：「何大俠要我試試看？」

「對！只要你能搪過十招，幾乎就算你勝了！」

畢熙一上，上官清就要上。

蟾怪道：「清兒，你不成……」

這工夫馳來三匹駿馬，竟是「白馬山莊」米振山、米振海及米振江三兄弟。

他們三兄弟以爲很有眼福，這是很難見到的高手過招場面。

米振江低聲道：「那老人是……」

米振山道：「八成是傳聞中的『蟾怪』侯璉。」

米振海道：「畢熙成嗎？」

米振山道：「當然不成，只不過……」

米振海道：「另一個是不是姓何的？」

米振山道：「不錯，看來畢熙是姓何的人，這就有看頭了！」

「蟾怪」道：「何志欽，你以這個人妖來侮辱老夫？」

「誰是人妖？」

「這個叫『癟十』的年輕人不是人妖嗎？」

「誰說的？」

「知道的人不少！」上官清接道：「和眞一道姑在一起分不開，出盡了『鋒頭』，最後由柳大俠爲他們分開了！是不是有這麼回事？」

畢熙的臉紅一陣白一陣。

上官清道：「不信問問米氏賢昆仲，他們三位八成也開過眼界！」

米振江道：「對對，那眞是一次奇觀，分開後，變成一根死的，長一尺三寸……」

米振山扯了米振江一下，他是米氏兄弟老么，口沒遮攔。

米振山以爲，儘管畢熙倒了楣，但能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

這工夫畢熙已經撿他最得意的招式攻了上去。

「蟾怪」似乎也不是絕對的優勢，是不是藏拙還看不出來。

十招是個大限。

要是畢熙能拖過十招，雖敗猶榮。因爲他們的輩份相差太多了。

五招都過去了，「蟾怪」也只是游刃有餘而已。

看不出他鐵定能在十招內折服畢熙的樣子。

第八招時，畢熙以十成的功力卯上，「蟾怪」似乎仍採取守勢。

何志欽瞇着眼兒觀戰，有點不解。

「蟾怪」是特殊人物之一，他只比畢熙高這麼一點點，會嗎？

上官清似也有點躭心，師父要是不能在十招內勝他，就有失身份了。

第九招上，畢熙以攻代守，他無論如何要拖過十招。

只要有十招，他就有面子了。

只不過他攻得嚴密，不遺餘力，却不知爲何陷入了對方的掌涙漩渦之中。

還來不及作適當的反應，甚至還未思考出一個辦法出來，他的肩背上連中兩掌。

「蟾怪」擊中就退，道：「眞怕髒了我的手……」

何志欽心裡有數，老怪藏了拙。

畢熙終未能搪過十招，不服也不成。

他中兩掌聲音不大，但內傷頗重。

何志欽道：「老怪物，你很風光！」

「不……不，我很丟人！對付這小子用了九招，老實說，等於我栽了！」

「老怪物！你快別表演了！我估計你能在三招內擊敗他！」

「三招？你太抬舉我哩！」

「怎麼？你不信？」

「當然不行。」

「老怪物！這套你可以唬別人，何某是什麼人？」

「蟾怪」道：「你是什麼人，一個奴才，一個血賊而已！」

何志欽道：「老怪物，你大概也知道，呼延覺已敗在我的手下，白翎也被廢了武功，這次是你，下面也該輪到柳上惠以及『南仙』『北神』了，你估計一下，能接我多少招？」

「蟾怪」道：「老夫沒有把握接你四十招！」

「只怕你估高了！」

「也許三十招也接不來吧！」

何志欽道：「你倒有自知之明……」

何志欽初上並不施展絕招。

他知道，越要速戰速決，越要在剛開始時裝熊，就像剛才「蟾怪」對付畢熙差不多。

稍有不同之處了，何志欽並不能確知他能在多少招內挫敗對方？

即使現在已打了十五六招，還是無法預估。

只不過最少也知道可以擊敗「蟾怪」。

「蟾怪」在動手之下也是一蹦一蹦地，出招詭異，變招迅捷。

似乎除此而外，也無奇特之處。

三十招後，「蟾怪」還略佔優勢。

甚至四十五招時，二人還是平手之局，但在五十招，似乎何志欽此刻才眞正卯上了全力。

他使出了最近經由夏、黎二人

譯過的文字苦練出來的絕招。

這種罕見的絕招，確是實至名歸。

就在第五十八招上，「蟾怪」可算見多識廣，實戰經驗豐富，還是無法破解這一招。

就那麼怪怪的一掌和一腿交互配合之下，把「蟾怪」砸出五、六步。

何志欽決心使敗在他手下的人失去再反撲的機會，立刻如影隨形跟上。

出手逾電，也都是「蟾怪」無法破解的路子。

「蟾怪」可算一代奇俠，就在衆目睽睽之下倒了下去。

上官清奔上悲呼道：「師父……師父……」

米氏兄弟噤若寒蟬，這才知道何志欽的厲害。

本來畢熙也把何志欽估低了。

他絕未想到，何能在六十招內挫敗這個怪人。

由這實力來估計，「南仙」「北神」及至於「太上忘情公子」柳上惠之流，只怕也接不下來。

甚至那些人最多也接不下何志欽百招。

接着是，廢除武功的行動。

這場面是十分驚心動魄的。

「蟾怪」已是六十開外的人，居然還不免被廢除武功。

這眞是武林的悲哀。

這樣一個奇特的高手，居然是個惡奴。

何志欽並未難爲米氏兄弟，當然，他們還不夠資格被廢除武功。

看來「無能」有時也能爲人帶來幸運。

就連上官清也未被殃及，可見他們在何志欽心目中的地位了。

他帶着畢熙走了。

畢熙道：「何大俠已經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那還不敢。」

「眞的！『蟾怪』的身份極高，已算頂點，而他居然未接下大俠六十招，餘下的未必比他高明，除非他藏了拙！」

何志欽道：「他已被我廢了武功，還能藏拙？你看要不要去接收『海天帮』？」

畢熙道：「呼延覺說過，『海天帮』的財產總值約三四億兩，爲什麼垂手可得的東西不要？況且一帮之主的名氣也不低。」

「我說過要作武林大家長。」

＊　＊　＊

「那也無妨，吞下『海天幫』，改組之下，改名爲『武林一家』，您不就是『武林一家』的大家長了。」

「主意不錯，折了幾個老賊之後就這麼辦吧！」

畢熙和何志欽停在小山溝邊處小便，那知小山溝中有兩個女人在種田，大概是一母一女，或一嫂一妹。

大的三十五六歲，少的十六七歲。

兩人大叫一聲「我的媽呀……」狂奔狂嘶而去。

何志欽和畢熙心照不宣。

本來嘛，見過那麼大的東西的人萬不挑一，尤其是年輕女人見到，不嚇破膽才怪哩。

何志欽道：「看來我的威風沒有你大。」

畢熙訕訕地道：「何大俠取笑了！這也不能怪她們，少見多怪嘛！」

這一夜兩人宿在小鎮上唯一的客棧中。

即使只有一家客棧，客人也不多。

何志欽洗了個澡，道：「畢熙，去叫幾個菜到後院來吃如何？」

「何大俠自管吩咐，不知何大俠要吃些甚麼菜？」

「我不會叫菜。反正可口的叫上四五個菜，來點不太烈的名酒就成了。」

「要不要來點飯？」

「不必了！」

這家客棧斜對面就是一家較大的館子。

畢熙一進門就發現一個中年女人坐在迎門桌邊，正在獨酌獨飲。

這女人見了畢熙似很激動。

可惜畢熙並不認識她。

畢熙叫了酒菜往外走，這女人丟下一塊銀子也跟了出來。

畢熙才出了門，左肩上有一隻手搭在上面。

有一根指頭，按在他的大血管上，道：「畢熙，我在找你。」

畢熙扭頭一看，道：「請問妳是誰？」

中年女人道：「你不認識我的臉，至少也該聽出我的口音吧！」

畢熙心中一動，這不正是要爲他治療下體那個蒙面女人嗎？那次他趁她出浴偸偸溜了。

畢熙道：「原來是那位前輩……」

「不要叫『前輩』，叫我大姐就成了！」

「大姐有何貴幹？」

「我是爲你治病來的。」

「嗨……」畢熙長嘆一聲，道：「完了！」

「一直沒有動靜？」

「沒有。」

「我要看看。」

「都已經完了，還看甚麼？」

「我也許還能治……」

畢熙怕她治不好殺他滅口，道：「大姐我還有個朋友在這家客棧中，我去招呼一下如何？」

「是甚麼人？」

「是『白馬山莊』的人……」

他不敢說出是何志欽，因爲何已是武林名人，只怕這女人不敢見他。

那知這女人道：「原來是個小人物，稍後我會代你去通知他的。」

畢熙不敢反抗，現在她只要動一根指頭，就能要他的命。

既然這小鎮上只有這一家客棧，這女人自然也住在這客棧中，她住在西偏院內。

這女人道：「讓我診察一下。」

畢熙乾脆得很，立刻褪下褲子。

還是那樣，長是夠長，却是死的。

她拿起來摸索、搓揉着。她的手心很柔軟也很滑，握在手中好像作那事差不多。

這樣弄了好一會，還是寂然不動。

「不要緊，三天內我會使它動起來。」

「大姐，只怕會使妳失望，只不過大姐這份熱心，小弟不能不領情！」

他一百個不願，也要應付，以便使她不以爲他會逃走，但抽空就逃。

他以爲這人不論有多厲害，也不是何的敵手。

她叫他洗澡，兩人同池。

她似乎要他欣賞她那未曾老化的身體。

她的身體上次見過，一點也未老化。

然後他們上了床。

畢熙道：「大姐，我會使你失望的。」

「小弟，你別誤會，我只是爲你治病。」

「大姐的關切，我是萬分感激，只怕……」

「不妨，雙方都要有耐心才行，之所以不惜犧牲，也是爲了誘導你的慾念，使之有生機。」

「大姐您貴姓，能不能見告？」

「我告訴你吧！我就是『漁娘子』韓琳。」

畢熙心頭一動，吶吶道：「那妳不是眞一的師父？」

「正是。」

畢熙以前聽「狐叟」談及此人，「漁娘子」並非漁婦，大概是性好漁色吧，據傳此婦一生面首萬千。

她不斷地換男人，大致都是無法配合她。

可能是由於生理特殊之故。

她看上畢熙，是不是由於畢熙的太長，正好可以配合她？

上了床這麼一緊擁，甚麼動作都上了場。

儘管畢熙的不能動，在一個女人來說，可以變許多花樣找樂子。

在一個老經驗，見過太多不同男人的女人來說，不能辦眞事，隨便玩玩也很激情。

當然，畢熙在她的百般誘導之下，還是一根死腸子，不能動。

韓琳告訴他不必急，她還是有把握使他的東西能用。

第二天畢熙溜了。

事實上一個住後院，一個住西偏院，只是一牆之隔而已。

當然，韓琳怎知畢熙只是逃到後院去呢？

此刻，畢熙在後院見到了何志欽。

「你到何處去了？」

「請何大俠小聲點。」

「怕甚麼？」

「制住我的人就住在前面西偏院中。」

「誰能輕易地制住你？」

「雖是抽冷制住我，估計即使正面動手我也遜她一籌。」

「到底甚麼人？」

「『漁娘子』韓琳，不知何大俠有未聽說過？」

「當然，她是一個永遠吃不飽的女人。身份很高。」

「她說她是眞一道姑之師。」

「那就對了，我要見見她！」

「何大俠對付她應該綽綽有餘。」

「有餘是有餘，『綽綽』二字則未必。」

「難道這女人比『蟾怪』更厲害？」

「只高不低。」何志欽道：「我本以爲幾個特高人物只有『南仙』『北神』、柳上惠、『蟾怪』以及呂敖和蕭思冰等人。其實還有，像『漁娘子』即爲一例！至於『蟾怪』，我以爲他不該那麼差。」

稍後他們來到後院中。

「漁娘子」也剛剛外出找了一匝才回來。

韓琳乍見畢熙，不由激動地道：「我還以爲你是走了呢！」

畢熙道：「我是走了，但又回來了！」

韓琳道：「這位是……」

何志欽道：「妳就是『漁娘子』？」

「是啊！你是何人？怎麼認識我？」

「妳是一位名人，數十年前你身邊的男人天天更換，有人說妳是永遠吃不飽的女人……」

韓琳冷冷一笑，道：「你說的不錯。」

「不錯就對了！」

「只不過你却不配叫我『漁娘子』！」

「誰配？」

（未完・廿四）

註册商標

THE ROYAL GOLD

常服
凱金丹

じきんたん

健腦强身
壯腰補腎
事業成功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